
武俠世界
決戰九紋龍（雪刀浪子傳奇故事）龍乘風．著
九紋龍，剛直、饒勇、善戰，絕不向任何惡勢力低頭。
司空世家，蟄伏中原武林多年，正欲大鵬展翅時，雪刀
浪子即與九紋龍聯手對抗，無限風雲，從此掀起……
$3.50
1116

編者話

雪刀浪子故事集在本刊獨家發表以來，經已數載，爲數也在十多廿部，作者青年作家龍乘風君，對該故事之人物塑像和內容構思，匠心獨運，描述精闢，刋出以來，膾炙讀者口味，深獲好評。今期刋出的「決戰九紋龍」也是一部上選佳作，情節感人肺腑，打鬥令你咋舌……是敘述雪刀浪子與一位爲人剛直、饒勇善戰的——九紋龍聯手抗暴英勇事蹟，經歷過程，無限險惡，鋤强濟弱，大快人心！誠屬一部典型佳作。

＊＊　　＊＊　　＊＊

一部社會偵探鬥智故事：「藍色的袂子」也是今期刋出，故事內容很有現實感，對偵探推理亦有詳盡分析，充滿鬥智鬥力，離奇撲朔氣氛……。

曹若冰作品，久已睽別讀者一個時期，今期的追魂劍客故事：「金瞳魔姬」是他最新之作，由是期連載刋出，希望各位滿意閱讀。

＊＊　　＊＊　　＊＊

下期巨型小說是司馬翎的探索大集故事之五：「身無彩鳳雙飛翼」。是一部文藝性的武俠巨著，包含着一段感人情懷，纏綿哀艷，激烈悲壯的事蹟。

督印人：羅威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五至十三號四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營業部：香港石塘咀皇后大道西五九〇號
電話：四六四六四六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5-13 NEW ST. 3R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	$ 81.00
一年港幣	$ 162.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	$ 87.00
一年港幣	$ 173.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 100.00
一年港幣	$ 199.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100 半年26期NT.$555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7-13號A
新報大厦五樓
電話：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封面設計：培新
內文配圖：盧令

武俠世界

第1116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冊港幣三元五角・
H.K.$3.50

Printed in Hong Kong



刀浪子傳奇故事

決戰九紋龍

龍乘風·文
盧　令·圖

龍棒顯神威

（一）

正月十六，晴、暖、殺氣正籠罩着盆山。

九紋龍揹着一桿刻着九紋龍的銅棒，在衆目睽睽下踏上比他還高的擂台。

九紋龍，高七尺三寸，今天剛好三十五歲。

他並不是鋒芒畢露的人，但却高大，正直剛强，認識他的人，不是感到佩服，就是感到自己有着不安全的感覺。

他的朋友欽羨他。

他的敵人絕大多數畏懼他，那不但是因爲他的拳頭重而硬，九龍棒兇而狠，而最主要的原因，還是他的一股「勁」。

他不喜歡幹的事，縱然財帛、美女、寶劍名駒都在他眼前作爲誘惑，他還是絕不會幹。

施以壓力又如何？

還是不行！

所以人云：「九紋龍軟硬俱不吃，獨吃不忠不義，無廉無恥之徒。」

這非但是讚美之辭，而且也是事不離實。

×　　×　　×

苗楚飛，年逾四旬，國字臉，眉疏而目大，身材雖僅六尺二三，却彷如鐵鑄銅澆而成，渾身俱是鐵石般堅硬的肌肉，令人望而生畏。

他是山西望族苗家之首，不但富甲一方，武功之高，更是罕逢敵手。

今天，他早已在擂台上恭候。

他的對手，就是九紋龍。

（二）

擂台是苗楚飛花錢僱人建造的，這場決戰的挑戰者也是苗楚飛。

戰書早在十日之前，已由苗楚飛的家僕送到九紋龍手上。

「正月十六，盆山大坳設擂台恭候大駕。」

除却這兩行書寫得甚是工整的字句之外，戰書上就只有一個朱砂印，印上的名字是「苗君鴻」。

苗楚飛，字君鴻，人稱：「飛雲千絕客」。

他的確是個很絕的人，否則也不會成爲苗家之首。

知道苗楚飛爲人的人，都不會忘記，他是最喜歡設下擂台，然後殺敵於擂台之上。

這十年以來，已有十六人死在他設下的擂台上。

這十六人並非泛泛之輩，其中有數人，甚至在比武前被大多數的人看好，認爲苗楚飛根本就不是他們的敵手。

然而，決戰的結果，是苗楚飛仍然活着，而對手却死在他的斷腸鈎之下。

今天，他又設下擂台，對手是從未逃避過一次的九紋龍。

每個人都知道，九紋龍一定會來。

每個人都知道，苗楚飛和九紋龍之間的仇怨，已達到無可化解的地步。

——一年前，苗楚飛的獨子苗燕在大同府一夜之間殺八人，姦三弱女，刦銀二十萬兩，另珠寶一箱，古畫十二卷。

——五日後，九紋龍怒棒打苗燕，苗燕腦肝塗地身亡。

——半年後，苗楚飛親赴淮陽，以一根九尺長鞭，活活撻斃一人，此人年已九十，雖然本身武功極高，但却因久病虛弱，在全無招架之力的情況下，活生生的慘死。

——此老人在五十年前，便與北極異人，風雪老祖平輩論交，情同手足，但其人極少在江湖露面，一般人只知道他叫「銅王」。

這一位銅王，也就是九紋龍的授業恩師。

九紋龍絕不會讓師父白死。

苗楚飛也絕不會讓自己的兒子，「無緣無故」的死在飛龍棒下！

這是無可化解的仇怨。

江湖上無可化解的仇怨，本來就是數之不盡。

他們的頭可以斷，血可以流，仇怨却很難化解，甚至是無從化解，也無法化解的。

這也是江湖人最大的悲哀。

（三）

「閣下就是九紋龍？」

「是。」

「我是苗楚飛。」

「我知道。」

「你現在不妨盡量休息，等到你認爲可以動手的時候就可以隨時向我出手。」

「不必休息。」

「那麼我是佔了以逸待勞，及熟悉地形之利！」

「我不在乎。」

「好！果然不愧是人中豪傑，苗某就算今日死在這擂台上也不能算是恥辱。」

說到這裏，苗楚飛已經亮出了他的武器。

他武器是一柄鈎子。

在陽光下，這柄鈎子似乎閃起了一種邪惡妖異的光采。

在擂台下的每一個人都知道，這是斷腸鈎。

這十餘年來，已有不知多少英雄豪傑死在這柄可怕的鈎子下。

在江湖人的眼中看來，一件曾經殺人如麻的武器，它的本身已充滿着一種邪惡而神秘的力量。

在這一瞬間，不少人都在暗暗爲九紋龍担心。

雖然還未動手，但以前曾經見過苗楚飛用這柄鈎子，在擂台上把對手腸臟活生生勾出來的人，都不禁臉上變了顏色。

九紋龍雖強，他是否也將會和那些人一樣，遭遇到同樣悲慘的命運？

× × ×

寒光一閃，苗楚飛的斷腸鈎突然閃電般擊下。

他口中聲聲不欲佔着以逸待勞，以及熟習地形之利，但到要動手的時候，他還搶着要佔先機。

這是生死相搏的決鬥，誰都不必過份客氣。

驟然看來，斷腸鈎也沒有甚麼特別的地方。

只是真正懂得武器，真正了解這件武器的人才會明白，斷腸鈎是集合了南七北六十三省鐵中精英，再經過十年苦心鑄造才大功告成的神兵利器。

它自出烘爐後，巳飲過不少人的血，到了它落在苗楚飛手裏的時候，它變得更有名，也令人更加感到可怕。

苗楚飛一鈎擊出，人巳經傾盡全力以赴。

這是他名震天下「斷腸十一鈎」中最尖銳，且最霸道的一着。

江湖中不知多少高手敗在這一着鈎法下，但有一點很特別的，就是苗楚飛以前從來都沒有試過，第一招出手就用上了這一着殺手鐧。

他並不嗜賭。

他平時很少賭博，但現在他却像一個兇狠的賭徒，第一口就押上了重注。

這也許算不上是孤注一擲，但他這一注若押錯了，恐怕以後就很難有翻本的機會。

他巳算過，要對付九紋龍，絕不能採取穩紮穩打的態度和招式。

雖然他以前從未見過九紋龍，却曾不止一次聽說過關於九紋龍的武功。

要對付九紋龍，必要具有絕大的膽色，最好一下子就把他打得抬不起頭。

可是，他這一鈎擊出之後，才發覺自己的估計錯誤了。

九紋龍人雖粗豪，却不魯莽。

也許他一早就巳看出了苗楚飛必會在第一擊就全力以赴，所以他根本就沒有一下子就和對方硬拚的打算。

苗楚飛這一擊，很少人能避開。

但九紋龍却只是輕輕旋身一卸，那柄寒光四射的斷腸鈎巳給他閃了開去。

苗楚飛輕提一口氣，突然來一記鷂子翻身。

他變招極快，一個大翻身，斷腸鈎巳打向九紋龍左肩的肩井穴。

他不愧是個絕頂高手，這一鈎揮出，連擂台下的人都忍不住打了個寒噤，也有人巳忍不住喝采起來。

但九紋龍身形變化極快，又將這兇險的一擊輕輕化解開去。

苗楚飛絕不放鬆，身形還未落下，左腿巳掃向九紋龍的咽喉。

九紋龍的飛龍棒，終於在這時候發出凌厲的反擊。

一聲厲叱，棒影如山，舞的密不透風，就像是一堵銅牆鐵壁，把自己整個身子掩護者。

苗楚飛一凜。

他這一腿無論如何不能再踢出去，否則必然骨碎足折。

他只好騰身飛越，身子再向着左方飛去。

在半空之中，他仍然能運氣改變方向這手功夫也着實教人看得為之一陣痴呆。

他的身子終於落下來，人巳在擂台邊緣。

九紋龍的身形却是更快，飛龍棒如閃電般疾點苗楚飛胸腹間七大要穴。

刹那間，苗楚飛巳陷入了間不容髮的生死關頭中。

只要他稍有半點猶疑，飛龍棒立時就會取了他的性命。

但苗楚飛當機立斷，雙腿一蹬，人又再向後飛射開去。

他一退再退，人在空中，身巳在擂台之外。

距離擂台三丈之處，有一株白樺樹。

苗楚飛這一退，恰好飛射到這株樹的樹幹上。

他借勢反彈，捲土重來。

九紋龍神色冷漠，揮棒相迎。

在這種情況下，他是佔據了地利，但苗楚飛反射過來的氣勢，却比一支急勁的利箭還更銳利。

嗖！

苗楚飛的人雖在半空之中，但出手的姿勢却是極其詭異，斷腸鈎不高不低，竟然疾向九紋龍小腹下的要害擊去。

九紋龍的面上陡地湧起一片凌厲的殺機。

「嗨！」

一聲如雷般的巨喝，他矮着身子橫掃出一棒。

苗楚飛的棒子也是隨着一沉，蜷伏着有如球兒般滾到擂台上。

九紋龍那一棒，恰好就在他的背上掠過。

苗楚飛總算又逃過了這一次劫難。

他身形滾動，突然反手，鈎子向九紋龍的小腿劃去。

一陣裂肉聲响，九紋龍的左腿給勾裂出一道深深的血槽。

苗楚飛心頭一喜，身形暴起，再發一鈎，疾襲九紋龍的面龐。

這一擊，他巳具有極大的把握。

孰料受了傷的九紋龍，竟然在這一刹那間來一個依樣葫蘆，也蜷伏着身子，有如球兒向苗楚飛身後滾去。

這姿勢也許不大好看，但却很實用。

颯！

飛龍棒突然向上怒射，而且一棒就巳重重擊中苗楚飛的下顎。

沒有人能想像得到，這一棒的力度究竟有多大。

苗楚飛中了這一棒，身子有如斷綫風箏向後飄了開去。

九紋龍沒有乘勝追擊。

他此行的目的，是殺苗楚飛。

現在，他的目的巳完全達到。

——飛龍棒巳從苗楚飛的下顎穿過，這一棒竟把他的頭顱打得為之爆裂！

沒有任何人能在這一棒之下活得過明天。

苗楚飛也不能，他甚至活不了片刻。

他當塲倒斃在擂台上。

九紋龍勝利了，但卻無法離開這座擂台。

因為就在苗楚飛倒下去的時候，突然有四個人衝上擂台。

四張平凡的臉，四個從外表上看來一點也不惹人注目的男人。

甚至他們腰間佩着的掛刀，也是稀鬆平常的第三四流貨色而已。

連威震山西的武林大豪苗楚飛都不是九紋龍的敵手，但這四個人臉上的表情，卻似乎満懷信心，可以把九紋龍這個人留下。

「你不能走！」站在西方一人冷冷的說。

「我為甚麼不能走？」九紋龍也在冷笑。

「這是苗莊主的意思，」站在北方的人巳拔出腰間的刀，「他在決戰之前，委託了咱們四人，說明他若死在擂台上，你也絕對不能活着離開盆山！」

九紋龍冷笑。

「如此說來，四位是受人之託，忠人之事？」

「對了。」站在東方的人木然說道。

九紋龍紋風不動的站在擂台中央：「四位想必是苗莊主的老朋友？」

站在南方一人點點頭：「不錯，六年前咱們四人，曾深受苗莊主大恩。」

九紋龍道：「四位怎樣稱呼？」

站在東方的人說：「我是東吳。」

站在南方的人說：「我是南蠻。」

站在西方的人說：「我是西蜀。」

站在北方的人說：「我是北魏。」

九紋龍一怔：「我倒是從來都沒有聽過你們的雅號。」

東吳搖頭：「你錯了，東吳並不是我的外號，我姓東名吳，他們是姓南名蠻，姓西名蜀，姓北名魏！」

不但九紋龍沒聽過，在場的人全都沒有人聽過，也沒有人認識這四個突如其來衝上擂台的人究竟是誰。

只聽得東吳又說：「苗莊主既然已經死在擂台上，你也自不能例外，除非…」

「除非怎樣？」

「除非你把我們四個一起殺掉！」

九紋龍目光深沉，一字一字的說：「你一定要逼我殺了你們？」

「是的！」四人同時回答，同時亮刀，出招！

四聲厲叱，分別從東南西北四個方向响起。

四把平平無奇的刀，分別從東南西北四個方向，發出了令人意想不到，精妙絕倫的招式，一齊湧向九紋龍！

九紋龍雖然勇猛，雖然武功高強，但在這刹那間，他覺似巳陷入了一個絕對無法衝得出去的死亡陷阱！

但就在這同一刹那間，又有一條藍藍的影子飛越到擂台上。

這條影子的去勢實在太快，甚至比這四人發刀的速度還快。

沒有人能看清這人是誰。

也沒有人能看清楚他是在甚麼時候拔刀、發招的。

只見刀光一閃，東吳、南蠻巳倒了下去。

九紋龍的飛龍棒也在這時迎面擋在西蜀的左脇下。

西蜀臉如土色，冷汗涔涔而下。

顯然，他是受傷不輕。

但比起東吳和南蠻，他還是很幸運，最少，他還沒有死。

唯一絲毫未受損傷的，是北魏。

他的刀巳收住了招式，一張毫無血色的臉，肌肉巳為之陣陣扭曲。

以四對一，他們本有殺死九紋龍的機會。

但誰也想不到，忽然間擂台上又會出現了一個這麼厲害的高手，一下子就解決東吳和南蠻。

連西蜀也巳受傷，餘下來的北魏又豈能同時對抗二人？

所以，他唯一的選擇，只有走！

但他走不掉。

飛龍棒攔在他的前面，還有另一把銀亮如雪的刀，却在他的背後。

那股凌厲的殺氣，就連擂台下的人都深深體會得到。

北魏雖然還是握刀在手，但和剛才衝上擂台時的氣勢，巳不啻有天壤之別。

× × ×

一刀擊殺東吳、南蠻的人，穿着一襲淺藍色的衣裳，頭上却戴着一頂闊邊的笠帽。

笠帽遮掩住他大半邊臉龐。

沒有人看見他的廬山真面目。

北魏突然轉身，喝道：「我巳知你是誰，你就是——」

他的話還沒說完，刀光又巳飛起。

北魏的刀沒有動，因為他的刀還來不及招架，他的人頭巳跌落在擂台上！

英雄人物

(一)

刀並不可怕。

最鋒利的刀，若落在一個不懂用刀的人手裏，那無異是一團廢鐵！

但好刀若落在可怕的人手裏，那麼必然會發出令人驚心動魄的事。

這藍衣人是個可怕的人，他手裏的也是一把殺人不見血的好刀。

人叢中忽然有人失聲叫道：「雪刀浪子！他就是雪刀浪子龍城璧！」

九紋龍目光倏地一亮。

「你就是龍城璧？」

「不錯，」藍衣人沉聲道：「這裏不是說話的地方，你跟我走！」

九紋龍還沒有走，擂台下又巳响起了一個人尖銳的叫聲：「殺人狂徒！你往那裏走？」

叫嚷的只是一個人，但揮刀舞棒衝殺上來的却有一大堆。

這「一大堆」，雖然未必是甚麼武林高手，但就人數方面來說，那還是挺嚇人的。

常言道：「雙拳難敵四手。」

九紋龍和龍城璧也許不怕對方人多勢衆，但他們却不想在這擂台上再和這些人

睹纏下去。

所以，他們只好離開這座擂台。

× × ×

想離開擂台，並不容易。

但九紋龍和龍城璧却曾久經大陣，知道只要把敵人的陣勢衝出一個缺口，就不難逃之夭夭。

想把九紋龍和龍城璧留下來的一羣人，其實也是有點不自量力。

論到武功，他們還及不上東吳、南蠻等四人。

所以，儘管他們人數衆多，但還是無法傷得了九紋龍和龍城璧。

他們更沒本領可以留下這兩個武功厲害的一流高手。

盆山的這場擂台大戰，就在這種混亂的形勢下草草收場。

苗楚飛戰死擂台上，九紋龍與龍城璧雙雙揚長而去。

但每個人都感覺得到，事情還沒有結束。

苗楚飛雖死，山西苗家的人必然不肯罷休。

而且在重要的關頭上，忽然又殺出一個雪刀浪子龍城璧來，事情顯然更不簡單了。

縱然每個人的心裏都已有這種預感，但事情後來的發展，仍然是大大出乎他們意料之外的。

（二）

黃昏。

在這個黃昏陪伴着九紋龍的，是兩斤滷得很香的滷牛肉，一碟剝得很乾淨的花生，還有兩碟用豬油炒得很香的白菜。

雖然這裏只不過是一間很簡陋的小飯鋪，但九紋龍却喜歡這裏所有的一切。

尤其是桌上的酒。

更尤其是那個坐在他對面的一個年青刀客。

× × ×

九紋龍並不喜歡胡亂交朋結友。

他並不是那種交遊廣闊的人。

但很久以來，他一直都渴望認識雪刀浪子龍城璧。

理由安在？

這一點，倒是連九紋龍都沒有想過。

他只知道，龍城璧爲人豪放不羈，敢作敢爲，是個充滿傳奇性的人物。

每當他聽人提起了龍城璧的名字，心裏都有一種莫名的衝動，老是想立刻就去會一會這個雪刀浪子。

現在，他終於如願以償了。

龍城璧就坐在他的對面，他果然是個很英俊，很豪爽的人。

九紋龍大悅，心情之佳已達到無可復加的地步。

「我知道，你是個浪子，一個喝酒比倒水還快的浪子！」九紋龍不斷的倒酒，他自己喝一大碗，龍城璧也喝一大碗。

他有酒量，龍城璧亦然。

但龍城璧儘管喝，却並不多言，似乎有着重重心事。

等到大家都喝了十五大碗的時候，九紋龍終於忍不住問道：「龍老弟，你不愉快？」

龍城璧沒有回答，但却自己去伸手倒酒。

他喝了第十六碗，然後第十七碗、第十八碗。

九紋龍瞧着他，看得有點呆了。

「你有甚麼事解決不來，竟然要借酒澆愁？」

龍城璧的眼睛泛着血絲：「竹君給人抓去了。」

「竹君？」九紋龍目光陡地一亮：「是不是唐老人的寶貝女兒？」

龍城璧黯然點頭。

九紋龍霍聲站起，勃然道：「是誰這麼大的胆子，竟然欺負到你的頭上來？」

龍城璧還沒有回答，小飯鋪裏突然响起了一陣响亮而放肆的笑聲。

九紋龍瞳孔暴縮，厲喝道：「誰在胡亂發笑？」

一個頭戴氈帽，身穿羊皮大襖的青臉漢子，大模大樣的走了進來。

他手裏倒提着一桿長槍，眼睛却只往上瞧，似乎是誰也未曾放在眼內。

九紋龍怒喝道：「是甚麼人？」

這人一聲怪笑，一雙白多黑少的眼珠子忽然落在龍城璧的臉上。

「龍大俠，你倒艷福不淺，那唐二小姐，看來只是對你一片情深哩！」

龍城璧並沒有說話，只是又在自斟自飲。

九紋龍却又已大吼道：「唐二小姐對他一片情深，干你甚麼事？」

青臉漢子怪笑道：「咱們帮主請了這位武林第一大美人回去，想不到她老是記掛着雪刀浪子，無論咱們帮主用盡甚麼辦法，她還是堅決不從……」

九紋龍臉色驟變，瞧了瞧這青臉漢子，又再瞧了瞧雪刀浪子龍城璧。

最後，他的目光又再凝視着這青臉漢子，厲聲喝道：「就是你的帮主擄去了唐二小姐？」

青臉漢子嘻嘻一笑。

「別說得那麼難聽，這不是『擄走』，而是誠意的邀請。」

「邀請她回去作甚？」

「當然是做咱們的帮主夫人。」

「他娘的，你是不想要命了！」九紋龍一聲暴喝，飛龍棒已待出手。

「別動他！」龍城璧突然放下粗糙的大碗，用一種消沉的聲音說。

九紋龍一怔，繼而長嘆道：「罷了，罷了，這是投鼠忌器，我懂，我懂！」

青臉漢子面色一沉，冷冷笑道：「龍城璧雖然不敢動我一根汗毛，但本帮帮主已下了一道密令，要區區在十二個時辰之內，提着龍城璧的人頭回去總壇，送了給唐二小姐作爲禮物！」

九紋龍沉默下來。

龍城璧勉强一笑，居然點頭說：「我若是你的帮主，也一定會這樣做。」

青臉漢子大笑：「你是英雄，咱們的帮主也是一號英雄人物，正是英雄所見略同。」

九紋龍沉着臉道：「你們的帮主想殺了龍城璧，好讓唐二小姐死了這條心？」

青臉漢子淡淡地一笑：「正是這個意思！」

當他說完這句話的時候，小飯鋪的四週，已悄悄的來了九個紫袍人。

九紋龍環視這些紫袍人一眼，冷笑道：「就憑你們這些材料，就想捧走龍城璧的頭顱？」

青臉漢子淡淡道：「我們要的，只是雪刀浪子的頭顱，但即使多了一顆帶回去，咱們的帮主也絕對不會不高興。」

九紋龍倏地發出一聲如雷般的巨吼：「龍城璧和九紋龍的頭顱都在這裏，只要你們拿得動，都不妨捧回去！」

龍城璧緩緩地站起，一雙眼睛裏充滿了殺機。

箭已在弦，大戰一觸即發。

九個紫袍人，九件完全不同的武器。其中最令人觸目的，是一根棒，這根棒看來竟然和九紋龍手裏的飛龍棒一模一樣。

這人的身材也很魁梧，的確有點像九

（三）

紋龍。但是他絕對比不上九紋龍，因爲他的眼神並不堅定，而且也帶着一種猥猾的邪氣。

九紋龍是正氣凜然的巨人，他不屈不撓，既無懼於任何人，也無懼於任何事。

唯一令他感到懼怕的，也許就只有他自己！

× × ×

類似飛龍棒的棒最先出手。這人叫洪濤影，在江湖上也略有點名氣。

這根好像是飛龍棒的棒，是他重金聘請京師名匠夏巧生，要他依照飛龍棒的形狀而鑄造的。

他早有這個希望，希望自己能取代眞正九紋龍的位置。

現在，他已有了一個很好的機會。只要他能擊敗九紋龍，他就是武林上的另一位九紋龍。

只聽得呼呼兩聲，洪濤影連攻兩棒。

九紋龍側身卸開，一陣巨响，一張桌子被棒子擊碎，木片四射。

洪濤影一聲尖嘯，連進三步，又再攻三棒。

這一次來勢更兇猛，力道比剛才最少重了一倍。

三棒擊出，激風刺人肌膚。就連九紋龍都不由對他暗暗贊許。

只可惜洪濤影的對手實在是太强了，九紋龍雖然對他暗暗贊許，却是無法對他手下留情。

對於自己是死是活，他可說是從來都沒有放在心上。

但這些人並不是來殺自己，而是要殺害龍城璧。

這一點，才是最不可原諒的。

洪濤影一棒比一棒兇，九紋龍終於還擊。

他身形忽然驟起，人未落地，飛龍棒已砸在洪濤影的天門上。

洪濤影神色慘然，無聲倒下。

那青臉漢子陡地擘嗓大叫：「一起湧上，宰一個，每人賞五千兩，宰一雙，每人重賞一萬！」

他出手倒是挺闊綽。

餘下來的八個紫袍人，人人的臉龐上都發出了光。

無論是五千也好，一萬也好，對他們來說，都已是一個誘惑的數目！

八人同時發出叱喝，以威猛絕倫的攻勢，排山倒海般湧向九紋龍和龍城璧。

九紋龍冷笑：「好一羣不知死活的兔崽子，竟敢阻着大爺們喝酒，擾了他娘的清興！」

他長相威猛，却並不屬着粗鹵不文的一類。即使「他娘的」三字從他口中說出，依然不會令人覺得他是個粗俗的漢子。

也許他是作風粗豪爽直，但却一點也不俗氣。

青臉漢子神色凝重，忽叫道：「他腿上有傷，咱們不妨給他好好料理一下。」

立刻有個使地堂刀法的胖子，舞刀揮斬九紋龍的足脛。

又有一個使黑鋼拐的，疾點九紋龍左右膝蓋。

這兩人的武功俱不弱，尤勝於洪濤影甚多。

錚的一聲，胖子的地堂刀給九紋龍一棒震飛。接着又是「叮！叮！」兩响，使黑鋼拐的被飛龍棒震得虎口劇痛，鮮血從指罅間涔涔而下。

在此同時，一人大喝，竟然以一口單刀橫砍在龍城璧的小腹上。

「唷！」龍城璧一聲悶哼，腹部鮮血狂湧，人也劇烈的顫抖起來。

他已搖搖欲墜！

真真假假・假亂真

（一）

小飯鋪裏，原本充滿着豬油炒菜和白乾，燒刀子的氣味，但在這時候，一切的氣味都已被血腥所掩蓋。

龍城璧顯然是滿懷心事，心不在焉。

否則，以那個使單刀的傢伙，又怎能突擊得手，把他擊至重傷？

九紋龍的眼睛立刻紅了，紅得就像是兩個血紅的火球。

又有一個使木杖的紫袍人，猛劈龍城璧的後腦。

，他這一杖力逾千鈞，就算龍城璧沒有受傷，也足以把他置諸死地。

九紋龍怒吼，不顧一切揮棒相迎。

唰！

木杖與飛龍棒相碰，那使木杖的紫袍人登時被一股巨大的壓力所傷，蹲下吐血不止。

龍城璧也同時軟垂了下去。

九紋龍左手提棒，右手急扶着他。

「浪子，振作點！咱們一起把這些混蛋宰了！」

龍城璧却是一副有氣無力的樣子。

那青臉漢子又在大聲疾呼：「龍城璧這小子準是不行了，再給他補上幾刀，順道兒也宰了九紋龍！」

一個舞斧而來的紫袍人，猛衝過來，喝道：「九紋龍，今天你認命好了！」

他一斧砍下，九紋龍却隨脚在牆角下踢起一罎燒刀子迎了上去。

「波」的一聲，酒罎瓦片四下激射開去。

酒洒滿地，九紋龍濕了一身。

那舞斧而來的紫袍人則是一頭濕濡。

九紋龍是給酒淋濕了身子。

但那紫袍人一頭濕濡，却是因爲他的腦袋已被飛龍棒砸碎。

令他一頭濕濡的，是從他腦袋裏流出來的血。

× × ×

九紋龍又解決了對方一人。

但這時候，龍城璧的頭已垂了下去，連站都無法站穩。

九紋龍嘶聲叫道：「龍老弟！」

龍城璧勉强揮了揮手：「別理會我，你走！你走！」

九紋龍怒道：「老子頭可斷，血可流，但棄友不顧，貪生怕死的事，却是從未曾幹過一次！」

龍城璧苦笑：「偶然幹一次，却也不妨。」

九紋龍雙目圓睁：「與其幹了一次，將來死而有憾，不如就在這時候和你一起拚掉這條性命好了！」

「不！你會後悔的！」

「胡說，我不後悔！」

「唷！」龍城璧又疼得彎下了腰。

這時候，一直沒動手的青臉漢子突然笑嘻嘻的走了過來，對九紋龍說：「敝姓盛，人人都叫我盛三郎，你一定要記住我這個名字，然後才能向閻王告我一狀！」

九紋龍右手仍然扶着渾身鮮血的龍城璧，左手却揮棒猛劈盛三郎的胸膛。

盛三郎怪笑之聲不絕，旋身閃避了開去。

九紋龍若不是扶着龍城璧，必然窮追猛打，但這時候却是不敢輕舉妄動。

盛三郎却是一退即回，雙手一翻，一桿八尺長槍疾刺九紋龍胸口膻中穴。

他的人回來得快，長槍來勢更快。

九紋龍雖然兼顧着龍城璧，但動作却還是極其敏捷，剎那之間，飛龍棒已和盛三郎交擊在一起。

盛三郎側身錯步向左踏前三尺，長槍一縮後再暴射，猛刺九紋龍的腰間要害。

就在這時候，龍城璧握着刀，嘶聲叫道：「姓盛的，龍城璧今天跟你拚了！」

他雖然身負重傷，但却仍然揮刀，似是要拚盡最後一口氣。

九紋龍臉色一變，大聲叫道：「龍老弟……」

話猶未了，龍城璧已從九紋龍手中掙脫，一刀攻向盛三郎。

他的人在重傷中，而盛三郎却是氣勢正盛。

龍城璧這一擊，無異是以卵擊石，自尋死路。

九紋龍當然絕不肯袖手，身形一展，急追上去。

這時候，盛三郎的長槍已到。

龍城璧忽然蹌踉後退，九紋龍再急扶着他。

但就在這一剎那間，一件令九紋龍意想不到的事突然發生。

龍城璧手裏的刀，不知如何，竟然會如魚入水般，滑入了九紋龍的胸膛！

（二）

明晃晃的雪刀，正插在九紋龍的胸膛上。一道鮮紅的血，緩緩地從刀鋒邊流了下來。

九紋龍轉身，鬆手，一雙宛如烤紅了的眼睛，瞪着胸膛上的血刀，也瞪着站在自己面前的龍城璧。

他的手脚已經變成冰冷，心也是冰冷的。

難得的是，在這時候，他的聲音居然變得很平靜，平靜得令人出奇。

「這不是風雪之刀！」

龍城璧的身子不再是軟弱無力，臉上的表情也絕對不是垂死前的樣子。

他笑了，笑得很柔和，却在柔和中帶着一種殘酷的意味。

「這的確不是風雪之刀。」

九紋龍臉如紙白，緩緩的說：「你也絕對不是龍城璧！」

「不錯，我也不是甚麼雪刀浪子龍城璧，」這人背負雙手，在九紋龍的面前踱來踱去，「可惜你以前從來沒有見過他，而且對這個浪子的瞭解也並不很深切。」

九紋龍仍然屹立如山，絲毫不惱：「你說的不錯，我是有眼無珠，以龍城璧的性情，他絕對不會在擂台上戴着一頂笠帽，遮遮掩掩的唯恐別人認出他的廬山眞面目。」

這人笑了笑，忽然又輕嘆了口氣：「東吳、南蠻等四人，雖然身手不弱，但却絕對不可能在擂台上殺得了你，所以，他們只能成爲幌子。」

九紋龍冷笑：「你是利用了他們，來換取我對你的信任！」

這人點點頭：「一將功成萬骨枯，戰場上如此，江湖上也莫不如此。」語音一頓，又復微笑道：「所以你不該怪我，只能怪你自己太容易相信別人。」

九紋龍道：「我不怪你，也不恨你，只恨我今生今世，已無緣再會眞正的雪刀浪子。」

這人微微一笑。

「你是否想知道在下的名字？」

「我此刻已是垂死之人，你說與否，都不是一件重要的事。」

「不錯，也正因你已垂死，所以就算說給你知道，也不妨事，在下是太行山的東方秋雪。」

九紋龍已在喘氣：「劍氣如雪的東方秋雪？」

「正是區區，」東方秋雪悠悠的說道：「我本是學劍的人，但爲了要殺你，却不得不特別鑄造一把和風雪之刀一模一樣的刀。」

九紋龍沉聲道：「只恨我一直都沒有仔細留意這把刀！」

東方秋雪淡然道：「你以前根本就沒有見過眞正的風雪之刀，而且我也不會讓你有機會認出這是贋品。」

九紋龍凝視着他身上的「血跡」，緩緩道：「你是早有預謀，身上早已準備了這大量的『鮮血』。」

東方秋雪淡淡一笑：「這本是毫不足道的雕蟲小技，但我已算出，用來對付你這種人，必然會奏奇效，這大槪就是君子可以欺其方的道理罷。」

「我不是君子，」九紋龍目光收縮，冷冷的說：「我只是一條笨虫，一條目光如豆，連黑白都分不出來的笨虫！」

「君子也好，笨虫也好，我們現在已該說一聲『再見』了！對不？」

九紋龍的身子已在顫抖。

那不是因爲痛楚，也不是因爲恐懼，而是屬於一種英雄末路的悲憤。

昔日恨天無柱，恨地無環的英雄，此時此刻竟要死在卑鄙無恥奸人之手，你若置身其中，相信也會和他有着同樣感受。

東方秋雪當然並不如此。

他現在唯一的感受，是很愉快很愉快，就像是漁翁釣了一尾大魚，又像是處心積慮的獵人，終於捕獲了一頭兇猛的巨獸一樣。他既愉快，也很自豪，却絕對沒有引以爲恥。

（三）

飯舖中只有血腥氣，除此之外，就是一片死寂。

九紋龍的冷汗已濕透衣服，他要復仇，看來也只能在化爲厲鬼之後再說了。

那柄僞造的風雪之刀，仍然插在他那寬敞而結實的胸膛上。

東方秋雪緩緩的走了開去，對盛三郎說：「你豈非一直都很想出人頭地？」

盛三郎點頭。

東方秋雪淡然一笑：「你現在就已有了一個很好的機會，只要你把這把刀拔出來，九紋龍就算是死在你的手裏。」

盛三郎的臉上發出了光。

對於一個急於求名的人來說，這的確是一個很難得的機會。

他毫不猶疑衝上前，伸手拔刀。

他的手已將觸及那柄僞造的雪刀。

但就在這一剎那間，小飯舖外突然閃電般飛來了一個人。

這人一身白衣，衣白如雪。

他「飛」入來的時候，那種姿勢並不像一頭鳥。

因爲飛翔得再快的飛鳥，也絕對沒有這種驚人的速度。

白影一閃，人已在盛三郎的背後。

盛三郎不是庸手，他已驚覺。

他急欲轉身。

但他人未轉身，一把冰冷如雪的劍已貫穿過他的咽喉。

東方秋雪眼色一變，手一揚，一個紫袍人已遞上了一把黃金寶劍。

他厲喝一聲：「你是誰？」

白衣人冷漠的目光凝視在遠方，冷冷道：「你又是誰？」

「東方秋雪！」

「你是太行山的東方秋雪？」

「不錯，報上你的名來！」

「很凑巧。」

「甚麼意思？」

「因爲我也是太行山銀葉園的主人東方秋雪。」

這白衣人說完這句話的時候，舖中忽然銀光一閃。

這個曾經冒充雪刀浪子的東方秋雪，突然全身肌肉痙攣，手中的黃金寶劍也跌落在地上。

神醫薑老人

（一）

——很凑巧，因爲我也是太行山銀葉園的主人東方秋雪。

然則，誰是眞的東方秋雪？

答案不難找。眞的東方秋雪，喜穿白衣，用的也是一把銀葉劍。

現在，銀葉劍已貫穿過握着黃金劍的人的咽喉。

九紋龍雖已重傷，但仍不難分辨出，誰才是眞正的東方秋雪。

× × ×

該倒下去的人已倒下。

「該倒下去」的意思，也就是等於「該死」。

這人冒充雪刀浪子在前，繼而冒充東方秋雪在後，其面皮之厚，已可與萬里長城的厚牆媲美。

可惜他脖子還比不上犀牛般厚、韌。

但即使他的脖子比犀牛還厚還韌，也同樣抵擋不住這白衣人這一擊。

刺他的是銀葉劍。

銀葉劍又在東方秋雪的手中。

幾個紫袍人面面相覷，忽然同時向外面飛掠出去，跑得比馬還快。

九紋龍大笑，胸中的一把刀兀自在幌動不已。

但這時候他是不應該笑的。

他一笑，鮮血已從嘴中狂湧出來。

東方秋雪神色漠然，突然出手，點了他十五處穴道。

九紋龍盯着他，眼神仍然是那麼明亮而堅定，但聲音却已虛弱下來。

「你爲甚麼要救我？」

東方秋雪的回答却很奇怪，他說：「我救你，因爲我想殺你。」

這句說話，別人也許聽不懂，但九紋龍懂。

他苦笑：「只怕你現在已無法救得了我這條性命。」

東方秋雪緩緩說：「我也許不能，但薑老人該有把握。」

「薑老人？」

「不錯，」東方秋雪用一種肯定的語氣說：「醫谷神醫時九公，雖然醫術號稱天下第一，但若論治療刀劍創傷的本領，却還是比不上薑老人。」

九紋龍嘆道：「只怕找到薑老人的時候，我已變成了僵屍。」

東方秋雪道：「你現在甚麼都不必想，最好馬上睡一覺。」

說着，伸手再點九紋龍三處穴道。

九紋龍很聽話，眞的睡着了覺，而且還睡得很香甜。

（二）

一覺無夢，夢醒已天明。

窗外陽光滿天，九紋龍就躺在靠近窗下的一張軟榻上。

他不知這是甚麼地方，但看見窗外的陽光，就知道自己絕不是在陰曹地府裏。

奇怪！他不但沒有死，胸膛上也沒有半點痛楚，好像根本就沒有捱過那一刀。

但他現在已淸醒。

但絕對沒有忘記，那冒充雪刀浪子的人，曾一刀刺在自己的胸膛上。

他捱了這一刀，怎能不死？

但他若已死了，又怎會看見這燦爛的陽光？

× × ×

九紋龍沒有死。

他躺在床上想了好一會，已明白自己

為甚麼不會死。

那一刀看來兇狠而致命，但實際上却並沒有刺在致命的地方。

倘若這一刀再左移一寸，那就是九紋龍的心臟。

但這一刀却偏差了，雖然偏差不大，但却已給予九紋龍有生存下去的機會。

但無論如何，情況已很兇險。

倘若不是東方秋雪及時出手點住他身上的十幾處穴道，制止着血液繼續向體外奔流，單是流血就足已要了九紋龍的命。

但那還足以保命。

九紋龍又想起了另一個人的名字——薑老人。

當他想着這個人的名字的時候，窗外忽然冒出了一張滿是皺紋的臉。

那是一個老人。

「薑老人？」九紋龍脫口道。

老人一笑，道：「不錯，有人叫我薑老人，也有人叫我吃薑老人。」

「吃薑老人？」九紋龍一怔，「老丈很喜歡吃薑？」

薑老人點點頭，笑嘻嘻的說：「世間上最佳的食物就是薑，不論是老薑嫩薑熟薑，都同樣好吃。」

說着，不知從那裏抓起了一塊比拳頭還大的薑，吃的津津有味。

九紋龍望了望天上的白雲，忽然問：「今天是不是正月十七？」

薑老人似是嚇了一跳，差點沒把嘴裏的薑全都吐了出來！

「甚麼？正月十七？」九紋龍倒是一呆：「難道今天不是正月十七嗎？」

薑老人哈哈一笑，搖頭不迭。

九紋龍吸了口氣：「難道今天已是正月十八？」

薑老人仍然大搖其頭，直到很久才說道：「今年已無正月。」

（三）

「今年已無正月。」

這六個字在九紋龍聽來，簡直是不可思議的事。

他當然沒有忘記，在擂台上決戰苗楚飛的時候，是正月十六。

在他的印象中，這還只不過是昨天之前的事。

但現在薑老人却說道：「今年已無正月。」

九紋龍立刻追問道：「今日是甚麼時候？」

薑老人莞爾一笑：「二月初三。」

「二月初三？」九紋龍的眼睛登時瞪大兩倍。

薑老人又咬了一口薑，點頭道：「從你昏迷那天開始，直到現在，已是第十八天啦！」

九紋龍簡直有點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薑老人緩緩接道：「你現在也許以為我在胡說八道，但你不妨馬上跑到外面，逢人便問，現在是幾月初幾，就知道老夫言之不虛。」

九紋龍撫摸着胸膛，發覺傷勢已痊癒十之八九，不由暗自驚嘆。

他忽然在床上跪了下來：「神醫恩德，九紋龍沒齒難忘。」

薑老人瞪了他一眼。

「老夫瞧你也是個爽直的漢子，何來這許多他媽的繁文褥節？」

九紋龍道：「你是我救命恩公，如何能不拜謝？」

薑老人把拳頭般大小的薑吃完，才慢慢的說道：「若要言謝，該找把你送到此地的人。」

「東方秋雪？」

「甚麼東方秋雪？這是誰？」薑老人一呆。

「你不認識東方秋雪？」九紋龍也是一怔。

「老夫連這人的名字都沒聽說過。」

薑老人聳了聳肩，「把你送到這裏的人，是雪刀浪子龍城璧！」

聽到這裏，九紋龍不禁完全楞住。

就在這時候，他透過窗子，看見屋外一株梅樹下，出現了一個胖得嚇壞人的大胖子。

他胖得嚇人，懷裏抱着的一個酒罎，也是同樣的大得嚇死人。

九紋龍目光一閃，脫口道：「天下第一號大醉鬼唐竹權！」

薑老人瞧着他，問道：「你認識唐大少爺？」

九紋龍嘆了口氣。

薑老人皺眉道：「你在嘆甚麼氣？」

九紋龍苦笑。

「我曾到杭州，和一個沒有底的大酒桶拚酒，結果直到自己醉得一塌糊塗的時候，還不知對方是誰，」他苦笑又苦笑，「等到我在養豬棚旁邊昏睡了整日整夜之後，才有個養豬的人告訴我，那個大酒桶就是連衞空空都怕他三分的天下第一號大醉鬼唐竹權。」

「嘻嘻，這倒他媽的有趣，」薑老人笑了起來，「久聞九紋龍酒量驚人，想不到也會有給人灌醉的時候。」

「這有甚麼稀奇！」一個人粗豪的聲音倏地响起，正是唐竹權在叫嚷，「老子每年都弄醉不知多少自以為好酒量的混蛋，所以在喝酒這種事情上敗在老子的手下，並不能算是恥辱。」

九紋龍從軟榻上站了起來，大吼道：「我知道這不算是恥辱，但倒想知道我算不算是個混蛋？」

唐竹權大步走了過來，大笑道：「以後你若不敢再和老子喝酒，那麼才能算是個混蛋。」

「誰說我不敢再和你喝酒？」九紋龍一拍胸膛，捱過一刀的地方上居然還是毫無疼楚，「我現在就跟你喝，不喝的就是灰孫子！」

薑老人却立刻大聲喝道：「喝你娘個屁！」

唐竹權怪眼一翻：「他娘個屁有甚麼好喝？」

薑老人「呸」了一聲：「這混蛋在床上昏昏盹盹的十七八天，現在才清醒過來，有甚麼資格喝酒？」

唐竹權一怔，揉了揉肚皮，眨眼道：「不錯，重傷初癒，的確不宜喝酒。」

九紋龍正欲說話，薑老人又已冷冷說道：「你要喝酒也可以，老夫可以給你一隻喝不醉的杯子。」

唐竹權、九紋龍互望一眼。

薑老人已在懷裏取出一隻杯子。

杯子很美觀，是用碧玉雕成的。

但這杯子却細小得可憐，看來最多只能盛載半湯羹左右的酒。

薑老人桀桀一笑：「你們若認為用這種杯子喝酒也很有意思，儘管喝個夠！」

唐竹權、九紋龍却已經給氣得七葷八素。

過了很久，唐竹權才用一種很古怪的聲音對薑老人說：「老子一直以為你比醫谷的時九公好一點，誰知道……」

薑老人的白眉似是打了個結。

「誰知怎樣？」

唐竹權訕訕一笑，半晌才說：「誰知道你比那個老怪物實在是可愛得多了。」

（四）

二月的陽光，帶來了陣陣令人暢快的春暖之意。

他們就在這可愛的陽光下對奕。

唐竹權喝酒，九紋龍喝藥。

喝藥的滋味，當然遠遠不如喝酒。

以酒對藥，已是一怪。

更奇怪的，還是他們這一局棋，下得的確古怪。

雙方的棋子已走了很多着，車馬炮飛來飛去，士象卒左巡右巡，但彼此對奕了個多時辰，三十二枚棋子還是完完整整，你不吃我的車，我也不吃掉你的馬。

兵卒過河，碰頭相見，似是彼此都在裂嘴一笑，繞路而行。

於是，楚河漢界無戰事，將帥悠閒未慌忙。

棋也悠閒，人也悠閒。

薑老人忽然走過來，在棋盤上瞧了半天，結果打個哈哈，然後却又板着臉對九紋龍喝道：「喝藥！」

× × ×

藥已喝完，棋局也散了。

這一局棋是平手，誰也不贏，誰也不輸。

像他們這樣子下棋，就算是再下八百局也還是平手。

九紋龍放下了載藥的碗子，忽然問唐竹權：「咱們在這裏坐了這許久，何以還是不見龍城璧呢？」

唐竹權「哦」了一聲，道：「他把你送到這裏之後，就託人送了封信給老人，叫老人在這裏好好的看着你。」

九紋龍一怔：「他有沒有說明、是在怎樣的情況下，知道我受了傷的？」

唐竹權道：「在正月十六那天，有個神秘人，把你放在盆山西南十二里外天風集的一間小酒家外，而且還在你身上放下了一張條子！」

九紋龍靜靜的聽下去。

唐竹權緩緩接道：「當時龍城璧就在這酒家裏，接着，他把你送到薑老人的手上。」

九紋龍目光閃動。

唐竹權嘆了口氣，道：「他是個浪子，你却是條漢子，這浪子最敬重的，就是像你這種漢子，他當然不能眼巴巴的瞧着你重傷而死。」

九紋龍點頭。

雖然他從來都沒有見過龍城璧，但此刻竟似已很了解這個人。

他忽然長長的嘆了口氣。

唐竹權一怔：「何事長吁短嘆？」

九紋龍道：「我連他的樣子是怎樣都不知道，但却已給他添了這許多麻煩，想來實在是心中不安……」

「荒謬！一派胡言！婆媽！婆婆媽媽得要命！」唐竹權迭聲怪叫，「老子瞧你絕不是如此婆媽的人，求求你行行好，以後別再說這種話好不好？」

九紋龍怔住，繼而大笑。

「行！不說就不說，以後再說這種婆媽說話的就是他媽的灰孫子！」

血洗火雲帮

（一）

二月初八，霪雨霏霏。

在開封府賣了二十年切糕子的吳楞子，正躲在街角一隅發愁。

天氣不好，本來就是很容易讓人發愁的。

但吳楞子發愁，却不是因為天氣不好，也不是因為生意欠佳。

他發愁，是因為欠下屠戶老歐的賭債，已到了償還的時候。

有人說，天下間所有的屠戶都是大老粗。

這種說話雖然過份了一點，但事實上屠戶大多數都是屬於粗獷的漢子。

但老歐却不像。

他雖然在十五歲的時候就跟隨着父親屠牛宰豬，但直到現在四十歲，他還是像個讀書人，長得清清秀秀，十指修長，一點也不像個屠戶。

他不屠宰的時候，簡直就像個飽讀詩書的翰林學者。

事實上，他也的確很喜歡看書。

但他更喜歡賭錢。

吳楞子就是在一個月前，輸了五百兩給他的。

× × ×

雖然今天下雨，但吳楞子賣糕子的生意還不算壞。

但就算生意再好，無論如何也湊不足五百兩。

在吳楞子這種小販的眼中看來，五百兩銀子，可是一筆鉅大的財富。

但他該死，竟然在不足兩個時辰之內，就在賭桌上輸掉了五十兩積蓄，還要欠下老歐五百兩。

五十兩輸掉，雖然肉疼，但他還輸得起。

只是這五百兩，那可要命極了。

他只希望老歐和別的屠戶不同，千萬別一上來就弄刀弄棒。

當然，老歐不來討債，那更是上上大吉。

可是，他這個願望落空了。

老歐已笑口吟吟的，自長街遠處，直向吳楞子走了過來。

（二）

老歐的樣子並不兇，看來比羊還要友善。

吳楞子看着老歐，訕訕一笑。

老歐也在笑，他走上前，隨手檢起一

塊巳切成四方的糕餅，放進嘴裏。

他不是把糕餅放進自己的嘴裏，而是放進吳楞子的嘴裏。

吳楞子楞住。

糕餅巳塞着他整個嘴巴，連半個字都說不出來。

老歐一笑，緩緩道：「你不必說，我也不想聽你任何訴苦的說話。」

吳楞子的冷汗巳直淌。

「別害怕，」老歐的笑容更友善，「區區幾百两銀子，算得了甚麼？我可也不是那種因財失義的小人。」

吳楞子慌忙點頭不迭。

「只是，我有點事情，非要吳兄帮忙不可。」老歐忽然輕輕的嘆了口氣，「而且這件事，也只有你一個人才能幹得出色，你若不肯，唉，只怕老歐非要跳湖不行了。」

吳楞子立刻點頭。

老歐似是面露悅色：「你願意帮我這個忙？」

吳楞子又在點頭，但却由於糕餅塞着嘴巴，未能說出任何的說話。

老歐道：「你儘管放心，只要你帮了我這個忙，那幾百两銀子，就算是一筆勾銷，而且在這地方上，我保證再也沒有人敢欺負你。」

吳楞子又只是一味點頭不迭。

老歐隨手檢起一塊糕餅，向一幢屋子的牆上擲過去。

以糕餅擲向牆壁，就和以卵擊石的情況一模一樣，看來這塊糕餅必然會被擲個稀巴爛。

吳楞子的想法也是如此。

但等到他看清楚的時候，才不禁眞的楞住了。

那塊糕餅，竟然像是變成了一塊銅鐵，那道牆壁竟然給撞穿了一個不大不小的洞。

他不知道這是甚麼道理，但却巳看出，老歐這人的本領，實在比自己想像中還大得多。

(三)

雨中，龍城璧獨對雲池。

雲池在飛雲閣地廳後的天階內。

池中有魚。

魚在游，看來是那末的悠閒，無憂無慮。

龍城璧看來也很悠閒，好像也是和魚兒般無憂無慮。

但他畢竟是人，而不是魚兒。

只要是人，又有幾人眞能無憂無慮？

他也不能。

但現在，他憂慮的並不是自己，而是九紋龍的傷勢和他的煩惱。

東方秋雪把九紋龍交給自己，是因爲他知道自己可以找到薑老人，爲九紋龍治好傷勢。

這一點，龍城璧的確是做到了。

但九紋龍的事，仍然是不易解決。

他知道，九紋龍面對着的敵人，並不僅是苗楚飛的家族。

苗家當然把九紋龍恨之刺骨，但是龍城璧却知道，他們絕不是九紋龍唯一的敵人。

他們是甚麼人，龍城璧也不大清楚。

但他知道，想把九紋龍除去的人，其中有一個是歐謙。

歐謙是個屠戶，這裏的人，都叫他老歐。

老歐不難找。

但在找到老歐之前，龍城璧想先吃點食物，讓自己有充沛的體力和精神去對付他。

他知道，歐謙並不容易對付。

對付這種人，實在是少一點精力都不行。

× × ×

魚兒在水中游來游去，天空上忽然飛過了一支帶着紅色火燄的飛箭。

「血箭令！」龍城璧不由脫口輕叫起來。

他知道，這是開封府第一大帮會火雲帮的緊急訊號。

火雲帮主「開封第一掌」曾秀傑，年方三十出頭，與龍城璧曾有數面之緣，彼此曾經談得很投契。

龍城璧本來也想去找曾秀傑一聚，但他知道自己此行極可能會因爲九紋龍的事而惹上麻煩，他不想把這些麻煩，也帶到曾秀傑的身上，所以他沒有去火雲帮的總壇。

但這時候，火雲帮忽然升燃起血箭令，極可能是帮中發生了很嚴重的事故。

龍城璧猶豫片刻，突然縱身，離開了飛雲閣。

(四)

火雲帮的總壇，一片腥風血雨。

這裏果然出現了驚人的變故。

那「開封第一掌」曾秀傑，竟然巳變成了一團爛泥般，仰臥在總壇上的大案底下。

他是死不瞑目。

龍城璧面色蒼白，手心在沁汗。

這裏簡直巳變成了一片死城。

那血箭令雖然巳放出，但援手未到，兇徒巳逃之夭夭。

放箭令的人，恐怕也巳命喪黃泉。

這是極慘烈的一戰。

火雲帮的精銳戰士，巳在這一戰中傷亡慘重。

是誰幹得這麼絕？這麼乾淨俐落？竟然在片刻之間，就把開封府裏勢力最龐大的火雲帮完全毀滅？

龍城璧想不出。

就在這時候，他聽見門外一人在高聲呼叫：「帮主！帮主！」

高聲呼叫的人，是一個賣切糕餅的小販。

龍城璧認得他，這人就是吳楞子。

吳楞子也認識龍城璧，早在十年前，龍城璧初出道江湖的時候，他們巳在開封府裏互相認識。

吳楞子的糕餅，龍城璧一直都很欣賞，覺得它具有獨特的風味。

只見吳楞子渾身血汚，衣衫破碎，形態可怖巳極。

龍城璧面色一變。

「吳楞子，你怎麼了？」

吳楞子顫聲道：「帮主呢？」

龍城璧眉頭緊皺：「你在找火雲帮帮主？」

吳楞子點頭。

龍城璧吸了口氣，道：「你巳加入了火雲帮？」

「不錯，曾帮主很好，他沒有看輕俺吳楞子，不但讓俺加入火雲帮，而且還叫洪護法教我武功。」

他用手比劃着，忽然又「唷」的一聲叫了起來。

龍城璧凝注着他：「你受了傷？」

吳楞子苦着臉：「不但俺受了傷，城西分舵的弟兄們，也在極度危急之中。」

龍城璧沉聲說道：「你們的敵人到底是誰？」

吳楞子喘着氣道：「是老歐。」

龍城璧道：「屠豬的老歐？」

吳楞子點點頭：「就是這個殺千刀的傢伙，帶着一羣如狼似虎的兇徒，把本帮弄成這個樣子！」

他說着，東張西望，又問龍城璧：「帮主呢？他在哪裏？」

龍城璧嘆了口氣。

吳楞子終於在大案下找到了曾秀傑。

「曾帮主！」吳楞子大叫。

龍城璧道：「現在不是哀傷的時候，救兵如救火，城西分舵在哪裏？」

吳楞子的臉彷彿在發光：「你願意帮助咱們的兄弟？」

龍城璧道：「曾帮主的事，也就是在下的事，火雲帮出了變故，在下豈能坐視不理？」

「對！」吳楞子擊掌說道：「雪刀浪子，果然是性情中人，現在俺總算是服了你！」

他一跛一拐的向外面走出去，道：「你跟我一起走，咱們去把那些兔崽子殺個片甲不留！」

他雖然是一跛一拐的，但居然走的不慢。

龍城璧臉上木無表情，一直跟隨着他，來到了城西。

他們來到了火雲帮在開封府城西的分舵。

這是火雲帮十八分舵中，最接近總壇的一個分舵，也是火雲帮精英高手滙聚之地。

但是，當龍城璧來到之際，這裏巳無活人。

火雲帮的弟子，巳全被宰殺，甚至有人被砍殺得肢離破碎，慘不忍睹。

就在這時候，一個看來很和藹可親的青衣人來了。

「歐謙！」龍城璧冷冷的盯着這個人，目光就像是刀一樣鋒利。

歐謙雖然在笑，雖然看來很和氣，但他的目光也像是刀子。

他的目光像是兩把藏在薄布裏的刀子，隨時都會射進別人的咽喉上、心臟裏。

吳楞子巳悄悄退下。

龍城璧忽然嘆了口氣，說：「我一直都沒有相信你巳加入了火雲帮，更不相信你的身上有傷。」

吳楞子的臉陣紅陣青。

歐謙却淡淡一笑道：「他欠了我五百两銀子，就算爲我做點事也是應該的。」

龍城璧道：「你一直都很懂得利用別人的弱點。」

歐謙道：「爲了要殺你，在下是寧願不擇手段的。」

說到這裏，分舵裏巳站滿了人。

一望而知，他們都是殺人不眨眼的一流好手，人數總共最少超過三十個。

歐謙的笑容仍在，臉上的神態充滿了自信，就像是一個巳押下重注，而且知道自己必可獲勝的賭徒一樣。

孫芳呂大小姐

(一)

歐謙是屠戶，也是個賭徒。

他並不常賭，但却賭得很大。

這一注他覺得自己押得很準，而且精采極了。

龍城璧和九紋龍都是他要除去的强敵，只要先除去其中之一，餘下一人便容易對付得多。

龍城璧盯着歐謙，冷冷道：「你幹的好狠，竟然把火雲帮在片刻之間毀滅得乾乾淨淨。」

歐謙聳肩微笑。

「這是無可奈何的事，你和曾秀傑頗有交情，不先把他們幹掉，火雲帮必然會成爲咱們的阻力。」

龍城璧臉上巳帶着怒意，但却一言不發。

歐謙又緩緩的接道：「在下向來不喜歡碍手碍脚的東西，火雲帮既然會阻碍咱們，在下只好把它一脚踢開。」

龍城璧冷冷一笑，忍不住道：「你不是把火雲帮踢開，而是把火雲帮踩死。」

歐謙道：「對於閣下來說，這當然是一件很不愉快的事。」

龍城璧道：「對你又有甚麼好處？」

歐謙道：「痛快？」

「痛快？」龍城璧目中寒芒轉閃：「無緣無故殺了這許多人，你感到唯一最大的好處就是痛快。」

歐謙慢慢的回答，說：「是的。」

龍城璧冷笑道：「假如你現在還能殺了我呢？你是不是感到更痛快？」

歐謙却搖頭。

「不，殺你並不痛快，因爲你是個高手，」他的目光忽然變得黯淡起來，「每殺一高手，在下只有另一種感覺，那是寂寞。」

——殺一高手，世間即少了一高手，歐謙也就少了一個對手。

沒有對手的人，也就是最寂寞的人。

這種道理龍城璧懂。

但他却認爲，歐謙根本不配說出這種睚岸自高的說話。

龍城璧默然，但却忽聽一人冷笑着說：「老歐，你別的本事不行，但『一屁天下响』的蓋世神功却是越練越厲害，堪稱他媽的驚世駭俗之至！」

此人此言一出，衆皆愕然。

「甚麼人在胡說八道？」一個手執月牙鏟，青面赤鬍的頭陀吼叫起來。

他是殺手行業裏，以心黑手辣稱著的奪命頭陀。

現在，他也是歐謙麾下的一員殺手。

他爲人脾氣暴躁，而且最喜歡與別人爭鋒頭。

然而，這不獨是武林中人的大忌，更是殺手行業中萬萬不能犯的錯誤。

在一年前，他幾乎已因此而死在衡山百楓林下。

但歐謙却及時救了他一命，自此之後，他就成爲歐謙麾下五大猛將之一。

這時候有人出言辱罵歐謙，奪命頭陀自然是按捺不住。

他看見了一個老人。

這老人臉上儘是皺紋。

皺紋深刻彷如刀斧刻鑿而成，彷彿在這大半輩子的生命中，充滿着憂患，飽歷人間滄桑。

但他現在的臉上，却是帶着愉快的笑容，竟似是充滿着年青人愉快而爽朗的活力。

奪命頭陀怒氣冲冲，趕了上去：「不知死活的老頭，着鏟！」

月牙鏟立刻劈下。

這下子的氣勢，可說是相當的駭人。

但一鏟擊出後，奪命頭陀忽然覺得一股勁風，猛可地從自己的背後襲來。

倒是分明剛才猶在眼前的老人，已是不知去向。

月牙鏟自然是擊了個空，但頭陀的背上却是給人結結實實的打了一掌。

奪命頭陀怒極回身，開聲吐氣，意欲反擊。

但他開聲一叫，吐出來的却不單是「氣」，而且還有「血」！

颼！

他仍然是向老人迎面攻出了一鏟，但這一擊無論是誰都可看出，這已是強弩之末。

老人微笑。

他當然看得出來，根本就不須閃避，只是疾迅的伸手一拈。

說來令人難以置信，這老人輕輕一拈之下，那月牙鏟竟然爲之彎曲起來。

頭陀臉色大變，只覺胸中血氣翻騰不已，再也熬不住倒了下去。

老人盯着他，忽然又盯着歐謙：「老歐，你的手下若都是這些膿包，老夫勸你還是早一點乖乖回去，別在這裏丟人現眼好了。」

歐謙冷笑：「江南怪叟，這趟渾水你插腿下來，可不有趣！」

老人大笑。

「好小子，老夫不錯就是江南怪叟宇文應，總算你還有點眼光。」

歐謙臉上木無表情，冷冷道：「剛才那一手『大雁迴空七煞掌』，舉世間恐怕就只有你一人懂得使用。」

「不，你錯啦！」

「魯駕獨來獨往，既無同門師兄弟，也沒有兒女，更從不收錄弟子，你這手功夫，又有誰能識得使用？」

「最少還有一人，懂得使用這一手『大雁迴空七煞掌』。」

「他是誰？」

宇文應笑而不答。

回答的居然是龍城壁，他說：「這人就是我！」

（二）

歐謙怔怔的瞧着龍城壁看了半天，彷彿想從他的身上找出虱子來。

過了很久，他才說：「你懂得使用『大雁迴空七煞掌』？」

龍城壁點點頭，然後緩緩說道：「你也許很難相信，但事實確然如此。」

歐謙一笑，冷冷的對宇文應說：「這倒值得恭賀，想不到名滿天下的雪刀浪子，居然也會拜在你的門下。」

宇文應搖頭不迭。

「錯了，你完全誤會了，」他揑斷了好幾根灰白的鬍子，說：「老夫沒有收徒弟，他也沒有拜在老夫門下。」

歐謙冷冷道：「既非師徒關係，他如何懂得使用你的獨門絕藝？」

宇文應道：「老夫是和他互相交換武功。」

歐謙眉心一聚：「交換武功？」

宇文應點點頭道：「不錯，老夫教他『大雁迴影七煞掌』，他教老夫『天星神指』。」

歐謙道：「『天星神指』是天星老人沈空來的獨門絕藝。」

宇文應道：「沈空來已死了，臨死前把十三式天星神指悉數傳給龍城壁。龍城壁又再傳給老夫。」

歐謙道：「所以你也傳他大雁廻影七煞掌？」

宇文應道：「正是這樣！」

歐謙皺着眉，道：「你爲甚麼要把這些事說出來。」

宇文應道：「道理只有一個，就是要讓你知道，老夫與雪刀浪子的關係，可不尋常。」

歐謙冷笑：「果然不尋常。」

宇文應嘿嘿一笑：「假如說，傳授過武功給某人，就算是某人的師父，那麼龍城壁就是老夫的師父，而老夫也同樣是龍城壁的師父。」

龍城壁笑道：「這樣說來，這倒是一筆算不清的糊塗帳。」

宇文應道：「帳雖糊塗，老夫可不糊塗。」

歐謙冷冷道：「但你管上這件事，却已是糊塗頂透！」

宇文應狂笑道：「老歐，誰糊塗，誰不智，很快就會有所分曉。」

歐謙冷冷一笑，突然對身旁一個黃衫矮漢說：「一不做，二不休，連這老人家也一併幹了！」

黃衫矮漢目露凶芒，大聲道：「讓俺去爲頭陀吐一口烏氣，先把這老烏龜的兩腿砍下來！」

這人叫曹鐵錚，九歲學刀，至今已三十餘年。

他自承刀法不够快，但招式却詭異絕倫，每每令人有防不勝防之感。

他用的是柳葉刀，最擅長的一招刀法是「柳落河西」。

其實這一招與其稱爲「柳落河西」，不如稱爲「聲東擊西」更爲恰當。

那知他的柳葉刀剛發招，宇文應以掌代刀，使的居然也是「柳落河西」這種招式。

曹鐵錚總算是刀法上的行家，而且宇文應雖然以掌代刀，但招式却與自己刀法中的「柳落河西」一般無異，他一眼便已看了出來。

他本擬先發制人，一出手就把宇文應傷在刀下，豈料對方比他更快一步，以同樣的招式來對付自己。

曹鐵錚反應不慢，「柳落河西」的招式猛地一變，化爲「冰封絕壑」。

他相信這一刀必可封死對方的掌勢，甚至有可能把宇文應的右掌砍了下來。

但他又錯了。

宇文應那一招看來分明是「柳落河西」，但當曹鐵錚使出「冰封絕壑」的時候，他的掌勢又已由西轉東，從一個不可思議的角度劈向曹鐵錚。

曹鐵錚一聲厲叱，刀鋒急忙改變了方向。

但已遲了。

他的刀再快，也已來不及，何況他的刀法本來就不能算是很快。

「蓬」的一聲，宇文應的右掌已印在他的胸膛上。

曹鐵錚一聲悶哼，身子倒飛而出，一飛丈二，仆倒在一具屍體之旁。

對火雲帮分舵來說，這一天實在是一個充滿血腥的日子。

火雲帮的弟子固然傷亡慘重，現在老歐的手下也是很難討好得去。

（三）

仍然是衆寡懸殊之局。

在人數方面，歐謙仍然是佔着極大的優勢。

但彼此的實力如何，並不能以此作爲準則。

歐謙並不呆，自然知道江南怪叟宇文應的份量，絕不比雪刀浪子龍城壁差得了多少。

倘若沒有宇文應插手，歐謙最少有七成把握可以傷得了龍城壁。

但現在，形勢扯得很平均，他已沒有太大的把握。

宇文應也看出了他正在猶豫不決。

「老歐，你若是知機一點的，就該知難而退，老夫今天心情不錯，倒不想多加殺戳。」

他這番說話，可說是一番善意，問題是歐謙接受與否而已。

歐謙目光閃爍不定。

終於，他說：「好！這一天算他走運，咱們走！」

突聽一人在外面冷冷道：「歐謙，你現在就算想走，也是太遲了。」

歐謙面色一變。

他看見了一個人，也看見了這個人手裏的一把劍。

「碧血劍！」有人輕呼。

「殺手之王司馬血！」又有人在驚叫着。

氣氛更緊張，殺氣更濃厚。

× × ×

來的正是司馬血，他手中的當然是碧血劍。

充滿殺氣的一把劍。

殺氣嚴霜的殺手之王！

沒有人敢輕視司馬血的劍。

無論是誰能够得到殺手之王這個名號，都必須是個很可怕的人物。

在歐謙的眼中，司馬血的確很可怕，甚至比雪刀浪子和江南怪叟加起來還更可怕。

因爲從司馬血的眼神中，他已看出，這個號稱殺手之王的第一流殺手，現在是來殺自己的。

（四）

司馬血總是喜歡穿着一襲灰衣。

灰灰的衣裳，襯着他那冷峻的臉孔，令人看來是那麼深沉，就像是地獄裏的勾魂使者。

歐謙突然向西方飛竄過去。

這時候，司馬血正站在東方。

司馬血的眼睛突然變得像是剛出鞘的劍，但他的人却紋風不動，沒有追上去。

歐謙的呼吸忽然停頓。

他本在狂奔之中，那是一種比駿馬奔馳還快得多的速度。

但就在他已將掠出堂外的刹那間，一把雪亮的刀忽然輕輕在他的咽喉上一割。

就是這麼輕輕一刀，歐謙的呼吸立刻停頓，他的生命也到此結束。

殺他的武器不是碧血劍，而是風雪之刀。

龍城壁凝視着歐謙，慢慢的說：「我發出這一刀，並不是爲了司馬血，而是爲了在黃泉路上等着你的曾帮主。」

歐謙沒有回答！

甚至沒有人知道他是否已聽見龍城壁的這幾句說話。

樹倒糊猻散。

× × ×

歐謙倒下，那些本來殺人不眨眼的殺人好手，也瞬即走得乾乾淨淨。

龍城壁瞧着司馬血，忽然笑了。

「看你的樣子，好像很担心我的安全似的。」

司馬血默然半晌，嘆道：「你在這裏，本來就很不安全。」

龍城壁道：「近年以來，想殺我的人也不只歐謙一個，但我直到現在還是活得很好。」

宇文應大笑着走了過來：「不錯，像咱們這種人，非但會活得很好，而且也會活得很痛快，例如殺人……」

龍城壁搖頭嘆息道：「殺人本來並不是一件痛快的事，但世間上却有太多令人無法容忍的人，也有太多令人無法容忍的事。」

宇文應拍了拍手，道：「我們現在別再說這種事，老夫只想喝點酒。」

司馬血却說道：「現在我們不能够喝酒。」

宇文應瞪目道：「爲甚麼不能喝？」

司馬血道：「因爲倘若我們現在喝醉了，一會兒就不能再喝。」

宇文應一怔。

「一會兒有酒喝嗎？」

司馬血點頭：「有一個很美麗的女人，要請我們喝酒。」

宇文應楞住。

龍城壁也是一楞：「是甚麼女人？」

司馬血道：「她姓呂，叫呂玉芳。」

龍城壁目光一閃，宇文應已接口說道：「你說的呂玉芳，是否孤芳小築的呂大小姐？」

司馬血點頭，說：「正是孤芳小築的呂大小姐。」

斷骨催命鏢

（一）

驟雨忽來，來也匆匆，去也匆匆。

官道上處處泥濘，一個撐着黃油紙傘的漢子，正盤膝坐在道旁的一塊青石上。

這人大約三十五六年紀，一身衣白如雪，但腰間懸佩着的一把刀，却是刀柄、刀鞘盡皆漆黑如墨。白衣人木然獨坐在石上，似是有所等待。

直到雨點完全停下來的時候，遠處傳來了一陣急促的馬蹄聲響。

官道筆直，望東不盡，望西無窮。

三匹快馬，由東望西而來，轉眼間已來到了白衣人的面前。

這三人正是雪刀浪子龍城璧，殺手之王司馬血和江南怪叟宇文應。

白衣人的姿勢還是沒有改變，甚至連眼皮也沒有抬起。

司馬血飄然下馬，對白衣人說：「護花郎，我們已來了。」

白衣人淡淡的道：「你為甚麼不叫我的名字，而叫我的外號？」

司馬血道：「你的名字和外號，其實都是那三個字。」

白衣人道：「但這有很大的分別，我從來都不喜歡自己的朋友叫我護花郎。」

司馬血一笑，緩緩道：「既然如此，以後便稱呼閣下郎護花便是。」

白衣人終於露出了一絲淡淡的笑容。

「很好，」他把紙傘收下，淡淡的說：「呂大小姐已等候諸位多時了！」

說着，以傘擊石。

輕輕一擊，質地堅硬如鋼鐵的青石，竟然給鑿穿了一個很深的小洞。

他這舉動，既顯出他的武功絕不尋常，也證明他是個相當好勝，喜歡自我炫耀的人物。

龍城璧宇文應互望一眼，兩人雖然沒說甚麼，彼此的心中都又有了一個概念。

（二）

郎護花的輕功也很高明。

從官道望北直上，穿過兩座山谷，無數叢林，他們來到了一座風景美麗絕倫的小湖前。

湖小清澈，魚游蝦戲觸目可見。

在小湖對岸，有一片青翠的木林。

宇文應不由讚美道：「果然是人間仙境！」

郎護花淡淡道：「這裏不錯是風光如畫，但却攀不上『人間仙境』四字。」

宇文應呵呵一笑：「郎護花，敢問一句，你到過真正的仙境沒有？」

郎護花搖頭。

宇文應笑道：「這就是了，既然從未踏足仙境，又如何知道這裏不如仙境？又怎能說此處攀不上『人間仙境』四字？」

郎護花一怔，為之語塞。

就在這時候，一葉輕舟，從湖的對岸疾迅的划了過來。

舟上只有一人，遠遠望去，只見翠衣迎風飄蕩，是個很窈窕的女孩子！

輕舟漸近，郎護花施展輕功，一躍登舟。司馬血，龍城璧，宇文應相偕登上小舟，只見划舟而來的，是個妙齡少女。

「奴婢是杏花，小姐已在軒中設筵恭候三位大駕。」她的聲音還有點稚氣，但說話時的態度却落落大方，十分得體。

舟回，速度居然比來時還快一點。

（三）

風漸涼，暮色已臨大地。

天上無月，也無星，只有一層又一層灰黯的烏雲。

莫不是又要下雨了？

雨未下，一陣清脆的琴聲，已從那片青翠的林木後傳來。

琴音幽怨，聽在耳中雖然是那麼清晰，却又是那麼虛無縹渺。宇文應忍不住問杏花：「是不是大小姐在奏琴？」

杏花搖搖頭，却沒有說半句話。

郎護花忽然輕嘆了口氣，道：「自從這人開始在這裏住下來的時候，大小姐就不再奏琴，甚至把那最珍愛的鳳芷琴送了給他！」

龍城璧目光一閃，也忍不住問：「他是誰？和呂大小姐有甚麼關係？」

這一次，却連郎護花都沒有回答了，而回答龍城璧的居然是司馬血。

「他叫雲紘虎，本來是呂大小姐的未婚夫。」

龍城璧眉頭一皺，「他們本來是未婚夫婦，難道現在又不是了？」

司馬血點點頭，道：「不錯，因為呂大小姐根本就不喜歡雲紘虎，甚至以前從來都沒有見過面。」

宇文應雙眉一揚，拈鬚道：「莫非是那種指腹為婚的混帳姻緣？」

司馬血道：「正是如此。」

龍城璧微一沉吟，道：「那麼雲紘虎必然感到很失望了？」

司馬血搖頭。「不！正好相反。」

龍城璧、宇文應為之一怔。

「難道雲紘虎也不喜歡呂大小姐？」龍城璧問。

「不錯，」司馬血緩緩地答道：「雲紘虎雖然知道呂大小姐是自己的未婚妻，但在還沒有會見呂大小姐之前，已和另一位絕色佳人，互相傾慕，並曾作山盟海誓，矢志不忘之約。」

龍城璧道：「雲紘虎現在何以會逗留在孤芳小築？」

司馬血道：「自從半年前他來到這裏之後，就再也不能離開。」

宇文應奇道：「却是何故？」

司馬血說道：「因為他已沒有了兩條腿。」

郎護花忽然長長的嘆息一聲，道：「他是個好人，但命運却是糟透了。」

司馬血接說道：「半年前，他準備與意中人結為夫婦，但却在一個雨夜給人擊殺。」

宇文應面露緊張之色：「結果呢？」

司馬血道：「雲紘虎衷心傾慕的紅粉知己，身中九刀。」

宇文應道：「活不成了？」

司馬血道：「就算她有九條性命，也無法再活下去。」

宇文應道：「雲紘虎又怎樣？」

司馬血道：「胸中一刀，不死，但最要命的却是兩腿俱中一鏢。」

龍城璧道：「是甚麼鏢？」

司馬血道：「斷骨催命鏢。」

龍城璧吸了口氣，緩緩說道：「在那種情況下，他這雙腿難怪保不住了。」

司馬血點點頭，道：「他甚至連性命都很難保得住，幸好世間上還有一個像薑老人這樣的名醫。」

「薑老人？」

「不錯，」司馬血說：「眼看雲紘虎已回天乏術，是薑老人救了他的性命。」

龍城璧沉吟道：「雲紘虎斷腿後，就留在孤芳小築。」

司馬血道：「不錯，因為薑老人本來就是呂大小姐的義父，他把雲紘虎留在孤芳小築外的一座小樓中，讓他好好的治療傷勢。」

龍城璧道：「身上的傷勢縱然可以治癒，但心中的創傷！只怕却是永遠無法補償。」

司馬血默然。

宇文應忽然道：「擊殺雲紘虎的，究竟是甚麼人？」

司馬血道：「直到現在，這還是一個謎。」

龍城璧緩緩接道：「雲紘虎在少年時候，就已是個江湖中令人觸目的人，樹大招風，他所結下的仇家，也着實不少。」

他們一邊走一邊說，雖然步伐很緩慢，但終於還是來到了孤芳小築。

兩名彩衣侍俾，已經在小築門外等待着。

龍城璧忽然大聲叫道：「小心！」

話猶未了，只見寒光驟閃，一個黑衣人彷彿從天而降，一聲不響的就用劍把這兩個侍婢的咽喉割斷。

接着，他身形如電，疾迅的向小築內竄了進去。

郎護花、龍城璧、司馬血三人也同時向小築內衝去，只有宇文應，仍然留在外面。

就在這一刻間，小築東側的一座小樓下，也出現了一條神秘的人影。

黑衣刺客突擊小築

（一）

神秘的影子，一閃而沒。

宇文應既已知道這座小樓住着的人是雲紘虎，而且雲紘虎又已斷了雙腿，自然對這神秘的人極端的留意。

這人想必是和劍殺侍婢的黑衣人同一路子。

宇文應不再猶疑，立刻追了上去。

他的人還沒到小樓，就已嗅到了一陣淡淡的血腥氣味。

再上前兩丈，他看見了兩個躺在小樓門外的死人。

他們都是年紀只有十四五歲的書僮。

宇文應臉色一變，大叫一聲：「雲紘虎小心——」

他只說到這裏，那神秘的影子又已出現。

宇文應厲聲喝道：「是甚麼人？」

這人頭戴笠帽，身披簑衣，雙手却戴着一雙鹿皮手套。

可以說，他全身上下，沒有一寸肌膚是可以讓宇文應看得見的。

甚至這人是男是女，宇文應也無法辨認出來。

最令人觸目驚心的，就是他的右手，竟然提着一顆鮮血淋漓的人頭。

「是雲紘虎？」宇文應失聲道。

簑衣人沒有回答，隨手一揮，人頭脫手飛出，一擲就是五丈開外。

宇文應面露怒容。

「放肆！你以為老夫是甚麼人？可以讓你在這裏揚威耀武？」

簑衣人仍然默不作聲。

宇文應沉聲一喝，五指微屈，一掌打向簑衣人。

簑衣人冷冷一笑，忽然翻腕，左臂袖內劃出五道寒芒，急襲宇文應。

宇文應身形迅捷向上翹起，掌勢疾若閃電般罩向簑衣人的左肩。

簑衣人又是一聲冷笑，右掌倏翻，接下宇文應這雷霆萬鈞的一掌。

兩掌相交，發出一陣「嗤嗤」聲響。

宇文應自信內力深厚，絲毫不懼。

但兩掌一經交接之下，宇文應臉色不由驟變。

他只覺五指痲癢，繼而奇疼萬分，彷佛有五條惡毒的蛇兒，從五指鑽入了掌心之內。

宇文應奇疼入骨，霎眼間，五指竟然被對方的掌力蝕腐殆盡。

「這……這是甚麼掌力？」他滿頭大汗，一張臉龐簡直變成了死灰之色。

簑衣人依然一言不發，而掌力更重幾分。

就在這一刻間，龍城璧已從孤芳小築來到小樓門。

「放手！」他驀地大喝。

簑衣人倒是眞聽話，立刻放開了手。

宇文應右掌已廢，且有一道黑氣，沿着腕臂向上蔓延而行。

宇文應咬牙，以左手拔刀！

颯！

刀光一閃，右臂齊肩立斷。

龍城璧神色一陣黯然。

因為宇文應拔的刀，就是他的風雪之刀。

（二）

當宇文應伸手在龍城璧身上拔出風雪之刀的時候，龍城璧已知道他的心意。

他沒有阻止。

他也已看出，宇文應若不立刻斷去右臂，他這條性命就很難再保得住。

但他自斷一臂，又是否可以把毒氣完全斷絕？

宇文應沒有把握，龍城璧也是一樣。

簑衣人冷冷一笑：「江南怪叟，果然有點勇氣，可惜這樣還絕不足以保命。」

他並不是在撒謊。

那股黑色的毒氣，已一直蔓延到宇文應的脖子上，而他的臉色，也已變成一片灰色。

龍城璧沉着臉道：「尊駕的蝕骨魔掌，在下深感佩服，但宇文老人家是個好人，在下絕不能讓他死在這種武功之下。」

簑衣人淡淡一笑：「你認為這是一種邪惡的武功？」

龍城璧道：「我們現在並不是在討論這一點。」

簑衣人道：「你想為他討取解藥？」

龍城璧道：「不錯！」

簑衣人冷笑：「憑甚麼？就憑你雪刀浪子這區區幾句說話？」

龍城璧目光一閃：「你認為不够？」

簑衣人的聲音帶着一種挑釁的味道。冷冷的說：「在江湖上，最有力量的並不是說話，而是拳頭。」

龍城璧道：「尊駕言下之意，是想試試我的拳頭？」

簑衣人道：「不錯，只要你能接得下我三拳，我可給你一種暫時性的解藥。」

龍城璧雙眉一蹙：「何謂暫時性的解藥？」

簑衣人道：「能解蝕骨魔掌奇毒的藥物，只有一種。」

龍城璧道：「在下正在洗耳恭聽。」

簑衣人緩緩道：「那是長白山天涯谷下的冰山雪蓮。」

龍城璧吸了口氣。

簑衣人接道：「即使我給宇文應服下暫時性的解藥，他的性命也僅可維持半年，半年內若不服下冰山雪蓮，仍然難免全身腐爛死亡。」

龍城璧道：「在下知道，你說的都是實話。」

「當然是實話，」簑衣人冷冷的說道：「若有懷疑，不妨向醫谷時九公，或者是薑老人一問，便知我沒有騙你。」

龍城璧道：「你根本不必騙我，倘若你不說，一年後宇文應毒發身亡，那才是無可奈何的事。」

簑衣人冷冷道：「你是否願意接我三拳？」

龍城璧回答道：「願意，而且死而無怨。」

簑衣人點點頭：「好！你有種！」

說着，一拳攻出。

這一拳劈胸搗下，殺氣騰騰，絕不尋常。

但龍城璧却以掌相迎，很輕巧的就接下了這凌厲無比的一拳。

簑衣人喝道：「盛名之下無虛士，再接第二拳試試！」

第二拳緊接攻出，却不再是那麼氣勢洶洶，倒是勁力綿綿，走的是陰柔路子。

和昔才那一拳，簡直是大相逕庭。

龍城璧却以拳迎拳，氣勢看來比簑衣人猛烈得多。

一剛一柔，兩拳互擊在一起。

簑衣人這一拳，本是勁力內蘊，有如長江暗湧，川流不息的湧向龍城璧。

龍城璧的拳雖然剛猛，但對着這種至陰至柔的拳力，該是毫無着力之處。

但事實却又並非如此。

天下萬物，相生相尅，柔能制剛，剛亦能制柔。

剛柔兩種力量相擊，剛不一定勝於柔，柔也不一定能勝於剛。

可以說，勝負之數，仍然是要看雙方的造詣深淺而定。

簑衣人只發出了兩拳，第三拳再也沒有發出。

他的身子微微顫抖，聲音也彷彿有點變了，變得像是另一個人。

他突然拿出一包東西，拋給龍城璧。

「這是暫時性的解藥，青山綠水，後會有期！」說完，人已掠出樓外，瞬即無影無踪。

（三）

他們終於找到了那顆人頭。

這時候，夜色更濃，孤芳小築內寧靜得連呼吸聲也可以聽得清清楚楚。

那顆充滿驚懼和憤怒的人頭，就放在一張精緻名貴的長桌上。

這並不是雲紘虎的首級。

呂玉芳看見這顆人頭後，沒有半點反應。

但龍城璧和司馬血都已看出，她這種沒有反應的表情，其實已是充滿激憤的表現。

× × ×

呂大小姐並不是一個平凡的女人。

她看似無情，看似冷傲，但却又似是有情而且溫柔。

但有一點是任何人都不能否認的，就是她的容貌，已絕非「閉月羞花，沉魚落雁」之類的說話足以形容。

有時候，她像是一隻比白鴿還柔順的小鳥。

有時候，她像是一朵風姿綽約，形態高貴的紅玫瑰。

有時候，她像是一具出自名匠細心雕鑿的玉像，簡直是完美無暇的精心傑作。

毫無疑問，她是個無處不美的美人胚子。

但她現在臉上的表情，却像是一具沒有生命的木偶。

她告訴龍城璧：

「這顆人頭是呂玉獅的，而呂玉獅也是我唯一的兄長。」

（四）

孤芳小築突遭襲擊，呂玉芳並未感到太大的意外。

那黑衣劍手在小築內動手，故意引開龍城璧和司馬血，而另一個簑衣人却伺機衝上小樓，欲殺雲紘虎。

雲紘虎沒事，但一直暗中保護着他的呂玉獅，却因此而死的不明不白。

至於那黑衣劍手，他剛衝進孤芳小築，就已給司馬血追上。

司馬血是殺手之王，毒蛇劍法獨步天下。

那黑衣劍手雖然身手不弱，但無論如何絕非司馬血的對手。

十招之內，司馬血已控制了戰局。

他並不想殺掉這黑衣劍手，欲生擒加以盤問。

但這黑衣劍手眼見自己技不如人，竟然自刎了斷。

司馬血沒有離開孤芳小築，和郎護花一直陪伴着呂大小姐。

雖然，他們都聽見小樓內發生了激烈的搏鬥聲，但他們都很相信龍城璧。

他們相信，龍城璧一定可以把事情解決。

龍城璧已盡力，但呂玉獅的項上人頭，已給那神秘的簑衣人砍掉下來。

江南怪叟宇文應也身受重傷，形勢比想像中還要惡劣。

唯一值得慶幸的，就是雲紘虎沒有被傷害。

× × ×

雲紘虎仍然活着。

當簑衣人潛入小樓之前，他已被一個老人扶起，躲在另一個地方。

這老人赫然正是薑老人。

臥虎藏龍

（一）

薑老人終於來了！

他看見呂玉芳的時候，臉上的表情就像隻憤怒的獅子。

「司空擊太過份了，他簡直是完全沒有把老夫放在眼內。」

龍城璧、宇文應聽見「司空擊」這個名字的時候，兩人不由互望一眼。

「你說的司空擊，是不是指司空世家的大公子？」龍城璧忍不住問。

薑老人冷哼道：「不是他還有誰？」

龍城璧吸了口氣，道：「你們和司空世家有糾葛？」

薑老人冷冷道：「你現在還是個糊塗虫，自始至終，徹頭徹尾都是司空世家的人在從中興風作浪。」

龍城璧盯着司馬血：「你早已知道這連串的事，都和司空世家有關？」

司馬血並不否認。「不錯，只有司空世家才有力量把九紋龍逼得透氣不過。」

龍城璧道：「九紋龍和司空世家有甚麼過節？」

薑老人臉色一沉，道：「我以為你甚麼都知道，想不到你甚麼都不知道。」

龍城璧一聲苦笑：「晚輩知道的事，本來就是少得可憐。」

薑老人冷漠地說：「山西苗家，其實一早就與司空世家互相勾結，他們最大的野心，是要佔據太原，組織太原盟，繼而稱霸武林。」

龍城璧皺了皺眉，道：「司空世家的力量，雖然龐大，但比起慕容、南宮世家來說，還是有所不及。」

「嘿嘿！」薑老人冷笑，搖頭：「正是此一時也，彼一時也，今日的司空世家，已絕非昔日可比。」

龍城璧道：「如此說來，這十多年中，司空世家一直都在暗中擴展勢力，以圖稱霸武林。」

薑老人緩緩接道：「司空世家，本來就是武林中極具勢力的一派，自從十五年前司空無意自天竺歸回，這一個龐大的家族，就起了一個極重大的改變。」

龍城璧道：「原因何在？」

薑老人道：「司空無意在天竺，拜了九大奇僧為師。」

「九大奇僧？」

「不錯，那是九個苦行僧，他們吃不飽，穿不暖，儘量折磨自己的肉體，但每個人都練成了一種驚人的絕藝，據說倘若九人聯手，天下間已絕無任何人能在他們的手下逃出去。」

龍城璧目光一閃：「司空無意若儘得九僧眞傳武功，豈非將會無敵於天下？」

薑老人道：「縱然未能臻此境界，也相差不遠矣。」

龍城璧道：「據前輩所知，他是否已達到這種地步？」

薑老人道：「九僧之中，他已獲八僧傳授絕藝。」

龍城璧道：「還有一僧呢？」

薑老人道：「這一位僧人，是九僧之中武功最高的一位，他叫呼彎陀。」

龍城璧一怔，道：「十五年前天竺聖僧突然暴斃，這位聖僧也叫呼彎陀。」

薑老人緩緩道：「天竺聖僧，其實也就是九大奇僧之首，只不過中原武林之輩，知之不多而已。」

語音一頓，接道：「倘若司空無意連呼彎陀的武功也學成，中原武林能否有人把他拑制得住，實在是大有問題之事。」

龍城璧道：「呼彎陀是怎樣死的？」

薑老人道：「其實他沒有死，只是想避開司空無意而已。」

龍城璧沉吟半晌，點頭道：「晚輩明白了，呼彎陀根本就不想把自己的武功，傳授給司空無意。」

薑老人嘆了口氣，慢慢的說道：「呼彎陀不願把武功傳授給司空無意，是因為當司空無意練成八僧絕藝之後，呼彎陀看出他是個野心勃勃的人，倘若九僧絕藝全都傾囊相授，將來勢必為天下蒼生帶來一場極大的災禍。」

龍城璧道：「所以，他只好裝死。」

薑老人道：「他的葬禮很簡單，但却弄得似模似樣，別人根本不知道，聖僧呼彎陀仍然活在人間。」

龍城璧嘆口氣道：「想來，那時候的司空無意，他的武功已在呼彎陀之上。」

薑老人道：「這個自然，否則呼彎陀又怎會裝死相避？」

龍城璧道：「九紋龍被司空世家苦苦相逼，莫非竟和此事有關？」

薑老人道：「山西苗家，本來就和司空無意走在一起，九紋龍對付苗家，其實也就是和司空世家作對。」

龍城璧道：「其中原因能否見告？」

薑老人道：「司空無意初時也以為呼彎陀已然暴斃，但在五年前，牠却接獲到一個令他震驚的消息！」

龍城璧道：「呼彎陀又再重現？」

薑老人道：「不錯，而且出現的地方，竟然是在中原武林之內。」

龍城璧道：「這又和九紋龍有甚麼關係？」

「關係可大了，」薑老人面色凝重，「消息傳出，呼彎陀已把自己的武功，全都傳給了九紋龍！」

龍城璧目光一閃：「如此說來，難怪司空無意，非要對付九紋龍不可。」

薑老人道：「早在十五年前，司空無意欲學呼彎陀的武功而不得，但到了這許多年以後，司空無意才發覺，自己若不先把八僧的武功完全參悟透徹，根本就絕不能再練呼彎陀的武功，否則必然會走火入魔而死。」

龍城璧點點頭，道：「所以現在司空無意並不想練呼彎陀的武功，而是想把呼彎陀和九紋龍殺掉。」

「不錯。」薑老人緩緩地說：「因為要完全練成八僧的武功，最少也要花上二十五年以上的時間，而司空無意現已快六十歲了，總不成到了七八十歲的時候，還不斷的在苦練武功罷？」

龍城璧沉默了半晌，忽然又問：「昔年呼彎陀的武功，也不足以尅制司空無意，莫非到了現在，又有了甚麼變化？」

薑老人淡淡一笑，道：「呼彎陀是天竺聖僧，武功和智慧都是超乎於常人的，別人也許無法在十年內超越司空無意，但他卻不同。」

「這個也很有道理，」龍城璧頷首道：「最少，八僧的武功怎樣，他也很清楚，既然有了一個目標，要創造一些能夠尅制司空無意的武功，也絕不是全然不可能的事。」

薑老人道：「據老夫想像中，現在的呼彎陀，已有足够的信心可以擊敗司空無意。」

司馬血忽然插口問：「既然這樣，他為甚麼還不出手？」

薑老人道：「司空無意畢竟是其餘八僧親手調教出來的弟子，呼彎陀不能出手，那是可以理解的。」

龍城璧道：「所以，呼彎陀希望以九紋龍的力量，去拑制司空無意。」

薑老人道：「不錯，但老夫知道，九紋龍直到現在，還未曾完全練成呼彎陀的武功。」

龍城璧道：「所以，他現在仍然不是司空無意的敵手！」

薑老人道：「但九紋龍仍然是司空無意的心腹大患，縱使今日他不如司空無意，但總有一天會把呼彎陀傳授給他的武功完全領悟，那時候，形勢又會為之頓然改觀。」

這一點，倒是事實。

呂玉芳嘆息一聲，道：「雲四少爺遭逢不幸，也全然是因為他和九紋龍是青梅竹馬一起長大的摯友，司空世家不獨要殺九紋龍，也要對付他的知己朋友。」

龍城璧說道：「我本來就不認識九紋龍。」

呂玉芳道：「但現在司空世家的人，已把你視為九紋龍的生死之交。」

龍城璧道：「所以，他們現在也要對付我了？」

薑老人道：「即使不是為了九紋龍，司空世家也絕對不會放過你。」

呂玉芳道：「因為在他們的眼中，你是一個絕對不能放過的强敵。」

龍城璧冷冷一笑：「既然他們已看上了我和九紋龍，咱們也只好全力跟他們週旋到底。」

薑老人道：「這是關乎中原武林今後數十年命運的事，任何有血性的武林人都不該置身於事外。」

「唇亡齒寒，這是任何人都不該忘記的至理名言。」龍城璧嘆了口氣，「司空世家追殺九紋龍，表面上看來只是九紋龍的事，但倘再想深一點，事情就絕不是那末簡單。」

呂玉芳嘆道：「據我所知，司空世家有意摧毀天環堡。」

「天環堡和司空世家有甚麼過節？」龍城璧皺眉問。

「天環老人在五年前曾與九紋龍結拜為金蘭兄弟。」呂玉芳說。

「有這等事？」

「不錯，」薑老人淡淡的道：「此事老夫亦略有所聞，天環老人生性孤僻，很少與外人交往。」

呂玉芳道：「但天環老人與九紋龍卻是一見如故，雖然老人的年紀比九紋龍大得多，但他仍然自動提出，要和九紋龍成為金蘭兄弟。」

龍城璧面色一沉：「九紋龍遇到司空世家的壓逼，天環老人必然看不過眼。」

呂玉芳道：「事實也正是如此。」

龍城璧吸了口氣道：「以司空無意性情而論，他必將先下手為强，先把天環堡毀掉，使九紋龍減少了一個强而有力的援手。」

薑老人道：「天環老人雖然性情孤僻，但却是個面冷心熱的好好先生。」

龍城璧道：「倘若司空世家向天環堡展開猛烈的襲擊，恐怕天環堡未必能够抵擋得住。」

薑老人皺着眉：「這正是令人最担心的事。」

龍城璧道：「如今之計，我們該去天環堡，以免這座堡毀在司空世家手裏。」

薑老人道：「老夫本來也想去一趟，但宇文應傷勢非輕，而且冰山雪蓮又不易找到。」

龍城璧道：「前輩倒不如留在這裏，那冰山雪蓮，聽說玉神魔有幾顆。」

薑老人道：「玉神魔的老巢，就在天環堡西方五十里外，只是這個老魔頭，不易商量。」

龍城璧道：「在下自當盡力而為。」

薑老人喃喃道：「但願一切順利，諸事吉祥。」

(二)

又是大雨天。

一場驚天動地的大雷雨，使整個市鎮為之景象蕭條起來。

這裏是天環鎮，再向東南方走半里，就是倚山而建的天環堡。

× × ×

劉十一在瞎駝子的小飯舖裏，喝了整整三罎燒刀子。

飯菜都已凉了，但他寧願空着肚子喝酒，也懶得起筷。

瞎駝子蹣跚地走了過去，望着這場雷雨不斷的搖頭嘆息。

他已快五十歲，瞎了一隻左眼，又是個駝子，做起事的時候，總是懶洋洋的。

幸好他有一個很勤快的伙計。

這個伙計叫阿仁，快三十歲了，但還沒成親。

瞎駝子倒不希望他討老婆，因為他是孤家寡人，倘若阿仁也成了親，他就更形孤單了。

幸好阿仁一直都沒有討老婆的意思，倒很希望能够練點武功。

這倒是瞎駝子很贊成的。

他曾悄悄的對劉十一說：「阿仁這小伙子人既老實，又有進取心，你何不收錄他為門下弟子，教他一些武功？」

劉十一却老是搖頭。

「我的年紀並不比阿仁大多少，由我來做他的師父，太不像話。」

瞎駝子道：「學無前後，達者為師，何況你的年紀又比他稍長，這已很够資格做他的師父了。」

劉十一還是搖頭。

「瞎駝子，我是天環堡的侍衛領班，倘若在這地方上收錄弟子，恐怕天環老人會不高興。」

「天環老人一向少管這種事，只要你不說，我不說，阿仁也不說，又有誰會知道？」

劉十一嘆了口氣，道：「老實說，阿仁並不是一塊好材料，他要學武，恐怕是走錯路子了。」

他這麼說，瞎駝子也不好意思再纏下去了。

他倒希望總有一天，阿仁能遇到一個願意教他武功的師父。

(三)

大雨中，一輛馬車停在飯舖門外。

馬車上載滿稻草。

稻草已濕遍，但仍然堆積得很高。

駕駛這輛馬車的，是個眉粗目大的壯漢。

壯漢從馬車上跳了下來，嘴裏大呼：「餓死俺也！」

瞎駝子連忙迎上前，笑道：「這位大爺，您肚子餓了？」

「嗯！快弄些可以吃的東西來。」

「不知大爺想吃點甚麼菜？」

「腿也好，手也好，耳耳鼻鼻也都不妨！」

「有！有！火腿不俗，豬手、豬耳、豬鼻今天剛好樣樣不缺。」

壯漢瞪着眼，怒喝一聲：「俺是不吃豬的！」

「不吃豬？」瞎駝子搔了搔腋窩，又抹了抹鼻子，「那麼只好吃鴨腿、鷄爪了，至於耳耳鼻鼻，倒要欠奉。」

壯漢又搖頭。

「俺也不吃鴨、鷄。」

瞎駝子苦着臉：「這可難倒敝店了，既然這樣，還請移玉步，到轉角的大酒家去。」

壯漢一拍桌子：「你敢耍弄本大爺？這裏不是分明有腿有手？有耳有鼻嗎？」

他一面說，一面伸出手指，指着劉十一。

劉十一本來剛開始要扒飯，給這壯漢這樣一指，不禁臉色都變了。

「大爺，這是開玩笑了。」瞎駝子連忙賠笑不迭，心中却暗暗在想：「你若開罪了劉十一，那可是倒霉頂透。」

那知壯漢突然一手揪起瞎駝子，冷笑道：「俺不喜歡開玩笑，去你媽的！」

接着，隨手一拋，竟然把瞎駝子像是球兒般拋向劉十一。

劉十一眼色驟變，把瞎駝子輕輕的接下。

瞎駝子沒有半點損傷，但却已驚出了一身冷汗。

劉十一再也忍不住，霍然站起，冷冷的說：「在下是江陵府人氏，姓釗，排名十一。」

壯漢「呸」的一聲：「管你是十一還是十九，俺現在只想吃你的腿、手、耳、鼻！」

劉十一道：「這裏可不是人吃人的蠻族天下。」

壯漢道：「俺偏就要把你吞掉！」

劉十一冷笑：「那倒要看看尊駕是否有本領可以把區區吞進肚子裏了。」

壯漢怪笑一聲，突然亮出了一柄兩尺長的鋼刀。

「且看俺把你剁做十七八塊，慢慢的一塊一塊的吃掉！」

劉十一的劍也已出鞘。

瞎駝子「唉」的一聲，叫道：「這店子可要給拆掉了！」

劉十一大聲對壯漢說：「咱們到外面一較高下。」

壯漢怪笑：「這不成問題，反正今天你是給俺吃定的了！」

兩條人影，疾迅的飛掠到街上。

阿仁這時候才摸了摸腦袋，問瞎駝子：「他們為甚麼要在外面淋雨？」

瞎駝子嘆息一聲：「也許是這飯舖裏太燠熱了。」

(四)

從表面上看來，這兩個人似乎是無緣無故的，就在街上拚命。

但骨子裏却並不這樣簡單。

那壯漢顯然是存心找岔子，藉故生事，要殺劉十一。

瞎駝子雖然並不是武林人，但他却已看出，這壯漢是個身懷絕藝的高手。

但他心中仍然看好劉十一。

因為他已不只一次，見過劉十一痛懲惡霸。

劉十一能够成為天環堡侍衛總領班，手底下的功夫自然是非同小可的。

可是，這個找碴子的壯漢，竟然一出手就把劉十一壓得透氣不過來。

這壯漢在不到十招之內，就把劉十一弄得天旋地轉，根本連對方怎樣出手也看不清楚。

這是强弱懸殊的一戰！

瞎駝子看得暗暗心驚。

阿仁却兀自在拍掌讚好。

「劉領班果然藝高人胆大，這大個子非要吃敗仗不可。」

瞎駝子怒道：「你瘋了？現在劉領班是處於劣勢，隨時隨地都可能給這厮宰掉的。」

阿仁搖頭：「不，絕對不會這樣，劉領班分明已大佔上風。」

說到這裏，忽然「哎喲」一聲，叫道：「廚房裏又出現了幾隻耗子。」

瞎駝子一凜，急忙走進廚房裏，拿起棒子，要打耗子。

但到處找尋，何來耗子的踪影？

瞎駝子氣得雙眼怒凸，走出來大聲叫道：「哪裏有耗子？」

驀地，他眼前一亮，只見劉十一已贏了這一仗，那身材魁梧的壯漢已躺在街上，連動都不能再動。

化雨神針

(一)

劉十一贏了。

但連他自己都不知道，這壯漢是怎樣給擊敗的。

因為劉十一根本就不是憑自己的武功擊敗他。

在大雨中，劉十一忽然聽見壯漢一聲

慘叫，接着就仆倒在地上。

劉十一上前仔細視察，却還是未能發現壯漢是怎樣受傷倒地的。

但他知道這壯漢並不是故弄玄虛，因爲他整張臉都已變了顏色。

再看一會，探探鼻息，這壯漢原來竟已死掉了。

阿仁這時候微笑着，走上前，豎起大姆指：「劉領班果然武功非凡，佩服！佩服！」

劉十一寒着臉：「這種事與你無關，你最好走得越遠越好。」

阿仁舌頭一伸，訕訕一笑，走了。

突聽一把冰冷的聲音，從馬車裏响起：「眞人不露相，想不到在這種地方，竟然會隱藏着一等一的絕頂高手。」

劉十一臉色一變，疾聲喝道：「是甚麼人，鬼鬼祟祟的藏在稻草堆裏？」

稻草堆裏發出了一陣令人毛骨悚然的笑聲。

「劉十一，你不必裝腔作勢，若不是有高人暗中相助，你早就已給柳淮南砍成肉醬！」

一個黃臉白袍，而無四両肉瘦骨嶙峋的中年人，緩緩地從稻草堆裏鑽了出來。

劉十一喝道：「你是誰？」

黃臉白袍人冷冷一笑：「憑你還不配問。」

劉十一道：「我不配問，誰配問？」

黃臉白袍人伸手一指，指着阿仁。

「這位兄台的『化雨神針』，的確令在下感到大開眼界。」

劉十一一怔。

瞎駝子却捧着腹，大笑起來。

黃臉白袍人眉頭一皺，走到瞎駝子的面前，冷冷道：「你有甚麼毛病？」

瞎駝子連忙搖頭。

「我沒有半點毛病，倒是你的一雙眼睛大有問題。」

「何以你認爲我的眼睛有問題？」

「這小子叫阿仁，是小店的伙計，除了食量不錯，做事也頗勤快之外，再也別無其他本領，閣下把他看作武林高手，豈非大錯特錯？」

「錯不了，」黃臉白袍人搖搖頭，「我可以保證，這位仁兄的武功，最少比劉十一高明得多。」

這一下子，連劉十一都不服氣了。

「我不相信這小子的武功比我强！」

黃臉白袍人嘆了口氣。

他悻悻然的說。

「你這人實在是冥頑不靈，別人救你這條性命，你居然還在胡說八道。」

劉十一冷笑：「胡說八道的並不是劉某，而是閣下，對於這位阿仁仁兄，天下間又有誰會比劉某或是瞎駝子更清楚？」

黃臉白袍人嘆道：「倘若有事實證明，阿仁確是身懷絕藝的高手，你怎樣？」

劍十一斬釘截鐵的說道：「倘眞如此，我願剜去一目！」

黃臉白袍人道：「既然你還是不肯相信，在下只好出手了。」

語畢，這人從馬車上找出一把劍，但却不是出手對付劉十一，而是突然以餓虎擒羊的姿態撲向阿仁。

他顯然是個高手，劍道上的高手。

一出招，就是凌厲無比的十二劍。

劍鋒映目生寒，絕非凡品。

瞎駝子掩面不敢看，心想：「阿仁這次可要變成死人了。」

（二）

黃臉白袍人的劍，嚇破了瞎駝子的胆子。

但阿仁却並不如此。

雖然他只是空拳赤手，但這黃臉白袍人的劍，突然無法傷得了他分毫。

一劍復一劍，黃臉白袍人出劍極是狠毒，似是務求要把阿仁置諸死地。

但阿仁身形疾變，居然把對方凌厲無比的劍招，逐一化解。

瞎駝子總算又再睜開了眼睛，瞧見這精采的一戰。

劉十一是看得目瞪口呆。

一直以來，他都看不起阿仁，認爲就算自己把武功傳授給他，也是枉費心機的傻事。

直到現在，他才發覺自己眞太傻了。

阿仁的武功，原來竟然比自己高明不知若干倍。

這眞是一件笑掉別人牙齒的事。

剛才那漢子忽然倒斃，分明是阿仁暗中相救，若非如此，他此刻必然已被砍成肉醬。

劉十一羞愧的無地自容。

他剛才已說過，倘若阿仁是個身懷絕藝的武林高手，他願剜去一目。

他是個性情剛烈的人，講過的說話，絕對不會不算數。

他長嘆一聲，突然在雨中引劍自刎。

他是决心自盡，沒有故意引人注目。

但他的劍還沒有割破咽喉，就已給阿仁一手奪走過去。

「劉領班，借劍一用！」

劉十一啼笑皆非，想不到自己連自刎都不行，誰叫人家的武功比自己高，瞧阿仁奪劍的手法，就已讓劉十一衷心佩服。

瞎駝子也瞧的傻住了。

只見阿仁奪劍之後，和那白袍人比拚得更是燦爛。

兩人的身形都是同樣的矯活。

兩人的劍招都是同樣的急快。

黃臉白袍人突然連攻十劍，每一劍都凝聚了沉重的內力。

阿仁似乎有點招架不來，節節後退。

黃臉白袍人絕不放鬆，窮追猛打。

「嗨！」

刷！刷！刷！一劍復一劍，每一劍都攻向阿仁致命的要害。

這絕對是殺人的劍法，世間上能够接下這十劍的人，已可算是武林絕頂高手。

但阿仁居然一一接下了。

黃臉白袍人吸了一口氣，身形突然暴退。

他久攻不下，已不能不退。

阿仁已反擊。

劉十一的劍，落在他的手中，簡直已變成了一條惡毒的銀蛇。

黃臉白袍人臉色驟變，一張黃臉變成了紫醬之色。

一下子裂帛聲响，他的左肩被劃破，出現了一道半尺長的血槽。

黃臉白袍人悚然一凜，縱身躍出三丈

開外。

「銀葉劍法，果然天下無雙，司空康甘拜下風！咱們後會有期。」

阿仁淡淡一笑，沒有窮追，只是說：「回去告訴司空無意，東方秋雪在天環堡中等着他！」

× × ×

聽見「東方秋雪」這四個字，劉十一幾乎昏倒過去。

阿仁把劍交回給他。

劉十一顫抖着，問：一你……不……

尊駕就是東方秋雪？」

阿仁淡淡一笑，道：「你看我像不像那個東方秋雪？」

劉十一吸了口氣，道：「尊駕一定就是東方秋雪，你若不是東方秋雪，又怎能擊敗司空世家七大高手之一的司空康？」

阿仁微笑着。

「無論我是不是東方秋雪，都不成問題，最主要的是，我是你的朋友。」

「朋友？」劉十一怔住，半晌才說：「像我這種有眼不識泰山的人，配做你的朋友嗎？」

「這算是甚麼說話了？」

「不！我實在是不配！」

「你不能老是在我面前說這種話，那樣才眞的不够朋友！」

「阿仁仁兄，你眞的願意交我這個朋友？」

「當然。」

「那麼，我要問一句清清楚楚的，你究竟是不是東方秋雪？」

阿仁沒有回答，忽然走回小飯舖中。

他跑到厨房，東翻西找，終於找到了一個長形的匣子。

（三）

匣子打開，裏面是一把劍。

劉十一的眼睛發亮了。

「啊，銀葉劍！這是東方秋雪的銀葉劍！」

阿仁淡淡一笑，道：「不錯，這是銀葉劍，而在下也就是東方秋雪。」

劉十一怔住。

「你是江湖中鼎鼎大名的劍客，爲甚麼居然會在這種地方上做個小伙計？」

東方秋雪悠然道：「你以爲在這裏做伙計是一件苦事？不，對我來說，這是一件優差。」

「優差？東方公子眞會說笑。」

「不是說笑，是眞的，」東方秋雪忽然長長的嘆了口氣，道：「你可知道，以前每年向我挑戰的人有多少，又有多少人無辜死在我的劍下？」

劉十一道：「這個劉某也會聽說過，因爲東方公子的名氣實在是太响亮了，不少人想成名，都去找你比劍。」

「不錯。」

「你從來都沒有拒絕他們？」

「拒絕？怎樣拒絕法？」

「不跟他們比劍。」

「行嗎？」東方秋雪反問。

劉十一摸摸鼻子，道：「他們緊纏着你？」

東方秋雪苦笑着：「他們簡直比痴情的少女還更多情，你可以叫他們跳海，投井，但却不可能叫他們放棄找我比劍的决心。」

劉十一皺了皺眉。

「這可是一件痲煩頂透的事。」

「不錯，這簡直比烏龜生兒子還更痲煩。」東方秋雪嘆了口氣，「所以，我要躲避。」

劉十一道：「於是，你就躲到這個小飯舖來了？」

東方秋雪道：「正是如此。」

劉十一點點頭，道：「難怪這些日子以來，江湖上少了一個傑出的劍客在四處走動，原來你根本就想做個隱士。」

東方秋雪搖搖頭。

「要做一個眞正的隱士，談何容易？在下也沒有眞的要從此退出江湖，在不久之前，我也會以本來身份，在江湖上走動過一段時日。」

劉十一道：「那是爲了甚麼？」

董老人扶起雲玆虎躲在暗處以避來人刺殺。

東方秋雪道：「爲了一個既是朋友，也是敵人的人！」

「既是朋友？又是敵人？」劉十一聽的有點發楞：「這個人是誰？竟然有這麼大的本事，能够成爲你的朋友，又成爲你的敵人？」

東方秋雪淡淡一笑：「這人的名字在江湖上很响亮，你一定聽說過。」

「他是誰？」

「九紋龍！」

「九紋龍？」劉十一聽見這三個字，爲之精神一振：「這人倒是條好漢。」

「不錯，他是條好漢，」東方秋雪嘆息一聲，「可惜他不但是我的朋友，也是我的敵人。」

劉十一道：「他要殺你？」

東方秋雪搖頭。

「不是他要殺我，而是我要在最公平的情況下殺他！」

劉十一呆住：「你要找他决鬥？」

東方秋雪目注遠方，緩緩道：「除此之外，我已想不出有別的方法，可以解决我們之間的事。」

劉十一不敢再問下去。

這是東方秋雪和九紋龍之間的事，雖然他很想知道其中的原因，但他實在不敢打破沙鍋一直問下去。

他忽然舉起右指去剜左眼。

東方秋雪立刻點住他的四個穴道。

劉十一登時半邊身無法動彈。

東方秋雪道：「你這是在幹什麼？」

劉十一苦笑。

「我曾經說過，你若眞的是個武林高手，劉某甘願自剜一目，現在，我是遵守自己許下的諾言。」

東方秋雪冷冷一笑：「你剛才不錯是說過這種話，但就爲了這句說話把自己弄成殘廢，值得嗎？」

劉十一回答道：「大丈夫豈可言而無信？」

東方秋雪道：「既然這樣，你倒不如把這隻眼睛送給在下，如何？」

劉十一道：「行！」

東方秋雪道：「那很好，那麼從現在開始，你的左眼就是我的了。」

劉十一道：「你解開我的穴道，讓我把左眼剜下來送給你。」

「荒謬！」東方秋雪冷笑，「你的左眼已經是我的了，沒有我的命令，誰都不能讓它受到半點的傷害。」

劉十一怔住。

過了半晌他才嘆道：「是我上了你的當，這隻眼睛，我决不動它分毫便是。」

東方秋雪道：「你絕不能反悔。」

劉十一瞪大了眼睛：「這種對自己大有便宜的事，我怎會反悔？」

東方秋雪一笑：「咱們是一言既出，駟馬難追。」

劉十一道：「公子制住我的穴道，甚不滋味。」

東方秋雪終於伸手解開了他的穴道。

劉十一突然指着西方，喝道：「甚麼人鬼鬼祟祟，還不快給我滾出來？」

東方秋雪向西方望去。

西方無人。

突然一下令人汗毛直豎的聲音响起，劉十一竟已挖去自己的一隻眼睛。

× × ×

西方根本就沒有出現過甚麼「鬼鬼祟祟的人」。

但東方秋雪居然還是上當了。

劉十一總算挖掉了一隻眼睛。

但這不是左眼，而是右眼。

東方秋雪已氣得說不出話來。

劉十一反而强笑道：「我現在挖的不是左眼，而是右眼，至於左邊的一隻眼睛，我一定會替你很小心的保存着，决不會讓它受到半點的傷害。」

東方秋雪給他氣死了。

但他現在唯一要幹的事，並不是罵人，而是拿出金創藥，爲這個脾氣硬直的劉領班療傷。

有種江湖人就是這樣子的。

他們剛直，他說過的話從來都不會賴帳。

劉十一就是這種人。

當然，這種人實在是很荒謬的。

最少，瞎駝子認爲是如此。

借刀殺人

（一）

雨後的陽光，總是令人覺得份外的清新。

但在司空擊的眼中看來，現在一切的東西都很碍眼，包括在斜陽下已站立了很久的司空康在內。

司空康是司空擊的堂弟，也是司空擊認爲最有前途的人。

但這一次，司空康却給他丟盡了臉。

「好一個東方秋雪，竟然敢插手管司空世家的事！」司空擊恨得牙癢癢的。

他是司空世家的大公子，也是司空無意武功的唯一傳人。

司空無意在八大奇僧的灌溉下，他的武功已足以在中原武林稱雄。

司空擊的武功，是和司空無意一脈相承，父子兩人現在俱有不可輕侮的潛力。

然而，撇開天竺八大奇僧的武功不談，司空世家的武功，原本也是武林一絕。

縱然它不比南宮、慕容等世家更强，但也差不到甚麼地方去。

以司空康的武功，去殺一個劉十一，本來是輕而易舉的。

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司空康竟然會在小飯舖外，遇上了深藏不露，劍術超羣的東方秋雪。

敗在東方秋雪的劍下，本來不能算是恥辱。

但司空擊却不是那樣想。

他派司空康去殺劉十一，目的是要給天環堡一個先聲奪人的威勢。

但劉十一仍然活着，司空康却吃了敗仗回來，連他勇猛絕倫的手下柳淮南也性命不保。

這實在是一件很沒面子的事。

他氣忿忿的問司空康：「我在爹的面前誇下海口，說不費吹灰之力就可以把天環堡撼跨下來，但你却連第一個任務都無法完成！」

司空康忍不住道：「我不是敗在天環堡中人的手下，而是敗給東方秋雪！」

「東方秋雪！」司空擊臉罩寒霜，「他以爲憑自己的力量，就可以保得住天環堡，簡直是不自量力！」

司空康說道：「無論如何，這人留不得！」

「留不得又怎樣，是不是你去殺了他？」司空擊的臉色很不好看。

司空康道：「只要你給我兩個人，我就可以殺了東方秋雪。」

司空擊目光一亮。

「你有把握？」

「我從來都不幹沒有把握的事，」司空康的目光又漸漸的充滿了自信，「我殺不了劉十一，並不是因爲我對付不了劉十一，而是當我去殺劉十一的時候，根本就沒有把東方秋雪計算在內。」

司空擊道：「現在又怎樣？」

司空康道：「現在的情況當然有所不同，因爲我這一次去，本來就是爲了要對付東方秋雪。」

司空擊沉吟片刻，道：「你想要的兩個人是誰？」

司空康道：「如花、老怪！」

「如花、老怪！」司空擊想了想，點頭道：「好，我答應讓如花和老怪一起跟你去，無論如何，你們一定要提着東方秋雪的人頭來見我。」

司空康道：「這次我願意以性命作保證，三天之內，東方秋雪不死，我死！」

司空擊目露滿意之色，忽然說：「聽說九紋龍又已在江湖上出現。」

司空康點點頭，道：「不錯，而且他還有了一個新伙伴，和他形影不離。」

司空擊眉心一聚：「這人是誰？是不是雪刀浪子龍城璧？」

「不是龍城璧，而是一個胆子比酒罎還大的大胖子。」

「天下第一號大醉鬼唐竹權？」

「不錯，正是唐竹權。」

「可惡，這兩人都同樣可惡，」司空擊冷冷一笑，「不把他們除去，咱們勢難高枕無憂。」

司空康道：「但唐竹權並非不學無術之輩，杭州唐門在江湖上名氣越來越响亮，這完全是唐家父子闖出來的。」

司空擊臉色一沉，目注着他：「你是怕了唐老人？」

司空康搖搖頭：「杭州老祖宗雖然以一桿松木紅纓槍享譽武林，但以咱們司空世家今日的力量，又豈會懼於他這個老頑固？」

司空擊道：「但看你的樣子，似乎心中有所顧慮，你在顧慮些甚麼？」

司空康默然，良久才道：「雪刀浪子龍城璧！」

司空擊初時哂然一笑，但漸漸地，他的臉色也沉重下來。

「龍城璧生性狂放不羈，而且是當今武林中最喜歡多管閒事的人，在開封府，歐謙處心積慮要殺他，但到頭來還是徹底的失敗。」

「看來，要殺九紋龍並不容易，」司空康嘆了口氣，緩緩說道：「和他在一起的人，似乎是越來越多……」

「廢話！」司空擊冷冷一笑，「這種說話若給我爹聽見，不揍你一頓才怪！」

司空康立刻閉上了嘴巴，不敢再說什麼。

司空擊又在吩咐他：「東方秋雪是咱們首先要剷除的絆脚石，這件事得看你的功夫了。」

司空康微微一笑：「三天之內，江湖上就再也沒有東方秋雪這一號人物！」

司空擊滿意的點了點頭。

「希望你這一次不會再令我失望。」

（二）

從飯鍋裏端上來的清蒸鯇魚，比起牠在水裏游動的時候更好看，更誘人。

劉十一仍然留在瞎駝子的小飯舖裏，沒有回去天環堡！

東方秋雪爲他治療傷勢，也暫時沒有去天環堡。

瞎駝子把魚端上來，擺在一張方桌上，對劉十一說：「你現在不宜喝酒，但多吃點魚，對你的眼睛有莫大裨益。」

劉十一笑道：「你是說我的左眼還是右眼？」

「呸！」瞎駝子啐了一口，「這種混帳的事以後再也不要提起，你的右眼已拿去餵了狗！」

劉十一大笑。

「痛快！痛快！想不到劉某的眼珠子，居然會拿去餵狗！」

瞎駝子怔怔的瞧着他：「難道你到現在一點也不後悔？」

「後悔？我爲甚麼要爲這種有眼無珠的垃圾而後悔？」

東方秋雪嘆了口氣，道：「劉老是大放厥辭了，咱們還是喝一杯罷。」

劉十一舉杯，和東方秋雪乾了。

唯一有分別的，就是東方秋雪喝的是大麯，而劉十一喝的却是來自海州的荆南茶。

兩人一飲而盡，接着吃飯。

但這條鯇魚却忽然飛走了。

× × ×

鯇魚沒有翅膀，就算牠還沒有被宰掉，也絕對不可能從碟子裏飛走。

但這尾鯇魚的命運却很特別，居然在蒸熟了之後，還能「飛翔」。

當然，牠的「飛翔」，完全是給別人所操縱的。

劉十一轉身一看，終於明白了這尾鯇魚是怎樣飛走的。

他看見了一個漁翁！那是一個老得連走路都不太穩的老漁翁。

他手裏拿着一根釣竿，那尾鯇魚原來不是飛走，而是給他釣走的。

魚本已被蒸熟，一經抖動，片片魚肉跌落在地上。

劉十一臉色驟變！

「這豈不是太暴殄天物了？」

老漁翁桀桀一笑，說：「老朽是個釣魚的人，看見了這麼肥大的魚兒，自然是難免手癢起來！」

劉十一瞧了他兩眼，喃喃道：「原來是個半瘋不顚的老頭兒，只好算是咱們倒霉。」

老漁翁怪笑着：「你說老朽是個瘋子，這句說話可不有趣。」

劉十一霍聲站起：「你已弄走咱們的魚兒，還想怎樣？」

老漁翁道：「不怎樣，只想把你的眼睛挖掉一隻。」

劉十一氣得鬚髮俱張。

「老頭兒，俺是看你一大把年紀，不願和你計較，你還想挖掉我這僅餘下來的眼睛？」

「不錯，老朽確有此意，」老漁翁淡淡的說：「反正你的眼睛是有眼無珠，留下一隻也嫌太多了。」

「不行！」

「不捨得？」

「這不是不捨得，而是這隻眼睛現在已不屬於我的。」

「噢！」老漁翁怪笑起來，「眼睛長在你的臉龐上，居然不是屬於你的，這倒是千古奇聞得很。」

「他沒有撒謊，他說的每一個字都是實話。」東方秋雪忽然攔在劉十一面前，冷冷的對老漁翁道：「自從他挖掉右眼的時候開始，他的左眼就已是屬於我的。」

老漁翁瞳孔收縮。

「有這種怪事？」

「這不能算是甚麼怪事，在江湖上，許多人甚至連性命都不是屬於自己的。」

「這倒不錯。」

「就以老夫來說，你豈非也是在替司空無意，司空擊父子賣命嗎？」東方秋雪的目光銳利如箭，「所以，你現在這條老命，也不是屬於你自己，而是屬於司空無意父子的。」

「不！你說錯了。」

「錯在何處？」

「老朽這條性命，並不屬於任何人，而是屬於整個司空世家的。」

「這種說法，倒變得很偉大。」

「司空世家中人，本來就是如此胸襟博大，志大識遠，大有作為的。」

「只怕那是大言不慚，大放闕辭，笑掉武林英雄好漢的大牙！」劉十一又在東方秋雪的背後叫嚷。

老漁翁冷冷道：「老是躲在人家的背後，豈是英雄好漢？」

劉十一已繞過東方秋雪，要撲上去。

但東方秋雪却伸手攔着他。

「這位老丈是司空世家七大高手之一的司空老怪，以武學修為來說，連司空康都望塵莫及。」

司空老怪呵呵一笑：「東方秋雪，你也不必踩着司空康來抬捧老朽，老朽不吃這一套。」

東方秋雪冷冷道：「老丈既是衝着在下而來，這一戰在下倒要捨命相陪。」

「好爽快，老朽就是喜歡你這種爽快的人，只希望你的劍法也同樣爽快！」

「快」字出口，釣竿也已出手。

「絲絲」之聲不絕於耳，司空老怪的釣竿發揮了「柔」的力量。

東方秋雪身形急起。

魚絲却已向他的雙足纏了過來。

這種魚絲也不知道是用甚麼質料造成的，雖然並不粗，但却柔韌異常。

魚絲已把東方秋雪的兩條腿緊纏。

東方秋雪的身形也隨即落下。

司空老怪一聲尖嘯，欺身上前，以釣竿尖端疾點東方秋雪胸口膻中穴。

這一擊若然命中，東方秋雪就算不當場斃命，也必然重傷不起。

但司空老怪的釣竿，突然遭遇到一股極強大的撞力，竟然被震了開去。

那是因為東方秋雪的銀葉劍，削在他的釣竿上。

若是尋常的釣竿，也必然已被這一劍所削斷，但司空老怪的釣竿，却是用百年油浸紅籐造成，即使是削鐵如泥的刀劍，也不容易把它削斷。

釣竿雖然不斷，但東方秋雪再揮一劍，釣竿上繫着的魚絲却是「崩」聲立斷。

司空老怪眼色一變。

「果然不愧是東方秋雪，再接老朽幾招看看！」

他大喝一聲，又再揮動釣竿，向東方秋雪展開狂飈般的進襲。

東方秋雪手腕一翻，銀葉劍變化作無垠波閃，疾捲而來。

劉十一雖然劍法遠不如東方秋雪，但也看出了此刻東方秋雪已把內力透在劍鋒之上。

此時此際的東方秋雪和銀葉劍，已渾成一體，也就是「人即是劍，劍即是人。」的境界。

司空老怪的面色，頓時變得沉肅而冷酷。

他不能敗。

因為在這個時候，失敗也就等於是死亡。

司空老怪雖然年紀一大把，但他還不想死。

他要不死，就得殺了東方秋雪，而他此行的任務，也就是要殺東方秋雪。

但他臨出發的時候，司空擊却對他說：「若沒有司空如花相助，你未必能殺得了東方秋雪，緊記着，別輕視了東方秋雪的劍。」

司空老怪當時唯唯諾諾，但心中却是大大的不以為然。

他不相信以自己數十年的武學修為，竟然會比不上區區東方秋雪。

所以，他故意差遣開司空如花，又叫司空康去買酒，其實自己却悄悄的去找東方秋雪一較高下。

他的人雖然老了，但好勝之心却和年青的時候全無分別。

這究竟是他的優點？還是他的缺點？

沒有人能分得清楚。

直到東方秋雪的劍忽然刺入他心臟的時候，他才佩服得五體投地。

他佩服的並不是東方秋雪，而是司空擊。

他若聽司空擊的說話，就不會弄到如此田地。

但他沒有後悔。

因為他已看見了一招燦爛輝煌的劍法，而這一劍，居然能讓司空老怪這種人為之死而無怨！

（三）

好快的一劍！

好燦爛的一劍！

這一劍，司空老怪看得很清楚，但比他看得更清楚的，却是司空如花。

×　×　×

司空如花是個典型的花花公子。

他身材頎長，永遠都穿着華貴而剪裁

精細的衣服，除了在準備殺人的時候，他的身邊總是少不了燕瘦環肥，來自大江南北的美女相陪。

他很少走路，能夠讓自己舒服的事，他永遠不會放棄。

但現在，他却像是一隻野貓般蜷伏在一幢屋子的磚牆上，目不轉睛的瞧着司空老怪怎樣去殺東方秋雪。

但這一戰的結果，却不是司空老怪殺了東方秋雪，而是剛好相反。

司空如花嘆了口氣，對身旁一人淡淡說道：「你實在不應該故意讓老怪去送死的。」

這人悠然道：「這老不死平時威風八面，氣燄比我老媽子養的狗還厲害，而且這次是他故意要獨個兒立功，就算給人剁成肉醬，也不能怪咱們。」

這人赫然竟是司空康。

司空老怪叫他去買酒，他却和司空如花佔據着這個陣地，偷窺司空老怪怎樣對付東方秋雪。

但實際上，他們一點也不希望司空老怪獲勝。

尤其是司空康，他曾在東方秋雪的劍下吃過大虧，自然更不想看見司空老怪擊敗東方秋雪。

因為東方秋雪若敗在司空老怪手下，那麼不啻證明了一件事：「司空康不如司空老怪。」

幸好這一戰，司空老怪敗了，東方秋雪沒有讓他們失望。

借刀殺人，永遠是他們最喜歡使用的策略。

但他們怎樣才能除去東方秋雪？

秋雪溶化了

（一）

又是一尾蒸熟了的鯇魚，端放到桌子上。

瞎駝子怔怔的瞧着躺在街上的司空老怪，喃喃說：「這個老漁翁也未免是太混帳了，為了一尾魚就丟掉了一條老命，不划算，不划算！」

東方秋雪盯着這尾魚，微笑道：「這魚兒不錯，但老漁翁的屍體還沒弄走，怎吃得下？」

他的話還沒說完，忽然有輛騾車駛了過來。

車上有副棺木。

趕車的是一個只有十四五歲的黑衣少年。

騾車停在小飯舖門外。

少年叫道：「這裏是不是剛死了一個人？」

東方秋雪在吃魚。

劉十一打量着這黑衣少年：「是誰叫你來的？」

少年說：「九紋龍。」

「甚麼？再說一遍？」

「九——紋——龍！」少年大聲的說：「你現在聽清楚了沒有？」

聽見了「九紋龍」這三個字，連東方秋雪的眼色都已變了。

「他在甚麼地方？」

「大悲墓場。」

「大悲墓場？他在哪裏幹嗎？」

「決鬥。」

「跟誰決鬥？」

「司空無意！」

東方秋雪立刻放下了筷子。他問少年：「大悲墓場在何方？」

少年向北方一指：「里許左右。」

東方秋雪又問：「九紋龍怎會知道這裏有死人？」

少年道：「是司空無意告訴他的。」

東方秋雪道：「司空無意怎樣告訴他？你可曾知道？」

少年道：「司空無意對九紋龍說，他已派人去殺東方秋雪，而且此刻必已大功告成。」

東方秋雪道：「所以九紋龍就叫你送一副棺木來到這裏？」

少年點頭，接着向躺在街上的司空老怪望去。「這人想必是東方秋雪罷？」

東方秋雪淡淡道：「他已是個死人，死人根本就不須要個名字。」

說完，身如流星，向北方疾馳而去。

（二）

大悲墓場，冷冷清清。

只有一人，背負長劍，站在一株枯樹下。

枯樹下有墳墓，墓已經殘破，芳草萋萋。

這人頭戴一頂闊邊的氈陵笠帽，帽低垂，遮住了他大半邊臉龐。

東方秋雪來到這裏，就只看見了這個神秘的人。

這人一身青衣，如青草，又似湖水般碧綠。

雖然東方秋雪看不見他的臉，却看見他身上所散發出濃厚的殺氣。

殺氣是無影無形之物。

這本來不是憑肉眼所能看見得到的。

但東方秋雪却似已看見。

他彷彿看見了自己的身上，也同樣籠罩着這種可怕的殺氣。

青衣人忽然淡淡的說道：「東方秋雪果然不愧是一位名劍客，司空老怪可說是自取其咎。」

東方秋雪冷笑一聲：「尊駕就是司空世家的老太爺司空無意？」

青衣人道：「你不必理會我是否司空無意，因為你現在並不是來找我，而是來找九紋龍。」

東方秋雪道：「但九紋龍並不在。」

青衣人道：「誰說他不在？」

東方秋雪的手心忽然在沁汗。

他冷冷的說：「人在何處？」

青衣人回答：「人在此處，却已魂歸極樂。」

說着，伸手一指。

所指之處不遠，有一棺木。

棺木嶄新，而且和黑衣少年送到小飯舖門外的那一具完全無異。

東方秋雪默然。

青衣人淡淡的接道：「他要殺我，這件事恐怕已是人所盡知。」

東方秋雪冷冷一笑：「但在下却只知道，是司空世家要追殺九紋龍。」

青衣人道：「這是殺人者，人亦殺之，我不殺你，就得死在你的手下。」

東方秋雪漸漸走近那副棺木。

青衣人又道：「他就在棺中，若不相信，不妨揭開棺蓋看清楚。」

東方秋雪搖搖頭。「不必了，我知道他確已死在你的手下。」

青衣人道：「原來東方秋雪的胆量也是平平而已，竟然不敢動手揭棺。」

東方秋雪道：「人既已死，多看一眼與少看一眼又有何分別？」

青衣人道：「我總不相信，你會如此相信我的說話，你不揭棺，無非是恐防棺中暗藏埋伏。」

東方秋雪冷冷地說道：「尊駕是在激將？」

青衣人哈哈一笑。

「這種事，我何必激將？你不敢揭棺，由我來動手却又何妨？」

說着，緩緩地向棺木走去。

他伸手，把棺蓋揭開。

棺中毫無動靜。

「東方秋雪，難道你眞的不想再見他一次？」青衣人的語氣，充滿了揶揄的氣味。

東方秋雪終於走近。

但當他走近三步的時候，棺中突然暴射出一條黑色的人影。

黑影暴射的同時，最少有十五枚暗器，一起向東方秋雪的身上激射過去！

棺中畢竟還是有着卑鄙的埋伏！

(三)

十五枚暗器，映目生寒。

東方秋雪身形急閃，十五枚暗器盡皆落空。

黑衣人面目猙獰，撲前掌擊東方秋雪小腹。

就在這刹那間，東方秋雪已認出了這人是誰。

這人叫阮騰，是個爲錢而殺人的職業殺手。

近年以來，死在「黑飛煞」阮騰手下的人，不計其數。

他從未失手，可謂紀錄驕人。

這時候他以掌擊東方秋雪，但掌未擊實，兩袖中又再射出數支細小的弩箭。

很少人能避得開阮騰這種排山倒海般的暗器攻勢。

但東方秋雪却能。

他身形再變，偏身射出丈二，反手拔劍，閃電般刺出。

颯！

東方秋雪的劍，就像是情人的熱吻，伸進了阮騰正在暴喝中的嘴巴。

暴喝變成慘呼。

一劍穿過阮騰的口腔，由後腦透出。

這一劍當然致命。

阮騰踰踉跌下，身子巍巍顫顫的，竟然不偏不倚，翻滾入那副已揭開棺蓋的棺木中。

剛才他是裝死！

現在，裝死的人已變成一具不折不扣的屍首。

但也在同一刹那間，一座看來殘破不堪的墳墓，突然爆裂。

這時候，東方秋雪的身子剛好就落在這座墳墓之旁。

東方秋雪剛殺了阮騰，下一個對象是青衣人。

但忽然間，這座破墳竟然爆裂，而且還射出一個人，而這人更同時撒出了一蓬暗器。

這是令到東方秋雪大感意外的。

他立刻凌空翻了一個觔斗，雖然狼狽一點，但總算避開了這蓬暗器。

然而，一直沒有動手的青衣人，他的劍已出鞘，而他殺人的劍招，也早已蓄勢待發。

他是看準機會才出劍，一出劍就是必勝必殺的厲着。

劍影一閃，青衣人的劍一發即收。

劍入鞘，人已飄開三丈之外。

東方秋雪終於又落下。

一縷鮮血，從他的咽喉沁出。

血流得很緩慢。

東方秋雪倒下去的姿勢也同樣緩慢。

鏗！

銀葉劍比他更早一點跌落在地上。

(四)

黃昏，一輛馬車駛入天環鎮。

趕車的是個大胖子，他手裏捧着一個大得嚇死人的大酒罈。

此人縱使老遠望去，都可以知道，他就是天下第一號大醉鬼唐竹權。

他現在的心情很愉快，因爲他的酒罈很快又可以裝得滿滿的了。

他才入到市鎮，就問途人：「此地何處有美酒？」

途人向西一指，答說：「杏花村。」

「杏花村？」唐竹權大笑：「有趣！有趣！長安有杏花村，山西大同府也有杏花村，想不到這種蚊蠅般大小的市鎮，也有個杏花村！」

車中一人淡淡笑道：「咱們不是去天環堡嗎？」

唐竹權哈哈一笑：「天環堡當然要去，但這裏的杏花村也不容錯過，否則回到杭州，有何面目見列祖列宗？」

車中人道：「唐兄列祖列宗，莫非俱是酒徒？」

「他們活着的時候是酒徒，死後統統變成酒鬼，倒是不知何故，老子現在還是精神奕奕，江湖中的朋友却叫老子甚麼天下第一號大醉鬼，當眞他奶奶的狗屁豬屁，不通之至！」

「倒要再問一句，令尊大人是否也和唐兄一般深嗜杯中之物？」

「老子的老子？嘿！嘿嘿！」

「何以不說下去？」

「不說也罷。」

「何以不說也罷？」

「唉！老子的老子是塊頑固不堪的大石頭，唐門列祖列宗都喝酒，就是老子的老子對這種可愛的東西沒有興趣，老子是喝酒比洗澡的水還多，但老子的老子却是難得喝上一口。」唐竹權嘿嘿的笑着說。

馬車終於來到了杏花村。

杏花村是一間酒家，還沒到門口，裏面就已飄來一陣醉人的香氣。

這不是花香。

花再香，唐門大少爺的興趣也不大。

唯一能吸引這位天下第一號大醉鬼的，當然是酒香。

他吞了口唾沫，翻身下車！

別看他身材胖大，下車的姿勢倒是相當美妙。

他下車後，以輕快的步伐闖進杏花村，同時大叫：「酒保，給老子這個酒罈裝得滿滿的！」

酒家的掌櫃先生一怔。

唐竹權的背後，立刻有人說道：「來也！」一個蓬頭垢面的婦人，把唐竹權的酒罈接過，却不是去裝酒，而是把酒罈摔個稀巴爛。

唐竹權的眼珠子差點沒有從眼眶裏跳出來。「老子操……」他大吼，但只吼出了三個字，就再也無法再罵半個字出來。

這位天不怕地不怕的唐門大少爺，忽然間像是兔子碰見了老虎，差點沒叫一聲：「救命！」

酒鬼遇到了煞星

(一)

能够令唐竹權一見之下就會魂飛魄散的婦人，天下間只有一個，那就是他的八姑媽。

他做夢也想不到，在這種地方上，竟然會遇上這要命的煞星。

八姑媽瞪着一雙比荔枝還大的眼睛，喝道：「你剛才想罵甚麼？罵出來讓姑媽聽聽！」

唐竹權連忙搖頭說：「我沒罵人，更不敢罵八姑媽。」

八姑媽冷冷一笑：「剛才你分明在說老子甚麼的……」

「嗯，不是老子，是老志操，」唐竹權訕訕一笑，說：「我昨天認識了一個朋友，他姓老，名志操，我剛才忽然想起欠他十两酒錢，所以把這位老兄的姓名叫了出來而已。」

八姑媽嘿嘿一笑：「這倒有趣，無緣無故，居然連朋友的姓名都搬了出來，我還以爲你想說：『老子操你娘！』哪！」

唐竹權連忙搖手不迭：「在八姑媽面前，竹權就算吃了豹胆熊心，也不敢如此放肆無禮。」

八姑媽冷笑道：「你倒是聽姑媽的說話。」

唐竹權又是一笑：「竹權自出娘胎，幾時敢不聽姑媽的說話？」

「胡說！」

「不！這是眞的。」

「嘿嘿！姑媽在杭州的時候，曾多少次囑咐你，別吃太多肥肉！」

「竹權已少吃肥肉，每頓飯最多不超過三五斤！」

「姑媽又曾多少次囑咐你，叫你別喝太多酒？」

「竹權已儘量減少。」

「住口！」八姑媽叱道：「光是你整天抱着個大酒罈，就已經教人噴飯！」

「姑媽別生氣，下次決計不敢再捧着大酒罈到處逛了。」

唐竹權揉了揉肚皮，忽然又問：「姑媽怎會知道竹權會到這裏？」

八姑媽冷冷一笑，道：「這些日子以來，你一直都和九紋龍在一起？」

「嗯，」唐竹權一楞，道：「莫非姑媽又認爲不對？」

「不是不對，而是對極了！」

「眞的？」

「姑媽幾時騙過你！」八姑媽淡淡一笑，道：「爲了九紋龍的事，使江湖中人弄得很熱鬧。」

唐竹權道：「却是何故？」

八姑媽道：「司空世家對付九紋龍，不惜廣招黑白兩道高手，務求殺之而後甘心。」

唐竹權道：「這是樹大招風，不足爲奇，竹權年青的時候，又何嘗不是給黃河兩岸的土匪不斷追殺？但結果竹權越來越胖，吃也吃得，睡也睡得，反而那些土匪，統統給竹權幹掉。」

「又在吹大氣！」

「這本來就是鐵一般的事實嘛。」

「別談當年的事，」八姑媽道：「九紋龍是不是在馬車上？」

「不錯。」

「告訴他一個壞消息，」八姑媽的聲音忽然變得很沉重，「在半個時辰之前，我在大悲墓場找到了東方秋雪。」

唐竹權臉色一變：「他怎樣了？」

八姑媽嘆了口氣，緩緩的說道：「死了。」

唐竹權楞住，回身轉奔馬車。

車廂門早已打開，九紋龍的神色異常沉重。

「她的說話，我已聽見。」

「八姑媽雖兇，但她的說話，一向比最老實的和尚、尼姑、道士還更可靠。」

九紋龍緊握雙拳，一字一字的說：「我雖不殺伯仁，伯仁爲我而死。」

唐竹權搖頭，大聲道：「不！他的死，你根本不必負責，司空世家野心勃勃，若任由它放肆下去，中原武林，誰都休想會有好日子過！」

八姑媽已走了過來。

「胖子這番說話，一點不差。」她目注着九紋龍，緩緩道：「你不必畏懼司空世家，咱們道上的人，都願意和你走在一起，司空無意這次恐怕是打錯算盤了。」

唐竹權嘆了口氣。

八姑媽雙眼盯着她：「你又在嘆甚麼氣？」

唐竹權道：「我也是打錯了如意算盤呢。」

八姑媽道：「甚麼意思？」

唐竹權苦着臉：「我不該跑到這間酒家的。」

八姑媽冷冷的笑了起來，「是不是因爲我在這裏，令到你無酒可喝？」

唐竹權苦笑着，道：「少吃點肥肉，還勉強可以，完全無酒可喝却最要命。」

八姑媽冷笑道：「你非喝酒不行？」

唐竹權道：「不是不行，而是嘴裏已淡出鳥鴉來。」

八姑媽道：「你一定要喝酒，亦無不可，但却不能在這裏喝。」

唐竹權忙道：「只要能趕走嘴裏的烏鴉，就算去茅坑裏去喝，也是一樣的。」

「你是越來越不像話了，口沒遮攔，沒正沒經的。」

「下次不敢。」

「你春秋多少了？貴庚啦？還說甚麼『下次不敢』，你就不怕笑掉九紋龍的牙

齒嗎？」

「姑媽，別把話兒扯遠，在甚麼地方喝酒，妳儘管說，便是上刀山，跳火海，竹權決不皺眉。」

「喝酒又不是行軍打仗，幹嗎要弄到上刀山，跳火海這麼嚴重？」

「唉，快說，快說！否則我眞的去跳井，以後就再也不必喝酒了。」

八姑媽還是故意不說，笑咪咪瞧着唐竹權一副乾着急的樣子。

突聽九紋龍笑道：「我知道那是甚麼地方？」

唐竹權一楞。

「快說！」

「天環堡！」

「對！是天環堡！」唐竹權猛擊大腿上的肥肉：「老子怎麼這麼蠢，竟然沒有想到，只要到了天環堡，又還何愁無酒可喝？」

八姑媽盯着他，臉色又再沉下：「天環堡的酒，你是可以喝的，但別太過份，否則喝得酩酊大醉，怎樣去對付司空世家那些兔崽子？」

「行！」唐竹權立刻上車，「咱們去天環堡，司空世家的混蛋若敢闖來，老子把他們的腦袋統統砍掉！」

八姑媽也登上了車。

想到快要有酒可喝，唐竹權頓然精神百倍。

馬車風馳電掣般向天環堡而去。

× × ×

天環堡已歷歷在望。

但就當他們即將抵達天環堡的時候，路上忽然出現了八個黑色的帳篷。

（二）

八個黑色的帳幕，已把這條道路完全封閉。

無論是人也好，是馬車也好，倘若要到天環堡，就得要越過這八個神秘莫測的帳幕。

同樣地，在天環堡的人若要離開，也得要越過這八個帳幕。

唐竹權一怔，對八姑媽說：「這是甚麼玩藝兒？」

八姑媽冷冷道：「你有沒有聽過『大江源八霸』的名號？」

唐竹權道：「這些帳幕，就是大江源八霸的把戲？」

八姑媽道：「這不是把戲，而是他們劃下來的禁地。」

唐竹權道：「是不是任何人闖進去，都會遭遇到致命的襲擊？」

八姑媽道：「的確是這樣。」

「呸！」唐竹權跳了起來：「老子偏不信這個邪，倒要看看帳幕裏有些甚麼妖怪！」

不由分說，他已衝入第一個帳幕。

× × ×

第一個帳幕內，只有一張木几，一張皮椅，還有一件武器。

這件武器是狼牙棒。

但這裏除了這些東西之外，卻不見有人。

唐竹權走出來，向第二個帳幕衝了進去。

這帳幕的情況也是不變，唯一不同的是武器。

這裏的武器不是狼牙棒，而是丈二長茅。

唐竹權又再衝進第三個帳幕。

裏面仍然沒有人，又是只放着一張木几，一張皮椅，還有一把波斯彎刀。

直到第八個帳幕，也是最後一個帳幕，他終於看見了一個人。

這人悠閒地坐在木几上，瞧着闖進來的唐竹權，臉上帶着一種說不出神秘的微笑。

看見了這個坐在木几上的人，唐竹權興奮得大笑起來。

「龍老弟，你怎會在這裏？」

這人竟然是雪刀浪子龍城璧！

（三）

「你能到天環堡，我爲甚麼不能在這裏等你？」龍城璧也在大笑。

「有意思，好極了！」唐竹權把龍城璧從漆黑的帳幕裏拉出來，「九紋龍的傷已痊癒，現在又有充足的魄力，跟老子到處去闖禍。」

龍城璧淡淡一笑道：「你們闖禍的事，恐怕世間上已很少人能比得上。」

唐竹權道：「比起龍城璧老弟，卻又是還差了一截。」

他環視着四週的帳幕，問道：「這不是大江源八霸的帳幕嗎？」

「不錯。」

「八霸呢？」

「剛給抬走了。」

「抬走？」唐竹權眸子裏閃着異光，「這八個夜郎自大的妖怪，都已給你殺掉了？」

龍城璧道：「殺八霸的人，不只我一個。」

唐竹權忙問：「除了你還有誰？」

「司馬血，郎護花。」

「他們呢？」

「都已在天環堡裏。」

「這可妙極，老子非要抓住殺手司馬，要他陪老子喝個痛快不可。」

八姑媽在馬車上聞言，不由得又是爲之眉頭大皺。

（四）

對於天環老人來說，這一天實在是一個令他難以忘懷的日子。

他平時不苟言笑，一張嘴巴吃飯比講話的時候不知多若干倍。

但現在，他面對着來自各方各路的英雄豪傑，不由他不多言起來。

沉默寡言是他的性格。

但他卻不是那樣喜歡擺架子的人。

既然不是在擺架子，他唯有儘量和別人傾談，以免給人一種惡劣的印象。

其實，衆人都已很明白天環老人的脾性，即使他一言不發，大家都不會認爲他是在擺架子。

現在已是壁壘分明的時候，在天環堡中的人，都準備與司空世家展開正邪的生死相搏。

最令到天環堡人感到高興的，就是堡中上下的人，俱士氣高昂。

九紋龍忽然間問起天環老人：「西樓呢？」

西樓是天環老人的弟子，他姓薛。

天環老人一生中，最疼愛的弟子就是他。

天環老人回答道：「西樓在大勇堂作客。」

九紋龍一怔。

天環老人接道：「今天是大勇堂主顧沖四十歲生辰，西樓與顧堂主向來頗有交情，所以……」

話猶未了，忽然見到堡中一名武士匆匆走了過來，向天環老人報告了一個壞消息。

司空世家突襲大勇堂，薛西樓，顧沖雙雙力戰而死。

天環老人聞訊，神色木然，身子卻是禁不住在發抖！

未幾，堡中武士又來趕報：堡外來了一羣不速之客。

天環老人聽了猛然疾喝道：「快拿杖來！」

武士立刻從兵器架上取一鋼杖，遞予老人。

又有一人閃身而出，對天環老人說：「殺鷄焉用牛刀，這一陣由屬下爲堡主效勞。」

這人身高七尺，年近四旬，長得氣宇軒昂，一望而知，此人在武功造詣上絕非庸手。

他是天環堡刑堂堂主，人稱「無影手」的陸守三。

天環老人目光閃動，終於道：「陸堂主，你要小心。」

陸守三含笑率九武士出堡，神態相當從容，鎮靜。

寂寞的老人

（一）

陸守三出堡的時候，臉上的神色充滿了自信。

他很快就回來。但當他回來的時候，一張臉已變成了慘白之色。

他的外號，人稱「無影手」。

現在，他只是到堡外打了一個轉，回來的時候，他的一雙「無影手」已是名副其實，變得無影無踪。

對於一個練武的人來說，這實在是一個極沉痛的打擊。

天環老人手執鋼杖，頓地而起。

「司空無意，你太欺人了！」

他堅決要出堡，會會這批不速之客。

九紋龍緊隨其後，龍城璧、唐竹權、司馬血、郎護花也接着出堡。

只有八姑媽，留在堡中修理指甲，她對這幾個江湖後輩，倒是充滿信心的。

× × ×

堡外，不知何時已擺設着一張長案。

案上有銅盤，銅盤上放着兩隻鮮血淋漓的手。

那是陸守三的一雙「無影手」。

銅盤之旁放着一把金光湛然的寶刀。

刀無血。但每個人都知道，陸守三的一雙手，就是給這一把刀砍下來的。

長案旁，坐着了一個古服高冠，臉色蒼白的黑髯中年人，在他左右，還有八個錦衣人，各持着不同的武器。

他神態肅穆，一雙冷酷的眼睛，一直都只是看着長案上的刀，對於從堡中走出來的人，竟然不看一眼。

看他臉上的表情，彷彿根本不在乎對手是誰。

無論多強硬的對手，都似已無法接得下他的刀。

這是霸氣。

只有武功極高的人，才能擁有這份不誇浮、令人不寒而慄的霸氣。

天環老人目中寒芒驟閃，冷冷喝道：「司空無霸！」

黑髯中年人連眼皮都沒有抬起，只是淡漠的回應一句：「天環堡主！」

「幸會！」

「久仰！」

天環老人冷冷說道：「司空世家，目下除了司空無意之外，即以閣下的身份最高。」

司空無霸說道：「這一點，在下不想談。」

天環老人道：「爾等兄弟同心，本是美事，可惜卻從未爲中原武林謀求和平，反而興波作浪，殘害我輩中人，難道你們不覺得良心不安？」

司空無霸道：「興波作浪的並非司空世家，而是另有其人。」

「司空二爺，未知此言有何所指？」

「在下說的是九紋龍！」司空無霸的目光倏地落在九紋龍的臉上。

九紋龍臉上毫無表情，好像完全沒有半點反應。

司空無霸又道：「欲息干戈並非難事，只要交出九紋龍，咱們當自行引退。」

九紋龍立刻踏出一步。

天環老人却伸手攔阻着他。

「司空無霸，敝堡刑堂堂主陸守三，在不久之前不見了一雙手。」

「學藝不精，休說不見了一雙手，就算是不見了一顆腦袋，那也是稀鬆平常之事。」

天環老人冷笑：「好一套弱肉強食的高論。」

司空無霸輕撫黑髯，緩緩道：「此時此地，不宜闊論高談。」

說到這裏，聲音轉厲：「九紋龍，天下雖大，恐怕已無你藏身之所，還不出來受死！」

九紋龍又再擬衝出。

這一次，仍然有人阻攔着他。

但這次阻攔他的並不是天環老人，而是雪刀浪子龍城璧。

他微笑着，對九紋龍說：「你要對付的，該是司空無意，而不是司空無霸。」

「斗胆！」司空無霸睜目怒喝，「你是何人？」

龍城璧緩步上前，悠然笑道：「在下和你一樣，都是用刀的人。」

司空無霸一拍長案：「我用的是天雷金刀，長三尺一寸八分，刀在我手，至今不足十年，殺人逾百。」

龍城璧笑道：「聽你說的如此詳細，倒像是要爲自己的刀討個老婆似的。」

司空無霸一楞。

龍城璧又是一笑，接道：「我的刀，是風雪老祖賜贈的，它的名字也就叫『風雪』。」

「風雪之刀?」

「正是。」

「你就是雪刀浪子龍城璧?」

「正是。」

「好！」司空無霸一聲大喝，越過長案，持刀而來，「九紋龍就留給家兄，讓司空無霸來會一會雪刀浪子！」

天色彷彿在這一瞬間黯淡下來。

每個人的視綫，都已被司空無霸手裏的天雷金刀所懾住。

它就像塊經過魔鬼咒詛的磁鐵，不但可以吸掉別人的視綫，也可以吸掉別人的性命。

連龍城璧都忍不住讚道：「好刀！」

× × ×

龍城璧不會輕易稱讚別人的刀。

因爲他的刀，比世間上絕大多數的寶刀、名刀更好。

一個人若擁有了風雪之刀之後，又怎會隨便說別人的刀是好刀?

但現在，龍城璧說了。

因爲天雷金刀的確是一把好刀。

縱然它不比風雪之刀更好，但已絕對不遑多讓。

刀鋒在散發着一股氣。

逼人的殺氣。

再加上司空無霸本身的霸氣，天下間已沒有幾人還能保持着鎮靜。

就算是瞎子，雖然看不見這把刀，但一定還會感到這股逼人眉睫的殺氣。

這已足以使人心神錯亂。

但龍城璧卻像是甚麼也看不見，甚至是完全沒有半點反應。

天雷金刀已逼近他。

殺人的一刀，隨時都會向他劈下。

(二)

司空無霸的刀已在手中，龍城璧的刀卻還在鞘內。

堡外站滿了人，但卻很靜，靜得連心跳聲也可以聽見。

每個人都聽見了自己的心跳聲，彷彿天雷金刀一旦砍下來的時候，砍的並不是龍城璧，而是在砍自己。

× × ×

司空無霸的刀已揚起多時。

他的人也已逼近龍城璧多時。

但那可怕的一刀，還是沒有落下。

落下來的不是刀，而是汗。

司空無霸臉龐上滴落了汗，汗水一直流滲到顎下黑髯間。

他的刀依然遲遲未發。

他的手卻不知如何，竟然微微顫抖起來。

殺氣、霸氣，都彷彿在經過一輪對峙之後，沖化了，沖淡了。

司空無霸自出道江湖以來，還是第一次有這種現象發生過。

是不是他已看出，自己的刀一發出，龍城璧的刀會比他更快、更致命?

不錯！

他已看出了這一點！

也只有像他這種朝夕與刀爲伴的高手，才能看出這一點。

既然他已看出了這一點，他的刀就不該發招。

他應該把刀收起來，然後遠遠離開天環堡，遠遠離開龍城璧。

但他不能。

因爲，即使是他想走，他的刀也不想走。

他是個學刀的人，而且刀法已登峯造極。

從人的觀點看來，他在使刀、用刀。

但刀若有生命，以刀的觀點看來，刀又何嘗不是在使人、用人?

到了司空無霸這種境界的人，刀是人所用，但人也同樣成爲了刀的奴隸。

必勝的一刀固然不可不發。

但就算是明知必敗的一刀，也不能不發。

千百年來，武林中曾出現過若干「求敗的人」。

諸如近百年前的呂求敗、一百八十年前的周不勝、三百年前的寂寞君子，他們在業藝登峯造極，所向無敵的時候，都曾想盡辦法，要找一個能勝過自己，甚至能夠殺了自己的高手。

當然，司空無霸還不能和這些「求敗的人」相比，而且他也沒有想過要在目前這種時候去「求敗」。

但有一點值得司空無霸驕傲的，就是他雖然並非在「求敗」，但當他知道戰敗時刻就在眼前的時候，他也同樣沒有畏縮，沒有逃避。

× × ×

金光一閃，司空無霸終於發出了畢生最精采的一刀。

刀勢如風雷疾捲，力足橫掃一切。

然而，唯一掃不掉、趕不走的，是另一把刀。

風雪之刀。

這把刀就像是暴雷中的一支飛箭。

雷聲雖響，這一箭還是射入空中。

司空無霸雖然來的時候滿身殺氣和霸氣，但等到他氣絕倒下的時候，他已和世間上所有的死人一般無異。

(三)

又是夕陽天。

楓林外，一個寂寞的老人，帶着一個啞巴書僮，來到了一座瀑泉之旁。

泉水清澈，老人坐在一塊石頭上洗濯雙足。

啞巴書僮小心翼翼，一旁伺候。

驀地，一陣搖鈴聲響，瀑泉外忽然來了一羣人。

這羣人就像是潮水般，從四方八面湧來。

老人濯足如故。

這羣人走到老人面前，忽然都跪下，鴉雀無聲。

他們都是身經百戰的江湖好手，每一個人的過去，都曾有過一段輝煌燦爛的歲月。

但在這老人面前，這些英雄好漢，都竟似已變成了奴隸一樣。

那老人忽然問其中一個身長八尺的巨漢道：「方錦，司空二爺是不是已經敗了呢?」

巨漢方錦以首叩地，大聲回答：「回老太爺，是！」

這寂寞的老人，赫然竟是司空世家的主宰——司空無意！

雙龍出海無意爲敵

(一)

司空無意似已有了倦意。

他遣走這羣人，臨走的時候對方錦說：「二爺孤身犯險，智者不取。」

方錦道：「他是誤信八霸之言，以致操之過急。」

司空無意道：「八霸若有眞材實學，也不會幹出這等蠢事，竟然在道上設帳幕，自尋死路。」

方錦嘆息一聲，緩緩道：「二爺的血仇……」

司空無意截然道：「咱們是幹大事的，仇仇怨怨，別老是掛在嘴邊。」

「是。」

「大公子何在?」

「天環鎭半里外。」

「司空康、司空如花又何在?」

「與大公子同在一方。」

「傳我令諭，明晨集結天環堡外，必殺九紋龍！再幹掉雪刀浪子！」

(二)

翌日，清晨時份。

司空無意率領一百二十二人，攻入天環堡。

× × ×

一百二十二人，分爲暗器組，鬼頭刀組、霹靂組及衝殺組。

衝殺組是主力所在，也是由司空無意親自直接所指揮。

司空擊、司空康，司空如花都是衝殺組的成員。

司空世家，已是傾巢而出，務求在這一仗中大獲全勝。

但最主要的目標，還是九紋龍。

× × ×

唐竹權護着八姑媽，郞護花則與司馬血並肩作戰。

八姑媽對唐竹權說：「姑媽也是武林女英雄，不必你保護，你全心全力把這些兔崽子幹掉好了。」

唐竹權嘆了口氣。

「在這裏喝酒太少，恐怕是不够氣力跟他們週旋了。」

「現在是拚命的時候，你還談甚麼喝酒?」

「拚命固然是一件重要的事，但還是及不上喝酒般重要。」

「別鬧脾氣，」八姑媽大聲說，「拚命之後，姑媽去杏花村拿一百斤酒來，可以了罷?」

「一言爲定！」

「快馬一鞭！」

唐竹權頓時精神抖擻，立刻有兩個兇巴巴的惡漢被他的五絕指所傷。

× × ×

司馬血以碧血劍迎敵。

他是殺手之王，但這時候却要被迫參與這一場慘烈的大混戰。

當然，憑他的輕功，他要一走了之，那是易如反掌的事。

但他絕不會走。

他若要在這時候走，當初又何必來到天環堡。

所以，他今天完全是爲正義而戰，免費殺了不少人。

站在殺手行業的立場來說，他是幹了一次賠本的生意。

殺手本來都是冷血的。

但這時候，司馬血一點也不像個冷血殺手。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殺手之王近年來經常與雪刀浪子走在一起，後者喜歡抱打不平的習慣，前者已是沾染了不少。

× × ×

郞護花在堡中長廊內，力拚司空康。

兩人都是以快打快，一碰頭就搶着施展凌厲無比的殺着。

在這種時候，誰都不能手下留情。

一出手，不是你死，便是我亡，除此之外已再無選擇的餘地。

郞護花終於不敵司空康，身中三劍，狂噴鮮血仆倒地上。

一人在背後大呼：「護花郞！」

大呼的是天環老人。

這老人已動了眞怒。

奪命天環，天環鋼杖，一起湧向司空康。

又有天環堡刀堂堂主邵根雄，舞起一片刀光，從另一方向狂襲司空康。

他跟隨天環老人已十六年，還是第一次看見堡主動眞怒，拚老命。

堡主拚命，邵根雄亦不甘後人。

司空康雖有一身不俗武功，却難同時抵敵兩人左右夾攻。

三十招內，還可勉强支撑。

不到五十招，天環杖挾着雷霆萬鈞之勢，怒碎司空康天門。

司空康腦漿迸裂而死。

未幾，邵根雄斬殺六人於刀下。

但他遇上第七人，却在五招之內，給對方一劍洞穿咽喉而身亡。

天環老人睹狀，眥睚欲裂。

只見此人衣飾華麗，身材頎長，是個典型花花公子模樣。

「說出你的名字！」天環老人厲聲叫道。

這人微笑着，慢慢的說出了四個字：「司空如花。」

(三)

在這次大攻擊中，霹靂組是負責縱火，要把天環堡燒掉。

但霹靂組却遇到了猛烈的反擊。

反擊霹靂組的，是九紋龍和龍城璧！

縱火本非難事，但在九紋龍和龍城璧的狂攻猛打之下，他們根本就連縱火的機會都沒有。

這一次，也可算是司空無意的估計錯誤。

他一直以爲，縱火燒堡並不是一件太困難的事，所以在人手方面，霹靂組是遠不如其他各組的。

縱火行動，完全失敗。

九紋龍已拚出了火，他到處喝問：「司空無意在哪裏?司空無意在哪裏?」

最後，他終於找到了司空無意。

兩人遂決戰於堡中天階下。

× × ×

兩人的態度，是絕不相同的。

司空無意很沉着，整個人就像是一塊在千百年前就已凝結的冰。

九紋龍却在低吼，眼角肌肉跳動，全身的肌肉也在跳動。

驟眼看來，他似是個只會逞匹夫之勇的莽漢，根本就無法和司空無意這種冷靜沉着的氣度相比。

九紋龍一聲大喝，突然出手。

他沒有使用飛龍棒。

他用的武器是兩隻手掌。

他彷如怒鷹般襲向司空無意，雙掌一揮，立刻有如一場暴風雨般在兩人之間掀起。

這是呼彎陀傳授給他的武功。

司空無意人影一閃，右手五指箕張，一爪向九紋龍的臉上抓去。

九紋龍縮矮身子，以掌迎爪。

司空無意後仰，反手一擊，疾捏九紋龍左腰眼上。

這裏有着人身極重要的「重門穴」，這一捏自然是厲害已極的殺着。

九紋龍陡地把身子彈起來，有如一隻巨鳥般，飛躍到司空無意的頭頂上。

他動作極快，雙掌變招更快。

雖然他人在半空，但早已算準了方位，雙掌疾劈司空無意後腦要害。

這是呼彎陀晚年苦心研創的一式絕藝，叫「摩雲撲」。

司空無意身子一彎，忽然彈空而起，也揮出了雙掌。

四隻手掌，四股驚人的掌力，在刹那間交接在一起。

兩人的軀體，都爲之一陣急劇的震盪，甚至連骨骼也爲之勒勒作响。

四掌緊貼，無法再分開。

九紋龍的臉上，他的表情是勇猛的，強烈的。

而司空無意，却隱隱冒出一片寒意。

兩人雖然年紀不同，但練的武功都是源出天竺一脈，這一拚內力之下，已是間不容髮的生死之鬥。

司空無意本抱着「以不變應萬變」的態度與九紋龍週旋。

但不到三幾個照面，兩人居然已拚上了內力，那倒是絕對無法取巧的事。

四掌交接之初，司空無意乍驚還喜。

他認定，憑自己數十載的內力修爲，必可在這種形勢下佔着上風。

可是，他錯了。

九紋龍自從傷癒之後，內力反而大有增進，原來是蠹老人在他受傷昏迷的時候，暗中以內力打通了他任、督二脈。

初時，蠹老人也僅是試試而已，沒有抱着太大的信心。

那知九紋龍一直都苦練着呼彎陀傳授下來的奇異武功，體內早已培養出一股不比尋常的內家眞氣，再經蠹老人稍加催動，居然就此輕易地打通了任、督二脈。

對於學武之士，這是一件可遇而不可求的事。

司空無意雖然內力修爲原本在九紋龍之上，但此刻形勢却已生變。

他的臉色漸漸變得很難看，難看得就像個死人。

（四）

劇戰慘烈，血流成河。

司空無意大舉進攻天環堡，原本抱着十二分的信心，但直到拚上了的時候，才知道並不如想像中容易。

雙方却付出了慘重的代價。

司空世家七大高手，已全遭不幸。

司空聲以大公子的身份，率領精英份子，在堡中殺人無數。

但到頭來，他還是戰死在堡中。

天環老人，爲護堡而戰，身上大小傷痕不下二十處，但居然不死。

但天環堡五堂堂主，到最後却是一個也剩不下來，全歸黃土。

當然，最令人觸目的，還是九紋龍與司空無意的一戰。

× × ×

九紋龍本無殺司空無意的信心，但形勢逼人，他已無法再逃避。

早一點與九紋龍決戰，司空無意的勝算就更大。

但司空無意却還是太低估了呼彎陀的武功，也太低估了九紋龍的潛力。

所以，這一戰勝利的並不是司空無意，而是九紋龍。

司空無意無話可說。

他死的時候，全身內力都已被九紋龍完全擠了出來。

（五）

故事已尾聲。

九紋龍在龍城璧等人陪同下，回到孤芳小築。

蠹老人看見他，笑得合不攏嘴。

但當他知道東方秋雪已死的時候，不禁又是爲之黯然。

東方秋雪是九紋龍的朋友，也是九紋龍的敵人。

那是因爲他們都共同愛上了一個女人——呂玉芳。

只有蠹老人才瞭解，即使東方秋雪仍然活着，呂玉芳仍然是屬於九紋龍的。

呂玉芳心裏喜歡誰，蠹老人居然比她的近身侍婢還更清楚。

× × ×

半個月之後，龍城璧到外面打了個轉，回來的時候，帶來了三顆冰山雪蓮。

江南怪叟宇文應的性命，總算可以保住了。

他悄悄問龍城璧：「玉神魔爲甚麼肯交出這種天生珍品？」

龍城璧微微一笑，低聲回答說：「我給了他一張請柬，他就乖乖把冰山雪蓮送了出來。」

「誰辦喜事？」宇文應怔住。

「九紋龍、呂玉芳。」龍城璧悠然一笑，接着還說：「現在我就去教導九紋龍，教他將來怎樣做新郎倌。」（完）

下期預告：

搜索大集故事之五

身無彩鳳雙飛翼

司馬翎·著

現代技擊偵探推理小說

唐龍·文
盧令·圖

藍色的褲子

（上）

遇劫幸脫險

（一）

飛機像一頭巨大的怪鳥般自黑黝黝的夜空中，帶着一陣令人心悸煩躁的尖銳呼嘯聲向跑道俯衝下來。

非航的三叉戟飛機終於安全地在馬尼拉機場降下。

機長溫和的聲音在播音筒傳出來，我根本無心聽他說什麼，總之，我知道飛機已安全抵達目的地，跟着機門便打開了。

我隨着旅行團的成員魚貫下機，甫一下機，一陣夜風吹來，熱辣辣的頗不舒服，這也是菲律賓給我的第一個印象。

這班機本應是中午開出的，可是一再延期，直至晚上十時許才起飛，由於經已是半夜，機場海關顯得很寧靜，因此，很快便過了關。

我不是旅遊團的成員，只是向旅行社訂了張機票，打算來菲律賓散散心，我看一看機場外排得很凌亂的計程車一眼，心中不由一慌，我雖然去過好幾個埠，可是菲律賓却是第一次來。

幸而那個身穿T恤的張領隊對我挺關照，大概他知道我是CID吧。他特意叫我跟他們團上旅遊車，他說送我去酒店。

車子迅疾地穿過馬尼拉灣，四處空蕩蕩的，我的心情爲之一暢，似乎輕鬆了不少。

我取了一個星期的大假，主要是想出來散散心，使煩惱消去，可是說來奇怪，我現在又很怕跟人羣混在一起。我不知道

歸來夜沉思

別人在煩惱及傷心的時候是不是如此？

想到這裏，腦海中陡地浮起一張俏麗的臉龐。「可惜美美現在已在別人的懷抱中！」我心中嘆了口氣。

正在胡思亂想間，車子已「吱」地一聲停在一家酒店前。酒店大樓的牆壁上嵌着HOTEL RAMADA的字樣。

我隨意看一看周圍的環境，黑暗中看不很清楚，可是單是這門面及酒家前的花園設置已不知比香港的半島及文華等酒店高出多少？

房間也不錯，我放下行李箱，第一個想做的事，便是洗個澡，然後好好地睡一覺，今日無端端地在啓德機場呆坐了半天，眞的有點累。

剛把恤衫除下，房門突然被人敲响，我開了門一看，原來是一個年輕的侍應，他巧妙的自門縫鑽了入來，操着帶濃重的美國音調的英語道：「先生，你要個女人陪你嗎？」

我知道一流酒店深夜之後便不准那種女人出入，可是他說他有辦法，我本無意於此，不過却給他那三寸不爛之舌，勾起了我的慾念。

他說：「台灣女人你要不要？是唱歌的。」

台灣女人四個字使我又想起美美，我有點負氣地大聲道：「NO，I DON T LIKE!」

結果他介紹了一個當地的少女。我剛

好自浴室出來，門便又被敲响，却是那侍應帶了個朱古力色皮膚的女人入來。這女人身材十分健美，略矮，却合我口味，我是比較喜歡丁香型的女人，有人說，凡是有英雄感的男人都喜歡這種類型的女人，大概是吧。

她的到來立即引起我的興趣，當她從浴室內走來時，身無寸縷，胸前的二顆椰子令人心跳加速，她像女神般站在我的臉前，我忍不住伸手摸了她一把，哇，彈力一流！

她淺淺一笑。「ARE YOU READY?」

我已如箭在弦，立即把她拉倒，這以後的事，我不說你們也會想像得出。

我是久旱的，自從美美離開我之後，我已久不彈此調。我盡量把她當作美美，大施鞭撻，似乎這樣才能使我的心情好過一點。

美美是我的妻子，那是我大前年去台灣渡假認識的，自從見到她，我就從來未對其她女孩子多看過一眼，不久，我們結婚了，而美美也從台灣來到香港。

同僚都笑說我爲一棵樹而喪失了整座森林，可是我沒有後悔，當時眞的一點也沒有，那時我們恩愛如蜜，我認爲台灣女人起碼比香港的女人溫柔及體貼，我也常常因爲自己太太是台灣人而感到自豪。

可是，那時我根本不知道台灣的一些女人比香港的女人更加現實，當她熟悉了香港的一切之後，她變了，她變得虛榮心重了——其實，此時想來，如果她不是虛榮心作祟，她又如何會這麼快便嫁給我這個外地的「武夫」？即使如此，因爲關係尚未破裂，一切都仍好像如前般的美好，起碼我一下班，還有一個溫暖的家，也還有一個如花似玉的太太。

到那時，我雖然覺得有點不妙，但仍然未看出它的嚴重性，因此，我的一切仍如從前那樣，不過那時我却染上麻雀癮，但也只是同僚間的一般消遣，打得很小。

可是，這一切到了我的小姨眞眞從台灣來香港之後，一切便急劇地轉變，變得我一無所有，只剩下一顆破碎的心。

提起眞眞，那得從去年的初夏說起，那時候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因爲開放觀光，眞眞便隨着一個旅行團來香港了……

（二）

太太的外家在台灣高雄，因此，眞眞是乘CI八三一的班機到港，她在銀行兌錢的時候打了個電話到來我家——我住在宿舍中，當時剛好美美要去打牌，電話便由我接聽。

那天我剛好當夜班的，因此，日間便乘電車去利園酒店等她，不一會她們的旅遊車便到了，這妮子以前我在台灣見過，一年不見，她出落得更加漂亮及成熟了。

她對我「嗨」了一聲，我連忙走上前替她挽行李。「媽媽知道你愛吃牛肉乾，叫我帶來了一大包，姐夫，你可得好好多謝我！」她用國語對我說。

幸而這兩年我的國語及台灣語還能應付，便笑說：「你最愛化粧品及蘋果牌牛仔褲，我每樣買點送給你吧！」

她俏皮的道：「算你識相，沒杜我一路辛苦！」那時我還沒體會出她家的現實血統。

× × ×

大概五時多吧，眞眞及其他團員便從樓上下來，她對我說：「姐夫，導遊說今晚去淺水灣，跟着去香港仔吃海鮮，然後再上山頂，你有空嗎？跟我們一齊去吧，反正車子還有空位。」

我想了一想，反正回家也是獨自一人，倒不如陪她去走走，於是我便答應了。

上車的時候，眞眞對導遊道：「葉先生，這是我姐夫，他想跟我們一道去。」

那姓葉的導遊沉吟不語，我知道旅行社頗多避忌，於是便自我介紹：「我姓譚，是CID，葉先生，你放心我只是跟你們去吃晚飯，飯後我便得上班了，多少錢你說吧！」

他說了一個數目，我付了錢，他遞過一張卡片給我，我坐在眞眞隔隣，團友都用驚異的眼光望過來，我低頭看卡片。

卡片的上頭是印着勝利旅行社的中英文名字，中間印着葉飛星三個粗體字，下邊是地址，我隨手把它放在衣袋中，車子便開了。

才初夏，車內放着冷氣，有點冷意，幸而導遊葉飛星口齒伶俐，滔滔不絕，妙語如珠，倒沒有冷場。

他身高大概五呎九吋至十吋，身材很標準，衣着時髦而且英俊，一頭鬈髮，咀上留着一道濃濃的小鬍子，樣子有點像影視明星黃錦燊。

他在車前那麼一站，右手拿咪，左手握着扶手，很有點歌星的味道，用台灣的慣用語說，他的確很「帥」。他一面講一面拿眼色飄向前排的一個少女，我只能看到她的後頭，大概她長得很漂亮吧。

因爲如此我便陡地對他產生一股莫名其妙的興趣，車子從皇后大道東轉入司徒拔道，只聽他道：「這個區域香港人稱之爲非工業性的流水作業地區，剛才我們已經過跑馬場，咱車後是心藏病專科醫院，再上一點是一個墳場。大家想想看這有什麼特別？」

他又自顧地道：「香港政府對香港的馬迷特別照顧，因爲他們是政府庫房的大客戶。」頓了一頓，「跑馬是一件異常刺激的賭博，因此經常有心藏病的馬迷，猝然暈倒，馬場內的救護車便可迅速地把他載到專科醫院，假如醫得好，那自然是最好不過的，但是萬一不幸醫不好，把它送來這墳場也近得很，所以說這是香港的非工業性流水作業區。」

他話音一落，車上立即爆出一陣笑聲，連我這個老香港也爲之忍俊不禁，眞眞更是笑得死去活來。「姐夫，你看他眞帥！」這妮子對他倒是十分欣賞。

之後他又介紹林黛當日死時的風光，因爲她就葬在這個天主教墳場。

到了淺水灣道，葉飛星又指着一棟別墅胡吹。「這棟別墅的主人的名字不想告訴大家，不過，他的一件事我還是要介紹給車上的男嘉賓，讓他們作個參考，我知道台灣的女人很熱情，相信車上不少人除了太太之外，另外還有女人，這別墅主人的經驗很值得大家研究。」說到這裏他故意頓住。

立時有幾個三十歲左右的男人高聲催

促他快點講下去。

葉飛星故意吊吊胃口，潤了潤喉才再開腔，此時連我也聚精會神地傾聽起來。

「這主人結婚時還未發達，不知是不相他太太有旺夫相還是什麼原因，結婚不久，生意便大大進展了，於是他又再娶了一個妾侍，那次他暗暗發誓，以後再不多看其他女人了，否則下班回家還得晚晚開夜班。」

那些男人都聽得出他語帶雙關的話，又爆出一陣會意的笑聲。

「可是，過不了一個月，他不但不斷地看別的女人，而且又愛上那女人，結果又娶了第二個妾侍，自此之後，他除了星期天之外，夜夜加班苦幹，對女人實在有點怕了，最要命的是三個老婆不斷口角，又不斷在他枕畔排比對方的不是，弄得他都睡不着，主人實在厭得連家也有點不敢回去了。」

他吞了一口口水。「這件事給他手下的一個謀士知道了，便勸他多娶一個，主人不禁叫了起來：『你想我腰骨也斷了呀！』他堅決不再娶第三個妾侍。」

此時，不知是誰發出了一陣吃吃的笑聲。

「可是那謀士在他耳畔說了一番話，主人終於同意了，結果一共擁有四個老婆，奇怪，這之後主人便顯得精神奕奕，笑容滿面，大家想想這是什麼原因？」他又把話打住。

我在心中想了一遍，想不出理由，正想開口，不料有人比我更急，說：「小葉，這原因告訴我，如果他的辦法眞的行得通，我回去台灣就娶四個老婆。」

旁人哈哈大笑，氣氛異常熱烈，互相之間好像熟絡了不少，他這一手，連我也暗暗佩服。

「很簡單，因爲，他那四個老婆剛好湊成一枱麻將，日以繼夜地打，主人所担心的結果不但沒有出現，而且加夜班的次數也少了不少，即使她們互相間有什麼怨氣，也在麻雀枱上發洩盡了。」

這話之後，車上那種氣氛實非局外人能以想像，到了淺水灣，大家已親暱的「小葉小葉」叫個不停。

天后娘娘（台灣稱媽祖）石像下面有個幸運池，池下劃了些格子，上面寫着財、愛、旅行、贏之類的吉祥語，眞眞拋了一個硬幣恰恰掉在「愛」上面，我取笑她一陣，自己也拋了一個，可是却沒影沒踪，連任何一格子的邊緣也沾不上。

我本不信這些，也沒把它放在心上。

到海角皇宮吃晚飯時，眞眞告訴我：「姐夫，我後天才去找姐姐。」我一看腕錶，今日是星期一，後天是星期三，她星期六便要回去了。

她把行程表拿給我看，明天去虎豹別墅及海洋公園，後天去新界，星期四去澳門，星期五才回來，星期六下午乘CI八三二班機回去。

我叫她早點到我家去坐坐，她說看情況吧，當旅遊車停在司徒拔道迴旋處停下時，我便提着一大包牛肉乾下車，他們便自玫瑰表新邨那邊駛上山頂。

我目送車子離去才截了一架計程車，我先回家把牛肉乾放下才去上班，美美却還未回來。

（三）

星期三晚上眞眞突然打了個電話上來。我還未上班，剛好由我接聽。

「姐夫，我在你宿舍附近，你來接我吧，我在樂聲陳列館門口等你。」

我收了綫，對美美道：「眞眞要上來，我去接她。」她眼光仍停留在螢光屏上，唔了一聲。

我帶了眞眞上來，問道：「怎樣這麼晚才來？吃過飯了沒有？」

「吃過了，我是在海上夜總會吃的，下了船，車子在這裏經過，小葉叫司機停車讓我下來的。」

美美斟了杯可樂給她。「眞眞，爸媽身體還好嗎？」

「還好。就怪你不回去探望他們，當然啦，香港又好玩，東西又便宜，要是我能出來，也不喜歡回去，啊，哥哥快結婚了，媽叫你寄點錢給他。外頭錢容易賺嘛！」她飄了我一眼。

美美也望了我一眼。「唔，你姐夫在這裏，你對他說吧！」

「姐夫早已聽見了，他不作聲，自然是沒意見。姐夫我先代哥哥謝謝你呢。」

這妮子年紀輕輕便這般厲害了，我苦笑一聲，道：「你們談談吧，我得上班去了。」

「姐夫，你今晚不回來睡？那我和姐姐睡了，你可不准半夜回來。」

美美笑罵道：「小鬼頭，你把你姐夫當作豬八戒了！」

這些年來西風東漸，連台灣的女孩子思想也新潮了不少。

之後，她便沒有再來我家了。星期五凌晨，我們接到一個綫報，說在法國醫院後面發現了一具屍體，我立即與幾個同僚驅車趕去。

屍體被一個垃圾箱壓着，他頭部側過一邊，一身血漬。那裏安有好幾張樑上綠色的長椅，屍體就在椅側。

我和一個同僚劉海生搬開垃圾箱，暗淡的路燈看得不很清楚，我立即把手電筒打亮，一道白光照射在屍體上，此時才看清楚死者的下裳褲襠處全是血漬，上衣的紅點，大概是沾到褲上的血。

死者是穿着一條某牌子的牛仔褲，若非褲脚還可以看得出是白色外，我倒以爲是穿了條紅褲。

血紅得很恐怖，兇手的殘忍也使人倒抽一口冷氣。我走過另一邊，手電筒的光綫對着他的臉。我仔細看了幾眼，他臉部因死前的痛苦尚有點扭曲，但我還是認得出他，天啊，他竟然就是勝利旅行社的導遊——葉飛星！

我簡直覺得難以置信，幾天前他還在旅遊車上談笑風生，意氣風發，完全看不到他是個短命種，想不到幾天之後已被人殺死。

刹那間我手足冰凉，一顆心却急促地跳動，我幾乎聽得到心臟的跳動聲。過了半响才漸漸定過神來，對劉海生道：「叫黑箱車來！」

大概我的聲音變得完全不像是我的，他詫異地看了我一眼，訝道：「譚SIR，你不舒服？」

我苦笑一下，搖搖頭。

他恍然大悟：「你認識他？」

我揮一揮手示意他去CALL無綫電。另一個同僚鍾國棟，已用粉筆在地上劃位。

待一切弄好，回到警署天已朦朦光。我喝了杯咖啡，決定不下班繼續工作，我把我認識葉飛星的情況告訴了值日警官，他聽後也同意我的決定。

我在椅上瞌一瞌眼，八時便趕到利園酒店一樓大堂。坐了好一會才見眞眞跟幾個同伴下樓。我慢慢走過去，可能她一則覺得突然，二則我的神色大概異常沉重，她有意吃驚地道：「姐夫，你，你這麼早來看我？」

我默默點點頭，沉聲道：「眞眞，你們的領隊在嗎？我有事要找他。」

她瞪大了眼睛，語氣急促地道：「到底有什麼事？吸，張小姐便是我們的領隊，你有話快說。」她指一指站在她旁邊的一個小姐。

那個張領隊禮貌地一笑，露出一排雪白的牙齒，道：「你找我有什麼事？」

我沉重地道：「張小姐，眞眞，我告訴你們一個壞消息，你們的導遊葉飛星今日凌晨被人發現伏屍在這不遠之處，我去到時他已沒有了呼吸！」說到這裏我不由自主地深深地吸了一口氣。

「啊，你說什麼？眞的！」張領隊、眞眞、以及附近的幾個團友都齊聲喊了起來。

我默默地點點頭，乾咳了一聲。「張小姐，你們今日可能不能離開，因爲我們要來調查。張小姐，你不必過慮，這是必要的手續，對大家的不便，我只能說聲對不起。」

她們立即又啊了一聲：「這怎麼可以？我已打長途電話回台灣，叫家人來接我啦！」

我的聲音陡地高了起來。「這是沒有辦法的事，再說，警方也不希望有這種事發生。張小姐，對不起，由現在起你要約束你的團員不得離開酒店一步。」

「那我們不用吃飯了？」一個中年婦女尖聲叫道。

張小姐道：「請問我們要在此滯留多久？」

「這很難說……」我想了一想才接下道：「如果沒有意外的話，大概明日下午你們便可以離開了。張小姐請你打個電話給勝利旅行社的老闆，叫他趕來。還有，第一，你立即把他們集中在此，第二，請你把旅客的資料交給我。」

張小姐面對這種突發及事先預料不到的事，有點焦急及不安，但並沒有太大的慌張，看得出她是個經驗豐富的領隊。

「勝利旅行社李老闆的家裏電話我不知道。」

我看一看錶，時間已經是八時半，便道：「那不要緊，九點鐘後我自已打電話找他，我有他公司的電話。」

她又道：「旅客名單我放在房間，等下給你。」說罷她便去召集團友集合。

我立即下樓叫那幾個在樓下等待的同僚上來。旅行團的團友全部集中在一樓大堂的一角。張小姐對我說：「全部人數共三十一個，都已在此。」

我簡略的把話說了一遍，人羣立即騷動，我吩咐同僚看住他們，便跑去RECEPTION借電話打。

電話正是勝利旅行社李老闆接聽。我把情況告訴了他，並要求他趕來酒店，他語氣頗焦急，聲稱立即趕來。

只十五分鐘，李先生便趕到，他大概三十四五歲左右，中等身材，略胖，皮白臉紅。爲了旅行團不能離境，他十分心焦，因爲多了一天的費用如何收取，頗費心思，他聽了我堅定的語氣之後，抹一抹汗，立即打電話回公司叫人去航空公司辦理退票的事。

跟着他便親自帶旅行團到建國酒樓吃早餐，我吩咐同僚跟他們去，便獨自一人回警署。

到了警署我先打了個電話回家給美美，她今晨聲音頗清晰，平日她一向是睡至十時左右才起牀的，聽聲音她今日起碼已盥洗完畢。我告訴她今日有特別案件發生要加班，不能陪她去喝茶了。她問道：「發生什麼大案件？」奇怪平日她是很討厭這些事的，甚至勸我改行。

我聽她這樣問反而高興地道：「眞眞她們旅行團那個導遊被人殺死了！」

「啊？」聽筒傳來她的高聲尖叫。

「可能是情殺的！」我再對她講了一句。

她焦急地問道：「你怎會知道？」頓了一頓，「難道這樣快捉到兇手了？」

我笑笑不答，我決定暫時不告訴她，只道：「眞眞她們今天不能離港，但多留一天對她完全沒有好處，她們不能離開酒店，因爲要接受調查。」

她久久不言，半晌方道：「你昨夜沒睡，能早點離開，便早點回來休息吧，不要去打牌了。」

我心中好似通了電，心頭溫暖暖的，連忙立正，叫道：「是！小人遵命。」說完放下電話。

女探員金雲詩似笑非笑地望着我，說道：「譚SIR，想不到你竟然是個廿四孝老公！」

我尷尬地朝她一笑。「化驗報告來了有沒？」

「吸，就放在你桌子上，死者的遺物也在那裏。」

我先取出法醫的初步報告。

「死者下體被人刺斷一截，其他地方沒有傷痕，大概是失血過多而死。死者的血型是……死亡時間大約是凌晨二時至三時。」

這果然符合我的推想，葉飛星被人所殺，那自然與桃色事件有關。我閉上眼，腦海立即浮上葉飛星那天一直瞪着前排那女遊客的臉的情況。

我心中立即浮上一個想法。「葉飛星之死會否與她有關？」

我連忙又把葉飛星的那包遺物打開，裏面有一枝派克原子筆，大概時值二三十元。一個浪琴薄裝男錶，金色錶面，大概值一千五百元左右，一個都彭打火機值六七百元，一本地址簿，一個男裝啡色手袋，裏面有現鈔一千九百三十元……

我對那個打火機異常感興趣，把它拿

在手中把玩，火機底部刻着F·S二個英文字母，我心頭陡地一跳，取出一枝香烟銜在口中，跟着打着了火，吸了一口烟。

我在去歲過年前曾買了一個都彭打火機，視如拱璧，有空時整天拿在手中把玩，可是過了年不久突然失落了，遍找不獲，我印象中記得曾經帶過回家，但四找不獲，美美曾因此而怨我，說我不愛惜東西，此後我便買日本的打火機使用。

那打火機因爲自已十分珍惜，曾到一間文具店，叫雕刻師傅替我在它底部刻上我的英文名簡寫。我姓譚，名叫方新，因此那打火機便有了F·S的字樣。

如今乍看此打火機不禁又想起了這件事，這個打火機是不是葉飛星拾來的？而這個打火機也即是原來屬於我的？

過了半晌，我自己亦啞然失笑，飛星的英文簡寫也是F·S。大概我是想得有點發瘋了。

我從地址簿裏找到葉飛星的家裏電話，然後打了個電話去。接聽的是葉飛星的媽媽，她的廣東話說得糊里糊塗，我便用半鹹半淡的台灣話跟她交談，幸而還能講通，台灣語跟福建話根本差不多。

我叫她來銅鑼灣警署找我。

她十分驚慌，頻問到底發生什麼事，我只告訴她，叫她來警署做担保，因爲葉飛星跟人打架。

她從北角搭電車到警署，半個小時便到了，此時我才把眞相告訴她，她哭得死去活來，幸好與她同來的一個少婦拖着她，我見她神色異常悲傷，便問她與葉飛星的關係，原來她是他的妻子。

我便在警署詢問了一些有關葉飛星的事，據他們說葉飛星很孝順，平日夫婦感情亦很融洽。不過，她却隱約聽到丈夫的朋友及同事在取笑葉飛星，對女人很有辦法。

我也深信憑葉飛星的儀表及口才，的確能够打動不少女人的心。

於是我把這件案子訂作情殺，錄了口供，我便帶她們去認屍。我並對她太太說：「葉太，葉先生的遺物你可以取走，但我希望這打火機及原子筆暫且放在警署，破了案之後才交給你。」我也不知道爲什麼當時會有這種念頭。現在想來可能是第六靈感作祟吧。

（四）

從殮房出來後，送走了葉飛星的母親及她太太之後，我匆匆吃了午飯，便再驅車去利園酒店。

到了一樓大堂，正好他們從樓上下來，李先生準備帶他們去吃飯。我跟他打了一下招呼，便問我的一個同僚曾國強道：「情況怎樣？」

他噓了一口氣，道：「至今爲止，尙未發現有任何可疑之處，他們男的大部份是新近暴發的農民，都携帶太太出來散心，年輕的女子不多。」

我想了一想，道：「四十歲以下的男人也要調查。葉飛星可能很風流，可能以前攪了人家的妻女，她家人來尋仇。」

「是，譚SIR。」

「你們跟他們去吃飯吧，我吃了。」說罷我便走向眞眞處，道：「眞眞，中午我請吃飯。張小姐，對不起，等下我再找你。」

× × ×

他們去怡香汕頭酒家吃飯，我却帶眞眞到百樂潮州酒家。到了門口眞眞有點猶豫，好像不大想進去的樣子，我道：「眞眞，你不喜歡吃潮州菜？」

她紅腫的眼睛，眨了一眨，輕聲道：「算了吧，反正沒胃口，也吃不下！」便跟我進去。

當我點了菜之後，眞眞突然嘆道：「人說天有不測之風雲，人有旦夕之禍福，以前我還不信，唉，想不到小葉……」

我怔怔地望着她，她把玩着牙簽，一忽兒，抬起頭道：「我本來以爲很快便能來香港住，唉，想不到一場歡喜一場空，這次眞是賠了夫人又折兵……」

我心頭大吃一驚，脫口道：「眞眞，難道你，你和他發生什麼關係？」

她突然哇地一聲哭了起來，其他食客都望了過來，我有點手足無措地道：「別哭別哭，你一哭我心就亂了。」

她果然聽話，連忙把哭聲止住，跟着啜泣起來。哭了一回，她用紙巾揩一揩眼淚，道：「你不要告訴姐姐！」

「好，我答應你。」我沉吟了一下又說：「不過，你得把經過告訴我，不必現在，現在先吃飯。」

菜來了，她低頭吃飯，吃得很慢，那碗細細的白飯才吃了一半便不吃了。

回到她房間，我叫她同房的旅伴到隔壁房去坐一下。

然後便問眞眞：「你什麼時候，跟他，跟他……的！」

眞眞雙眼發呆，輕聲說：「星期四夜在澳門葡京酒店……他房間的……我星期三曾把小葉帶我去SING ALONE聽歌及跳舞的事告訴姐姐，姐姐把我罵了一頓，不過，他眞的很帥，台灣那些男孩子『土死』啦，我……」

「後來呢？你只跟他一次？」

「昨日下午從澳門回來，本來是自由活動，我原想去找姐姐，可是他帶我去看電影，晚飯後又帶我去DISCO，然後……然後，他帶我去開房……」

她吸了一口氣，又道：「差不多一點鐘才帶我回酒店，便在剛才我們吃飯的地方宵夜。」

我知道台灣的夜店，就是香港的宵夜。

「後來呢？」

「後來他便回去了。」說到這裏眞眞眼圈又紅了。

我沉默了一會，道：「眞眞，你不怕會懷孕？」

她臉上一紅，聲如蚊叫的道：「不會的……我有準備，我，我已不是……」

我暗嘆一聲，如今全世界的女孩子都這麼開通，小小年紀，便懂得「享受人生」了。

「你們吃了宵夜之後大概幾點鐘？」

「還不到兩點鐘。」

我想了一想，照那張死亡報告書，葉飛星是剛和眞眞分手不久便被殺了，我點燃了一根香烟，嘆息道：「眞眞，你年紀還小，很容易被騙，我老實告訴你，葉飛星已有老婆和兒子，他絕不可能與你結婚，而申請你來香港。」

「啊！你說什麼？」她像頭受傷的野獸霍地站了起來，「你……你……你胡說，他不是那種人！」可是當她目光觸及我的臉色時，便知道我不是騙她，她陡地又哭了起來。

我待她哭聲稍止，便問道：「眞眞，這團人之中有你認識的沒有？」

「有幾個。」

「熟不熟？」我又問了一句。

「差不多吧！」她虛應着。

「誰？」我急問一句，「把名字告訴我。」

她寫了幾個名字給我，我又問了張小姐的房間號碼，才跟他道別。

這次跟眞眞的談話，使我心情十分異樣，我雖然對她沒有野心，但是見她像鮮花似的人兒給個無恥之徒騙了，還是很替她不值。

當我到張小姐房間時，她正在與男朋友通話，我心情立即又起了變化。

似乎美國跟大陸建交了之後，這一陣子很多台灣人都想出國，由此我亦想到眞眞吃了苦果，葉飛星固然要負大部份的責任。而她本人似乎亦脫不了責任，何况她早巳「享受過人生」。

張小姐發覺我神色有異，她立即收了綫，神態頗不自然。「對不起，讓譚先生久候。」

「不敢。」我示意她坐下，又叫她的同伴去隔壁房去坐坐，然後道：「張小姐，你對葉先生的表現有什麼感想？」

她想了想，道：「很好，勝利的導遊都不錯，他們很會『蓋』，但『蓋』得很機巧，客人對他們的反應都不壞，所以我公司來香港的團都是交給勝利的。」台灣的「蓋」等於香港的「吹牛」。

「哦，客人知道嗎？知道你們的團都是交給勝利。」

她想了想才理解我的話意，「做我們這一行的，客人的反應最重要，他們回去之後，如果滿意的話，就會介紹親友來，如果不滿意的也自然會宣傳出去。」她頓了一頓。「不過，勝利旅行社他們在台北及高雄都有辦事處，不但在行家中信譽昭著，而且客人中的口碑也不壞。所以，有些客人上到旅行社查詢時，也偶爾會問香港的旅行社名稱。」她口齒伶俐，一口氣把話說完。

「你們這一團，有沒有人查詢，或者指定香港的委托人要是什麼旅行社的，他們才會跟團的情況？」

張小姐笑笑，搖頭道：「沒有，我們公司在高雄的信譽還不錯。」

「張小姐，我想再問一件事，你對葉先生的評價是否只是很好二個字？」

「你要我講些什麼？」她笑笑，大概這是職業笑容，「他工作挺細心，服務態度很好，能說會道，客人巳能滿意了。」

「不過，小葉似乎有點那個……」她突然又冒出了一句。

「張小姐，我希望你能說清楚一點、」我接上說一句

「我發覺他對女孩子言談及態度好像有點輕浮，我不懂形容，不過，他對漂亮的女孩子似乎特別好一點，在她們面前也好像刻意炫露自己的優點，」她頓了一頓，又道：「他對眞眞也很好，這方面你可以問眞眞。」

她又笑笑。「我相信她比我對他會了解，老實說，我雖然來香港不下二十趟，但還是第一次給小葉帶的。」

我徐徐吸了一口氣。「我還想問一件事，張小姐，你們剛到香港那天，去淺水灣時坐在右手邊第一排的那個穿紅色絲質長袖的女團員叫什麼名字？」

我見她低頭回憶，我加上一句：「坐在司機後面的。」

「我記起了，是梅碧珠，什麼事？譚先生。」

「我想知道她的房間號碼。」

「可以，」她取出NAME LIST看了看道：「九四五號房。」

「她獨自一人來香港，我的意思是沒有其他親友同來？」

「有，她有個哥哥同來，叫梅漢威，住九四七號房。」

我站了起來，說道：「我去找他們談談。」

事情到此，仍然如大海撈針，除了能把這件案子定爲情殺之外，餘者完全沒頭緒。

梅碧珠給我的印象很深刻，她雖然長得俏麗，可是正合了那句艷若桃李，冷若冰霜，她一問三不答、不知道，我從神態上看不出她到底是眞的不知還是有意隱瞞眞相。

談了十五分鐘，她只肯定地告訴我，葉飛星從沒有與她單獨在一起，也未曾約會過她。

我也相信這應該是事實，因爲葉飛星這幾天應該把一切都放在眞眞身上。

我想了一想還是決定向她哥哥那裏下手。

× × ×

梅漢威身高大約五尺八寸，但十分強壯，國字口臉，雙頰的肉突出，配着一咀的鬍鬚碴子，頗像三國演義中的莽張飛。

當我坐在他面前時，還未開口，他便先說了：「你大概是來問我關於小葉的事吧！」

「正是。梅先生有沒有發覺他有些那個？」我怕他聽不出我話中之意，忙又道：「我是指女人方面。」

「有的，他一直拿眼看着我妹妹，哼，我一看他也知道他存心不良，」他大聲地說：「譚先生，他對你小姨好像很有意思哩。」稍一頓，又接口道：「這方面你得問問眞眞。」

「我會問她，」我望了他一眼，「梅先生這是第幾次來香港？」

他神態一斂，聲音很低：「第二次，譚先生你這樣問有何用意？」

「隨口問問而巳。」雖這樣說，還是再問下去。「上一次跟旅行團來？來了幾天？」

「不是，我是申請工商考察出來的，自個來接洽點生意，住了六、七天便回去了。」

「梅先生做什麼生意？跟那間公司接觸？」

他神色陡地一變，沉聲道：「譚先生，我也是跑過不少地方的，你這樣問，似

乎有點過份。」

我的臉色一沉，厲聲道：「對不住，現在事出突然，我有權這樣做，請你答覆我。」

他哼了一聲，悻悻地道：「我是做計程車生意的。不過，我來香港是打算向香港推銷一種電子零件，你滿意了吧？」

「還未滿意。」我不客氣地道：「你和那家公司接洽？誰担保你來香港的？」

「仙樂貿易公司的趙先生。」

「他的電話呢？」我覺得他態度有點特別，有心調查一下。

「譚先生，你是無理取鬧，生意談不成，大家也就沒有來往了，我怎記得他的電話。」

「對不起，再問一句，那是什麼時候——不久之前的事？」

「去年秋。」

「謝謝梅先生的合作，對不起，我想借洗手間用一用。」我和氣地說。

他哼了一聲，表示無異議，當我把洗手間的門關好，便立即在四壁搜索起來，浴缸的邊緣，有道簾布遮住，我悄悄拉開它，裏面掛着幾件衣服，都是內衣褲，也不知是誰的（因爲每間房住兩個至三個人——那時候因爲遊客太多，酒店房間異常緊張，曾經有一間房住三個人，甚至四個人的情況。）

我輕輕把它拉回，然後對着馬桶解起手來。

當我解決之後，把門打開，梅漢威的臉色十分難看，他冷冷地道：「譚先生，你進去這許久才小便，到底在查什麼？」

「那裏那裏，我因爲中午喝了不少水，所以時間久一點。」

「哼，香港房間小，小便外面聽得到，你明明進去了好一會，才响起水聲。」

我有點惱，冷聲道：「梅先生你若沒有做了什麼虧心事，又何必怕人查你？」

他悻悻然地道：「我怕什麼，不過我不喜歡被人無端端懷疑而巳。」

他的話却反而使我懷疑他可能有點問題。

我更加決定把這個人查一查，於是我便叫曾國强立即去找仙樂貿易公司的趙先生。

而我立即走去張小姐的房間。

（五）

張小姐替我把與楊漢威同房住的潘先生找來，那是一個乾瘦的老頭，年紀看起來沒有六十也有五十八了。

「潘先生，昨夜你幾點鐘睡覺？」

「九時多一點就睡了，我習慣早眠早起。」他有點心驚地說。

「陳先生及趙先生呢？」

「陳先生很早就睡了，我睡的時候趙先生還在看電視。」

「他很遲才睡？」

「是的，我睡至半夜才被一陣水聲吵醒，那是梅先生在洗澡。」

「那是幾鐘點？」

「不知道，我沒看錶，他洗了很久才回來，出來之後還喝了罐啤酒才睡，他在九時左右巳洗過一次了，所以他出來時我曾問他此事，他說太熱睡不着，所以再洗一次。」

我不覺有點奇怪，按理房內有冷氣，豈能說太熱？再說他巳洗過一次，即使熱，再洗一次也沒有理由要洗很久。我再問一問：「潘先生肯定他洗了很久的澡？」

「是的，起碼半小時。」

再問不出什麼之後，我便叫他出去，傳另一個姓陳的同房住客。這人更老，巳有六十多歲了，不過精神還好，紅紅黑黑的皮膚，看來健康頗佳。

陳先生的話又證實了梅漢威很晚洗澡的事。臨走時，他說了句話，使我大感興趣。「梅先生以前好像不是……好像是個不務正業的人，我兒子是計程車司機，所以知道一點。他以前是去台北混的，最近幾年才回高雄做生意。」

「陳先生可否說得詳細一點？」

他苦笑道：「我也只知道這麼多。」

我記得眞眞寫給我的紙上面好像有梅漢威的名字，於是在陳先生離開之後，我便撥了個電話叫眞眞過來。

眞眞說：「我也聽說梅先生以前好像不很好，後來才回到高雄，他曾經追求過姐姐，所以我認識他。」

「哦，」我大爲詫異，心中立即有點異樣，想到此人以前曾與自己妻子有瓜葛。「眞眞你不是講笑吧！」

她一臉認眞地道：「我騙你作甚，他樣子很兇，令人生怕，你不要對他說這話是我說的，咦，其實你可以問姐姐，她會較清楚。」

我立即打了個電話回家，可是電話沒有人接聽，大概美美又出去打牌了。我收了綫又問眞眞：「你姐姐來香港之後，你有沒有再見過他？」

她嚅嚅地道：「見過幾次。」

「他來家中找你？」

「不是。」眞眞道：「都是在外面，街上或是夜總會裏碰到的。」

「有沒有談過話？」

「有。不過只是寥寥幾句，我很討厭他，便拒絕了他，不過他跟哥哥好像感情還不錯。」

我想了一想，道：「他要約你？」

「是。」她有點尷尬，「不過，哥哥整天在我面前讚他做人好，人面够，吃得開。」

「那他對你有意思了。」

「哎啊，姐夫，他那人十足是個豬八戒，對什麼女人都有意思！」

我聞言不禁一笑，台灣的「豬八戒」等於香港粵語的「色狼」，心中却對梅漢威的思疑更大——他一定與葉飛星之間有什麼女人瓜葛，從而引致他下手殺了葉飛星。

他半夜洗澡說明了什麼？

——當潘先生跟陳先生入睡之後，他一定離開過酒店，到半夜才回來。這段時間是不是去伏擊葉飛星？

——他洗個澡超過半小時，那是什麼原因？他是要把身上的血漬洗掉？所以要用了這許多時間。

我深深吸了一口氣，使頭腦更加冷靜下來，然後再把事情細細想了一遍。眞眞及張小姐都默默地坐在這裏等我發言及行動表示。

突然一個念頭泛上我腦海：葉飛星的

家在北角，從利園酒店回家不需從法國醫院經過，他是死在那裏，或是在別處被殺，然後屍體被運到那裏丟棄？

幾乎同時，我立即肯定葉飛星絕對不是在法國醫院後面（棉花徑）那裏被害，因爲附近地上沒有血跡。那麼亦即是可以肯定葉飛星是在別處被害。

想到此，我不禁心頭一冷，若是這樣，梅漢威去那裏找車子，把屍體從行兇地點運到棉花徑？

只有兩個結論，一是梅漢威不是兇手，即使他在昨天半夜曾從外回來酒店，那也只是湊巧而已。

另一個結論是兇手不止梅漢威一人，他一定還有一個幫兇，這幫兇必定是居住在香港的，而且他有一架車子。

我在房間踱了幾圈步之後，決定再到梅漢威房中問問他，因爲他的態度始終使我產生懷疑。

我到他房中，臉色倏的一沉，我自己知道這時的臉一定難看得令人覺得可怕。

「梅先生，你昨夜去那裏？」

他倒反沉着。「沒有，我一直都在房中。」

我突然喝道：「梅漢威，你別敬酒不吃吃罰酒，酒店的保安人員曾經見到你昨夜二點多才回來的！」我撒個謊嚇他。

他果然臉色一變，跟着聳聳肩，好像莫可奈何的道：「既然你要我說，我也只得告訴了你……」

我變眼冷冷地瞪着他。

他輕輕一笑。「昨夜，你太太打電話給我，約我去夜總會……」

我心頭好像被人用鎚子猛擊了一下，虎地站了起來：「你胡說……」

他輕蔑一笑。「譚先生，你不要緊張，我對有夫之婦完全沒興趣，告訴你我沒有送頂綠帽給你。」

我像洩了氣的皮球，跌坐沙發上，腦際嗡嗡作响，心中說不出是什麼滋味，一個念頭一直盤旋在我心裏。「綠帽、綠帽、綠帽！」

幸而他又開口了，我只得極力使自己平靜下來。

「你太太說要介紹個朋友讓我認識，他是做生意的，所以，我便帶了我妹妹去赴約！」

「那人是誰？」我粗暴地喝問一聲。

「譚先生，你何不去問你太太？卻來對我這個遊客發脾氣！」他冷冷地道。

我鼻中重重的哼了一聲，立即抓起電話，打回家裏。

接聽的正是美美，平日我一抓起電話，只聽她「喂」了一聲，骨頭便像輕了幾兩似的，今日我卻毫無原故的升起一股怒火。「美美，你昨夜約梅漢威兄妹跟誰在一起？」

「哎呀，你發什麼牛脾氣？死人，我人已是你的了，你還吃什麼乾醋。」她嬌嗔地說。

我把聲音放低了一點：「美美，請你快說，這是正事！」

「哼，莫名其妙，昨晚是跟孔先生在一起的，孔正道先生！他的生意想向台灣發展，他太太叫我介紹一個台灣人給他們，所以，我就把梅先生介紹給他們。」

我狠狠地放下電話。孔正道以前是我同僚，不過大家不很熟識，後來孔正道父親過世，他便辭了職去繼承父親的生意。

這之後，我跟他便很少再見面，但美美有時在麻將枱上大唱「李小龍」時——三隻脚，也會打電話叫孔太太來湊湊脚。所以她跟孔家有些來往。

美美的電話雖然使我的心比較好過點，但是我在梅漢威的面前卻有失敗的感受，而這件案件只怕更加令人頭痛，起碼今日所做的一切已全是白費。

一時之間，我的心變得異常沮喪，我對梅漢威匆匆交代幾句體面話，便離開了，跟着一股難以抗拒的疲乏襲了上來，兩隻眼皮好像千鈞重般。

我吩咐同僚繼續把未調查完的遊客完成例行手續，便打了個電話到警署，跟着便拖着疲乏的身子回家。

回家的時候已是七時，美美正在煮晚飯，我先去洗了個浴。吃了晚飯，我便倒頭大睡。

朦朧中，突然覺得有點異樣，原來美美挨過身來，用手挑逗我，我陡然間想起眞眞的話，一股怒火升起，把她推開。「我要睡覺！」我狠狠地道。

（六）

我在到了馬尼拉的次日坐計程車去了趟百勝灘，剛巧碰到同機來的旅行團。離開時張領隊又邀我乘他們的旅遊巴士回市區，這倒使我省回一筆車費。

晚上張領隊突然打了個電話到我房間。「喂，譚SIR，你去不去唐人區吃宵夜？」

我心想肚子不餓，正想婉拒他，不料他又道：「喂，吃了宵夜我帶你去MASSAGE，又便宜又好！」

我給他說得有點心動，便更衣下樓。

張領隊和他的一位朋友陳大衞以及我乘計程車去唐人街的中心—王彬街，張領隊是福建人，菲律賓對他來說彷似是第三家鄉。

據他自己所說，第一家鄉是福建的故鄉；第二家鄉是香港。他家的父、叔輩都在菲經商，他未做領隊時已來過菲律賓好幾趟，因此還懂得幾句簡單的菲語。

此刻他正坐在司機旁邊，據他說，這是當地菲人的習俗，如果客人全部坐在後座，司機會很不高興。車子經過黎剎公園，我看到公園裏不少男女坐在草地上或彈吉他或唱歌，或者圍着一架收音機聽歌。

非律賓人是樂天的，我記起了不知聽過誰人講過的一句這樣的話，此際看來果然有理，雖然他們窮困，不過，很懂得享受人生。

張領隊說此公園晚上很多女大學生出來賺外快。我不禁食指大動。他又道：「不過，她們大都是帶菌者，我有很多朋友都因此而染了毒。」

我們不禁都笑起上來。車子駛過一座橋，跟着我便看到香草飯店的霓虹光管招牌，這家飯店的燒鷄，我倒久聞大名，那是一個福建籍的華僑開的。

再不久車子在ROYAL酒店旁邊駛過，跟着轉過右手邊，穿過一道牌樓式的門，這條街很小，街道也是凹凸不平，車子不斷顛簸。

「這就是馬尼拉的唐人區了！」張領隊說着。

右手街有家麵店，鋪面頗大，招牌上寫着錦香園三個大字，可惜已經關店。兩旁頗多流鶯在拉客。張領隊說：「早幾年這種女人兩三個披索便有交易了。」

三個披索大概等於兩元港幣，我不禁深嘆菲律賓的「人肉」比香港的蔬菜還便宜。

張領隊道：「咱去吃台灣菜好嗎？」

「又是台灣！」我心頭一動，正想反對，不料陳大衞已大聲贊成，我也只得表示贊成。

剛好司機在問去那裏，張領隊用非語道：「黎黎注！」車子便繼續前進，不久又聽他用非語道：「把挪！」車子便停下了。

那間食肆叫「青葉」，是台灣人開的，菜色不多，不過總算還對胃口。

宵了夜之後，張領隊如識途老馬般，在黯黯的街上，左穿右插，帶我們到一家以國泰爲名的浴室。

他似與那裏的人很熟，那掌櫃收了我們的錢之後（也不過廿多披索），用閩語跟張領隊交談。

「這裏的女人可以『掛』，但，你們不必多付。」

陳大衞道：「那該付多少？」

「二十披索便能攪掂，要是熟客十披索已可以了。」

「嘩！」陳大衞驚呼一聲，「只比香港茶樓一碟鷄飯略貴一點，認眞抵食！」

我洗了澡，却沒有去焗蒸汽，到了房間，一個非籍少女問我要粉還是要油，我心想若是用油，等下頗不方便，便叫她用粉。

她倒了些「莊臣」香粉在手上，然後替我按摩起來。

× × ×

下樓的時候，陳大衞道：「這裏的王老五眞的有福！」

「當然啦！」張領隊道：「這裏四個女人才有一個男人，女多男少，自然是男人之福！」

我們又乘計程車回酒店，到了半路，司機突然停了車，說是機器有點毛病，要下來看看。此地不是住宅，黑暗中有點荒涼，張領隊突然推門而出，叫道：「快下來！」

我慌忙打開車門。車門只開了一半，一個低沉的男人聲音傳來，「DON、T MOVE！WE JUST WANT MONEY！」

我看見四個非籍青年手持武器迫了過來，其中一個正用槍管指住張領隊。那個司機却已不知去向，他媽的，看來這是司機跟刦匪串謀的。

張領隊及陳大衞給這情景嚇得手脚顫動。那持槍的刦匪對張領隊喝道：「HURRY UP！」

我連忙一脚蹬在車門上，車門迅速打開，擊在那持槍刦匪的下身，因而他的槍也脫手飛去，我像一頭出柙的猛虎，自車廂內飛出，趁他還來不及有反應之時，右拳狠狠地擊在他後腦上。接着，雙手按在車門上，左脚後飛，踢退一名持刀刦匪。

張領隊及陳大衞見我發難，立即迅速靠在一起。

我剛迫退那名持刀刦匪，另一個手持木棍的匪徒，猛用棍自後面擊我，我被車子阻住退路，迫得蹲下，棍子在我頭上飛過，好險！只差三寸便得腦袋開花。

那時候，容不得我稍有猶豫，猛地倒飛，右肘向後一撞，「砰」地一聲悶响，正中他心胸，幾在同時，我的左脚踵，後撞他膝蓋。

跟着，我以快得令他難以置信的速度，一個風車大轉身，緊接着，左拳擊在他鼻上，「十」一聲輕响，他鼻裂血迸，我右拳又跟着擂在他小腹上，他放下木棍，雙手掩着下腹，癱了下去。

我解決了他，回身一看，那個持槍的刦匪已拾起手槍，我立時一蹲，鞋尖踢在跌落地上的木棍上，木棍立即好像箭一般向他射去。

那刦匪立即閃身逃避，我見機不可失，便一躍而去，攔腰抱住他，翻倒在地上，我抱着他在馬路上來回滾動，待他頭腦模糊之際，空出左手，一掌「印」在他胯下，他就像打了枝强烈的痲醉針，一切動作及反應刹那都慢了起來，身子也像煮熟的蝦子般曲起來。

我右掌掌緣再「切」地他臂上，他的手立時失去知覺，連槍也握不住了，我爬起身把槍踢飛，向其他的刦匪跑去，他們一見，喊了聲：「CHINESE KONGFU！」便急如喪家之犬而逃了。

回到酒店已是凌晨，我趟在床上，又想起了那件案子……

（下期續完）

兩期完俠情故事

馬騰·文
盧令·圖

擊棹中流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邵子游與一班抗元志士在船上聚會，被元兵追殺，兩岸箭如驟雨，集中向他們的船上射來，而前面又有幾艘官船阻截，三面受敵，情況非常危殆，邵子游乃奮不顧身，手握鐵槳，凌空拔起，向來船上的元兵橫掃過去，十多個元兵被掃落江中。當他身落敵船時，尚未站穩，即遭幾個元兵齊以纓槍向他刺來，他立即以鐵槳擋格，把元兵的手震得痠痲，纓槍幾乎脫手。個個剛想後退之際，已被邵子游一招「鬼王撥扇」，把幾個元兵撥得滿船翻滾，哀號不已，邵子游乘勝衝入船艙搜索，已不見那韃子將軍了……

互勵為砥柱 賫志葬中流

邵子游一不做，二不休，既然上了船，何不殺個痛快，揮舞起鐵板，衝殺向那些韃子兵，直如虎入羊羣，韃子兵根本無回手之力，被他砸扁撥飛了一大半，餘下的，也不及細想會不會水法，情急之下，紛紛跳落水中。

跳落水，似是逃不了，便宜了潛在水中的衆豪傑，在水中，一刀一個，殺了個不亦樂乎，不大一會，江面被血水染紅了一大片，却不見屍體，都沉到江底了。

邵子游以破竹之勢，解決了一船韃子兵，看看船上已無活人，將身一縱，執着鐵板，躍跨向另一艘戰船，希望能將那韃子將軍擒捉住。

身形才縱起，剎那間箭如飛蝗槍如林，一齊向他攢射急刺到，他被迫只好在空中舞動鐵板，擋撥格擊向他激射急刺的槍箭。

槍箭皆傷不到他，但，他也被迫送回船上，前進不得。

他舞動鐵板再一次縱躍向對船，依然被激箭急槍所阻截，難越雷池半步，被迫再次退回船上。

韃子兵似乎下了決心，不讓邵子游跨越過船，集中了三四十個弓箭手，二十多個長槍手，箭射槍刺，嚴陣以待。

邵子游連衝三次，三次皆被迫退回，只好停下來，以隣船的韃子兵對峙着。

韃子兵知道放箭傷不了邵子游，乾脆不放箭，只在邵子游躍身縱越過來時，才將箭射出。

雙方對峙着，誰也奈何不了誰。

× × ×

這面對峙着，那面下游處，擠滿了韃子兵的兩艘船，一面朝水中放箭，一面向岸邊移近，準備棄船登岸，那知還有二丈左右就靠泊在岸邊時，突的船身急劇下沉，只一眨眼工夫，水已浸上甲板，那些韃子兵立時陣脚大亂，在船上你擠我擁，急忙走避。

走，能走到那裏去？地方就只有一條船大，全船皆已浸滿了水，浸過足踝，很快浸上膝頭，那些韃子兵爭先恐後，朝水裏跳，會水的，拚命泅向岸，不會水的，在水中掙扎了幾下，「骨嘟嘟」灌了一肚子水，沉下去，做了海龍王的客人。

場面眞是混亂慘烈，每一個人都想活着，江中，浮滿韃子兵，你抓我推，不會水的抓住了會水的，緊緊不放，像抓着一塊舨般，死命不放，直到兩個人都沉入水中，淹死了，仍然緊抓不放。

潛在水下的衆豪傑，怎會放過這個殲敵的機會，在水底下，見一個殺一個，見兩個便殺一雙，剎那，江水泛紅，屍體飄浮，百多名韃子兵，只有不到二十個檢回一命，泅登上岸。

岸上的韃子兵，眼見着同伴如此慘死，束手無策，愛莫能助，唯有眼睜睜看着同伴死在江中。

兩艘被鑿穿船底的快船，很快就沉入江底。

衆豪傑這一伙，可說漂亮快捷，大獲全勝，己方却毫無損傷。

衆豪傑見澈底解決了這面四艘快船，決定在對付那面的三艘戰船。

其實，他們一落水，就分成兩批，一批去對付兩艘快船，另一批對付三艘戰船，務求將韃子兵一舉殲殺。

解決了兩艘快船的豪傑，立刻趕去帮忙對付戰船的另一批。

× × ×

戰船不同快船，甲堅木厚，船身高大，故此，動起手脚時，不是那樣輕易。

三艘戰船中的兩艘，眼見對面快船上發生的慘劇，可謂前車可鑑，也嚇破了胆，急急往岸邊移靠。

就只剩下被邵子游殺得一個一不剩的戰船，沒有靠岸邊移動。

邵子游眼見兩艘敵船向岸邊靠移，心頭一動，縱躍回木船，悄聲對曾七說了幾句話，一縱身，躍入水中。

不大一會，人頭浮現，九個人先後在船邊浮冒起，縱身登上船，邵子游也不等衆人喘過氣來，急聲對大家說：「韃子兵的胆已被咱們嚇破了，絕不敢再以快船追截咱們，趁他們正慌忙靠岸逃命的時候，咱們趕緊開船，將韃子兵拋在後面，好從容棄船登岸，遲了，恐又有變化。」

衆人自然沒有意見，一致贊同，於是，立刻動手，掌舵的早在掌舵，其他的，紛紛動手，拿起可以划水的物件，帮同划動木船，斜斜標向江心。

「三艘戰船永遠不能再追截俺們，沉了！」李斌指着兩艘經已移靠在岸邊，正爭先恐後往岸上攀爬的韃子官兵，高聲歡叫。

衆人望去，只見岸上的騎兵紛紛下馬，用長槍，硬弓垂伸下去，將船上的韃子兵拉扯上岸。

而兩只戰船，經已慢慢向下沉沒。

還未攀爬上岸的韃子兵，恐慌得驚呼哀號，亂抓亂攀，有不少掉在水中，那情形，令人不忍卒睹。

這兩艘戰船上的韃子兵，總算比沉下江的快船上的韃子兵幸運，起碼檢回了一條命。

那些只顧救人的韃子騎兵，直到木船開出老遠，才驚覺，立刻紛紛上馬，向着疾駛而去的木船追去。

那面岸上，一直靜立不動的騎兵，雖然一直只是守在對岸，却一直注視着這面的情況，一見木船乘亂朝上游疾駛，立即策馬沿江追着，一點也不放鬆。

× × ×

日在中天，陽光猛烈，洒射在粼粼江水上，閃起一層光暈，令人目爲之眩。

江兩岸，塵頭蔽日，正有兩隊韃子騎兵，催馬往上游馳去。

江中，孤零零的一隻木船，正逆流而上，快逾奔馬，將江兩岸的騎兵拋在後面。木船上十條錚錚的漢子，正與邵子游他們！

江上的威脅已解除，只剩下江兩岸的騎兵，追纏得他們死死的，討厭！

想擺脫他們，安然登岸，看來是不大容易的了，雖則如今他們的木船將兩岸騎兵拋在後面，不大一會，當可追趕上，與木船齊頭並進。

船上衆人，還在爲先一會殲殺百多名韃子而興奮歡慶，喝酒談笑，根本不將兩岸的韃子騎兵，放在眼內。

「今日一戰，殺的狗韃子比這百多天來所殺的還要多，哈哈，一刀一個，連聲也叫不出，就到海龍王處報到，眞眞痛快！」韋八「咕嘟」喝了碗酒，復又大笑起來。

「可笑那些韃子兵，明知跳入水中，不被淹死，也被俺們殺死，偏就往江中跳，像被鬼迷一樣，便宜了俺們兄弟，不用上船趕，也自動跳下水送死。」陳子劍捧起一罈酒，一口氣喝了半罈，遞給身邊丁厚。

丁厚接過，喝了個罈底朝天，剛才一手扔落江中，被李斌一手扯住，說：「別扔了，可能有用途。」

丁厚瞪眼不解地問：「酒也沒了，還有何用？」

「可以當暗器用，砸碎了，朝韃子撒去，有他們受的！不死，也傷！」李斌從丁厚手中拿過酒罈，放在一邊。

「李斌說得不錯，等一會，可能還有一場激烈的厮殺！」一旁揮動鐵板划水的邵子游，凝重地向衆人說。「等一會，咱們無論如何要強闖上岸，不然，被困在江中，對咱們大大不利！」

衆人一聽又可以殲殺韃子兵，個個精神一振，捋袖攘臂，有的甚至將身上濕淋淋的衣褲脫下，精赤着上身，只穿一條犢頭短褲。

「今次輪過俺過過手癮了，剛才俺一直看着你們動手，心癢癢的，又不敢扔下船舵不管，看得俺直瞪眼！」掌舵的曾七再也鷩不住，大聲嚷嚷。

「曾七，別嚷嚷了，等一會，俺們讓你先上，多殺幾個狗韃子！」侯胖子摸着挺突起的肚子，笑起來，像個彌勒佛。

「眞是俺的好弟兄！」曾七高興地大叫。

衆人在大聲嚷叫笑鬧，邵子游却在不斷左右觀望打量，找尋適合的登岸地點及兩岸騎兵，那一隊的實力弱些易於對付！

經過一番觀察打量，他選中了上游數十丈處，一處江石特多，怪岩聳突的江岸登岸。

那一處，由於岩石特多，且突兀聳削，參差密佈，韃子騎兵不能騎馬直衝下去，要在七八丈的一處岸坡下馬徒步走下去，這一來，就分散了，有利他們散開各個擊破，且聳削的岩石，成了天然屏障，只要躲在岩石後，韃子兵的强弓利箭就奈何不了他們。

還有一點，那一邊的騎兵，據他觀察，比左邊岸上的騎兵弱多了，人數也少些，故此他選擇右邊那處江岸登岸。

他將他的意思及觀察所得，詳細告訴了衆人，衆人聽後，紛紛打量左前方數十丈處的江岸，一般同意邵子游的決定，認爲是最理想的登岸地點。

既然衆人一致同意，那就向着那處江岸如飛衝滑過去。

× × ×

船到那處江岸，岸上的韃子騎兵也恰好到達。

船上衆人，不等船靠岸，二三丈遠的江面，一躍上岸，紛紛伏身在岩石後，才伏下，來不及下馬的韃子兵，已扣弦發箭，向他們射去，企圖阻止他們登岸。

激矢射在岩石上，篤篤作响，有些則穿過，射落江中。

曾七這一回也不落後了，船頭才抵上岸灘，他已在船尾一個凌空飛躍，人在空中，一手接下兩枝長箭，一接即擲，將兩個剛下馬，衝下江坡的韃子兵擲刺個胸背對穿，慘叫一聲，滾下江坡，在一塊岩石前停下，寂然不動。而曾七亦聳身縱墜落一塊岩石後。

最遲上岸的，是邵子游，他想得很周到，萬一登岸不成，還用得着這條船，於是，他將船纜緊縛在一塊石上，恐防船被流水衝走。他每做一件事，總是設想周到，預留後路。

弄妥了船隻後，他才執着鐵板，一躍上岸，伏在秦都身旁，從石後探頭向江坡上打量。

江坡上，那些韃子兵已紛紛下馬，執刀持槍，蜂擁而下。

而那名軍官，則站在江坡上，指揮呼喝。

邵子游直等到韃子兵衝到江坡半腰，才躍身而起，朗喝：「弟兄們，衝啊，誓殲韃狗！」

伏在石後的衆人，立刻呼應：「誓殲韃狗！」紛紛從藏身的石後衝殺出，撲向舞刀揮槍，不知死活的韃子兵。

兩下裏一衝，恰好在江灘上遭遇，短兵相接，立刻混戰起來。

短兵相接，韃子的硬弓利箭派不上用塲，令到羣豪少了一種威脅，個個立時奮起神威，利用散佈的岩石，與韃子兵拚殺周旋起來。

韃子兵雖然勇悍人多，如何抵擋得了十隻出柙猛虎般的撲殺，才一接觸，岸灘上立時血濺橫屍，慘叫哀號連連，韃子兵傷亡逾半。

單是邵子游的大鐵板，已所向披靡，每一鐵板揮砸出去，起碼有兩個以上的韃子兵遭殃，不是被砸爲肉醬，就是被揮擊得手殘腳斷，不死也重傷。

在岸坡上的韃子兵軍官見了，臉色大變，急忙抽出弓箭，抽空放冷箭。

正與四五個韃子兵在岩石間躍跳繞走，抽冷子出刀，將四五個韃子兵只殺剩一人，那剩下的韃子兵嚇得亡魂皆冒，扭身就跑，却被曹京自石上凌空躍撲追擊！

曹京眼看一刀搠進那韃子兵背上，猝然間驟聞銳嘯聲，直撲向面門，知有暗器射到，百忙中顧不了斬殺那韃子兵，凌空拗腰仰頭，「嗖」的一聲，一枝長箭閃掠過他的鼻尖，激射向江中。

只這一瞬間，那名韃子兵已沒命地逃奔上岸坡。

曹京就勢一個倒翻，墜向地上時，順手將一名自背後偷襲陳子劍的韃子兵一劈兩爿，濺血橫屍！

陳子劍手舞三節棍，抖打劈掛，將三名揮刀舞槍，衝向他的韃子兵，像敲西瓜一樣，將他們的腦袋敲砸碎，頭爆血漿現，登時了賬。

水娃與侯胖子，穿插在韃子兵之中，掌劈刀砍，所到之處，血光與慘號同時迸現响起，就像兩個催命判官。

曾七這下可過足癮了，他乾脆將一名死去的韃子兵屍體倒握在手，人如瘋虎般，那處有韃子兵，就衝向那裏，揮舞掄動手上的屍體，當作兵器，將那些韃子兵掄砸得東倒西歪，頭破血流，斷手折脚，「嗚哇」慘叫。

丁厚則連兵器也不用，掄動一雙醋砵大的鐵拳，見一個韃子兵擂一拳，擂得那些韃子兵狂噴鮮血，倒地再也爬不起來。

李斌仗着身形輕捷，輕功過人，人如跳蚤般，躍跳彈縱，往來縱躍，每一墜地，必有一名韃子兵遭殃，被他銳利的匕首扎腹開胸，死於非命！

經過這一輪衝殺，百十個韃子兵心寒了，慌亂地怪叫着，轉身就逃。

羣豪乘機追殺，衝向岸坡。只要能够衝上去，就不難搶奪到馬匹，逃之夭夭。

百十個韃子兵，只剩下不到三十人，拚命奔登上岸坡，爭先恐後，有立脚不牢的，滾跌下岸灘，被羣豪一一斬殺！

這一戰，可說慘酷無比，岸灘上，到處都是韃子兵的血，將岸灘的泥沙，岩石，濺染通紅。

羣豪中，就只有曹京在這一戰中，被一名悍不畏死的韃子兵，臨咽氣，也在他手臂上劃了一刀，只是輕傷，不大碍事。

敵人潰退，正是奪路突圍的好機會。邵子游一聲清嘯，率先舞動鐵板，衝躍向岸坡。

衆豪傑吶喊一聲，不甘落後，紛紛躍撲縱跳向岸坡。

李斌一躍丈高，空中身形連翻，孫悟空大翻觔斗般，翻縱撲向那名不斷在岸坡上放冷箭的韃子兵軍官。

——擒賊擒王，只要將這名韃子官兵擒拿下，就不難從容遁走。這是李斌的想法。

那名韃狗軍官於放冷箭間，眼光瞥見凌空翻縱撲到的李斌，急忙退後幾步，邊退邊抽出三枝長箭，三下弓弦崩响，三枝箭，一前二後，成品字形射向李斌頭面胸前！

李斌不敢怠慢，伸手抄接那枝射向他頭臉的長箭，同時右手匕首劃撥，準備將那兩枝後至的長箭撥格落，那知，就在他

一手執住第一枝長箭的剎那，後至的兩箭竟猝然向左右拐射，在空中劃了個半弧，速度快了一倍，比第一枝箭還要快，弧射向李斌兩脅！

變生俄頃，且大出意料之外，直射的箭半途中竟會拐彎弧射，李斌一手執住第一枝箭，其餘兩枝箭已挾着銳風，激射在他雙脅。

李斌不由一凜，危急一髮間，右手廻划，身形沉墜，「拍」聲擊落射向右臂的長箭，雖然也避過了左脅要害，仍是慢了一點點，未能全部避過，被射向左脅的長箭自左至右，在脅上擦射過，劃開一道足有二分深淺的血槽。

渾身一顫，咬牙忍着沒有叫出聲，一口氣散洩，李斌自空中墜跌落地，額上青筋暴現，背上血涔涔而下，拔步就要衝撲向那名站在岸坡上，正發出陰鷙獰笑的韃狗軍官。

臂上一緊，被侯胖子一把拉住，急聲道：「停下來，俺爲你止血裹紮！」

這一說話間，背上火辣辣般痛，忍不住痛哼出聲，停下來讓侯胖子爲他包紮。

那名射傷李斌的韃子兵軍官，見李斌傷在他箭下，得意洋洋，箭發射得更準更密，射向追逐在韃子兵後面，向岸坡躍登的羣豪。

這名韃狗軍官的箭法眞的有兩下子，每一箭射出，都令到羣豪不得不全神對付，閃避擋撥。阻窒前進。

獨有邵子游持着鐵板，擋在身前，像一面擋箭牌般，不懼箭射，直往岸坡上衝去。

那名狗官接連放出兩枝會在半途拐彎的長箭，妄圖從兩側突進，將邵子游射傷，俱被邵子游大鐵板左右一擋，將兩枝箭磕落，躍步縱身，一下子縱躍上岸坡！

那名韃狗軍官見了，慌不迭向後倒躍，想將距離拉長，以便放箭。

邵子游怎容他處於有利地位，跟踪縱前，脚未落地，一鐵板打橫撥砸，嚇得那名軍官臉色青黃，怪叫一聲，往後就倒！

那知邵子游全力撥砸出的鐵板半途中一頓，手一轉一反，兜頭向拗腰仰天的韃狗軍官拍砸下！

那名仰倒的韃狗軍官以爲自己這一招避得巧妙，才想挺腰站起，猛瞥見一片烏雲也似的黑影當頭拍壓下，驚得他心胆俱裂，狂吼一聲，背貼地上，猝然蹬踹起一脚，另一脚同時在地上奮力撑蹬。

一聲慘烈的哀號起自那韃狗軍官大張的口中，他的人雖然蹬竄出去，避過致命一擊，一條踹撑向拍砸下的鐵板的腿，「克察」一响，被砸拍下的大鐵板，齊膝拍斷砸碎，斷腿上那參差的森白腿骨顯露在血肉模糊的斷口上，腿肉蠕搐，鮮血自他腿上的斷口處，噴洒出，隨着他蹬竄後的身形，湧出一條血路，也洒了一鐵板！

那名韃子軍官痛得滿地打滾，哀號連連，撼人心魄！

邵子游本不想殺他，將他扶持住，見他哀號痛苦的情形，心實不忍，一皺眉，舉起大鐵板，就向那殺豬般哀嚎痛叫的韃子軍官身上砸落！

「鏗」然一聲大震，邵子游的大鐵板竟然砸不落，被一條橫來的禪杖拒擋着！

× × ×

邵子游神力天生，內功精純，鐵板有百拾斤重，被他力砸而下，少說也有千斤過外，等閑一般高手，都擋拒不了，如今，却被一條粗有兒臂的禪杖擋拒着，砸不下，僵持着！

是誰？有這種神力，擋拒得了他的一擊！這是邵子游心頭一凜之後，心中閃過的第一個念頭！

當然不會是斷了一條腿，倒地哀號痛叫的韃狗軍官！邵子游閃目瞧看，一條身形高大，臉色赤黃的番僧，不知打哪裏竄出，持杖擋拒着他的鐵板！

這名番僧雙睛中兇光熠熠，獰視着邵子游，嘿嘿冷笑。

別看他外表輕鬆，雙脚却陷入地下，深埋半寸！

反觀邵子游，雖然被番僧禪杖擋拒着，鐵板砸不下，却氣定神閑，雙脚穩穩地站在地上，一點不顯出吃力的樣子。

那番僧身披黃袈裟，太陽穴鼓突，邵子游一看，就知道是藏邊密宗門的一流高手。

兩人僵持着，誰也佔不到便宜，突的，邵子游沉喝一聲，鐵板力壓而下，壓下了半尺有多！

那名番僧陡然暴吼一聲，手中禪杖奮力撑拒，却分毫移動不得，頭上立時冒出豆大的汗珠，一張臉變成血也似紅，雙脚一沉，陷下足有一寸。

只這一較量，立見高下，那名番僧，無論臂力與功力，皆不及邵子游 比之遜了一籌。

邵子游自一眼看見番僧出現，心裏暗叫一聲：「不好！」這名番僧突然出現，那表示，別的番僧亦已趕到。

他不欲再與這名番僧對峙下去，陡然一卸勁力，鐵板一抽，往後就躍，同時扭頭大叫：「弟兄們，速速突圍！」目光瞥處，衆兄弟雖已全部衝上岸坡，却被爲數最少有二十名的番僧糾纏厮拚着，脫身不得，戰況且很激烈。

那名番僧正自運聚起全身功勁，勉力撑拒着邵子游的壓迫，冷不防邵子游却卸勁撤板，令到他一身功勁無處抗衡着力，功勁暴然瀉出，人亦不由往前踉出一大步，心頭大驚，急忙斂聚功勁，穩住身形！

邵子游一見衆弟兄正與番僧拚殺，一時脫身不得，他本可一人走脫，但，他能撇下肝胆相照的弟兄獨自一人走嗎？咬咬牙，横下心來：要死一起死，走，亦一起走，正像賀鑄「六州歌頭」中所寫的：「少年俠氣……死生同！……」决心下定，眼角瞥見那名高大番僧身形浮動，機不可失，撤下的鐵板翻揚起，蕩砸向那番僧的禿頭！

那名番僧才穩住傾前的身形，一道黑忽忽的影子挾銳嘯之聲，迅疾無儔地蕩砸到，怪叫一聲，慌不迭縮頭蹲身！

那知，邵子游這一招看似勢勁力猛，凌厲無比，却是一招虛着，目的就是迫對手如何閃躲招架，隨機應變變招，番僧縮頭蹲身，正中下懷，仍用了剛才用來對付韃子狗官那一招，半途中倏然一頓力劈而下，將拍改爲劈，「泰山壓頂」改爲「力劈華山」，劈落番僧光禿禿的腦袋。

邵子游將鐵板當作板斧來使用！

番僧滿以為可以避過邵子游鐵板的蕩砸，正擬一杖向邵子游腹部捌去，頭頂已銳風貫頂，嚇得他心胆俱裂，那裏還來得及傷人，自保要緊！蹲下的身形乘勢一屁股跌坐在地，雙手橫握禪杖，往上奮力迎擊！

「噹」一聲大响，震耳嗡鳴，邵子游這全力一劈，鐵板恰正劈在番僧千鈞一髮間舉挺起的禪杖正中，火星激濺，陽光下燦亮眩目，鐵板劈壓在番僧橫在頭頂禪杖當中，兒臂粗的禪杖竟被他這一劈，當中爲之彎曲，彎曲的部分，抵壓在番僧的禿頂上。

番僧雙臂被邵子游一劈之力，擊得酸痛痲痹，差點握不牢禪杖，悶喝一聲，勉强抵拒住劈壓在禪杖上的鐵板，然却臉紅耳赤，氣息粗重，額上暴沁出的汗珠，淌滿臉上，跌坐在地上的身軀，簌簌震顫。

邵子游手上加勁，往下一壓，番僧不由悶哼一聲，挺直的腰再也挺不直了，像蝦般弓起。雙目已怒突出眶，可見他承受的壓力有多大！

抵壓在他禿頂上的禪杖，也向他的禿頭壓墜了二三分，原本冰凉的杖身，忽然變得火熱，灼得他頭皮發炸疼痛，有點抵受不住。

番僧知道這是邵子游發出的强大功勁所致，强大無儔的功勁，從邵子游手上傳到鐵板上，再由鐵板傳到禪杖，强大的功勁轉化爲熱力，令到禪杖發熱。

番僧彎着一口氣，死命撐拒着，他知道，若他稍爲一洩勁，就會被强大的功勁將頭顱壓爆，當場橫死！是以，他全力抵拒着，提聚身上一點一滴的勁力，運聚到雙臂上，希望能挺得一會是一會，有同伴及時趕來援手！

可是，邵子游已動了殺機，她知道乾耗下去，只會對己不利，一定要速戰速決，解決了眼前番僧，與衆弟兄聯手衝殺出去！

番僧已是强弩之末，不但腰已被壓得弓起，連坐在地上的屁股，也深陷入地，兩臂震顫得更厲害，汗水爬滿了他的臉面，浸入了他的眼睛，令他很不好受。

眼睛被汗水浸入，絕不好受，頭頂更不好受，禪杖變得像條通紅的鐵枝，更加彎曲，頭頂受的壓力更大，通紅的禪杖灼焚得他頭爆欲裂，痛苦不堪，他已感到有點抵受不住！

驀地，他的身軀猛烈搖幌起來，一雙赤紅的眼珠子，像要奪眶而出，突掛在眼眶外，臉色由通紅變作紫黑，胸膛急劇起伏，屁股已完全陷沒在地下，頭頂，被通紅的禪杖壓灼出一道焦黑的凹溝，冒出陣陣黑烟，焦臭難聞。

看樣子，番僧挺受不住了。

邵子游繼續施加壓力。

番僧終於崩潰了。張口「哇」聲狂噴出一道血箭，洒射出足有丈外，舉起的雙臂垂墜，整個人萎靡收縮，「噗」一聲爆响，巴斗大的腦袋被壓裂爆開。一雙掛突在眼眶外的眼珠子，「脫」的奪眶射跌落地，當塲慘死！

邵子游見番僧已死，「托」的往後躍跳，一道精光却在這時，在他左後側電閃般劈落，在他眼前一閃，「噗」一响，劈在已氣絕而死、身軀萎縮、却不倒下的番僧屍體上，立時血光迸現，番僧的屍體被劈裂開，有一小半飛離身體，摔跌落丈外地上。

這自側後閃劈而至的一刀，半是劈向邵子游，却被邵子游先一刹那倒躍閃避過，可憐那番僧，死得這樣慘酷，死後還被劈了一刀，屍身殘缺。

死去的番僧也沒有什麼好怨的，只好自嘆倒霉，因爲，在他死後，劈他一刀的，不是別人，正是他的同門師兄弟——另一名番僧。

這名莫名其妙砍了已死番僧一刀的番僧，本意是想救同伴，從左側後向邵子游偷襲，滿以爲可以得手，那知邵子游眼觀四面，耳聽八方，於擊殺高大番僧後，驟覺側後勁風襲到，毫不思索，更不怠慢，往後就躍，堪堪避過自左側後砍到的一刀，造成了這名番僧的錯手之失。

這名失手誤砍已死高大番僧一刀的番僧，年紀比那名已死的番僧年輕十多歲，身材精壯，面目陰沉，手執一把六尺長短的番刀，刀鋒森亮，劈了那高大番僧一刀，刀鋒竟然不沾一絲血跡，一看就知是把好刀！

不過，他身上披的袈裟是紅色的！

根據他披的袈裟判斷，他的身份沒有已死的高大番僧高——高大番僧披的是黃色袈裟。

要知道，藏邊靑康一帶的密宗門，在藏邊一帶，勢力强大，寺廟分佈相當廣闊，除了喇嘛教之外，就數密宗教了。密宗門以大手印威懾武林，是一門相當高深的武功，凡密宗門弟子，以練成大手印者，成就最高，大手印，成了密宗門的深奧絕學。一個密宗門弟子，若想將大手印練到爐火純靑，非有數十年功力火候不可。而密宗門等級之分，從袈裟上就可以分辨出；黃色袈裟者，在密宗門，輩份地位最高，紅色次之，等而下之，沒有袈裟的密宗弟子，輩份地位最卑微！

邵子游一動手，就斃了一名密宗門的絕頂高手，邵子游的武功，亦可說高不可測了。

身披紅袈裟番僧眼見自己一時心急錯手，砍了輩份比他高的高大番僧一刀，頓時整個人驚呆怔在地上，垂握着彎長的番刀，「噗」聲雙膝一曲，跪在高大番僧屍體前，叩首惶聲一連串快速地「嘰咕」着，滿咀番話，聽得一旁的邵子游滿頭霧水，不知他說什麼。但從他惶恐恭敬的樣子，猜測他一定是向已死的番僧求告饒恕他的不敬。

原來，密宗門上下尊卑分得很清楚，門中弟子不得稍有逾越瀆犯，否則，踩足斬脚，逐出門戶。如今，紅袈裟番僧瀆犯了黃袈裟的番僧，怎不誠惶誠恐，叩首求恕。

但，死人又怎會知道活人對他所做、所說的一切呢？這豈不是白說白做？

邵子游被紅袈裟番僧的怪誕行爲所吸引，一時忘了危險，也忘了正在與韃子兵、番僧打鬥的羣豪，饒有興趣地注視着紅袈裟番僧到底弄什麼把戲。

一聲悶叫却將邵子游驚動了。

他急忙循聲望向發出悶叫聲的地方。

× × ×

其實，不用看，單從聲音，他也分辨出剛才發出悶叫聲的，是秦都。叫聲入耳，他已全身震動，再一望，不由令他大驚失色——秦都正被兩名穿紅色袈裟的番僧纏着，勉力撐持着，咀角有抹殷紅的血跡，想是剛才挨了一擊，受了內傷，噴吐出鮮血。

秦都此刻，正被兩名番僧逼得險象環生！

而羣豪每一個人，都被兩名番僧纏着，脫不出身，救援秦都。

邵子游發出一聲長嘯，身形彈射而起，縱撲向秦都，欲解秦都之危。

那知，身形才彈射起，斜刺裏，一條火紅的身形向他撞射到，將他阻截住。

斜刺裏躍射向邵子游的火紅身形，不是別人，正是那名跪地叩首哀告的紅袈裟番僧。他本跪着，見邵子游縱身射起。立刻不顧一切，人刀合一，無遮無擋，就那樣筆直射向躍在空中的邵子游，速度快得令人不敢相信。

邵子游被番僧這不要命的躍射，逼得只好迴身一鐵板，向紅袈裟番僧攔腰揮砸過去。

紅袈裟番僧竟然不閃不避，像瘋了般，依然筆直刺射向邵子游！

邵子游禁不住吃了一驚——那有如此不要命的打法，竟然不顧生死地，刺射過來。

事實上，紅袈裟番僧確是不顧生死，因爲他已抱必死之心——他瀆犯了師叔，按門規該死！如今，他是抱着與邵子游拚個兩敗俱傷的決心，奮不顧身地躍射向邵子游。

剛才，他在黃袈裟番僧屍體前叩首「呢喃」，就是求告黃衣番僧，准他戴罪殺敵赴死，並求黃袈裟番僧饒恕他的大不敬。剛求告完，抬頭望見邵子游縱射向打鬥的人羣，遂懷着必死之心，及對邵子游的一腔怨毒，奮不顧身撲射向邵子游。

邵子游可不願與他兩敗俱傷——若原式不變，可一鐵板將紅袈裟番僧攔腰砸擊成兩截，自己亦必傷在番刀之下，邵子游只好沉身飛墜，落回地面。

紅袈裟番僧自邵子游身上人刀射空，在空中折腹一翻，墜瀉落地。

脚才沾地，足尖一旋，番刀旋揮劈出，繞身泛閃起一道耀亮的弧光，掃劈向邵子游腰間！

邵子游人落地，足下一點，就想撲向與兩個番僧激鬥，漸呈不支的秦都，紅袈裟番僧一刀已到，只好一擰身，鐵板一蕩，刀、板磕碰在一起，發出「鏗」的一聲嗚响，番僧的番刀被鐵板碰蕩開，中門大開。

邵子游恨這番僧一味糾纏着他，下手便不容情，飛起一脚，踹向番僧小腹！

番僧急偏身擰腰，被邵子游一脚踹在腰上，打着旋飛摔開去。

邵子游看也不看那番僧，彈身縱撲向左支右絀的秦都。

那番僧悶叫着旋飛摔開去，却忍着腰間刺痛，猛然煞住身形厲吼一聲，雙手執刀，足下力蹬，人刀平平飛射向身形剛躍起的邵子游。

邵子游身形縱撲出不到一丈，背後已覺尖風刺體，也不回頭張望——已來不及，鐵板迴蕩，「錚」一响，番僧全力射刺的番刀，刺擊在鐵板上，就像刺擊在一塊尺厚的堅硬岩石般，被反震之力，震翻落地。

邵子游鐵板迴蕩，不得不重又墜落地上，一看，又是這番僧，三番四次，苦纏不休，不由氣往上衝，他不是偏愛這番僧，實是心急想去救援秦都，故沒有心情與這不知死活的番僧糾纏，這一次，他決定全力將番僧擊殺，好從容救援秦都。

那番僧已拚必死之心，人才落地，不等邵子游有所動作，番刀刀光滾滾，人刀撲攻邵子游。

邵子游冷哼一聲：「不知死活的番狗！」身形滴溜一轉，閃繞到番僧側邊，平持鐵板，力鏟而出，鏟向番僧腰間！

番僧若被鏟中，不腹破腰斷才怪。

番僧却彷若不見，毫不畏懼，反而盡量快速地迎着鏟來的鐵板衝上，傾身探臂，一刀刺向邵子游胸膛。

邵子游斜踏一步，偏身一擰，招式不變，人却讓過刺來的番刀，鐵板鏟撞在那番僧的腰腹上！

同一時間，番刀貼胸擦過！好險！

番僧被鐵鏟一鏟兩截，慘叫一聲，上半截身連刀傾射出足有二三丈遠近，才「蓬」聲墜摔在地，連滾了好幾滾，才靜止不動，雙手仍死死執着那把番刀，腸臟流了一地。

下半截身軀直到上半截身軀射摔出老遠，才暴噴出半天高的的血雨，一晃，倒在地上，仍冒湧出大股血流。

邵子游差點被暴噴出的鮮血洒了一身，幸虧及時退開一丈過外。

一擰身，也不再理會那樣多，縱撲向情形危殆萬分的秦都。

× × ×

秦都被兩名身材粗壯的紅袈裟番僧夾攻，初時，尚能應付裕如，手中的厚背刀左砍右劈，招架住兩名番僧的兩把番刀，戰了個平手，誰也奈何不了誰，哪一方想在短時間內擊敗對方，都是不可能的事。

秦都若不冒進，急切求勝，就不會落得現今這種狼狽的情形。

原來，秦都於久戰不下，不耐煩起來，躁急冒進，被一名缺了半截耳朵的番僧故意賣個破綻，誘他一刀從中切中，另一名下巴有顆大黑痣的番僧覷準了，踏步沉臂，一刀刀壓在秦都的厚背刀上，令他一下子抽刀退身不及，那名缺了半截耳朵的番僧乘機偏身進步，疾出一掌，使出「大手印」密宗絕技，印在秦都胸膛上。

若不是那名番僧的「大手印」還未够火候，功力稍遜，而他又在千鈞一髮間，仰身卸却一小半力道，不當場吐血身亡才怪！

饒是這樣，整個人也如受重擊般，猛一震，退了一大步，血氣翻湧，脚步虛浮，忍不住張口噴出一大口鮮血。

他已受了極重內傷，胸膛上，火燒般灼痛。不用看，他也知道，胸膛上已留下一只手掌印。

據說，密宗「大手印」若擊實在人身

上，必留下一只手掌印，功力越深，留在被擊人身上的掌印，越清淅深陷，反之，只是淡淡的掌印或影子。

兩名番僧眼見秦都中了一記「大手印」，知他受了極重內傷，心中竊喜，兩人互一打眼色，配合着，展開凌厲兇猛的攻擊！

秦都身受重傷，功力自然打了折扣，身子反應也沒有未受傷時靈捷，原本勢均力敵的局面，刹那扭轉，被兩名番僧逼得手忙脚亂，險象環生，想從兩名番僧的夾攻中衝突而出，三番四次，皆被兩名番僧阻截，脫身不得，還被那名下巴有顆大黑痣的番僧，抽空一刀砍削在肩頭上，立時鮮血傍流，眼前一黑。差點痛昏過去。

咬牙强忍着，他沒有叫出聲，以免影响了在激烈搏鬥着的衆弟兄，因了他的叫聲而分了心，被敵人有機可乘。

邵子游擊殺那面目陰沉的番僧時，正是秦都被砍削了一刀的時候，待到邵子游轉身撲射向秦都，秦都內創外傷的身體，已再不能閃避開兩名番僧自左右兩面向他刺劈到的番刀！

邵子游人在空中，亦看到了秦都危殆，驚急交加，來不及多想，脫手將鐵板擲射向一名番僧，人亦墊足划臂加速躍撲！

秦都眼見兩刀自左右刺劈到，知今番已不能倖免，死，他本不懼，只恨不能多殺韃狗，既知必死，他也不能閃避，反而向左面那名番僧刺向他腰眼的番刀挺迎上去，厚背刀亦橫搠而出，搠向那名番狗的腰背！

左面下巴有顆大黑痣的番僧，一刀刺出，臉上露出猙獰笑容——秦都決不能躲避開他這一刀，死定了，刀尖已將觸及秦都皮肉，那知秦都不避不閃，竟然挺身迎上，他大睜着一雙眼，莫名所以地瞪望着挺身迎向他刀尖的秦都，訝異秦都怎會不怕死，還撞向他的刀尖，他還未見過一個如此不怕死的敵人，照一般的情形，若不是瘋了，一定會盡量避閃，而眼前這人，却一反常態，令他有一刹的呆怔，訝異地瞪視着用身體撞向他刀尖的秦都。

另一面，缺了半截耳朵的番僧，一刀已砍在秦都背上，看見秦都的反常舉動，也怔了怔。

這一怔，令到兩名番僧雖被殺死了秦都，同時亦陪秦都一齊到閻王老五那裏報到！

下巴有粒黑痣的番僧，一刀刺入秦都腰眼，一怔立刻醒覺，想抽刀退身，可惜遲了，被秦都一把握着他鋒利的刀鋒，刀鋒立刻割陷入秦都掌肉中，秦都這時已不覺痛，藉着背上被缺耳朵番僧一刀砍劈在背上的一擊之力，猛然衝撲向有黑痣番僧，厚背刀傾盡全身僅剩的力量，搠進番僧背腰中。

而他自己，亦被番刀自左腰眼刺入，側後背透出，全身猛然抽搐劇抖，一張臉，蒼白得怕人，扭曲得不似人形的背上，差點被缺耳朵番僧的一刀，砍入心肺。

下巴有痣的番僧，發夢也想不到秦都會臨死也拉他墊背，他驚覺時已遲了，抽刀欲退，刀被握，且深刺入秦都體內，一時間拔不出，到他想棄刀，背間上已被秦都一刀搠進，只留下刀柄在外面，刀尖自他前腹透出，不由負痛狂吼，身軀一挺，登時了賬。

至於那名缺耳朵的番僧，一刀砍在秦都背上，瞧見秦都不避反而撞向同伴刀尖的舉動，不由愕了愕，就這一愕，背後烏雲一片，向他飛襲到，他還未明白是怎麼回事，剛想擰轉頭察看，「克察」一响，張口欲叫，人頭已飛上半天，打着旋，滴溜溜滾墜向打鬥的人羣。

烏雲展現，「噗」聲插在地上，原來是邵子游的大鐵板，自後旋襲到，像大刀一樣，將缺耳朵番僧的腦袋，旋砍斷飛！

人頭不知落向人羣那處，沒了腦袋的頸腔內，才像噴泉般，噴射出大蓬血雨，無頭屍體，旋跌出丈外。

至於秦都與那下巴有痣的番僧，人雖死去，身軀却不倒，兩個人傾搭在一起，加上有刀連貫着兩人，是故挺立不倒！

邵子游人在空中，已望見這幕慘烈的情形發生，當時驚慟欲絕，却搶救無從，眼看着秦都壯烈成仁！

邵子游身形縱落，「奪」的一手將斜插入地的鐵板拔出，一步衝前，一把將滿身血漬，熱血仍在流奔出的秦都摟在懷中，飛起一脚，將傾搭在秦都身上，下巴有痣的番僧屍體，踹飛出丈外，「啪噠」仰摔跌在地上。

秦都雙目圓睜，扭曲的臉上，咀角有一抹笑容！

邵子游目中酸澀，滴下淚來，仰首嘶叫一聲：「秦都——！」

×　×　×

嘶叫聲震動了在場所有激烈拚殺的人，雙方不由都停止了拚殺，一齊望向邵子游。

羣豪望見邵子游懷中已死的秦都，個個臉色沉痛，目射怒火，丁厚首先大喝一聲：「殺！殺盡這班番狗韃子，爲秦都報仇！」人如瘋虎般，兩柄重有六十斤的鋼鎚，相互一擊，左劈右砸，攻向兩名紅袈裟番僧。

衆人獅虎般怒吼着，撲向敵人。

兩方重又激烈殺拚起來。

邵子游輕輕放下秦都的屍體，生怕驚醒了他般，平放在地上，挺起身，剛想找尋拚殺的對象，身側，一道鬼魅般的人影，悄沒聲地向他掩近，無聲地一掌印向他肩頭。

邵子游何等機警，早已瞥見掩近的人影，却詐作不知，直待那人影的一掌，沾觸在肩頭上，還未拍實的刹那，卸肩，滑步，擰身，亦出一掌，擊向他掩襲的人影背心！

那名掩襲邵子游的人影，是一名年約六十開外，頷下白髯飄飛，身披黃袈裟的番僧，眼見一掌悄無聲息拍落，對方却溜滑迅捷如蟮，在他掌下輕易溜脫開，心頭暗驚，正想飄身退開，背後掌勁如山般撞擊到，不敢輕敵，疾旋身出掌，迎向擊來的手掌。

「啪」聲兩掌擊實，激起大股氣漩，兩人的手掌一擊即分，那年老番僧退了半步，邵子游却卓立原地。

兩人正面相對，那名年老番僧驚疑不信地注視着邵子游，他眞不敢相信，眼前這個像孩子般的年輕人，竟然功力比他數

十年的窮修苦練還要精純，若不是眼見身受，他眞不敢相信，這是事實。

「娃兒，你是誰？」年老番僧沉聲地問。

邵子游激聲道：「我是誰，是專殺番狗韃子的大宋人！」

年老番僧臉肌一陣抽動，終於忍着，皺眉道：「娃兒，老僧再問你一次，你到底是誰？小小年紀，有這樣傑出精純的功力，若肯歸順本朝，老僧保你榮華富貴一生！」

邵子游呸一聲，朝地上吐了一口唾液，傲然道：「老番狗聽着，咱們堂堂大宋子民，豈會事敵爲主，老番狗，別再多言，閉上你的狗咀，快受死！」鐵板一動，兜頭蓋腦，朝年老番僧蓋砸下！

年老番僧臉上陣紅陣白，終於由紅白轉青，沉恨地說：「大膽的娃兒，竟敢辱及本國師，非要好好教訓你不可。」禪杖一舉，點蕩開邵子游的鐵板，杖尾直搗邵子游前胸。

邵子游冷哼一聲：「老番狗，嚐嚐本少爺的厲害！」鐵板沉蕩，截向年老番僧的杖柄，飛起一脚，踹向番僧膝頭！

年老番僧縮臂吸杖，杖頭一沉，鏟向邵子游小腿。

邵子游縮腿旋身，一下子閃繞到年老番僧背後，鐵板如標槍船插向番僧背後。

番僧雖自稱國師，身手當然了得，一個怪蟒翻身，月牙形的杖頭撞向邵子游板頭，「噹」一响，點擊個正，兩人一分一合，纏鬥起來。

×　×　×

水娃手執分水刺，伏着身形輕靈，左閃右竄，與兩名壯健如牛的番僧游鬥，不時抽冷子刺出一刺，令到兩名番僧莫奈他何。

兩名番僧見久攻不下一個年紀輕輕的少年，氣得「哇哇」直叫，兩柄番刀潑風暴雨般，砍劈掃斬向水娃。

水娃身子却如泥鰍般溜滑，穿插游竄在兩名番僧閃閃刀光中，有一次，竟然還在一名番僧的兩腿間溜竄過，反手一刺，刺在那名番僧的屁股上，痛得那番僧殺豬般叫起來，捂着流血的屁股，一跳老高。

水娃乘機跟蹤縱起，在那受傷番僧的大腿上，再刺了一下。

那名番僧「嗚哇」怪叫着，猛在空中旋身出刀，揮斬水娃，水娃一伸舌頭，身形急速墜下，避過一刀！

可是水娃太高興了，一時忘了還有另一名番僧在地上，身形才墜落，驟覺勁風襲腿，暗道一聲不好，急忙縮腿翻身，脚底勁風疾掠而過，閃過地上番僧那一刀。

倒翻中，水娃探臂重刺向地上那名番僧的禿頂，嚇得那番僧急忙仰身側首，總算避過水娃出其不意的一擊。

那名腿股受傷的番僧，落回地上，忍着痛，衝向水娃，却被水娃偏身一閃，讓過他衝撲來的身形，分水刺筆直刺出，修長銳利的刺身，輕易地刺入受傷番僧的脅下，左脅入，右脅出！

水娃方自後悔將分水刺得太用力，急忙全力抽出，那名垂死的受傷番僧却扭頭朝他張咀噴出一蓬鮮血，噴洒向他臉面，他急忙扭頭避讓，却被另一名番僧一刀掃向他下三路，脚膝處一涼，跟着劇痛，痛叫一聲，倒在地上。

他雙腿膝處，被那另一名番僧一刀削斬斷，斷口平整，好一會，才從雙腿斷口處，狂噴出鮮血。

他兩眼一黑，差點痛昏過去，昏眩中，他微睜的雙目朦朧中瞥見那名番僧倒持番刀，向他身上舉插下，他本能地一滾，居然滾避過那名番僧插扎下的一刀。

那名番僧見一刀竟然插不中已重傷倒地，不能行動的水娃，不由狂怒，舉刀狂暴地亂插向水娃，水娃則憑着一股求生的意志力，疾速滾動身子，斷腿中流出的血，洒出一條血路。

那名番僧已像瘋子般追插滾動的水娃，驀地，滾動的水娃倏然停頓下來，身子一挺一搐，頹然舒展在地，寂然不動，腹腔上插着一把番刀。

而那名插殺水娃的番僧，不知怎的，於一刀扎插入水娃腹腔的同時，整個人如同裝了彈簧般，生蝦般彈崩起，一崩半天高，怪嗥着，雙手捂向屁股眼。

手捂處，滴落點點鮮血，褲襠處，且有水滴下，連綿不斷。

正確點說，褲襠處滴下來的，不是水，而是尿，是痛極不能自制地自動撒尿！

什麼東西能令到那名番僧痛得失去控制力而撒了一褲襠尿，說出來眞有點不好意思，原來是水娃的分水刺！像現代的探熱針般，由屁股眼，直插入他體內，只留下一截柄露出外面。

「啪噠」一聲，那名番僧自高空跌回地上，說來眞巧，他竟是屁股先着地，一屁股蹲坐在地上連露出屁股外的一截把柄，也被他一屁股蹲坐壓入了體內！

身軀往上猛挺搐，雙腿像垂死的馬匹般蹬踢了幾下，兩手十指深插入地，扒伏在地，死了，只有他的屁股眼，像撒尿般，標流出鮮血。

羣豪又死了一人，共二個人，現在只剩下八人。

×　×　×

離水娃最近的曾七，對水娃的死，看得最清楚，他曾奮力想擺脫那名番僧的糾纏，可是却力不從身，脫身不得，眼看着水娃慘死！

他臂上本已受了箭傷，加上在與三名番僧的拚殺中，雖則被他一連斬殺兩名番僧，但也身上增多了幾道刀傷杖傷，他雖然驍勇，經過這樣激烈的拚鬥，加上身上的傷。體力消耗了大半，已有點感到力不從心，故此他不能脫身搶救水娃！

水娃的死，却激起了他體內潛藏的最後一點體能，忽然間，他整個人彷如重生般，生龍活虎，舞動魚叉，逼得佔盡上風的披黃袈裟的黑瘦番僧，連連後退，大有招架不住之勢！

那名黑瘦番僧駭異地注視着神勇無匹的曾七，眞不明白，瞬眼之間，差點連招架也沒有力氣的曾七，何以突然間，像泄氣的皮球注滿了氣般，勁力突生，簡直像換了一個人。

其實，他不知道，曾七是受了水娃慘烈而死的刺激，激發起體內僅剩的潛能，他這一輪狂攻猛擊，只是暫短的現象，他已是强弩之末，只要能抵擋過一刻，就算

他不動手，曾七也會力竭而亡！

可惜，他不知道這點，他被曾七突然的轉變，判若兩人的現象驚呆了，在曾七的狂攻猛打下，一路退却，驚駭中，手脚一慢，被曾七全力撥擋開他的禪杖，順勢傾盡全力向前一叉，銳利的叉尖像叉魚般，自黑瘦番僧左右胸刺入，黑瘦番僧怪吼一聲，撒手拋掉手中禪杖，眼瞳渙散，頭一垂，咽了氣。

曾七憑着一股餘勇，殺了黑瘦番僧，早已累得張咀大口大口喘氣，身軀搖晃，脚步虛浮，差點立脚不牢，摔在地上。

喘了一陣，勉强站穩了，勉力將漁叉從黑瘦番僧身上抽拔出。以叉拄地，支撑着搖搖欲墜的身軀，强睜着一雙豹眼，打量着猶在捨死忘生拚鬥的弟兄，長吸了口氣，閉目垂首一會，驟然昂首睜目，奮臂高呼：「弟兄們，誓殲韃虜——！」語聲昂揚，可惜，却突然停頓！

曾七手執漁叉，昂首奮臂，豹眼圓睜，自有一股威猛之態，就那樣站着，力竭而亡！

剩下仍與敵搏鬥的羣豪，驟聞曾七昂揚的呼叫，齊皆跳出戰圈，扭頭向曾七望去，當見到曾七那種雖死，獅虎之威猶在的氣概，個個熱血沸騰，激昂無比，齊皆振臂高呼：「誓殲韃虜！」聲震長空，江流爲之歇。

連敵人，瞧望見曾七那種威猛的死相，亦不禁暗暗心神震動！

羣豪懷着悲憤激昂的心情，重又與敵人拚搏！

× × ×

丁厚身高身壯，握着一對六十斤重的大銅錘，左衝右突，勇不可當，銅錘舞處，被他先後將三名番僧的腦袋瓜，像砸西瓜般，砸了個稀巴爛！

所有密宗門的第二代高手——身披紅袈裟的番僧，都怕了丁厚，被丁厚的神勇所懾。

丁厚根本就不懼密宗門的「大手印」。因爲，番僧根本就近不了他身，又如何施展「大手印」呢？

後來，一名密宗門的第一代高手——黃袈裟番僧——一名乾瘦的鬍子番僧，才勉强將丁厚纏住，戰了個不分軒輊。

× × ×

韋八一對短戟如兩條蛟龍，直殺得兩名密宗門第二代高手，連連後退。

他巳殺了兩名番僧，雖然肩背上被劃開一道半尺長的血口，仍悍勇如昔，一點顯不出疲累！

左戟閃劃，令到兩名番僧閃身退避，右戟一沉一搠，「噗」聲搠進右邊番僧的小腹，接一翻，戟刃翻轉，右邊那名番僧小腹上被戟刃劃開一道口子，腹破腸流，吼一聲，往後就倒，登時了賬。

左邊那名番僧眼見同伴死狀之慘，嚇得脚一軟，身形一窒，被韋八揮戟一劃，喉間血濺，半聲也叫不出，喉管斷裂，一命嗚呼！

韋八連殺兩番僧，鬥志更旺，虎吼一聲，向一名正與侯胖子纏鬥的番僧旋風般捲襲過去，那名番僧連人影也未看清，背上連中兩戟，被韋八一送一抽，將他推跌在地，雙戟亦自那番僧背上抽出，與侯胖子聯手夾擊剩下的一名番僧。

那名番僧連一個侯胖子也對付不了，再來一個煞星下凡般的韋八，如何抵擋得了，幾個照面間，被韋八雙戟鎖扣住番刀，侯胖子鐵算盤兜頭蓋臉砸下，頭爆臉扁，亦跟着了賬！

別看侯胖子身材胖大，身形却靈捷得很，他巳在與番僧交手之初，殺了一個，這一個是第二個！

韋八與侯胖子略一停頓，打量了鬥場一眼，各自一分，韋八衝去帮忙邵子游，侯胖子衝去帮忙曹京！

曹京身上中了三刀一杖，仍然苦撑着，與一名番僧奮戰！

他雖則身中三刀一杖，對方也付出慘重代價——一名番僧死在他的三節棍下！

這名番僧，是密宗門的一代高手，他不與曹京力鬥，一味游鬥，想耗盡曹京的體力，輕而易舉擊殺之！

這名番僧好狡猾！

曹京巳身中三刀一杖，滿身鮮血，漸漸氣促力弱！

這名番僧就是覷準了這一點，才一時游鬥，因爲，曹京身上的傷口仍在流血，這樣鬥下去，終會血枯力歇，那時才殺之，豈不是舉手之勞？

他想得絕，但運氣却不佳，正當他打着如意算盤之時，侯胖子巳殺到，鐵算盤一抖，「嗒啦啦」一陣响，先聲奪人，算盤角斜撞向番僧臂膀！

那番僧才聽聞算盤响，响聲起自耳際，還以爲侯胖子的算盤砸向他腦袋，忙一偏頭，那知臂上一痛。如受重擊，骨折欲裂，握杖不牢，禪杖墜落地，心頭大驚，還未來得及有所動作，巳被曹京三節棍點敲在喉頭上，「喔」的悶叫半聲，喉頭爆裂，登時蹬腿！

侯胖子這一招聲東擊西，確是高明！

曹京擊殺了那番僧，自己亦再也支持不住，腿一軟，跌坐在地上，大口大口喘氣。

由於身上的傷一直來不及包紮，一直淌流出血，血實在流得太多了，剛才，他是勉强支撑着，侯胖子遲來半步，他也撑不下去，必會死在那番僧杖下。

血枯力竭，曹京巳是油盡燈枯。

他也自知挺不下去，所以在曹京動手要爲他敷藥裹傷時，他婉拒了，喘息了好一會，語聲微弱地對侯胖子說：「告訴子游，俺先走一步了，別爲俺悲傷，今天殺得眞痛快……俺親手殺了二十三個韃狗……俺數着的……兩名番狗！……俺死而無憾……恨只恨不能再多殺韃狗，不能與弟兄們長相聚！飲酒笑鬧，告訴子游，保存力量突圍……」頭一歪，閉目溘然長逝！

侯胖子抱挾着餘溫猶存的曹京屍體，眼中沒有淚，心中只有恨，他握拳奮聲道：「你放心去吧！俺們不盡殲韃子，決不罷手！」

輕輕放下曹京的屍體，抬頭一望，不禁令他大吃一驚！

不知何時，又來了一批番僧，爲數有十五六名，團團將岸坡圍住，背後，亦來了一隊殺不盡的韃子兵！

看來，今日想突圍而走，不容易！

侯胖子只是一驚，立刻平靜下來，旣

然走不了，就拚個你死我活吧！

反正，巳够本，且有賺，再殺多幾個，利疊利！

他遊目望去，看見陳子劍與李斌聯手，配合得天衣無縫。地上，倒了五具番僧屍體，跟他兩人交手的，只是一名負傷多處的番僧，被兩人殺得手忙脚亂，侯胖子一眼就看出，不出兩招，那名番僧必定會死在兩人手下，果然，只一招，那名番僧就被陳子劍三節棍纏搭在番刀上，抽扯不出，被李斌手起刀落，劈成兩爿！

侯胖子看着，心裏暗暗奇怪，何以趕到的番僧，眼睜睜瞧着同伴被殺，而不加以援手。

他當然不明白，後來的一衆番僧，雖然同出一門，却不同師父，自然分成兩派，爭權奪利，互相傾軋，誰也想消滅誰，只礙於同門的名份，不好大打出手，如今眼見西宗門的弟子被殺，正好削弱西宗門的力量，他們當然袖手旁觀。

密宗門一派，早在上兩代，由於師兄弟之間爭奪掌門之位，而分裂成西北兩派，位於西康的一派，叫西密宗門，處於藏北的一派，叫北密宗門！由於兩派勢力相當，故此數十年來，誰也併吞不了誰。

侯胖子見暫時無需自己動手，遂逐一將曹京、曾七、水娃、秦都的屍體，搬移上船，準備萬一時，從江上帶走他們的屍體！

× × ×

現場，只剩下邵子游與韋八聯手力戰那名年老番僧！

這名年老番僧，大概是被殺的二十多名番僧中功力最高的一位，他雖然功力仍略遜邵子游一籌，但經驗豐富，防守嚴密，不時間中施出「大手印」絕技，令到邵子游一時奈何他不得，一直纏戰不休。

自韋八加入後，雙戟左右縱橫，凌厲詭捷，封死了年老番僧的退避之路，逼得老番僧再不能一味避重就輕，從中取巧，硬打硬，與邵子游實力相拚，被邵子游鐵板大開大闔，重重向他擊出幾板，他只好舉杖相迎，幾板下來，被震得雙臂痠痲，氣血浮動，有點擋架不住。

加上還要兼顧韋八的雙戟，情形頓呈狼狽，漸呈不支。

邵子游越戰越勇，渾身像有用不完的勁力，絲毫不因劇戰了這樣久氣喘手慢。

老番僧越戰越驚，一個不留神，被韋八自側後偏鋒挺進，鋒利的戟刃在他手臂上劃割出一道血口。

老番僧痛得一哆，手一窒，被邵子游中路突進，一鐵板搗在他前胸上，整個人被撞退出五六尺，張口噴出一道血箭，臉色蠟黃，似受了極重內傷！

老番僧仗着數十年修爲的精純內功，閉目吸氣，强壓心頭翻湧的氣血，暴睜雙目，大喝：「還不快助本國師殺了這些南蠻！」

圍站着採包圍之勢的韃子兵，聞老番僧的呼喝，就要往前衝，却被那十五六名番僧伸臂攔住，低聲叱罵，嚇得那隊韃子兵不敢再動！

老番僧見韃子兵與番僧不聽他指揮，氣得渾身抖索，嘴唇噏動，就是說不出話，猛張口，噴出一大口鮮血！

邵子游與韋八都沒有再動手，站着，看見這情景，邵暗暗感到驚奇，爲何新來的番僧，不特不出手相助老番僧，且不准韃子兵動手，任令同門苦戰，他兩人實在弄不明白個中原因。

老番僧舉袖拭去嘴角血漬，喘了好一會，神色慘厲，戟指新到的番僧，語聲黯瘂地怒說：「祖師有靈，不會饒了你們！」舉手反掌朝頭頂拍落，天靈盡碎，倒地死去！

邵子游與韋八，見老番僧在仍可一戰的情形下，竟然自碎天靈而死，不由得有點驚訝莫名。

新來的番僧，眼看着老番僧自絕而死，不但毫無悲傷之色，反而個個臉露欣喜之色。

爲了權欲，弄致同門傾軋，亦屬可悲了！

這時，打鬥巳完全停止。

躺在地上的，沒有一個是活人，至於站着的，除了新來的韃子兵、番僧外，一戰下來，活着的，就只剩仍站着的邵子游、韋八、侯胖子、李斌、陳子劍、丁厚六人；曾七、水娃、秦都、曹京戰死了！

至於對方，一個不剩，全戰死，韃子兵加上番僧，足有百二三十人，地上，躺着的，都是韃子兵與番僧的屍體，鮮血染紅了泥土，雖說他們殺了水娃等四人，但，也付出極慘重的代價！

邵子游、韋八、侯胖子、陳子劍、李斌、丁厚六人，很快聚在一起，面對新來的番僧與韃子兵。

看來，突圍是不可能的了，唯一可走的路，就是拚死與他們搏殺，或退回船上，駛入江中。

番僧與韃子兵開始移動，逼近！

邵子游六人後退——不是怯戰，而是退到有利的地方與敵厮殺！

江浪拍打着江岸，發出「啪啪」之聲，地上响着沉重的脚步聲，聲聲撼動人心，斜陽照在江上，微泛紅艷，巳近黃昏！

一塲血戰，看來不可避免！

× × ×

邵子游六人互一打眼色，迅速退落岸灘。

番僧與韃子兵立刻逼進至岸坡沿，居高臨下，搭箭張弓！

不等韃子兵放箭，六人一閃，各自藏身在石後！

弓弦响，箭如雨下，一枝也射不中六人，只射擊得岩屑碎石紛飛。但，全部番僧却在這時，一擁而下，加上一半韃子兵，人數在五十人左右，六人這一戰，以一擋十！

這一回韃狗學乖了，留一半韃子兵在岸坡上，不時向邵子游六人發射冷箭，餘下的跟着番僧，衝殺岸灘，邊衝邊放箭。

六人伏在岩石後，以碎石作暗器，擊向蜂擁衝下的番僧與韃子兵，將不少韃子兵擊得頭破血流，鼻腫臉青，有幾個甚至重傷倒地。

有兩名番僧，禿頭上也中了一下，腫起老大的一塊，痛怒得怪叫連連。

六人不斷以石塊擊出，擊傷了不少韃子兵與番僧，挫了番僧與韃子兵的銳氣，削弱了他們的戰鬥力，自己却可喘過一口

氣來——經過一番劇烈搏殺，每一個都感到疲累，以逸待勞，一舉二得。

　韃子兵與番僧衝殺到岩石前，六人才從岩後撲出，以凌厲迅猛的手法，甫一接觸，即擊殺了十多名韃子兵與擊傷了四名番僧，立即又退縮入岩後，像捉迷藏般，在岩石間閃繞躍跳，與番僧韃子兵展開追逐戰。

　這種戰略對他們有利。不會被番僧韃子兵死纏苦戰，於躍跳縱繞時，機動靈活地出手擊殺敵人，不用耗費太多力氣。

　他們一直處於有利的地位，不斷擊殺、敵人！

　特別是李斌，雖然身上負了箭傷，却絲毫沒有影响到他的身法，他仗着輕功高明，身手靈捷，不斷躍繞縱跳在岩石間，覷準機會，擊殺了不少韃子兵。

　邵子游提着鐵板，從這一塊岩上縱到那塊岩上，居高臨下，將鐵板蓋砸下。每一次，總有番僧與韃子兵遭殃。

　韋八雙戟每每出其不意，或從岩側刺出，或從岩突撲下，殺傷了八九名韃子兵！將一名番僧的手臂割傷。

　為首一名年約五十多歲，身穿黃袈裟的番僧，似是衆番僧輩份最高的一個，看見這樣打下去，不但討不到便宜，且會死傷狼藉，巨喝一聲，喝止了衆番僧及韃子兵與六人的追纏。

　他喝令衆韃子兵退後，散開，再下令岸坡上的韃子兵衝下來，散開來，從三面將六人包圍，下令韃子兵放箭！

　這一來，除了背江的一面沒有受到攻擊外，其餘三面皆受到攻擊，情況對他們不利了。

　三面箭到，雖有岩石遮擋，但擋得這一面，顧不了那一面，擋得了那一面，顧不了彼一面，加上藏身在岩石間，身手不能盡量展開，箭又繼續射到，眼看是不能藏身了，邵子游招呼六人退到船上。

　船上也退不了，江中，不知何時，離岸十多丈的江面，停着兩艘鐵甲戰船，船上的韃子兵，紛紛朝他們扣動弓弦，箭像飛蝗般密集射到，阻截了他們衝向木船，箭雨中，還夾雜着火箭，在空中曳起一溜閃光射到！

　六個人這一次可說身陷四面包圍攻擊之中，情形極之危殆！

　邵子游邊揮舞鐵板，邊低聲對丁厚說：「丁厚，咱們掩護你跳入水中潛走！」

　丁厚不動，問：「那你與他們呢？」

　邵子游鐵板一豎，擋落一蓬激矢，急聲道：「你先走，咱們隨後就走！」

　丁厚却固執地說：「你們不走，俺也不走，要走，一齊走！」

　邵子游實是為了丁厚有妻有子，死不得，他的妻兒需他照顧，他們不同，孤家寡人一個，無兒無女，無牽無掛，雖有高堂在，早已安置好，他不忍心讓丁厚才出世不到十日的胖小子，成了無父孤兒，所以，他想丁厚逃出一命！

　今日一戰，生還的希望已很少。

　「丁厚，聽我說，你有妻，還有那可愛的胖小子，你要為他們多想想，她們不能沒有你，別再說了，來，我掩護你！韋八，過來，幫手掩護丁厚落水！」

　丁厚却堅持道：「不，俺們曾向天盟誓，生死同命，俺不走，俺要與你們共生死，同進退！俺那婆娘會好好照顧俺的胖小子。」

　韋八一面從一塊岩石後舞動雙戟，護住全身，擋格落不少箭矢，一面衝向邵子游、丁厚的藏身處，兩步縱到岩後，喘着說：「情形危急，藏不住了，衝出去與他們拚了吧！」

　邵子游急促地說：「韋八，先將丁厚護送落水，回頭再與韃狗們拚殺！」

　轉對丁厚道：「快啊，遲了，就走不了！」

　丁厚却固執地說：「俺不走！」

　韋八亦勸道：「丁厚，走吧，俺們都想你走，俺們不能全部死在這裏，沒人收屍，沒人報仇，俺們都很喜歡胖小子，告訴他，好好教導他撫養他，將來，好為俺們……」

　「厚哽咽着說：「孩子他娘會撫養他，教導他，告訴他一切，俺決不走！」

　邵子游激聲說：「丁厚，聽我說，走吧，你只是先走一步，我會一定盡量活着走脫，你若不走，咱們全死了，誰繼承咱們的壯志，誰為咱們報仇！誰為咱們在墓前上香？別固執，代咱們親親胖小子。」

　說完，不等丁厚再說，對韋八一使眼色，兩人一左一右，挾着丁厚，就向水邊跑，舞動鐵板短戟，衝開箭雨。

　丁厚掙扎着，却掙不脫兩人的挾持。

　來到水邊，兩人不由分說，將丁厚拋入水中。

　丁厚才入水，立刻冒出腦袋，向岸邊游，却被兩艘鐵甲快船上射來的一陣箭雨，逼得沉入水中。

　邵子游與韋八一面擋撥長箭，一面在丁厚沉入水中的剎那，大聲說：「丁厚，快潛走，若再不走！咱們就不當你是咱們的好弟兄！」

　丁厚在沉下水中的剎那，聽見邵子游這句嚴厲的話，神情一振，急促地朝岸上叫：「俺聽你們的，俺走！」身一沉，沒入水中不見了。

　邵子游、韋八寬慰地相對一笑，返身衝向岩後。這時箭雨已停，躲在岩石後的李斌等人，由於在石後藏身不住，與番僧、韃子兵拚殺起來，故此，韃子兵唯恐傷了自己人，不再放箭！

× × ×

　邵子游與韋八衝殺入番僧、韃子兵人堆中，李斌已倒地死去，背上插着兩枝長箭，背後突出一截刀尖，而他，亦緊摟着一名番僧，一口咬在番僧咽喉上，那名番僧雙掌插入李斌兩脇，大張着口，雙目睜突，咀角流血，咽了氣。

　另一邊，陳子劍三節棍連續擊斃三名韃子兵，砸破一名番僧的腦袋，被一名番僧倒身滾進，跳避不及，砍斷雙足，倒地時，反手一抖三節棍，鎖纏住那名番僧的脖子，用力一勒，當堂氣絕。

　他倒地的身軀，亦同時被兩桿長搶插入胸腹，一刀砍在胸膛上，臨死，張口猛噴出一大蓬鮮血，噴得三個韃子兵一頭一面，捂臉棄槍捨刀踉退！

× × ×

　邵子游與韋八背貼背站着，被六名番僧圍住，稍遠一點，死剩的韃子兵張弓搭

箭，對準兩人。十六名番僧，死剩這六名，而邵子游他們，除了一個丁厚走脫，就只剩他與韋八，面對六番僧，夷然不懼。

　他們已抱着一死之心，既然連死也不怕，還有什麼值得怕的呢？

　雙方對峙着，誰也不先動手。

　氣氛沉凝！驀地，江面上傳來一陣喧嘩驚叫聲，岸上各人禁不住往江面望去。

　江面上，兩艘鐵甲戰船上的韃子官兵，慌亂驚惶走避，有的爬上桅桿，有的放下小船，跳落小船，拚命往岸上划。

　兩艘戰船下沉傾倒，不少韃子兵立脚不牢，滾跌摔落江中，不少已自動跳落江中，掙扎往岸邊泅，更多的，是跳入江中後，不見浮頭——韃子兵很多不會水。

　邵子游與韋八見了，知是丁厚的傑作，不禁相視一笑，互一打眼色，猝然向六名被江上狼狽混亂的情形驚怔了的番僧出手攻襲！六名番僧發覺時，韋八的雙戟已分別刺入兩名番僧的脅下、左胸，邵子游的鐵板將一名番僧掃飛出三四丈外，摔撞在岩石上，掉落地上，動也不動，眼看是活不了。剩下的三名番僧驚怒交集，各仗禪杖番刀，夾攻兩人。

　突的韋八衝前的身形一窒一挺，張口噴血，猛一轉身，背上赫然插着三枝箭，枝枝深入背，面對着他的是三名韃子兵。

　原來，三名韃子兵乘邵子游、韋八不覺，悄悄潛走至韋八背後，乘韋八一招殺了兩名番僧，自番僧體內抽回雙戟的剎那，一齊向他背後發箭。三名韃子兵的箭術皆很精熟，加上距離近，韋八驚覺已來不及閃身，被三箭射中。

　韋八瞋目怒望着三名向他背後施放暗箭的韃子兵，神態威猛嚇人，三名韃子兵被他的神態嚇得胆寒脚軟，忍不住一齊退後。就在三人一退的剎那，韋八虎吼一聲，雙戟力擲而出，三名韃子兵大概是被他的神態及吼聲嚇破了胆，竟然不閃不避，被閃電般擲到的雙戟射入左右兩名韃子兵的胸膛，立時張口慘叫出聲，胸膛濺血，倒地死去。剩下中間那名韃子兵，呻吟一聲，身子一軟，被嚇暈了。

　邵子游一鐵板將三名番僧蕩逼開數尺，返身一把摟住業已咽了氣，身軀却屹立不倒的韋八，低聲叫：「韋八，韋八！」

　咽了氣的韋八，居然奇跡般慢慢張開眼睛，無力地注望着俯臉向他的邵子游，咀唇輕微嚅動，發出僅可聽聞的低微語聲：「子……游……俺……先……走……一步……殺……殺……韃……狗……」眼一閉，頭一歪，眞正死了。

　就在他彎腰俯身放落韋八的剎那，散站在四周的韃子兵突然一齊向他放箭，數十枝長箭攢射向他。他不欲韋八的屍體再受殘傷，右手鐵板打橫一蕩，同時將身體遮伏在韋八的屍體上。

　射來的箭大部份被他的鐵板所蕩撥擊落，有二枝箭却射在他肩頭上、大腿上。

　他若不是以身體遮掩韋八的屍體，就不會中箭，但韋八的屍體就多了兩枝箭。

　邵子游不等第二批箭射到，負傷忍痛，挺身躍起，人如狂龍瘋虎，揮動大鐵板，衝殺向三名番僧。

　三名番僧見他受了傷，亦衝上前想在他未起身時，將他擊殺，却料不到邵子游挺躍得這樣快，受傷後，一樣神勇無匹，快速至極。

　兩下裏這一衝撞，立時慘叫，血光同時迸現，三名番僧如皮球般倒蹦翻滾丈外，仰天摔落地上，像死狗般不動，三人的腹上都被割裂開一道大口子，腸臟淌流。

　至於邵子游，腹上、腰間，各插着一把番刀，直沒入柄，刀尖從另一邊透突出，一條禪杖，橫亘在他脚前！

　一擊殺三僧，可謂神勇過人，但，邵子游也受了致命傷，活不久了。

　四下散站的韃子兵，眼見這驚天動地的一擊，個個驚駭欲絕，呆若木雞。

　邵子游臉如金紙，以鐵板拄插入地，倚持着鐵板，喘息了一會，扭頭遊目四看，目光中，威稜猶在。

　他根本看也不看那些韃子兵一眼，就像看見韃子兵，會瀆污了他的眼睛，他的目光，只是在慢慢搜集死去的弟兄屍體。

　四具屍體他都看到了，放開鐵板，就讓那兩柄刀插在腹上腰間——若一拔出，馬上斷氣，邁着顫巍巍的脚步，往離韃子兵最近的陳子劍屍體走去。韃子兵看見他走來，竟然驚怕地四散避開。

　抱起陳子劍的屍體，往回走，再扶起侯胖子的屍體，朝泊在岸灘水邊的木船走去。如是者，他將韋八、李斌的屍體全部抱到船上。他這一走動，可說一步一灘血，身上箭傷刀口中，如泉水般流下鮮血。

　那些韃子兵竟然眼睜睜讓他將屍體抱上船，沒有一個攔阻他，或動手將他射死、砍翻，連從兩艘戰船上泅逃到岸灘上的韃子兵，也沒有動手阻攔他，只是驚懼訝異地望着他的行動。他們訝異他的生命力何以如此頑強，照說，一個人，身中數箭，要害上又插着兩把刀，早死了，而他，竟能流着血，刀箭插在身上，來回兩次，將四具屍體搬回船上！他們都驚疑地以為，他是神，不是人！因為，人，根本無可能做到這些，只有神！才能如此做！

　八具屍體全在船上，連他一共九個，丁厚走脫了，想到丁厚，他目中露出欣悅的笑意。如今，弟兄們又聚在一起了——生，在一起，死，亦在一起。

　此生已無憾，他們已為了不甘受異族奴役，捨生殺敵，至於未完成的遺志，有丁厚，有他的胖小子，有千千萬萬不甘做亡國奴的有志之士接着去做，總有一天，會將韃狗逐出中原，復我大宋河山。

　邵子游含笑跨上船，臨上船時，一脚將船蹬離岸灘，船像箭般衝向江心，而邵子游，則卓立在船頭。船順着江流向下飄流，迎着紅艷艷的夕陽。

　韃子兵直到船已漂流出二十多丈外，才如夢初醒，有人大喝「放箭！」箭雨像為木船送行，紛紛射落在船後江中。

　船上，忽然飄起邵子游斷續但却宏亮的語聲：「少年俠氣，交結五都雄。肝胆洞，毛髮聳，言談中，生死同……」頓了一會，語聲重新又在江空中飄响起：「壯志飢餐胡虜肉，笑談渴飲匈奴血……」

　語聲戛然中止，邵子游的身形，依然屹立在船頭！

　夕陽滿江，紅艷艷的，飄流着的木船，突然如飛般，迎着夕陽晚霞，順流滑瀉向江天夕陽晚霞深處……（全文完）



新派武俠傳奇故事

無名鎮

慕容美・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風流娘子住在名流客棧福字一號上房，君山五毒忽然擋開院門，只見風流娘子正風情萬種的站在那裏，君山五毒此行本來是爲追尋唐漢的下落，此刻個個都爲風流娘子的媚態而垂涎欲滴，他們只希望能和風流娘子親熱一番，五毒中的老大、老二、老四、老五，均因貪她美色而一一被風流娘子殺死，而較爲冷靜的老三最後也逃不過風流娘子的殺害，結果了五毒之後，無眉公子張天俊也在此刻出現在院門口，他也向風流娘子詢問唐漢的下落，而風流娘子却告訴他唐漢就在他身後……

是否愛風流　價購芍娘子

武林五大名公子，並不是隨意湊合起來的。

五位公子各具專長，均非凡品。

以名列五大公子之首的無眉公子張天俊來說，光憑一套出神入化的游龍劍法，便足以列入當今武林十大高手而無愧。

如果有人到了這位無眉公子身後，而後者竟毫無所覺，聽起來豈非一大笑話？

但風流娘子說的並非笑話。

火種子唐漢，如今的的確確就站在無眉公子身後的兩盆芍藥之間！

當無眉公子轉身望去時，他首先接觸到的，便是唐漢臉上那種能將死人氣活、活人氣死的五花笑容。

無眉公子一看到火種子這種笑容，滿頭是火。

他就像裝了滿肚子火藥，只等這火種子點火燃爆似的，惡狠狠的瞪眼道：「你小子賣弄這麼一手，是不是在顯耀你小子一身輕功，已到了飛絮不驚的境界？」

唐漢笑道：「絕不是這個意思。」

無眉公子道：「不然是什麼意思？」

唐漢笑道：「我只是想藉此告訴你張大公子一件事。」

無眉公子道：「告訴我什麼事？」

唐漢笑道：「告訴你以後看到漂亮的女人，千萬不可心猿意馬，神不守舍，想入非非。否則，就像君山五毒兄弟一樣，隨時都有魂歸離恨天的危險！」

無眉公子一句最難聽的粗話已湧至喉頭，原想隨着一聲大吼吐出來，但不知是何緣故，他那雙水泡眼微微一眨，竟忽然化忿怒於無形，臉上居然也跟着浮起了一絲笑意。

他似笑非笑的點點頭道：「佩服，佩服！你小子這套方法，果然高明之至。」

唐漢不覺一愣道：「你說我這一片『好意』是套『方法』？」

無眉公子嘿嘿不已，道：「有經驗的人都知道，一個人情緒不穩定的時候，也就是他喝酒最容易醉的時候。本公子承認，以前跟你小子拚酒，的確輸給你小子不少次。直到今天，本公子總才算突然悟透了輸酒的原因。」

「那是什麼原因？」

「各人心裏明白。」

「你意思是說：以往你每次輸酒，都是因爲事先我在語言上激惱了你，以致影响了你的酒量？」

「你如果不願承認當然可以賴帳。」

唐漢哈哈一笑道：「請問張公子閣下，如今你張公子的氣平了沒有？」

無眉公子鼻音道：「不平怎麼樣？平了又怎麼樣？」

唐漢笑道：「如果你認爲目前是你張大公子心情最平靜的時候，我們不妨再找個地方，好好的重新較量較量。」

「隨時奉陪。」

「走！」

「且慢！」

「等什麼？」

「我還得問你一件事。」

「說。」

無眉公子道：「你大概已來了一會兒，關於收拾五毒兄弟的事，你覺得我們這位風流娘子剛才所說的可全是實話？」

唐漢微笑道：「差不多都是實話，只有一點與事實不符。」

無眉公子道：「那一點？」

唐漢笑道：「那天我們在一起，第二天起不了床的，是我，不是她。」

無眉公子忍不住狠狠啐了一口道：「兩張厚臉皮，一對現世寶！」

× × ×

四月初五。

天晴。

晨霧。

天剛濛濛亮，無奇不有樓前的廣場上，就集滿了各色各樣的小販。

今天，是無名鎮上一個月之中的大日子，也是江湖上的一個大日子。它也許會平平淡淡過去，也許會發生一些你連想也想不到的怪事情。

今天，將有很多寶物的名字，會在無奇不有樓被提出來。這些寶物所代表的，將是一宗令人咋舌的財富。

今天，將會有很多江湖知名人物，會在無奇不有樓的公平大廳出現，成爲主人白天燈白大爺的座上佳賓。

這些江湖人物在江湖上每個人都具有舉足輕重的份量，每一個人都可能因一時之喜怒而爲江湖上帶來一股可怕的風暴！

這一天就要開始了。

× × ×

這一天巳經開始了。

公平大廳中，鴉雀無聲，黑壓壓的坐滿了人，負責傳遞交易資料的管事們，也都一個個站好方位。

・萬事俱備。

只欠東風。

如今就只等那位無奇不有樓的主人，白天燈白大爺出面來進行今天的各項交易了。

× × ×

無奇不有樓。

公平大廳。

命名新奇，建築設計，也處處顯得突兀罕見。

沒有人能估計得出一座無奇不有樓究竟使用了多少土地，但誰也不難看出，這座寬敞的公平大廳，無疑只佔了整座樓的一小部份。

大廳只有四個出入口，約三百多個座位。

每一個座位都像小包廂似的，以三塊高乎人頭的木板，隔開後排及左右的視綫，一律面對着進行交易的百寶台。

坐進這種特製的高背椅，每一位參予交易的貴賓，都可以清楚地看到百寶台上主人白大爺的一舉一動。

同樣的，站在離地丈餘高的百寶台上，主人白大爺也可以清清楚楚的看到每一位貴賓的面孔。

而台下座位與座位之間，由於木板的阻擋，却誰也看不到隔壁鄰座上坐的是何許人。

坐在後一排的人往前看，只能看到前排的椅背，以及椅背上的一個白漆號碼。

無奇不有樓並不是一座戲園子，並不是任何人想進來就可以進來的。

每個月的初一到初四，想參予交易的江湖人物，必須先向無奇不有樓辦理登記，登記獲得通過，便可取得一面銀牌。

銀牌上的號碼，便是座椅的號碼。

這面銀牌是進入無奇不有樓的通行證，也是秘密交易成交後，入帳、繳欵、交貨的唯一憑據。

這次，傳說中的一些知名人物，如黃山大俠向晚鐘、燕京三鳳姐妹、風流娘子岑今珮、玄機道人一塵子、天台鬼婆子賴姥姥、人海釣客鐵鈎銀絲魚太平、無眉公子張天俊、金陵黑笛公子孫如玉、火種子唐漢、太原馬場主人花槍金滿堂等數十名男女貴賓，當他們進入公平大廳後，他們就只是大廳中的某一個號碼。

除了主人白大爺，誰也無法確切的判斷出什麼人坐在那一個位置上。

等會兒，當交易開始之後，無奇不有樓的管事們，會分排循序走過每一位貴賓的座位去，以手語進行比價，你所看到的，只是管事們微佝的背影，你永遠無法清楚某人對某件寶物開出的價碼。

最後，三次比價完畢，主人一槌敲定，除非買主是你自己，你也永遠無法獲悉以最高價取得寶物的人是誰。

所以，只要你能獲准進入無奇不有樓，坐進公平大廳這種形式特殊的座椅，你就可以放心開價，盡你負担得起的財力，爭取你想獲得的寶物。

無論你到手的是件什麼寶物，你都不必担心會引起他人覬覦，而為你惹來無謂的痲煩。

風流娘子岑今珮與火種子唐漢之間所發生的事故，只是一個不足為訓的特殊例子。

試問，風流娘子如果不以毒酒想毒殺火種子唐漢，或是火種子唐漢不先服下解藥再喝毒酒，誰人又知道他們就是解毒萬應散的「大買主」和「賣主」？

× × ×

日上三竿。

辰正。

無奇不有樓主人，白天燈白大爺按往例準時升登百寶台。

一般說來，江湖上凡是具有特殊成就的人物，其人之師承門派，武功路數，崛起經過，差不多很快的就會被人發掘出來，而成為茶餘飯後之談資。

目前江湖上的知名人物，只有兩個人是例外。

第一個是浪子之王，火種子唐漢。

另一個便是如今剛剛升登百寶台的這位無奇不有樓主人，白天燈白大爺。

火種子唐漢，以二十出頭的年紀，即以一身深不可測的武功，縱橫大江南北，放蕩形骸，暢所欲為，令兩道人物側目，而成為家喻戶曉的浪子之王。

然而，令人迷惑的是，關於這位浪子之王的師承門派和武功路數，竟始終無人知其底細。

武林五大名公子之一，一向以好奇心極重而知名的多事公子高凌峯，就為了想攷究一下這位火種子的武學淵源，而差點送掉一條胳膊。

無奇不有樓主人，白天燈白大爺，也是一樣。

敢在無名鎮上蓋起一座無奇不有樓，經營這種隨時都可能引來殺身之禍的特殊行業，除了這位謎一樣的白大爺，大概再沒有第二個人會有這份胆量。

這位白大爺，到底是一位什麼樣的人物？

關於這一點，誰也說不上來。

如僅就外表觀察，若說這位白大爺是位了不起的江湖人物，似乎還不如說他像個黃酒販子來得更恰當。

就算當他是個黃酒販子，他在該一行業中，也算不上是個出色人物。

至少槓子頭呂炮就要比這位白大爺氣派得多。

這位白大爺身材瘦小，臉色灰黃，五官格局，也欠端正。除了一雙精光炯炯令人心寒的眼神，實在很難叫人對他的儀表多作恭維。

不過，一個男人，尤其是江湖人物，儀表有時並不一定是受尊敬的條件。

武功、才識、財富、名望、氣質、談吐，對一個男人來說，往往都比儀表來得更重要。

白大爺便是一個例子。

無論是無名鎮的居民，或是在一般江湖人物的心目中，白天燈白大爺都是一位受尊敬的人物。

這位白大爺受人尊敬的原因，除了因為他是充滿傳奇的無奇不有樓主人之外，便是因為這位白大爺有着一種恂恂如也的

儒者風度，謙虛、熱忱、慷慨。

他很關心無名鎮上窮苦鎮民的生活，也很關心鎮民們生活的環境。

很多道路，都是他出錢開闢出來的。

嚴冬施捨衣米，盛暑贈送茶藥，也成為無奇不有樓每年的例行事務；鎮上無論誰有了無法解決的困難，無奇不有樓的管事們，往往都是第一個到達。

如果你是這樣的一個男人，儀表又能對你產生什麼影響？

× × ×

白大爺登上百寶台，原就鴉雀無聲的大廳，彷彿又肅靜了不少。

白大爺面對台下，抱拳微微一拱，然後即示意一名管事於台中央的一根木柱上，懸起一面長兩尺寬八寸的木牌。

無奇不有樓每個月初五進行的交易，共分為兩部份。

上午是受托「賣出」。

下午是受托「買進」。

如今進行的，是賣出部分。白皮木牌上，以紅漆書寫着三個鮮明的大字。

「天蠶衣」。

火種子唐漢料得不差，鳳陽雙龍堡被竊的祖傳寶物果然在無奇不有樓出現了。

大廳中隱約地响起一陣輕微的驚嘆之聲。

被武林人物視為寶物的天蠶衣，竊盜者不留為己用，而會送來無奇不有樓出售，顯然事先並不是人人都有這種預感。

第一次競價開始。

十八名衣着整齊的管事，立時移步緩緩穿過座位之間的走道。

他們的目光，一律向左下方斜視：觀察貴賓們的手語，臉上不帶任何表情。

走完通道，十八人魚貫登台。

當他們走過百寶台中央，行近主人白大爺身前時，每個人都是背向台下，雙掌先行合攏，然後十指翻飛，以一霎眼的工夫，比出兩個手勢。

一個手勢是他那一排最高的價碼，另一手勢便是出價貴賓的代號。

報價完畢，十八名管事順序下台，重新站回原來的位置。

「第一次，最高價是：弍萬弍千五百兩。」

白大爺以平和而親切的聲調說出第一次競價的結果，第二次競價便跟着開始。

× × ×

「第二次，最高價：三萬柒千兩。」

第二次的競價結果公佈之後，大廳中的氣氛，登時顯得有點緊張起來。

因為分兩次競價，只等於兩顆問路石，其作用不過是藉此反映大家對某件寶物喜愛的程度，以便作為大家最後一次喊價的參攷。

第三次，也是最後一次，才是一樁交易決定的成敗爭奪戰。

如果你對某件寶物志在必得，第一次和第二次競價時，無論你出什麼價錢都沒有關係，但如果第三次出價時不能拿捏得恰到好處，那可就要遺憾終身了。

× × ×

最後一次競價，終告結束。

白大爺緩緩起立。

全廳寂然。

「最後，得標價格：五萬五千兩整。五萬五千兩整！」

金額重複了兩遍，通的一聲，一槌敲落。

三次競價。

一槌敲定。

又一件寶物自此易主。

天蠶衣，柔軟貼身，刀劍不入，紋銀五萬五千兩，數目雖然驚人，但貨賣方家，誰也沒話說。

大家只是奇怪，鳳陽雙龍堡，財雄一方，雙龍兄弟應該不會不知道江湖上有座無奇不有樓，也不會不知道天蠶衣極可能會送來無奇不有樓待價而沽，何以雙龍堡的人，這幾個月來，始終連人影子也見不到一個？

× × ×

百寶台上，第二次懸出的木牌，是四個紅漆大字。

「百寶刀囊」。

這第二件寶物，結果又在火種子唐漢的意料之中。

但由於飛刀幫四大堂主親自趕抵無名鎮，大家不知道是碍於情面，還是對這副刀囊不感興趣，三次競價結果，最後竟僅以紋銀三千兩成交。

這是無奇不有樓的一個新紀錄。

低價紀錄。

× × ×

百寶台上，第三面木牌懸出，整座公平大廳幾乎為一片驚訝之聲所淹沒。

無奇不有樓，不負衆望，它終於推出一件無人能夠想像得到的「寶物」：「浪子之王，火種子唐漢武功師承的秘密！」

一個江湖浪子的武功師承，也算得上是個「秘密」？

也值得當寶物般公開「拍賣」？

這種事若是傳揚開去，會不會被人當成一個「笑話」？

事實上，答案幾乎全是肯定的。

這不是個笑話。

這不但是個值得拍賣的秘密，而凡，相信它還是個相當搶手的大秘密。

武林中很多成名人物，武功怪異，所向無敵，戰無不勝，其中最大的關鍵，便全在於無人清楚他們的武功路數，師承門派。

火種子唐漢正式出道不及三年，到處惹事生非，先後巳不知遇過多少名人高手，而始終沒落過下風，這位浪子之王仗恃的是什麼？

仗恃的是沒有人摸得清楚他的根底。

如果有人將這位浪子之王武功方面秘密摸得清清楚楚，然後對症下藥，謀求尅制之道，試問這位火種子還有什麼可怕？

刻下公平大廳中，差不多人人都知道火種子唐漢本人今天也參加這場盛會，只可惜受了高背圈椅的阻隔，否則大家一定很希望瞧瞧這位浪子之王此刻臉上是副什麼表情。

× × ×

第一次競價開始。

十八名管事，依樣畫葫蘆；分別通過貴賓座位，察記貴賓手語，然後魚貫登台，報告價碼，順序返位。

台上的白大爺，循例宣佈第一次競價

結果。

「第一次，最高價：十萬兩。」

大廳中不約而同的响起一片驚叫之聲，這無疑又是無奇不有樓的一個新紀錄。

高價紀錄。

接着開始第二次競價。

當十八名管事報完第二次競價結果，相繼走下百寶台後，台上的白大爺，不知為了什麼臉上忽然浮起一絲淡淡的笑意。

這是以往從來沒有發生過的情形。

這位無奇不有樓的主人，平時雖然和藹和親，笑口常開，但每月初五這一天，則一反常態，端莊持重，表情極為刻板。

因為當交易進行之際，他的神色如果變化不定，很可能會因而洩露了買主或賣主的身份。

譬如說：十八名報價管事，每人搜集手語的範圍，都是固定的，如果當某一管事報出最高價時，他臉上的神情發生變化，大家就不難從那一排貴賓加以過濾，而大致猜出成交的對象是誰。

雖然交易進行時，大家都看不到隣座的情形，但在進場或出場時，並無特別安排，遇上有心人，想記住某一排都坐的是那些人和那些人，也並不是一件難事。

這位修養過人的白大爺，先前發現了破紀錄的十萬兩高價，都能保持聲色不露，何以如今看到第二次的競價結果，臉上反而不自禁的浮起了笑容？

就算第二次的價碼高得離譜，也該是意料中事，何故發笑？

不過大家馬上就明白了白大爺面露笑意的原因。

「第二次，最高價：五萬兩！」

經過一陣短暫的沉默，很多座位上都忍不住發出了哄笑之聲。

大家顯然是在笑這個出價的朋友眞有趣。

第一次競價，也許有人出過三萬五萬、七萬八萬不等，而第二次出這個五萬的人，誰都可以想像得到，他無疑就是先前出十萬的那位仁兄。

道理十分簡單，拿一樣東西，既有人出過十萬，就絕不會有人再出一個五萬去跟對方競爭。

所以，進一步可以想像得到，第二次競價，全場無疑只有這一標。

這也許就是白大爺想想忍不住好笑的原因。

如今，令人感到好笑而又納罕的是，這位對火種子唐漢武學秘密有興趣的朋友，他為什麼忽然自動減價？

他是因為第一次出價過高，感到後悔，想把機會讓給別人？

還是想藉此試探一下，是否尚有其他的人，也對火種子唐漢的武學秘密感到興趣，以作為最後喊價的參攷？

第三次競價繼續進行。

「最後，得標價格：十五萬兩整，十五萬兩整！」

三次競價。

一搥敲定。

全廳貴賓，為之目瞪口呆。

由十萬降到五萬，由五萬又突然暴升十五萬，這是攪的什麼把戲？

不過，萬般有假，白花花的銀子，可假不了。

這是誰玩的把戲，白大爺一定淸楚。

只要白大爺一人心裏淸楚就够了，白大爺從沒有開過別人的玩笑，但誰也別想拿這位無奇不有樓的主人開玩笑。

十五萬兩銀子，相信這位白大爺決不會只收十四萬九千九百九十九兩九。

三樁交易完成，時近午正，賣出部份結束。

× × ×

未正。

第二部份，買入競價開始。

第一塊懸出的木牌，就為整座公平大廳帶來一股大震撼：「風流娘子岑今珮一名，活口，無傷，十五天內交人。」

× × ×

這就是無奇不有樓的期貨交易。

所謂期貨交易，實際上也就是以競價方式，限期徵求某種貨品的意思。

「賣出現貨」與「買進期貨」，最大的不同處，便是「賣出」係以最高價得標，「買進」則以最低價得標。

其次，便是後者得標後，便繳交標得金額一成的保證金。

如期交貨，保證金於領取貨價時發還，不能如期交貨，保證金全部沒收。

無奇不有樓，這一類的交易，過去做過不少，只是以活人為收購的對象，顯然還是第一次。

× × ×

競價開始之前，大廳中疑惑之聲不絕，大家似乎都在猜測一個共同的謎題。

想收買風流娘子岑今珮的這位買主是誰？

這位老兄的腦袋瓜子是不是有毛病？

風流娘子岑今珮，不是個鄉下大丫頭，如果有仇家想買她的人頭，那可說一點也不稀奇，但如果買一個行動自如的風流娘子回去，試問他老哥能派什麼用塲？

想享風流艷福？

哼哼！

嘿嘿！

要是他仁兄對虐待自己有興趣，又為什麼不以少許代價，買條毒蛇玩玩？

× × ×

無奇不有樓就是無奇不有樓。

交易開始。

大廳中恢復岑寂。

十八名管事，循例通過貴賓席位，收集價碼，轉報百寶台。

第一次競價結果。

零。

第二次競價結果。

零。

大廳中又响起一陣噫啊之聲，這是正常現象。

這證明刻下大廳中的貴賓們，都是正常的人，沒有人會為了金錢的誘惑，肯去幹一件近乎笑話的買賣。

但是，交易成不成，是另外一回事，法定程序，仍須照常進行。

最後一次競價，接着開始。

然後，每一雙眼光，都望向百寶台，希望白大爺儘快宣佈第一宗交易流産，儘快懸掛出第二塊木牌。

可是，出人意料之外的，白大爺竟然

抓起了木槌。

「最後，得標價格：十萬兩整，十萬兩整！」

三次競價。

一槌敲定。

又一件奇異的交易完成！

大廳中沒有一點聲音。

每個人都呆住了。

每個人都似乎難以相信，竟然眞有人想發這筆橫財？

想收買一個活生生的風流娘子的那位老兄，腦袋瓜子固然有毛病，這位出價得標的老兄，腦袋瓜子是不是也有點毛病？

不錯，風流娘子岑今珮，目前就在無名鎭。

今天甚至也來到了這座公平大廳，試問他老兄能憑什麼本領，可以在毫髮無損的狀況下，叫這位武林中的大美人兒乖乖就範？

如果他老哥辦不到，一成保證金，白花花的一萬兩銀子，他就賠定了。

一萬兩銀子，不是小數目。

他老哥有沒有好好的算過這筆帳？

另一件出人意外的事情是，這個無奇不有樓買進部份，居然只有這一件，這件交易完成，買賣便告結束。

× × ×

無奇不有樓的月會雖告結束，盪漾餘波，並未隨之結束。

很多事情，也許才剛開始。

× × ×

火種子唐漢又被無眉公子張天俊約到夢鄉喝酒。

這是他們第二次前來這個地方。

上一次，唐漢是在這裏輸掉一個尚未兌現的東道，今天，他們又來了，還是上次那個房間，陪酒的女人，也是上次的那兩個。

「香香」和「玲玲」。

兩人舊地重遊，是不是因為無眉公子有心要給唐漢一個扳本的機會？

不是。

他們來這裏，是為了等一個人。

等一個沒有人想得到對方會在這種地方出現的人。他們等的人是風流娘子岑今珮。

× × ×

春末夏初，乍暖還凉，正是喝酒的好天氣。

尤其是於搖曳燭影中，面對着風流娘子這樣一位知名的大美人兒，再加上香香和玲玲這兩顆如伴明月的小星星，這等旖旎風光，人生幾世才能修到？

誰要眞有這種想法，那就全錯了。

今晚的氣氛，並不融洽。

風流娘子來得很快，而且破例換穿了一身男裝。

這位換穿了一身男裝的風流娘子，由於肌膚細膩白皙，五官俏麗淸秀，再加上一頂飄逸的文士巾，看上去比以容貌俊美聞名於武林的玉樹公子謝雨慈還要英俊瀟酒得多。

香香和玲玲兩個姑娘全都瞧呆了。

夢鄉，雖不是個高級的地方，但她們見過的男人，可不算少。

而今天，她們總算又開了一次眼界。

三個男人，一個奇美，一個奇醜，一個奇狂，各走極端，對比鮮明強烈，而這樣三個各方面看來都有着極大差異的男人，居然會共處一室，挾妓把盞，豈非不可思議之至！

從她們此刻那種痴迷、羨慕的眼光不難看出，她們顯然未能辨識風流娘子只是個易釵而弁的假丈夫。

如果風流娘子對她們稍假詞色，一定會使她們芳心更難禁持。

但是，風流娘子却連望也沒望她們一眼。

「哼！不曉得是那個殺千刀的使的捉狹……」

這是這位風流娘子坐下之後的第一句話，也是這位風流娘子在男人面前第一次使用粗魯不文的字眼罵人。

香香和玲玲不覺雙雙一怔。

「殺千刀的？」

兩人秋波閃轉，終於弄淸了這是怎麼回事。

唐漢笑笑道：「你請張公子約我來這裏見面，是不是又想成全我小唐的一票生意？」

風流娘子白了他一眼道：「虧你還笑得出來。」

唐漢笑道：「我為什麼笑不出來？」

風流娘子說道：「你的煩惱還不够多嗎？」

唐漢笑道：「我有什麼煩惱？」

風流娘子道：「你有沒有想想：為什麼別人會曉得你武功師承的底細，為什麼有人肯出高價收買這個秘密？」

唐漢笑道：「想過了，想不出。」

風流娘子道：「那麼，你又知不知道：你的武功師承一旦被別人摸淸了，對你今後行走江湖，該是個多嚴重的威脅？」

唐漢搖搖頭，笑道：「談到威脅，那還差得遠。」

風流娘子道：「什麼叫差得遠？」

唐漢笑道：「如果有人想算計我這個火種子，僅是摸淸我的武功師承，對他仁兄幫助並不大。」

風流娘子道：「我不懂你這句話的意思。」

唐漢笑道：「我這意思就是說：他仁兄至少得先有一身比我火種子更高明的武功，這些秘密對他仁兄才派得上用塲。」

風流娘子接不下去了。

這是實情。

江湖上要降服一名對手，本身的武功修為，才是勝負最重要的條件，如果本身的玩藝兒不爭氣，光是淸楚對方的底細，又何濟於事？

所以，火種子唐漢的煩惱，的確不如一般人想像中那麼嚴重。

至少他受的威脅不像風流娘子那麼樣的迫在眉睫。

無眉公子插口道：「別儘耍咀皮子了，人家岑姑娘既然誠心誠意請你來，你多少也該替人家想個辦法才是道理。」

唐漢道：「這件事看起來雖然令人迷惑，其實我認為並不複雜。」

風流娘子輕輕一哦，臉上愁容頓時消去一大半，她找上這位火種子，果然找對了人。

（未完）

浪子奇行錄／

馬雲·文
盧令·圖

狙擊手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霍克探長押了一名疑犯在凶宅調查，冒用僞記者證混入凶宅的姜美媚，正想登上二樓現塲看個究竟。這時，霍克在她背後招呼一聲，姜美媚回頭一望，見是霍克，心知西洋鏡已被拆穿，不禁大驚，立即逃跑，倉卒間已無法登上胡子仲的車子，只好遠遠示意胡子仲開車急遁，而她已被兩名女警抓住。霍克交代警員看管着姜美媚，自己則率領警車追捕胡子仲，警方追截胡子仲的訊息，由警察廣播電台播出，通知巡邏車兜截。宇宙日報記者徐風也收聽到這個消息，便記下胡子仲座車的車牌號碼、車型及車身顏色等等，正準備加入追踪……

舞孃遭暗殺

一個人的成功必然有許多成功的因素，例如徐風之能够成爲名記者，主要由於他觸覺靈敏，記憶力又好。當然，他的文章够吸引，做事敢作敢爲，也是使他成名的原因之一。

當下裏他收聽了警方電台的廣播後，也想起那車子確曾停過在胡宅門外，但想不到當時與他交談的男女竟然就是胡子仲和他的愛人而已。

於是他靈機一觸，立即改變了行車路綫，不再跟踪那警探的車子，反而去找尋胡子仲的汽車。

其實那警探把車子由胡家門外開去，也只是烟幕作用而已，想不到却令徐風一度上當，現在徐風却在一處路口發現了胡子仲那輛車子。

原來自從胡子仲由醫院失踪之後，霍克探長已想像到他可能回到這兒來，因爲這是他的老家，即使他因失憶而記不起來，他的女友姜美媚也會告訴他。

因此，昨天晚上探長就派人在胡家大宅的內內外外守候了一晚。但是出乎他意料之外，胡子仲和姜美媚均未見出現。

記者受嫌疑

探長於是又想出了另外一個辦法，就是派下屬胡亂地抓一個有案底的積犯回來，將他當作疑犯，押到案發現塲（即胡家大宅）來，還故意將消息傳到記者們的耳裏去，讓報紙、電台等廣爲宣傳。他估計如此一來，勢必引起胡子仲和姜美媚的注意。

探長的確沒有猜錯，他的做法已引起對方的注意。但他却想不到胡子仲他們已化了裝，而且，此刻正獃在門外。爲了把「戲」演得更似樣一些，探長又叫助手鬼鬼祟祟的開車由胡宅門外離去。

結果，引來的跟踪者並非胡、姜二人，却是記者徐風。

徐風現在因收聽警方電台，感到情形不大對勁，於是改爲追踪胡子仲的汽車，結果他不但在一處路口發現了胡子仲的車子，還看見一個男警匆匆逃進一幢建築物裏面去。

徐風一再核對過警方電台廣播的車輛編號，的確沒有錯啊，就是眼前這一輛，因此，那閃進了屋內的男子可能正是化了裝的胡子仲。

徐風正把車子停在道旁，警車已紛紛開到了。

許多警方人員都認識名記者徐風，因此上來問他：「看見胡子仲嗎？」

徐風道：「沒有。不過，我却見到有個男子匆匆走向街口那邊，截了一輛街車離去！」

有經驗的警方人員都知道逃犯詭計多端，自然相信徐風的話，但亦有人問：「爲什麼你會在這裏呢？」

徐風道：「收聽了你們的電台，我發現了這車子的踪跡。」

警方人員相信了徐風的話，匆匆把警車駛離現塲。

徐風反而將自己的車子繞了一個圈子之後，又開到了原來的路邊。

那兒距離胡子仲的汽車大約有十碼左右。

胡子仲的汽車仍在那兒，現塲上留下一名軍裝警員把守。徐風知道不久之後，將會有其他警探開到現塲來調查。

因此，他匆匆落了車，進入那幢建築物之內。

不久之前，他就見到胡子仲化了裝，閃躲進了那大厦裏面去。

徐風是「半個偵探」，所以胡子仲儘管化了裝，仍難逃得過他的雙眼。

他進了大厦內，原來裏面是一間商塲，出口處有幾個之多。

徐風後悔來遲一步，細想胡子仲必然已由另一處出口逃去無踪，豈料就在他轉身的刹那間，眼前一亮，發覺一個人影子站到一列玻璃飾櫃之前，望向了街外。

那正是徐風見過的胡子仲——最低限度他相信他就是胡子仲。

胡子仲透過飾櫃玻璃，注意他的車子，以及車子旁邊的警員。

徐風心裏這才明白，他仍企圖開走自己的車子，但如果是徐風自己，他一定會由另一出口處逃出，乘街車離去！

徐風走到他身邊，那人回頭一看，吃了一驚，就想逃去。

但徐風早有準備，一手抓住他：「不必害怕，我只是一名記者，我可以帮你。胡先生。」

最後一句稱呼，似乎安定了對方的情緒。他怔了一怔：「你是——」

「快跟我走吧！朋友，警方很快要到了。」

胡子仲定一定神，道：「你帶我到什麼地方去？」

徐風說道：「我有安全的地方，但是，我有條件。現在沒有時間解釋，先跟我走。」

胡子仲也可以見得到，警方剛才在街道上的一切行動的情形。於是他匆匆跟住徐風由那商塲的另一出口處走了出去。

徐風截了一輛街車，故意不用自己的車子，以免引起警方人員的注意。

原來徐風因爲「好管閒事」，常常做「業餘偵探」，所以許多認識他的警探和警方軍裝人員，都認得他那輛座駕車，有時在街道上，徐風「闖紅燈、開快車」，給警員們截停之後，他也可以「順利過關」，不必破鈔，這完全是「名氣」作怪。

胡子仲有如無主孤魂一樣，任由徐風擺佈。

上了街車之後，徐風說了一個地址，叫司機載他們到那兒去。然後他回頭對胡子仲說道：「我自始至終注意着此事的發展。」

胡子仲側過頭來瞪住他：「你說你是一名記者？」

「是的。我叫徐風，你可聽過這名字？」徐風以爲許多人都認識他的大名。

但是胡子仲却搖搖頭。

徐風難免感到失望。但很快他又覺得自己問得太笨了，可不是嗎？胡子仲患了失憶症，即使以前聽過他的大名，經此打擊後，也會忘得一乾二淨了。

徐風自我介紹一番之後，又改變了話題，道：「你的傷勢好了麼？」

胡子仲道：「大致上已無問題。」

「好極了。」徐風道，「由現在起，我們就來合作一下，我設法帮你找兇手如何？」

胡子仲道：「你有辦法嗎？」

「我不敢說百份之一百有辦法，但我敢保證我盡力而爲。現在我先找個地方安頓你。」

徐風把胡子仲帶到一幢住宅樓宇之內，然後對他說：「這是我居住的地方，我相信警方暫時還不會搜到這兒來。」

屋子裏只住了徐風一個人。

這是一個小型的住宅單位，只有一廳一房，此外就是廚房廁所。

胡子仲迷惑地瞪住徐風：「爲什麼你不報警？」

徐風拉開冰箱，取了一瓶汽水，一罐罐庄啤酒，道：「醫生准不准你喝啤酒？要不然你就喝汽水好了。」

胡子仲終於選擇了汽水。

徐風又道：「我知道你剛從醫院中逃了出來，如果我報警，他們勢必捉你回去，迫你臥床！」

胡子仲呷了一口汽水：「是的，但我仍不明白你憑什麼理由帮我。」

「道理其實很簡單。第一，我是一個好奇的人。我很想知道你爲什麼要避開警方？第二，我是一名報紙記者。我想找獨有的新聞特寫題材，相信你一定可以滿足我！」

「嗯！」胡子仲嘆了一口氣！「既然如此，爲什麼你不把我女友一併帶來？」

「你指的可就是姜小姐？」

「就是姜美媚！」

「我會想辦法通知她，你放心！」

胡子仲知道當美媚被警方抓住時，徐風根本已離開了胡宅門前。他故意這麼說，只是想試試徐風對這件事能知多少，以及徐風到底意欲何爲而已！

經過一番交談之後，胡子仲覺得徐風可能眞的只是出於好奇，並無任何惡意。於是他決定在這裏躱一陣。豈料就在這時候，有人按响了門鈴。二人當堂呆住。

徐風示意着對胡子仲道：「你只要冷靜點，不必害怕！」

然後徐風又走到門眼去窺望了一下，

回頭又對胡子仲說：「是我的女朋友安安。」

胡子仲剛想放下汽水瓶避入房內，但看見徐風的態度，他只好站住了。

門開處，走進一名二十餘歲，長相非常成熟的少女。她，就是徐風的女友廖安安。

安安熱情如火，她進來後還未等徐風把門關上，已擁着他吻個不停！她顯然想不到屋子裏還有人客在着，也許這雙情侶以前一向習慣了如此吧。

直至徐風輕輕推開她：「等一等，先讓我介紹你認識一位新朋友。」

安安這才如夢初覺地回轉身來。

她含羞答答地瞥了胡子仲一眼：「對不起！」

胡子仲苦笑道：「感到抱歉的應該是我這個不速之客！」

「大家都是自己人，不必客氣了。」徐風打了一個圓場，「請坐請坐！」

安安在徐風身邊坐下，順手拿起几子上的一罐罐庄啤酒，問徐風：「你的？」

「是的，你喝吧！」徐風一邊又安定胡子仲的心：「安安就住在對面，剛才一定是她知道我已回到這兒來了。」

徐風的意思等於告訴胡子仲：他們並非事先約定的！

胡子仲再看看他身邊的安安，她正在喝啤酒。冷眼旁觀，胡子仲總覺得安安不大正派；再從她的打扮看，更可能是個歡場中的女子。

徐風看看腕表，對他身邊的女友道：「安安，你陪胡先生片刻，我出去一會兒就回來。」又對胡子仲道：「你暫時留下來，切勿出外走動！」

說完，徐風就匆匆地走了。

安安穿得很暴露，她瞪住胡子仲問：「你可是電視新聞映過出來的胡先生？」

胡子仲垂首點頭。他有如籠中鳥、甕中鼈。

安安含笑安慰他：「你放心，徐風就是江湖上最有名氣的浪子畢基的好朋友，你有困難，他一定可以幫你。」

胡子仲也聽過「浪子畢基」的大名，只是忘記了以前是否認識這麼一個人。更不知安安所講的是真還是假。

他們相對無言。

不久之後，胡子仲倦極睡去。他倚在沙發上就睡。

安安正待離開徐風的家，豈料出到門外就見到徐風剛由外面回來。

徐風把她拉過一旁。

「安安，這件事千萬別對人提及。」徐風道，「告訴你，他可能是我們的財神爺，如果我倆想結婚，一切費用盡在他的身上。」

安安瞥了他一眼：「你竟敢綁票！」

「不！你誤會了，絕不是綁票。」徐風道，「回頭我再慢慢向你解釋。」他又摸出一張紙來，匆匆寫了一個電話號碼，「你先回到你家裏去，照撥這個電話，聲明找社長。找到之後就告訴他：你有胡子仲的消息，但要代價，問他出得多少。不要講得太耐，否則可能被人追查綫路，明白麼？」

安安接過寫了電話號碼的小紙，就返回對面她的家裏去。

徐風開門入來，胡子仲從夢中驚醒：「咦！你幾時回來啦？」

「剛回來。」徐風道，「我見過姜小姐。」

「她怎麼說？」胡子仲問。

徐風道：「姜小姐看來很麻煩，她已被警方拘捕。」

「那你怎可以見到她？」胡子仲瞪住徐風問。

「我只憑跟探長的交情，跟她談了幾句。」徐風又說：「她叫你安心留在我這裏，切勿亂闖。她很關心你，怕你再受打擊。」

「那怎麼好意思？」胡子仲舒了一口氣！「坦白說，我們已另有秘窟，本來我想回到那兒去。」

「你的意思是：你們另外租了地方同居？」徐風在此之前一直未想及這一點。

「是的。所以警方很難找到我們。」

胡子仲又在嘆息！「可惜她卻為了幫助我回復記憶，我們才化裝返回案發現場去看看。」

「本來你們都沒有做錯，只差在沒有經驗。」徐風道，「假如你與我合作，情形一定又不同了。我不但熟悉警局內的高級人員，對偵探更加有興趣。」

「然則，你打算怎麼樣？」

「如果你相信我，我們就合作！」

「我當然相信你。」

「好極了，現在我們先好好的休息一下。晚上，我要你試試我的化裝術；我要帶你出去一次。先到你倆的居處，我會盡我所能，幫你找兇手。關於這點，姜小姐與我有了默契。以後我會常常去探望她的。你放心！」

胡子仲失憶之後，事實上除了女友姜美媚之外，腦海中也想不起還有一些什麼朋友。

至於他的叔父，他更想不起他住在何處。現在姜美媚既然暫時無法與他在一起，難得有個記者仗義幫幫自己，因此他惟有答應留下來。

徐風又說：「我到對面安安的家中去一會，很快就回來。任何人按門鈴或者打電話入來，你都不必去理會他們，就當這裏的人不在家好了。」

胡子仲唯唯諾諾，徐風則開門出去。

安安告訴他：「我已照你的話去做了，我不等他答話就把電話掛斷。聽他的語氣，他十分有興趣。」

徐風很了解他老闆——宇宙日報社社長翟龍的性格。因此他又對他女友道：「安安，十分鐘後再給他電話，就說你要十萬元出賣這獨有消息吧！」

「十萬元？」安安睜大了雙眼。

「是的，十萬，還要他保密，而且要現金交易，否則你就把這消息賣給另一間報社。」徐風又說：「有一間敵對報社跟我們競爭得十分劇烈，十萬元不是怎麼一回事。但對我們卻十分重要，我倆結婚的費用就靠它了。」

就在這時候，徐風身上的傳呼機「BB」地響個不停！

徐風於是致電傳呼台，果然是報社找他。

於是徐風立即致電報社。電話接綫生告訴他：「社長找你，請等一等！」電話隨即被接到社長室。

社長翟龍只用命令的口吻道：「你立即回來，我有非常緊急的事情找你。」

徐風却故意地說道：「我要追一件新聞……」

但話未說完，翟龍已截住話頭道：「任何天大的事情也得放下，我這裏有事找你，盡快回來再說！」

徐風掛了綫，擁吻安安道：「我們已接近成功了。你記住我吩咐去做！」

徐風又說：「記得監視胡子仲，他才是我們的財神，萬一他走了，十萬元就化為灰燼！」

「我明白了。」安安很乖巧地說，「你快些去吧，這裏的事讓我料理。」

徐風走了之後，安安再次回到對面徐風的住所去。胡子仲正忐忑不安地獃在那兒。

安安故意親切地走到他身邊坐下來：「你可知道徐風跟我說了一些什麼？」

胡子仲搖搖頭。却道：「可是找浪子畢基來幫我的忙？」

「不！他想利用你發大財！」

「這……這是什麼意思？」

安安竟然把徐風的計劃說了出來，只是未提及徐風準備和她結婚。

她又說道：「我想你和我合作，讓我們反咬他一口，就當我們做一次賊阿爸如何？」

胡子仲不大明白地瞪住她！

她解釋道：「我們一切依他的計劃做，只差最後一步：最後由我們二人平分十萬元，你五萬我五萬如何？」

「我也實在須要錢。不過……」

「放心好了，只要你聽我的，保證易如反掌。」

安安說完就去打電話給翟龍。

她依足徐風的話去做，翟龍只問她：「我們如何見面交易？」

安安道：「派你信得過的人，帶十萬元現金到一個私人停車場來，我保證他見到胡子仲，也肯定你們可以得到獨有的內幕報導。但我得先聲明一句：第一，只許一個人，可以帶相機和錄音機，我知道你們須要拍照，訪問，希望做到圖文並茂，第二，如果我發覺有可疑人物跟踪而來，我會拉倒，然後把消息賣給你們的敵對報社。」

翟龍都答應了。

於是安安說出了這兒樓下一個私人停車場的地址，然後才掛綫！

胡子仲自始至終看着她講電話，直至掛綫為止。

安安把胡子仲帶返自己的住所去，一邊穿衣服，一邊把自己的計劃告訴他。

胡子仲看見她作風大胆，當住自己面前更衣，幾乎按捺不住。

安安看見他目不轉睛，面紅耳熱的，故意走過去撩他：「乖乖的，只要我們合作成功，錢到了手之後，我們還可以快活一個時期，然後才分手的。」

她又看看腕錶：「時間差不多了，我到下面去，你回去等徐風上來。我知道徐風採訪完你們的獨有新聞之後，就要趕返報社去，那時你再過來分贓好了。」

胡子仲唯唯諾諾地，又對安安有點依依不捨。

安安終於跑到樓下去了。

× × ×

翟龍果然十分相信徐風，交了十萬元給他帶去會那個「神秘女郎」，希望獲得全市獨有的內幕消息。

但是徐風發夢也想不到安安會出賣自己。

他在停車場把錢交給了安安，雙方當作互不認識，因為他們担心有人跟來監視，其實當時那一層停車場內找不到第三個人。

安安低聲道：「我先把這些錢拿到銀行保險箱去，你去找胡子仲，他在你家裏等你。」

徐風左張右望都沒有人，這才上了停車場的電梯離去。安安剛開車走了。

豈料當徐風返抵家中時，胡子仲已不知去向，他再到安安家中，也找不到胡子仲，急得他團團轉！

徐風再跑到停車場，當然也見不到安安。

安安是他多年的知心女友。他們在一間銀行租有一個保險箱，二人簽上任何一個的名字，都有權去開啓這個保險箱。

於是徐風又匆匆趕往那間銀行去。

但是，依舊找不到安安的影子。

徐風彷彿想起了什麼，立刻簽字要求開啓保險箱看看，因為他也有些金飾等物存放其中。

怎知道保險箱之內，空空如也。安安的首飾不見了，他名下的也不見了。

徐風呆了半晌！

他不知道安安怎麼會出賣自己！難道她認識了別的男人？

現在他人財兩空，不知道如何向老闆交代才好。

他獨個兒沿住海傍大道的行人道走，真想跳海自殺。

像他這麼聰明的人，竟然上當——上一個女人的當，叫他很不服氣！

其實歸根究底，只因為他太過相信安安。

「徐先生！」忽然有人叫他。

他回頭一看，是胡子仲。

徐風喜出望外，找到胡子仲之後，最少可以向報社方面交代了。

至於錢財方面的損失，反而變成了其次。

徐風立刻對胡子仲道：「你不是說，你和姜小姐另有秘密居處嗎？」

「是的，如果你答應幫我的忙，我可以幫你去那兒看看。」胡子仲道。

「放心，我包保姜小姐一定沒有事。」徐風一揮手，截了一部街車。

胡子仲果然十分合作，也真的帶徐風到他的秘密居處——那是姜美媚租下的。只是他似乎想不到徐風會用間諜相機偷拍了這裏的照片，還用袖珍錄音機和偷錄他們之間的談話。

胡子仲又想起安安提及過浪子的名字，問道：「你是否認識一位畢基先生，可否介紹我認識？」

徐風給他一言驚醒夢中人。

他對胡子仲道：「只是普通朋友，而且，他很忙，我怕約不到他！」

徐風很狡滑，他只是不想胡子仲知得太多，因爲回頭他就要去找畢基，如何能將畢基介紹給他認識？

他看看腕錶，借個藉口走了。

× × ×

徐風未返報社，先去找畢基。

畢基與徐風是好朋友，聽了他的遭遇之後，忍不住責備他：「你太相信女人了。安安是個舞小姐，我並非說舞小姐靠不住，只是你不明白，她們往往爲勢所迫，而非用情不專。」

「現在你叫我怎辦？」徐風道：「這口氣我實在咽不下！」

「你能找到胡子仲，已是你的運氣，否則你更不知如何向老闆交代！」浪子畢基道：「想不到這件案當初發生時，霍克探長半開玩笑地叫我參加一些意見，當時我沒有理睬他，現在看來我却要看在你的份上，主動地參加！」

「你的意思是——你肯帮我了？」

畢基瞪他一眼：「我不帮你，還有誰可以帮你？」

徐風又看腕錶：「那麼，我先回報社發稿，交代清楚之後，再與你連絡。」

畢基也看看自己的腕錶：「我先去找一個人。」

於是二人相繼離開了畢基的住所。

× × ×

畢基本來已打算不再理會江湖中的事，他是個浪子型的人物。

他有他自己的一套人生觀，所以他喜歡享受，不想再爲煩惱事而躭誤他陪女朋友的時間；他覺得一個人的生命有限，不趁年青時享受一番，此人必是白痴！

但是現在，他偏偏就爲了朋友，又要自找麻煩。

他來到一間舞廳，找着一位相熟的舞女大班。

「我要知道一個叫安安的舞小姐的下落。」畢基對他的朋友表白了來意。

「安安很少上班，她已處於半收山狀態，即使晚上來這裏，你亦未必找到她陪你。」那位舞女大班又笑道：「你想找那一型的，我給你介紹，不過現在時間還早呢！」

「不！我只是有事急於要找安安，有辦法替我找找她嗎？」畢基問。

「也許我可以給你一個地址或者電話。」那位大班說着，走進賬房去了。

這是日間，甚至還未到茶舞的時間，忽然有個人走近畢基的身畔：「先生，想找安安小姐，請跟我走，她欠人家不少錢，三日一小搬，五日一大搬，居無定所的；但我却知道她的居處。」

那輪廓看來是個年青人。畢基想叫住他，他却在黑暗中竄了出去。

畢基立刻也跟了上去，他不再等那位舞女大班了。他是個浪子，整日在歡場中混，自然明白到一些嗜賭的舞小姐經常因欠下高利貸而弄得走投無路。

畢基走到門外時，那青年人鬼鬼祟祟的對他說：「你可是安安的熟客？」

「是的。」畢基問：「在那兒可以找到她？」

「如果我帶你找到她，你會有什麼好處？」

「你希望得到一些什麼好處？」

「二百元代價如何？」

畢基想了想：「好吧！我給你！」

「請跟我來！」

「有多遠？」

「大約要走二十分鐘左右。」

「那麼，坐我的車子好嗎？」

「你有車子當然最好不過。」

於是畢基帶他到一處橫街，畢基那輛名貴的房車就停在那兒。

他們併肩兒走。

畢基一邊走一邊問道：「你叫什麼名字？」

「阿帆。」那年青人道：「安安不是個好女子，你得小心才好。」

「謝謝你提醒我！」

他們終於轉入橫街，走近了畢基那輛名貴房車旁邊。

突然之間，畢基呆了一呆！同時亦向阿帆打了一個手勢。

阿帆立刻站住，不敢趨前。

畢基是個非常敏感的人，他對自己的東西一向小心保護之外，也十分注重外表的美觀；所以他的車子也好像他身上的畢挺西裝一樣，令人見了就感到心裏舒服。

但是現在，他發覺那車子的車頭蓋分明被人打開過了。

那是不易看得出的，除非十分小心觀察。但畢基却已經看到了，那是一些手印；當一個人緊張時，手掌難免沁汗，所以車頭蓋就留下了一些手印。畢基當然不會這樣。

他的車子一向打磨得十分光潔，所以任何手印留在光滑的表面上，都會很易發覺。

畢基心裏有數，悄悄開了車頭蓋，裏面果然有人做了手脚。

一枚一觸即發的炸彈，一看就知道是老手做的。

畢基剛抬起頭來，就發覺他車子的玻璃上有個戴着黑眼鏡的人影出現，當他發覺對方有槍在手，而且正舉起來時，嚇得他急忙伏了下去。

「砰」的一聲！

說時遲那時快，畢基自己竄到了車後，却來不及通知背後的阿帆！

與此同時，畢基却想到他汽車油缸旁邊的爆炸裝置。萬一對方目標在那裏，子彈只要擊中油缸，恐怕這一帶亦會遭殃！

因此，畢基竄向路邊一列汽車旁邊之後，也不敢停止下來，彎腰急竄，一直跑向了街口那邊。

但是，槍聲只有一响！

畢基回頭一看，阿帆已倒斃在血泊之中。

他立刻折返現場，路口那邊一輛神秘汽車已急急開走，阿帆死了！

畢基這一驚非同小可。現在他反而不再担心他車子裏的炸彈了。因爲只要他不開車，就決不會爆炸。

他不知道阿帆怎麼會突然之間被人殺死，但無論如何，這是一項詭計，畢基立刻就要決定他應該怎樣做。

他只有一項抉擇：第一，報警。

但是，目前這情形，如果報警，叫他如何向警方交代才好？警方相不相信還是其次，留下他問話這將阻去了不少時間。

第二項選擇，就是立即離開現場。

對了，這是既簡單，又快捷的做法。但是，後果却相當可怕；因爲他車子裝有炸藥，隨時會被警方拖車，那時怎辦？

畢基也管不了這許多，靈機一觸，撇下阿帆的屍體不理，折返那間舞廳去。那位舞女大班道：「剛才我已爲你找到了安安的地址和電話，怎麼你……」

畢基不等他說完，一手拉他到一角，問道：「告訴我，剛才在這兒的青年阿帆，到底是什麼人？」

大班道：「我也不知道他幹什麼的。不過，總之不會太正派就是了。」他又問：「怎麼？他開罪了你？」

「不！他死了。」畢基又問：「電話在那裏？」

大班指指那邊角落：「走廊那邊。」

豈料就在這時候，畢基已聽到外面傳來陣陣警車聲，最後在附近停住！

畢基知道警方已接到報告，可能是途人見到了阿帆的屍體而致電緊急報警。

畢基朝走廊那邊急急走過去的時候，數名警員已衝了入來：「看見有個男子跑入來麼？」

那名大班支吾以對。被一名警長罵了一頓！

闖進來的數名警員迅速展開行動，分工合作；有人嚷着，催促舞廳的人開燈。有人衝到後面去搜索。但是，畢基早已由舞廳後面的太平門逃去無踪。

另一方面，警方的霍克探長亦已接到了畢基的電話，知道他的座駕車被人安放了炸彈，霍克當然也知道這浪子不會存心戲弄他，何况畢基還能在電話中說出街上有人突然死去，但與他無關。稍後待他辦完了私事之後，當會另向探長交代云。

霍克探長知道畢基這個浪子平時儘管嘻嘻哈哈的，難得正經，但當有事發生時，他總會認眞起來。所以也只好急急召來軍火專家，匆匆忙忙地趕到出事現場去。

當霍克探長帶人趕到現場時，大批警方人員已在那一帶戒備；包括封鎖現場，查問隣近店裏的人。而警方的法醫官亦已奉召而來。只是還沒有人知道，畢基那輛車子裏有炸彈。幸好沒有人動過畢基的車子，否則，後果實在令人無法想像。

× × ×

宇宙日報刊登了全版的獨有新聞和圖片，都是關於富家子胡子仲的。果然非常轟動！

富家子胡子仲自從由醫院裏失踪之後，早已引起各方面的注意，首先有人懷疑他已遭歹徒綁走，然後則由於他女友姜美媚被找到，而令霍克探長十分生氣，認爲這女子另有不可告人的目的，把男友胡子仲收藏起來。

但是，姜美媚却不肯承認，直至有「神探記者」之稱的徐風爆出了大段內幕新聞，她才大吃一驚！

當時姜美媚仍被警方扣押。她知道了這件事之後，氣得直頓足！偏偏這時候徐風又摸到警局裏來。

姜美媚問徐風道：「你怎麼知道得這麼清楚？」

徐風回答道：「這是個秘密，恕難奉告。」

姜美媚滿以爲這位記者可以帮助自己，想不到他不但帮不了自己，更將她和胡子仲的秘密居處也一併刊登出來。這當然等於告訴了警方。所以姜美媚當時十分生氣，眞恨不得摑徐風幾巴掌！

但是，她是個深謀遠慮的女人，所以她心裏儘管生氣，表面却裝得若無其事。

她並非被警方監禁，因爲霍克探長還想不到一個適當的罪名給她。只是軟禁她，向她繼續問話而已！所以徐風很容易又見到她。

姜美媚靈機一觸，問道：「徐先生，你又來這裏幹什麼呢？可不是又有什麼大不了的新聞吧？」

徐風苦笑一下，道：「是我自作孽，不可活。」

「這是什麼意思？」姜美媚不大明白地瞪住他。

徐風道：「報館通知我，說是探長要見我。」

「爲了你的內幕報導？」姜美媚道。

「我想是的。」徐風道：「除此之外，還有什麼事情要找到我？」

「你的確有辦法！」姜美媚又問：「可否告訴我，你如何找到那麼多的資料？竟然連照片也可以拍到，眞了不起！」

「過獎了！」徐風道：「你可不是怪我吧？」

「不！是衷心話。最低限度，報紙上還未把詳細地址列出，只寫××街×號×樓而已。」

「我給你提醒了，一定是霍克探長要我提供詳細地址。還好他剛出去了。」

「他總要見你的。見到時又怎辦？」

「本來記者有權不說出消息來源。」徐風爲難地說：「但是，坦白告訴你，自本報獨家爆了內幕後，你男友又失了踪，而且，外面還發生了許多與他有關的事情。因此我實在很担心。」

「你担心什麼？」姜美媚問道：「担心他被殺？」

「不！」徐風道：「最近外面發生了好些事情，例如有人出賣他，我們報社付了一筆錢才可以找到你們的神秘居處。」

「有這種事？」

「你不信嗎？」

「除了我和他，還有誰知道我們的秘密居住的地方在何處？」

徐風故作神秘：「有些事情，我不知應不應該說出來，姜小姐，你覺得你那位男朋友人品如何？」

「你這麼問，是什麼意思？」

「你可知道，致電我們報社的，是什麼人？」徐風道，「是個女人。」

姜美媚渾身一凜：「你說什麼？」

「一個女人致電我老闆，願提供一切有關胡子仲的資料，因此我才有這麼多的資料。」

「原來如此。」

「但是，今天胡子仲又失了踪。」徐風問：「你可知道他的下落？」

「我不知道。」姜美媚道，「我們的

秘密居處既然已讓你知道，他當然不會留下來！」

二人還想說下去，警方的霍克探長已經回來。

於是，徐風被帶到探長辦公室。

「你眞厲害！」霍克探長說，「可否告訴我，你怎可能知道這麼多？」

徐風笑道：「過奬了，探長。」

「胡子仲現在何處？爲什麼你知情不報？」霍克的面色一沉。

徐風仍不知厲害：「本市新聞報導有自由的。」

「但是，你已犯法，因爲你知情不報。」霍克道。

徐風道：「我不知道胡子仲原來已被通緝，只有對通緝犯知情不報才犯法。」

「嗯——」霍克又改變了態度：「徐風，你可認識畢基那小子？」

徐風一怔：「被人稱爲浪子的人？」

「正是他。」霍克道，「他可認識胡子仲？」

「我不大清楚。」

「如果你見到他，最好叫他跟我連絡一下，因爲我獲得幾報，有人要殺他。」

「好吧！」徐風只好說，「但我不知什麼時候才可以見到他。」

「想辦法找他好了，如果你當他是朋友的話。否則，他會死得不明不白。」

徐風只要霍克不再纏住他，他什麼都可以答應。

「你可以走了。」探長說。

「你不再追究我的新聞來源了？」徐風主動地問道。

「追究又如何？我知道你不會講的。算了！」霍克嘆了一口氣！「我想，胡子仲也可能上了你的當。當初見你必有條件，但你却用間諜手法去採訪。如果我沒有猜錯，他已逃走，不會留在你所暗示的秘密住所內。」

「你眞聰明。」徐風苦笑，「探長就是探長！我眞佩服得五體投地！」

「你可是說：胡子仲又失了踪？」

徐風點點頭！

忽然又有一個電話接到探長室來：「有一位畢基先生找探長，說有十分重要的事！」

「接進來！」探長正要找畢基。

畢基道：「有位小舞娘安安被殺，請你快些來一次。探長。」

霍克探長這一驚非同小可，忙問：「你殺人？」

「不！不是我。」畢基道，「當我找到她時，發覺她死了。」

於是探長問清楚地址，就對徐風道：「我有事出去，回頭再與你連絡。」

徐風道：「剛才那個，可是畢基？」

「對不起，無可奉告！」探長透過通話機，叫助手準備好車子，立刻出發。

徐風明明聽到是畢基的電話，怎麼會被探長如此對待？他不知道畢基剛才說了一些什麼，但看探長的神情就知道一定有事情發生。

因此，徐風也匆匆跟了出去！

但是，當他經過走廊時，又被姜美娟纏住：「如果你能與我交換情報，我保證還有一宗獨有新聞給你。」

「那麼，回頭我再與你連絡吧！」徐風急急地追上去，他不想失去了探長的下落。

果然，霍克探長匆匆上了車，助手已將車子迅速開走了。

徐風也惟有匆匆上了自己的車子，開車追上去。幸而只到街口，就見了探長的車子。

霍克探長的車子開到一條橫街，按址找到一幢樓宇的三樓，果然有一個女子死了。

那是徐風的女友安安。

徐風尾隨而至，但一名探員早已奉了探長之命，不准他入內。

因此，徐風根本未知死者是誰。

突然有人在街口那邊向他揮手。他望過去，原來是畢基。

他立刻走過去，畢基一句話不說，已竄進了他的車子裏去。

那是徐風停在路口的車子，畢基早已認得。

徐風也知機，匆匆把車子開走！

當探長證明畢基的告密電話屬實時，現場又找不到畢基，他只好召來警方的辦案人員。

但在徐風車內的畢基却左張右望，一直担心被霍克探長或者他的下屬見到，所以對徐風道：「找個地方，讓我們談談好嗎？我怕你這車子被霍克探長認得啊！」

「到底怎麼一回事？你怎麼知道我來了這裏？」

「我當然知道，因爲電話是我打給探長的。」

「我也聽說你致電找探長，就是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徐風一邊開車一邊說。

「徐風，有句話想問你。」

「什麼事？」

「我們是否好朋友？」

「當然啊！」徐風出奇地望望他，「你幹嗎？」

「我已把安安找到，剛才那地點，你一定也很熟悉吧？」

「不！我從未到過那兒，這點我可以發誓。」

「那麼，你可知道安安已經死了？」

「什麼？死了！」車子「察」地一聲響，停向街邊，差些兒剷上行人道。

「好吧！就在這兒下車！」畢基乘機推開了車門，然後把手一揮，截停一輛尾隨而來的營業街車。

徐風急於知道一切，所以任得畢基擺佈。

二人上了街車後，畢基叫司機把車子開到郊區茶座去，於是車子駛出了市區。

「神秘成這樣子，到底爲什麼？」徐風問。

「我未查個水落石出時，即使探長放過我，幕後人亦未必放過我。」畢基道。

徐風焦急地瞪住他道：「安安怎麼會死？」

畢基打了一個手勢，徐風望望前面，街車司機果然由望後鏡瞥他們一眼。

徐風於是壓低了聲音：「快說，到底怎麼一回事啊？」

「她死了。」畢基道，「我找到她時

，發覺她最少已死去多時，憑我經驗，應該是昨夜，或者昨日下午被殺。」

「嗯——怎麼會？」

「所以，我們如果是好朋友，事到如今你必須把一切詳詳細細，眞眞實實的告訴我。否則，我你二人都可能有麻煩。」

「好吧！」徐風一向信畢基，覺得自己的志趣與這浪子大部份相似，例如對偵探學甚感興趣，就是彼此相同的。

此外，他們都風流，不過畢基人如其名：「浪漫不羈」，但徐風却急於成家立室。因爲他對記者生涯已開始生厭，食無定時，令他有了胃病；睡得遲，令他晨昏顚倒。所以他打算結婚後，請求老闆調職，以他個人的工作表現，相信他老闆一定會如他所願。

但他想不到，竟然識錯了安安，要是面對別人，他眞不知從何說起。

但畢基是摯友，而且，正如畢基所說，事到如今，再不講眞話，二人都有些麻煩。

於是徐風惟有和盆托出。

畢基嘆氣道：「你太笨，怎可相信安安這種歡場女子，看情形，這件事越來越變得複雜，」畢基想想又問：「你可認識一個叫阿帆的男子，他可能是個殺手！」

畢基是個浪子型的人物，但他只是外型浪漫，內心却是極之精明的。

畢基帶了徐風入到一間十分僻靜的餐室，找一個位處一角的卡座，二人叫了酒，目的是要他鎮定下來，因爲徐風心亂得很。

「現在我們應該怎辦？」徐風問。

畢基道：「我們看來要分頭工作。這件事然後才可以水落石出。」

「你教我，我實在很亂。」徐風又呷了一口酒，「我從未這麼亂過。」

「這樣吧！」畢基道：「我去查阿帆的來龍去脈，你以記者身份回到兇案現場，從警方那邊知得可能更多。」

「好吧，現在靠你了。」

畢基道：「我如果被探長找到，可能有麻煩，因此，我只可以與你連絡，暫時不想跟他見面，讓這件事水落石出之後再說吧！」

徐風想一飲而盡，却給畢基一手按住，畢基道：「你不能多飲，否則可能誤事，定驚酒只須少量就够了，現在心定一些吧？」

「好了些。」徐風在畢基面前變得有如孩子一樣了，很稚氣。

畢基結賬離去。

他獨自開了徐風的車走了，徐風自己則召街車趕到命案現場，但警員不讓他入內。

霍克探長的助手勞根看見徐風，立刻對他說：「你來得正好，我們正想找你，徐先生。」

徐風暗吃一驚，要不是畢基鼓勵，他才不會送上門來，但是現在，他想退出去也不可以，如果可以重新開始的話，他寧願警員不讓他入來，但勞根現在却把他帶入裏面見探長。

霍克探長的面色很難看，他看見徐風之後，就拉長了面孔，問道：「你的消息很靈通！」

徐風苦笑聳肩：「這算得什麼？」

「剛才你爲什麼不入來？」

「現在不是入來了麼？」

「不，我是指差不多四十分鐘之前，有人見過你在這兒附近出現。」霍克那雙眼睛，直盯着徐風。

徐風心裏忐忑不安，但表面上仍强作鎭定！

他反問道：「探長這是什麼意思？」

「名記者不愧就是名記者。」霍克探長一反常態地，冷然一笑：「你心裏也應該有數了吧？千萬別以爲我是個傻瓜，乖乖的，告訴我關於此事的一切細節，說不定我還可以幫幫你的忙。」

徐風這時候已無法再裝蒜了，也正式問道：「探長，你到底指什麼？你也別忘記，你正處理一宗兇殺案，你剛才那一番說話，隨時會寃枉一個無辜的人。」

「好極，難得你這麼會講說話，」霍克向助手遞了一個眼色，然後示意徐風：「請跟我進去！」

這是一個細小的住宅單位，一廳二房，房間十分細小，僅可容納一張床而已。

這是其中一間房，房內的床上躺着一具女屍，用一幅白被單自頂至踵的掩蓋着全身，白色的被單之上已染了不少鮮紅色的血漬。

徐風明知那名女死者就是他的女友安安，但表面上還得裝成一無所知的樣子。

他怔怔地問霍克：「她是誰？」

「你眞的一點兒也不知道？」霍克站在床口，隨時可以把白被單揭開，但他沒有，而且還故意問徐風：「這是什麼地方，我知道你一切比我更加了解，所以我肯定你也知道這女死者是誰？」

徐風知道事態嚴重，只是不滿霍克探長的態度，他冷冷地反問道：「你好像當正我是兇手，這後果你肯負責嗎？探長先生！」

霍克探長苦笑一下：「徐風，我們本是好朋友，但是，你不該在出了事之後，躲了起來，你應該出來面對現實，現在廢話少說，告訴我，她是怎死的？」

「你說什麼？我連她是誰也不知道，又怎麼會知道她怎死法？」徐風道。

「徐風，別裝蒜了，我們在她的身上找到許多證據，怎到你抵賴？」霍克探長道：「那樣轉彎抹角，對大家都不會有好處。」

「轉彎抹角的是你，我根本有如墮入五里霧中。」

「那麼，請你先過來看看，這樣你會心服口服。」

徐風走過去，霍克探長親自動手把白被單揭開了，果然是安安。

安安死了。她死得可怖，雙眼直瞪瞪的睜住天花板，徐風也身不由主地一凜。

霍克探長又說：「我現在想先聽聽你的意見。」

徐風道：「她是安安，我的女朋友，但是——」他往這兒四周望了一遍，「我從未到過這裏，今天才是頭一次，她本來住在我家對面的。」

霍克道：「她身上有你工作地點的電話號碼。」

徐風這一驚非同小可，因爲那張字條

是他寫給安安，吩咐她致電找他老闆翟龍的，將來如果有人認出他的筆蹟，那時想狡辯亦不可能。

但是，他表面上還裝得十分鎮定，他說：「探長，你是否打算將我落案，然則，我要立刻致電報社和找律師。」

「暫時我仍沒有意思把你落案，但我要把你帶回去問話。事實上你殺人的罪嫌太大，我不會因私情而放過你。」

霍克說完遞了一個眼色，助手就把徐風帶走。

× × ×

畢基開着車子去找一個黑道中人——刀疤林，但是，他的車子還未開入那條橫街，已經發現後面有一輛黑色房車尾隨而來。

那車子的速度突然加快，令到畢基立刻提高了警惕，說時遲那時快，車子在他身邊掠過時，他已見到有人把槍管伸出了車窗之外，嚇得他急忙矮下了身子，同時把自己的車子衝上行人道去。

「砰砰砰！」一連三響槍聲。

槍聲過後，便是一陣陣的玻璃粉碎之聲，「嘩啦嘩啦」的響個不停。

這種情形，許多人可能早已嚇得昏了過去，但是畢基却不會，他的外表雖然是個混子型的人物，一表斯文，看上去十足一個「二世祖」、「花花公子」之流。然而他在江湖道上混的日子也不淺。

他稍為抬起了頭，立刻就開車狂衝！

原來那神秘汽車已經開走，也許車內的殺手們以為得手了，想不到畢基絕不怕死，現在反而在他們的背後狂追而來。

神秘汽車裏的人也感到意外。

轉眼之間，前面就是拐彎，神秘汽車裏的殺手就趁住這一剎那間，又向畢基射擊！

「砰砰砰！」兩响槍聲！

「嘭！」一聲，竟然又有一顆子彈擊中了畢基的車頭甲板。

這種情形許多人早已放棄追逐了，但畢基却死纏爛鬥，絕無懼色，他仍把車子開足馬力狂追不捨！

畢基的車子剛好拐了彎，「砰」一聲！一枚子彈自前面的汽車開出，擊中了畢基車子的輪胎，「嘭」一聲，車子就向路旁擅去。

畢基急忙煞掣。

「察」一聲，車子仍然無無避免地撞向路旁的欄杆，又是「轟隆」一响，車子這才完全停了下來。

畢基在這一剎那間，極力保持冷靜，因為他在心理上已明白到自己經正處於劣勢。

他放眼前望，果然見到那神秘殺手的車子也停在一旁，車中人好像正在俯首給他的手槍補充子彈。

畢基大吃一驚，急忙跳下車去。

就在這時候，前面那神秘殺手的汽車亦已掉頭疾馳而來！

「砰砰砰！」一連串的槍聲，子彈分別在畢基的身子四周竄過。

畢基當時正跳過馬路與行人道之間的一度欄杆，就地打滾，竄向一處梯間，假如槍手鎮定一些先停好了車，再朝準他開車，必然可以命中。

但是，對方顯得太過張惶失措，所以在車子走動時所開的槍，那些子彈全都落了空。

畢基竄進了梯間，往上急衝，不過他並非跑到高處的天台去，只是到了梯間的彎角處。

原來畢基非常熟悉這一帶的環境，他知道這是一列四層高的樓，此等舊樓的梯間彎角處，大都有氣窗可以俯視街上的情形。

畢基就是躲在其中一處彎角的氣窗後面，俯視馬路上的情形，他看見神秘殺手的車子已經迅速開走了。

畢基是江湖中人，類似的警險場面，他一生人也不知道見過了多少，因此，他也猜測得到，當槍聲响過了之後，那神秘殺手一定也會想像得到警察隨時也會追查到這兒來，所以畢基也不用担心他再呆在這兒，或者進到梯間來。

現在他果然走了。

畢基正想落去，突然之間却聽到了一陣一陣警車的呼號！

他立刻改變了主意，直上天台，然後由天台爬到另一幢樓的天台去。最後才由那兒落到街上，召了一輛街車離去。

警方人員是因為這兒附近有人聽到槍聲，致電報警，總部才透過無綫電系統通知巡邏車趕來查究的。

但是，警車開到了現場之後，才發覺那邊兒路邊只停了一輛被毀了的汽車。

警方稍後又有大批人員開到了現場來，展開大規模的偵查行動，也採取包圍和搜索行動，可惜他們什麼都搜不到。

警方人員只可以憑路人和附近居民的提供，知道有人被追殺，但不知那人是誰？雖然事後警方也憑途人的提供，搜到天台去，可惜搜不到半個人影，

警方無可奈何，惟有在那輛被襲的毀爛車子上找綫索。

× × ×

另一方面，徐風被探長助手帶返警局之後，助手向他提出了一連串的問題，無非都是他和安安的關係，以及那張字條的事。

徐風發夢也想不到安安會出賣自己，更加想不到他會被人殺死。

徐風的心情固然惡劣，也帶着無限驚惶！

他把車子讓畢基開走，希望他替自己洗脫罪名，但是想不到，又有另一宗無法可以預料得到的意外。

探長助手故意離開了探長辦公室 讓徐風獨個兒留在那兒許久。當助手再次進來時，却帶來了一名交通警員。警員問他：「你的車子可是被偷？」

徐風呆了一陣！然後反問：「這是什麼意思？」

探長助手道：「你既然不是報失 車子又借給誰？請你照實答覆我們好不好？徐先生。」

「嗯——」一時之間，他也不知如何作答。

徐風很奇怪！探長助手和這名交通警員為什麼要提及他的汽車？

他的座駕車當然是用「徐風」這名字登記的，探長助手故意引進一名交通警員

，目的已是顯而易見。所以徐風也惟有知機地問：「是否出了事？」

助手冷冷地一笑：「其實事到如今，你不該再隱瞞事實，這樣只有浪費我們的時間。」

他又向交通警員遞了一個眼色。

那警員風塵滿面，分明正在上班——姑勿論從他的神色，服裝等等觀察，任何人都可以看得出，他正在上班。

交通警員道：「閣下的汽車被人棄置於一條馬路旁邊；但我們查過報案室，閣下並未報失該車。所以我想知道，閣下的汽車是否借給親友使用？請據實報來！」

徐風心裏一想，暗叫不妙！

畢基是他的好朋友，他一向只會幫朋友，決不會害朋友，他為什麼會把車子棄於道上？

如果徐風說出了畢基的名字，只怕又拉他落水；雖然畢基不是個怕麻煩的人，不過，徐風暫時却不希望警方麻煩到他的身上去。因為他須要畢基助他一臂之力，尤其是當他萬一真的失去了自由之後，更須要畢基。

因此，徐風左思右想，終於說道：「我一向開着自己的車子到現場採訪。但是，不久之前你們便要拉我回這裏來，所以即使車子被人從路邊偷走，也不是什麼稀奇的事。」

探長助手道：「不過，我却忘了告訴你一件事，就是那車子留下許多彈痕，顯然被人射擊過！」

徐風大吃一驚：「用槍射擊？」

這時候，霍克探長也回到了他的辦公室；他扳着面孔，沒有跟徐風招呼，反而把他的助手勞根叫了出去。

徐風趁住這時候問那名交通警員：「請坦白的告訴我，到底我的車子發生了什麼事？是否被人利用拿去行刦珠寶行或銀行？」

交通警員分明是早已跟探長助手有了默契，所以當勞根不在時，他竟然半句話也不說；只是對徐風虎視眈眈的。

徐風心裏忐忑不安！

他一方面担心警方不知如何處置自己；另一方面又替他的好朋友畢基担心；畢基臨時借用了他的車子，為什麼會被人射擊？那麼，畢基本人呢？受傷，抑或死了？還有一個可能，就是落入歹徒的手中。

不久霍克探長又偕同助手勞根入來。

霍克探長很認真地對徐風道：「你似乎還怕我不够忙，不但不合作，還攪出了這許多事情來。枉我過去對你這麼好！」

徐風苦笑聳肩：「其實這句話應該由我說才對，因為至今為止，我仍在五里霧中，你可以將我落案；不過，我依例也必須明白，到底我犯了何罪？探長先生。」

霍克道：「看來我們浪費了不少時間，既然你說什麼都不知道，我也暫時不擬起訴你。不過，徐風，我却想提醒你一件事，就是我把你放出去，我可能會變成殺人兇手！」

徐風一怔：「探長，你說我轉彎抹角，其實繞大圈子的是你！」

「你自己心裏一切明白，何必裝蒜？」探長道，「你的車子被人用亂槍掃射，幸好當時你不在車內。你女友又被殺。看來你一定有什麼難言之隱。對吧？」

徐風苦笑道：「你找不到罪名適合我的，於是旁敲側擊，其實，你浪費在我身上的時間，已足够你去破案有餘了。」

霍克探長道：「當初我發覺你這麼關心胡子仲和姜美娟，還以為你有責任心，盡力採訪而已！但事實却未必如此。」

「事實我已大有收獲，如果你也有看到我們的獨家報導的話。」

「現在我就有理由相信，你女友可能是給你害死的。包括直接和間接兩種可能；直接當然是指由你親自動手殺死她；間接則是『我不殺伯仁，伯仁為我而死』，兇手自然另有其人。」

「你有什麼證據證明我殺安安？」

「第一，我們查出你們已同居過。」

「不！她只住在我對面而已，並非同居。」

「第二，你沒有『不在現場的人證』，亦即所謂『時間證人』，除非你能反證，否則就有嫌疑。」

「嗯——」徐風又是一怔！

如果根據警方的初步調查和驗屍報告，安安死時徐風可能與胡子仲在一起，亦有可能當時正與混子畢基在一起。

但是，徐風又怎麼可以提及這兩個人，除非警方真的要把他落案控他殺人。

然而現在霍克探長似無此意。他說：「我可以放你走，最低限度我可以暫時放你走，但是，萬一你遇上了狙擊手，可千萬不要埋怨我們警方才好！」

「狙擊手？」徐風又暗地吃了一驚，「你以為安安之死，亦與狙擊手有關？」

「是的，你心知肚明，如果你不殺她，一定是狙擊手先殺她，再對付你。但剛巧你的車子被偷而倖免於難。」

徐風怔怔地問：「你的意思是：有人要殺我？」

「我絕非危言聳聽，而是有事實根據的。」霍克探長道：「這件事本來已經複雜，可能因為你知得太多，而你偏偏又不肯與我們警方合作，所以變得更複雜。那狙擊手今次分明認車不認人，否則，恐怕你早已死得不明不白。如果我是你，到了這時候，我一定和盤托出，又何必再隱瞞事實呢？」

助手也在旁慫恿道：「你那篇刋在宇宙日報的獨有內幕報導十分精彩，我們相信你一定知得很多。」

徐風心裏非常害怕，也十分矛盾。要不是為了那十萬元「見不得光的交易」，他真想說個明白，讓霍克探長知得更多一些，也許對查辦此案事半功倍。

但是，想起畢基，想起那十萬元，再想起安安死得不明不白，如果他說了出來，相信連霍克探長也不會原諒他。

因此，他左思右想，終於還是嘆氣裝蒜着說：「我知得不多，知道的早已告訴你了，至於釋放我與否，任由你好了。」

這時候，有一名警官進來，與霍克耳語一番，原來是報社派來一名律師，要向警方交涉；霍克本來就打算放徐風的，現在更加非放不可！

只是苦了徐風，他現在必須再編織一個合理的故事，以便向老闆交代一下。

（下期續完）

追魂劍客故事之四

曹若冰・文
盧令・圖

金瞳魔姬

（一）

鬼王約魔姬

這是一座深邃的大宅院。

夜深沉，人靜寂；大宅院裏一片漆黑，這座大宅院裏的人，似乎都已經睡了。可是，眞是都睡了嗎？沒有。

在最後一進院落，那綉簾低垂的正房內，此刻正有燈光外透。房內，正面是一張雕花牙床；紅羅帳，象牙鈎，紅綾被，鴛鴦枕兒成雙。

臨窗，是一張梳粧台，靠牆壁處，擺着一張長條案；長條案上擺着一隻花盆，盆花盛開，清香滿室。

牙床上，坐着一位風情醉人，美艷絕倫，看來年約二十七八，實際年齡已將近五十的美婦人；她正是那苗山山主，江湖人稱「老邪婆」的「金瞳魔姬」崔瑤珍。

牙床前，「苗山四鳳」勁裝佩劍，垂手靜立兩邊，看那情形，她四個不是正待命行動，便是剛從外面回來。

金瞳魔姬崔瑤珍目光緩緩地看了四鳳一眼，開了口，道：「那丁聰的住處，妳們查出來沒有？」

「沒有。」紅鳳答道：「城裏城外所有的大小客棧都查過了，全沒他的影子，只有鳳來客棧我們沒去查。」

金瞳魔姬道：「為什麼不去？」

紅鳳道：「因為臥雲仙子住在那客棧中。」

金瞳魔姬雙眉微微一挑，道：「妳們

道觀決死戰

越來越不成材了，那丫頭住在那客棧中又怎樣，難道她還能吃了妳們不成？」

綠鳳接口說道：「娘，我們倒不怕那丫頭怎麼樣，而是我想別的地方既然沒有那矮鬼的影子，就準在她那兒，有她跟那矮鬼在一起，我們便不能怎樣他，去了也是白去，所以沒去。」

這話說的是理，也是實情。

金瞳魔姬微點了點頭，道：「那姓沙的小丫頭呢？」

綠鳳道：「她住在一家小客棧中，跟一個駝背老兒在一起。」

金瞳魔姬道：「那『紅燕子』跟那『銀龍公子』還在城中麼？」

「還在。」紅鳳道：「那『大力鬼王』常大雍也來了，帶着他手下『幽冥』十二弟子，住在城西的一座破廟內。」

「哦。」金瞳魔姬雙目寒芒一閃，道：「還有其他的麼？」

紅鳳答道：「另外有個人似乎十分可疑。」

金瞳魔姬道：「什麼人？」

紅鳳道：「就是跟那姓沙的小丫頭住在一起的駝背老兒。」

金瞳魔姬目光一凝，道：「有什麼可疑之處？」

紅鳳道：「他自稱姓賈，叫賈駝子，我們懷疑他不是本來面目，而且他曾去過鳳來客棧。」

「哦！」金瞳魔姬雙目眨動地道：「

可是去找臥雲仙子的？」

紅鳳道：「可能是。」

金瞳魔姬沉吟了一下，道：「妳們可曾發現『無影金鷲』的行踪？」

紅鳳搖頭道：「沒有。」

金瞳魔姬突然冷冷一笑道：「那些人就是那麼不知自量，冰谷冰壁厚達三十餘丈，堅逾鋼鐵，沒有我這柄『赤龍劍』，豈能破得冰壁，取得藏珍？他們都在作夢。」抬手摸了摸腰間的「赤龍劍」劍柄，自得地笑了笑，道：「去傳諭四鬼，要他們明天一定要將已來此地，要前往冰谷奪取藏珍的人物探查清楚，臥雲那丫頭的動向，由我自己去踩探。也許，我會趁着這個機會，試試『修羅門』的武學。」

話落，抬手朝四鳳揮了揮，四鳳立即一齊躬身悄然退出。

對冰谷藏珍，金瞳魔姬有着非她莫屬的絕大信心；雖然，她心中十分顧忌着「追魂劍客」跟「臥雲仙子」兩人，不過，這都不是問題。

她深知「修羅門」武學雖然高不可測，但「修羅門」數十年來一直抱着與人無爭，造福武林的宗旨，絕不可能對冰谷藏珍伸手，參與爭奪。

至於「追魂劍客」劍法雖然高絕，「萬物歸元」神功，武林極少有人能敵，但她深信她的「金瞳迷魂」大法，「追魂劍客」必然抵禦不住。

同時，她認為那冰谷冰壁，非她這柄「赤龍劍」無法鑿破。因此，對冰谷藏珍，她不但深具絕大的信心；非她莫屬，而且自認已是她囊中之物。

她心念電閃飛轉地想着，想着，忽然又自傲而得意地笑了。

這時，她窗外院中一棵枝葉濃密的大樹上，正隱伏着個人，臉上正泛現着一絲冷漠的微笑。

那人是誰？

他正是那位易容化裝，自稱名叫賈駝子的「追魂劍客」馬英超。

金瞳魔姬突然探手抽出「赤龍劍」，頓見滿室紅光閃閃，劍身赤紅如火，赤龍似隱似現。她用手輕撫着劍身，臉上又浮現起一絲得意的微笑。

突然，她抬眼朝窗外張望了一眼，打了個呵欠，解下腰間的劍鞘，將「赤龍劍」還入鞘內，放在床上枕下，然後站起嬌軀，開始寬衣解帶；顯然，她要就寢了。

隱身院中大樹上的「追魂劍客」馬英超，心中突然有點猶豫起來；他此來原是想偷那柄「赤龍劍」的。可是剛才金瞳魔姬的那一眼，他覺得似乎有點兒怪。

他心中暗想：如果她是因為發現樹上有人，才故意做出要就寢的樣子，無可置疑的，那將是個陷阱。

若然如此，那就只有明着去奪那「赤龍劍」了。只是，金瞳魔姬決不是個好對付之人，要想從她手中奪得「赤龍劍」，那實在不是件容易的事。

他心中暗想間，房內的金瞳魔姬已是羅衣盡解，玉臂酥胸，全部裸露。

可是，金瞳魔姬嬌軀雖然半裸，却並未立刻上床就寢，竟自己欣賞起自己的胴體來，而且還抬起雙手托着胸前的雙乳，抖動地輕輕轉着。

「追魂劍客」雙目情不自禁地被那顫動的雙峯吸引住了。開始，只覺得兩個肉球在顫動、跳躍；漸漸地，漸漸地，那雙峯上似是發散出兩團晶瑩的白光。白光中一點殷紅，在膨脹，在擴大……

他的全神被吸引了，忘記了自己身在何處。

驀地——

一片落葉由他的眼前擦過飄落，他心中倏然驚覺，暗道：「這婆娘好不厲害，不但練有『金瞳迷魂』大法，竟連雙乳也能施展『迷魂』魅力，我一時不察，幾乎着了她的道兒。好險！」

他功力深厚，心中一生驚慌，立時深吸一口氣，鎮定住心神，靜以待變。

這時，金瞳魔姬已回身在床上取了一件薄如蟬翼的輕紗披在身上，腰肢款擺，烟視媚行的走近窗前，格格一聲嬌笑，道：「是那位高人呀？請下來談談吧。」

「追魂劍客」心頭不禁猛然一驚，他以為自己隱身樹上已被金瞳魔姬發覺，正想縱身躍下。

忽然，一聲朗笑倏起，窗前飄落一位手搖摺扇的華服少年，與金瞳魔姬隔窗而立，正是那位「銀劍堡」的少堡主，「銀龍公子」孔玉龍。

「追魂劍客」一見孔玉龍現身，心中立刻明白金瞳魔姬發現的不是他，而是孔玉龍，不由暗說了聲「慚愧。」

孔玉龍身形落地，立即拱手朗笑道：「深夜冒昧造訪，望勿見怪。」

「那裏。」金瞳魔姬格格一笑道：「少堡主蒞臨，可眞是蓬蓽生輝，請進。」嬌軀一側，抬手作了個優美的肅客姿勢。

孔玉龍一笑，手中摺扇輕輕一點窗櫺，閃身飛躍入房內，雙目現露着貪婪之色地，盯視着金瞳魔姬的酥胸。

金瞳魔姬嬌媚地一笑，抬手以輕紗半遮她那美艷如花般地嬌靨，媚笑着道：「請坐呀，待我命人奉茶。」

孔玉龍連忙搖手阻止地道：「不要驚動別人，在下深夜造訪，實有機密之事相商。」

「哦！」金瞳魔姬笑了笑，道：「那就請坐下來說吧。」

孔玉龍在一張椅子上矮身坐下，金瞳魔姬親手替他倒了杯茶。笑說道：「什麼機密大事，少堡主可以說了。」

孔玉龍抬眼朝窗外瞥視了一眼，一副欲言又止之色。

金瞳魔姬笑笑道：「少堡主請放心，窗外不會有人的，少堡主一來，我就發覺了。」

隱身大樹上的「追魂劍客」一聽這話，不由冷漠地一笑。

孔玉龍沉默了一下，竟然開門見山的說道：「山主可願跟敝堡合作？」

「合作？」金瞳魔姬微微一怔，凝目道：「合作什麼？」

孔玉龍道：「合作共取冰谷藏珍。」

「哦！」金瞳魔姬說道：「必須合作麼？」

孔玉龍道：「不錯，合作對妳我雙方都有利。」

金瞳魔姬道：「有道理麼？」

「當然有。」孔玉龍點頭道：「冰谷

藏珍，各方豪傑都志在必得，在下默察當前情勢，大部份勢均力敵，那一方也沒有把握必勝，除非是與某方合作，彼此同心協力，方可穩操勝劵。」

「哦。」金瞳魔姬淡然一笑，道：「少堡主高明，見地確實不凡，只是……我卻不作如此想。」

孔玉龍劍眉微微一軒道：「山主可是自認苗山武學足可勝得各方豪雄？」

「哼！」金瞳魔姬淡淡道：「是不是，那要到時候才知道。」

孔玉龍星目凝注道：「山主是否有自信？」

金瞳魔姬道：「難道『銀劍堡』就沒有？」

孔玉龍神色狂傲地一笑，道：「本堡怎會沒有？」語聲微頓，輕搖了一下摺扇，說道：「只是，好勇鬥狠，那不過是個匹夫。運籌帷握，決勝千里，那才是智者、大豪傑。山主聰明絕世，想來當必不會不明此理。」

金瞳魔姬美目流盼，風情迷人的一笑道：「少堡主高見，實在令人欽佩。只是，少堡主來此之時只怕並不是這種想法，這主意準是剛才之前決定的，是不是？」

孔玉龍心中不禁暗暗一凜，這確是他剛才之前才改變的主意。他暗吸了口氣，坦然一點頭道：「不錯，這確實是在下剛才決定的主意，山主何以得知？」

金瞳魔姬得意地笑了笑，道：「這有什麼難的，是少堡主的眼睛告訴我的。」

孔玉龍一怔，惑然道：「是我的眼睛告訴妳的？」

「嗯。」金瞳魔姬點頭媚笑道：「我是從你眼神中看出來的。少堡主，你想跟我合作的，只怕不只是爲冰谷藏珍吧。對不對？」

孔玉龍心中不由又是一凜，暗忖道：「這女人好厲害，她好像能看穿人肺腑似的……」

頓時，他心中立生戒心；知道自己已將金瞳魔姬估計得太低了，稍不小心，只怕反會落入她的脂粉陷阱中。

他暗忖間，金瞳魔姬却已格格一笑，又道：「少堡主，你先說說合作的條件看，倘然公平合理，我們可以研究。」

孔玉龍星目轉動了一下，道：「冰谷藏珍，除那富可敵國的財寶外，最重要的是一册經譜和一册劍譜，經譜劍譜同爲武林至寶，也同爲武林人物奪取的目標。山主如願跟敝堡合作，得手之後，任由山主選擇一樣，財寶方面各得一半。如何？」

金瞳魔姬雙目眨動地道：「如此，我豈不是太佔便宜了嗎？」

孔玉龍道：「不瞞山主說，敝堡向以劍術領袖武林，那册『天風』劍譜對敝堡關係至大。在下如能獲得劍譜，便已心滿意足，至於那册『九陰眞經』，在下本來就無奪爲己有之意。」

金瞳魔姬沉吟地說道：「你這麼一說，我倒可以攷慮攷慮。其實，只要你是眞心誠意的跟我合作，一切都可以商量。」

孔玉龍神色一正，道：「山主難道不相信在下？」

「我當然相信。不過……」金瞳魔姬嫵媚無限地一笑，道：「我們且先談談另一件合作的事情吧。」

孔玉龍一怔，也不知道他是眞不明白，還是有意裝糊塗，問道：「另一件什麼事？」

「怎麼？」金瞳魔姬媚眼兒斜瞟，道：「在我面前難道還想裝糊塗？」

孔玉龍搖頭道：「我並未裝糊塗，是眞不明白。」

金瞳魔姬媚笑迷人地說道：「你總不見得是個不吃腥的貓兒吧？這話你明白了麼？」

先前，孔玉龍被金瞳魔姬的色身所誘，他原想一矢兩的，乃才化暗爲明，打算在緊要關頭，再趁機下手。可是，現在他發覺金瞳魔姬實在不是個容易對付的人，心智並不低遜於他；他怕她會來個將計就計，自己弄個偷鷄不着蝕把米，反而落入她的圈套中。因此，他乃才故裝糊塗。

如今，金瞳魔姬這麼一說，他自是不好再裝糊塗了。他倒底是個深具心機險詐之人；心念電轉之間，立即微微一笑，道：「只要山主確是眞誠合作，在下當然也可以攷慮。」

他嘴裏雖然這麼說着，其實內心却有着疑懼；因爲他深知金瞳魔姬不但精擅「金瞳迷魂」大法，而且頗善放蠱，彈指揮掌之間，皆可施放蠱毒。

這兩個全是工於心計之人，彼此爾虞我詐，都在打着自己的如意算盤，心懷鬼胎的防備着對方。

隱身在樹上的「追魂劍客」對二人的談話，全都聽得十分清楚；他已看出孔玉龍來此的目的，可能也是爲了那柄「赤龍劍」。

他心中意念飛轉，覺得孔玉龍的前來，對他盜劍之事反而有利；看這情形，只要他耐心等候，時機一到，他將是一個得利的「漁翁」。

「你放心吧，我自然是眞誠合作。」金瞳魔姬的嬌靨上忽然泛起一片紅霞，一雙迷人的媚眼兒消魂蝕骨地斜視着孔玉龍，站起嬌軀，媚笑地說道：「只要你的合作令我滿意，一切就全都依你。來吧！寃家……」

孔玉龍坐在椅子上沒動，他眞沉得住氣，道：「不忙，我還有話必須先談好才行。」

金瞳魔姬道：「你還有什麼話就快說吧。」

孔玉龍微微一笑道：「苗山蠱毒名震天下，在下心中不得不有所顧忌。」

「哦！」金瞳魔姬忽然格格一笑，道：「你太小心了，如果我要對你下手，還等到現在？」

孔玉龍一笑道：「俗話說得好，防人之心不可無，凡事都要小心一些的好。」

金瞳魔姬雙目倏然一凝，道：「那麼你的意思是要……」

孔玉龍星目微轉了轉，道：「爲了使我安心合作，免除心中的顧忌，我要妳先表示一點誠意。」

「追魂劍客」在樹上一聽，心中不由冷哼一聲，心道：「來了。好個狡詐的東西，果然不出所料，金瞳魔姬豈是容易上當之人，你小子的心思只怕要白費了。」

金瞳魔姬目光凝注地道：「你可是想要什麼保證？」

「不錯。」孔玉龍點頭道：「不過這不是單方面的，是我們雙方都得付出保證。我相信，妳對我也同樣的存有懷疑，對不對？」

金瞳魔姬沒有立刻接話，她雙目注視着孔玉龍良久，倏然嬌聲一笑，道：「你這辦法倒是新鮮有趣得很，說說看，你我怎樣保證法？」

孔玉龍淡淡一笑道：「那很簡單，妳我各拿出一樣信物交付對方，作爲我們合作的保證，只是這信物必須是妳我隨身不可或離之物。如此妳我才會消除彼此間的疑慮，我們合作之時，也才能無所顧忌的暢所欲爲，而合作愉快。」

金瞳魔姬妙目轉了轉，道：「嗯，你這辦法倒是很公平不錯。但是你交出什麼呢？」

孔玉龍道：「我向不離身的『龍紋軟劍』，妳呢？」

「我？」金瞳魔姬嬌媚地一笑，道：「我向不離身的也是一把劍。」妙目一眨，道：「我問你，如是我也交出劍，便如何處理它們？」

孔玉龍沉吟地想了想，道：「妳我交換劍後，便各自將劍藏入秘密之處，如果我對妳虛情假意，『銀劍堡』便永遠失去歷代相傳的寶刄，妳對我若不眞誠，便也永遠失去那柄寶劍。」

「追魂劍客」聽得心頭不由一喜，暗道：「這主意不錯，對我倒是十分有利，只怕金瞳魔姬不會上你小子這個當……」

只聽那金瞳魔姬忽然格格一笑，道：「你可眞會出鬼主意，好！就照你的意思辦，反正我也不怕你會跑掉。」

金瞳魔姬竟然毫不猶豫地答應了，這實在出人意外。

這一來，「追魂劍客」感到迷惑了；以金瞳魔姬的閱歷心智，她豈會看不出孔玉龍的用心？很明顯的，孔玉龍的目的是「赤龍劍」，她竟然毫不猶豫的答應他。難道這老邪婆在使詐？抑或是爲情慾沖昏了頭，矇了心智？……

他暗暗揣想中，那孔玉龍已探手一撩儒衫，從腰間取出他那把銀芒閃動耀目的「龍紋軟劍」，連鞘一齊放在窗前桌上。

金瞳魔姬妙目流波的朝那柄「銀龍軟劍」看了一眼，移步走向床前，從枕頭下取出「赤龍劍」，連鞘遞向孔玉龍，道：「喏！拿去吧。」

「追魂劍客」見她取出的正是剛才放在枕下的那柄「赤龍劍」，心中不由泛起一陣喜悅；事情如眞依照孔玉龍所言而行，對他可眞是「得來全不費功夫」了。

孔玉龍一見「赤龍劍」，雙目立時異采飛閃，只是他亦沒伸手去接劍，却朗聲道：「現在不用那麼做了。」

金瞳魔姬妙目微凝道：「爲什麼？」

孔玉龍道：「妳能不疑心地拿出這柄劍來交給我，已足够證明妳確實是眞心跟我合作的了。」

「哦。」金瞳魔姬妙目一眨，道：「原來你是在試探我呀？」

「對不起。」孔玉龍拱手一揖，道：「不如此，怎能確知妳是否眞誠合作，唐突冒瀆之處，還請原諒。」

金瞳魔姬格格嬌笑道：「你的鬼心思可眞多，好！咱們的合作就此決定了。」

事情突然一變至此，可把「追魂劍客」落了個空歡喜一場；他不禁皺起雙眉，心裏也有點爲難。

雖然，他並不懼金瞳魔姬，但是要想從金瞳魔姬手中奪取「赤龍劍」却無把握。先前，房中只有金瞳魔姬一人時，他尚不便明着奪劍，何況如今又多了個孔玉龍，自是更無把握了。

可是，今夜他必須要得到那柄「赤龍劍」；因爲他已經對沙小娟許諾過，他對沙小娟有着一份衷心的喜愛，不願讓沙小娟失望。

只聽那孔玉龍忽然朗聲哈哈一笑，說道：「這一來好了，我們既已眞誠合作，那個狂傲的小子就不足爲懼了。」

金瞳魔姬道：「那個狂傲的小子？」

孔玉龍道：「就是那個什麼『追魂劍客』。」

「哦！」金瞳魔姬淡淡道：「原來是他。」

孔玉龍星目一凝，道：「妳對他難道沒有顧忌？」

金瞳魔姬淡然一笑，道：「他的武功雖然很是不弱，但還不值得我顧忌。」

這是她的眞心話嗎？當然不是，其實她心裏最顧忌的人，正是「追魂劍客」。

孔玉龍說道：「難道妳已經跟他動過手？」

「沒有。」金瞳魔姬搖頭道：「聽說『紅燕子』柳如媚跟他動過手，據說當時如不是『修羅門』的永生之曲救了他，武林中只怕已經沒有他『追魂劍客』這一號了。」

孔玉龍道：「那『修羅門』跟他有淵源麼？」

「不清楚。」金瞳魔姬道：「那『修羅門』向來是愛管閑事的。」

孔玉龍微一沉吟，別懷用心地問道：「那冰谷藏珍，『修羅門』難道也要插手麼？」

金瞳魔姬道：「可能。」

孔玉龍道：「妳怎麼知道？」

金瞳魔姬道：「因爲『修羅門』的人也來了封邱城中。」

孔玉龍道：「是誰？」

金瞳魔姬微微一笑，道：「你知道臥雲仙子不？」

「臥雲仙子？」孔玉龍神情做作地一怔，道：「她是『修羅門』門下？」

「嗯。」金瞳魔姬微一點頭道：「你見過她？」

孔玉龍笑了笑說道：「我還知道她身邊有個名叫無雙的醜女跟一個討厭的老太婆。」

「哦。」金瞳魔姬怔了怔，道：「你在什麼地方見過她們的？」

她雖然已知臥雲仙子現在封邱城中，却不知無雙醜女跟老太婆。在她心中認爲，能跟臥雲仙子在一起的人，必然是武林高手無疑。

孔玉龍含糊地說道：「日間在南門外樹林中，臥雲仙子將丁聰那矮鬼救走，我心中甚感不是味道，所以上燈時分曾去過鳳來客棧一趟。」

他隱瞞被辱的事。其實這也難怪，那種被辱難堪的事，他怎能不隱瞞，說出來丟自己的臉？

金瞳魔姬妙目流波的看了他一眼，嬌媚地一笑，道：「聽說那丫頭長得很美，我猜想，你大概是看上那個丫頭了，對不對？」

她雖然已猜中孔玉龍的心意，但他怎好當面點頭承認，淡淡道：「妳別亂猜了，目前敵友未分，還談不到這些。」

金瞳魔姬道：「聽我良言相勸，你最好少打鬼主意，如果想動她的歪念頭，那你是自找沒趣。」

孔玉龍素性狂傲自負，立時劍眉微微一挑，道：「那可未必見得。」

顯然對臥雲仙子他還沒死心，猶存着妄想。

金瞳魔姬聽了微微一笑道：「聽你的口氣，好像有點不服氣，想試上一試，是不是？」

「也許。」孔玉龍道：「不過不是現在。」

「什麼時候？」

「冰谷藏珍事了之後。」

「對她，你有多少把握？」

孔玉龍充滿自信的道：「七分。」

金瞳魔姬眨眨雙目道：「你這七分把握，憑恃的是什麼？」

孔玉龍道：「憑我『銀劍堡』在武林中的聲望，並不差她『修羅門』什麼。」

金瞳魔姬目光一凝，道：「就憑這一點？」

「還有我『銀龍公子』在武林中的名氣、人品、才智。」

「還有其他沒有？」

「就這應該很够很够了。」

「你認為如此？」

「嗯，當今武林中，願意嫁我的諠赫俠女，不知凡幾，可是我都不屑一顧。」

「哦。」金瞳魔姬嬌媚橫生地一笑，道：「那麼我呢？」

「妳？」孔玉龍淫邪地一笑，道：「妳不同，聽說妳有獨到的功夫。」

「所以你要跟我合作？」

「也是藉此試試傳聞是眞是假？」

「眞金不怕火煉，決不會讓你失望，包管你跟我合作一次之後，就會永遠合作無間，對其他女人，就會味同嚼蠟了。」

「哦！」孔玉龍雙目倏射奇采地道：「眞的？」

「馬上你就知道了。」金瞳魔姬消魂蝕骨地一笑，道：「好了，別盡說廢話浪費寶貴的時間了，我們好開始合作吧。」

話落，又是消魂蝕骨地一笑，將手中「赤龍劍」隨手往窗前桌上一放，跟孔玉龍的那柄「銀龍軟劍」放在一起。玉臂微微一抖，肩上輕紗立即滑落，裸露出酥胸雙峯，和她那雪白豐滿迷人的胴體。

孔玉龍的雙目中立刻射出兩股强烈的慾燄，身軀突然前衝，雙臂一張，來了個軟玉溫香抱滿懷；將金瞳魔姬的嬌軀抱了個結實。

這兩個乾柴烈火般地狗男女，以後是否能合作，雖然無法逆料，但眼前的合作，却已弄假成眞，也成了定局。

隱身大樹上的「追魂劍客」心中不由在暗想：「只要他們兩個上床開始合作，就機會來了，那柄『赤龍劍』也就是我的了……」

他暗想間，孔玉龍已經擁着金瞳魔姬上了床，放下了紅羅帳。

這一雙狗男女似乎已被慾火冲昏了頭，竟連窗戶也沒關上。

「追魂劍客」在大樹上靜靜地等待，心裏暗暗計算着時間，直到他認為是時候了；床上狗男女的合作該是已經進入如火如荼之際，他這才悄悄飄身下樹，閃身撲到窗前暗處，屏息靜氣，暗運「歸元神功」，揚掌朝窗內桌上那柄「赤龍劍」以吸字訣一引；「赤龍劍」立即自動飛起，直朝他手內投到。

他劍一入手，不禁得意地冷笑了聲，騰身而起，直上夜空，電射飛掠，接連閃了幾閃，便已遠去百丈以外，沒入一片茫茫的夜色中。

他一口氣飛掠出數里之後，這才停下飛掠的身形，回頭凝目望去；只見夜空靜寂，既不見人影，也不聞一絲任何聲音。

他心中不由大感詫異疑惑地暗忖道：「這是怎麼回事？剛才我那一聲冷笑，金瞳魔姬應該已被驚覺，怎地沒有追來，難道他們正值合作瘋狂之際，因而聽覺失聰，抑或是這其中有詐？……」

他詫異疑惑暗忖間，忍不住抬手拔劍出鞘。

冷月清輝下；只見劍身雖也寒光閃閃耀目，但並無赤紅光芒，更無那似隱似現的「赤龍」。

顯然，這只是一柄普通的精鋼長劍，只是劍鞘把的形狀與「赤龍劍」一樣而已。

他明白了。怪不得金瞳魔姬表現得那麼大方；明知孔玉龍可能是為這柄「赤龍劍」而來，竟然毫不猶豫地將它遞給孔玉龍，原來是這麼回事，連他也上了她的大當。

× × ×

夜，三更將半。

「追魂劍客」雙眉深皺地沉思着，心中在暗想：怎麼辦？沒弄到「赤龍劍」，沙小娟豈不要大為失望？……

如是再潛回金瞳魔姬那裏再找機會下手，可是，此刻金瞳魔姬必然已經發覺假劍被盜，豈能不加意防備，再去只怕也是白費，決無下手的機會。

他仰臉望了望夜空，緩緩輕吁了口氣，神情顯得有點兒無可奈何地心想：先回客棧裏去再說吧，只好讓沙小娟暫且失望了……

於是，他邁開大步，向封邱城行去。

封邱城，那高大巍峨的城樓已然在望，離城已經不足二里路了。

「追魂劍客」正要加快腳步撲奔城腳那無人之處，以便越城而入。

突然——

他聽到路旁半里外的一座樹林中傳來一陣喝叱聲，心中不由微微一怔；隨即身形半轉，騰身電射，直朝那片樹林掠去。

他身形有如一縷輕烟般地掠落林邊，立即隱身一株合抱大樹背後，凝目向林中望去；林中光綫雖然非常黯黑，但他內功深湛，目力極强，是以看得十分清楚。一

看清楚林中的情形，他心中頓時不由大吃一驚。

林內中央空地上，一個黑巾蒙面的黑衣人冷然凝立。他對面是金瞳魔姬和孔玉龍，二人身後排立着「苗山四鳳」和「銀龍三劍」。

左邊，相隔丈許之處是「大力鬼王」常大雍與其手下「幽冥」十二弟子。右邊，丈許開外是「紅燕子」柳如媚，再右，竟是那只有一條右胳膊的「獨臂鐵指」烏長雄。

更遠處，一株大樹底下，站着那依舊是一身男裝，俊美飄逸的臥雲仙子跟「矮叟」丁驄。

「追魂劍客」沒想到這片小小的樹林中，竟是羣雄會集，而且幾乎無一不是當今武林一流高手。

情形顯然，這些人，除了臥雲仙子跟「矮叟」丁驄外，全都是對付蒙面黑衣人的。

這蒙面黑衣人是誰？不只是「追魂劍客」心裏明白，那臥雲仙子心裏也明白；在目前羣雄眼中的身份是「追魂劍客」。但實際的身份只有他跟臥雲仙子知道她是艾玉霜姑娘；是個冒牌的「追魂劍客」。

「追魂劍客」目睹這等情勢，他心中立刻恍然悟覺了另一個問題；那便是他盜得假「赤龍劍」之後的一聲冷笑，金瞳魔姬不是沒有發覺，也不是沒有追，而是追岔了路。

金瞳魔姬怎會追岔路的？顯而易見，這是艾玉霜的傑作；必是他盜劍時，艾玉霜也正在那裏隱身某處。可能是因見金瞳魔姬追出，她乃故意現露身形將金瞳魔姬跟孔玉龍引來了此地。

可是，那「大力鬼王」常大雍與「獨臂鐵指」烏長雄、臥雲仙子等人又怎會也來了此地的呢？……

這，他就想不通了。

這麼多高手齊集，他心中雖然很替艾玉霜既着急且担心，但一時之間，竟不知該如何是好？

雖然，他生性高傲，自負一身所學功力冠蓋當今武林，從沒把金瞳魔姬等人放在眼下，如是單打獨鬥，他有七成以上的勝望把握自信。可是面對這麼多高手，他心裏也不禁暗地嘀咕；連五分勝望的自信把握也沒有。

他心念電閃飛轉，竟是一籌莫展，覺得只有暗中凝功蓄勢戒備，到萬不得已時再出手。

驀聽那「獨臂鐵指」烏長雄一聲大笑，說道：「各位別爭了，俗話說『笨鳥兒先飛』，就讓我烏長雄先領教領教他的『萬物歸元』絕學吧。」

「大力鬼王」常大雍突然哈哈一聲大笑道：「各位全要搶先，我常大雍可不服這口氣，誰要搶先，必須先在我九環大刀下走完十招才成。」

金瞳魔姬嬌聲一笑，道：「常鬼王，這麼說，你全攬上了。你該知道，他剛才盜了我的『赤龍劍』，應該由我跟他先作了斷，你却要搶先着，而且還要全攬，你自信有把握麼？」

常大雍兩隻環眼一瞪，但他尚未開口，孔玉龍却已朗聲一笑地接了口，說道：「各位，大家全是衝着他來的，按理，他仗着相貌長得跟我有幾分相像，曾冒充本公子在石家寨混吃混喝，有辱本公子的清譽之事在前，應該由本公子先出手教訓他一番，只是……」

「紅燕子」柳如媚突然一聲冷笑，截口道：「你別說了，我知道你的心意；你是懂得長幼有序之禮，所以願讓長者為先。對不對？」

孔玉龍雙眉一揚，道：「妳說對了，我只是禮讓，可不是怕誰。」

柳如媚冷笑道：「我知道你不是怕誰，只不過是不想先動手而已。」輕蔑地冷然一哂，又道：「你以為只有你聰明，別人都是傻蛋。」

孔玉龍的心意被揭穿，臉色不由一變，怒聲道：「那麼我們先玩上幾招也可以，看看本公子可是怕人之人？」

「呸！」柳如媚不屑地說道，「你想跟我動手還早呢，如果是你老子還差不多，像你這種後生小輩，我可沒興趣。」

孔玉龍不禁氣得俊臉泛青，他雙眉一挑，就想發作，但他倒底是個城府深沉之人，旋倏忍了下去，只望着柳如媚冷笑了笑，沒再開口。

常大雍忽然大聲說道：「既然沒有人願意先跟我作十招之搏，那就由我先出手了。」

話落，邁開大步，直朝中央蒙面黑衣人面前走去。

金瞳魔姬突然冷聲一笑，跨步搶出，叱喝道：「常鬼王，在我沒追回『赤龍劍』之前，誰也不准先動手。」

「追魂劍客」隱身林邊大樹背後一聽這話，心念不由一動，暗道：「我得手的明明是一柄假劍，金瞳魔姬怎麼口口聲聲說是『赤龍劍』，難道眞劍已經被她弄到了？……」

他暗想中，不由立刻凝目朝蒙面黑衣人身上仔細看去；可是他什麼也沒有看到，蒙面黑衣人身上根本沒有一件兵刃，別說是劍了。

「獨臂鐵指」烏長雄身形一閃，也跨步搶出，沉聲說道：「兩位請別爭了，烏某倒有一個主意。」

常大雍道：「什麼主意？」

烏長雄目光瞥視了那冷然凝立着，一直不言不動的蒙面黑衣人一眼，嘿嘿一笑，說道：「今天他反正逃不出手去，我們不妨各以十招為限與他一搏，要是十招以內不能傷他性命，便得退下讓與別人，如果他想開溜，咱們便一齊出手，合力圍攻，兩位以為如何？」

金瞳魔姬跟常大雍尚未開口，那「矮叟」丁驄却突然冷聲一笑，道：「好主意，不愧是當今武林高手。」

烏長雄雙目一瞪，道：「矮鬼，你可是不服氣？」

丁驄哈哈大笑道：「我服得很，只是我認為你這種車輪戰法的主意並不十分高明，最好還是全部聯手齊上，那才萬無一失。」

常大雍環眼寒芒暴射，嘿嘿冷笑道：「矮鬼，你要是想多管閒事，可得先估量一下，你能接得下常某幾招？」

丁驄又是哈哈一聲大笑，道：「鬼頭

兒，我矮老兒可沒混充過什麼面子，也從沒恃仗人多勢衆欺負過人，要找誰，全是一對一，可沒像你，到什麼地方都帶着十二個小鬼，自己打不贏就叫十二個小鬼往上圍，美其名叫什麼『幽冥』陣法，說穿了一文錢不值，依我矮老兒看，還不如叫人多陣法來得實際而且乾脆。」

他向來口德不修，言語尖酸刻薄，從不饒人。

常大雍被他譏諷得怒火上冲，瞪目沉聲喝道：「好！今天我就單獨鬥一鬥你這矮鬼，讓你看看我可是恃人多的人。」

話落，右手九環大刀一振，嘩啦啦連聲暴响中，飛身掠出。

他身才掠出，驀見眼前人影一閃，竟是「紅燕子」柳如媚掠到，攔在他的面前。他環眼暴瞪，喝道：「紅燕子，難道妳想跟我動手？」

「跟你動手也無所謂。」柳如媚淡然一笑道：「只是我要你先明白一件事再動手。」

常大雍道：「什麼事？」

柳如媚冷冷說道：「首先你應該弄清楚，那小子是正主兒，丁矮子只是旁觀者。如今你放着正主兒不找，却先找上旁觀者，自亂陣脚，這算什麼？」

孔玉龍接口道：「紅燕子說得不錯，有道理，我們千萬不可自亂陣脚。」

常大雍冷哼了一聲，惡狠狠的瞪了丁驄一眼，道：「矮鬼，你要是有種就別走，等收拾了那小子，我們再見個高下。」

丁驄哈哈大笑道：「你放心吧，你就是用八抬大轎也抬我不走，我矮老兒向來喜歡看熱鬧，熱鬧沒看完，我是決不會走的。」

常大雍又哼了一聲，回頭掃視了衆人一眼，道：「我同意烏獨臂的主張，各以十招爲限。」

金瞳魔姬淡淡道：「這也可以，但是要讓我先問他一聲我的『赤龍劍』現在何處之後，你們誰先出手我決不反對。」

烏長雄道：「請各位給我烏某一個薄面，容我先報殺徒之仇。」

「可以。」柳如媚道：「就這樣說定了，等一下動手時，誰也不許出手相助。但他如果想逃時，那就另當別論。」話落，首先飄身後退兩丈。

常大雍沒再說話，也立即飄身退回原處站立。

「追魂劍客」隱身林邊樹後目注林中的情勢，他心中直在暗暗盤算，如何才能退得羣雄？解救蒙面黑衣人——艾玉霜之危。

常大雍跟「紅燕子」身形一退，金瞳魔姬立刻跨步而前，目注蒙面黑衣人，道：「閣下，我的劍呢？」

蒙面黑衣人凝立不動，沒說話。

金瞳魔姬又道：「閣下，想不到你這位名震當今武林的『追魂劍客』，竟也是鷄鳴狗盜的宵小之輩。」

這話，駡得够重的，按理，以「追魂劍客」的狂傲性情，他應該立刻有所動靜才是。

可是，他仍然靜靜地凝立着，不言也沒動。

這是怎麼回事？這情形實在太反常，太不合「追魂劍客」的爲人性格了，難道是他不屑答理金瞳魔姬，還是另有什麼原因？

金瞳魔姬黛眉微揚了揚，突然一聲冷笑，道：「你怎麼不說話？是聾了還是啞了？」

孔玉龍忽然接口說道：「閣下，裝聾作啞不說話豈是號人物，你應該明白眼前的情勢，任憑你如何裝聾作啞都不能了事，也決難逃一死。」

這番話，雖然足以令人聽得怒火上冲，然而，蒙面黑衣人竟是聽如未聞，依舊是不言沒動。

倏地，金瞳魔姬揚聲一陣格格嬌笑，道：「我明白了，那種上當丟臉的事，你不好意思說，是不是？」

話落又是一陣格格嬌笑，一抬左手中那柄看來毫不起眼，普通劍鞘的長劍，右手握着劍把，「嗆」然一聲，但見赤紅光芒一閃，劍已出鞘。

孔玉龍不禁一怔，倏旋雙目奇采閃飛地道：「妳的劍沒有被盜。」

金瞳魔姬得意地嬌聲一笑，道：「被盜的那只是一把假劍，我早發覺他隱身在窗外院中大樹上，知道他是爲『赤龍劍』而來，才用假劍讓他上了一次當。」

孔玉龍聽了臉色微變地道：「那麼妳對我……」

金瞳魔姬道：「那怎麼會，難道你現在還懷疑我。」風情無限地一笑，說道：「你該明白，我既已發現他隱身窗外院中樹上，豈能不作防備？」

想想這話也是道理，孔玉龍不由無言可駭，哈哈朗聲一笑，道：「還是妳高明，既然那只是一把假劍，那就別問了，一柄假劍算得什麼？」

金瞳魔姬道：「我本來是不想問的，只是我似乎覺得當時還有個人跟他一起，想知道那人是誰？」

孔玉龍倏又朗聲一笑道：「算了，管他那個人是誰，別跟他徒費口舌多問了，現在還是讓烏獨臂先動手跟他一搏吧。」

金瞳魔姬沉吟地一點頭道：「那也好，我等一下再問也是一樣。」

話落，飄身後退，轉向烏長雄，嬌笑地道：「烏獨臂，看你的了。」

「獨臂鐵指」烏長雄沒說話，大踏步走到蒙面黑衣人對面八尺之處岳然峙立，沉聲喝道：「小子，殺人償命，你拿命來吧。」

話落招出，脚下跨前一步，右手陡伸，五指箕張，彎曲如鈎，猛朝蒙面黑衣人胸前抓去。

他出手招勢雖然快疾凌厲，但金瞳魔姬等衆人全都知道蒙面黑衣人武學功力高絕，根本不會把他這一抓放在眼內。

「追魂劍客」隱身林邊樹後，他雖然明知蒙面黑衣人乃是艾玉霜姑娘所巧扮，也深知艾玉霜的武功身手實非烏長雄之敵；但支持個三五招却絕無問題。

因此，他雙目凝注林中，凝功蓄勢準備隨時出手。

可是，就在此際，勢如電閃的剎那間，林中已經起了出人意外的變化；那烏長雄的五根鐵指，已直插入蒙面黑衣人的胸窩。

這實在太出人意外了；「追魂劍客」神情不禁猛然一呆，繼而身軀倏起劇顫。

這種情形，金瞳魔姬等人全都不禁愕然一怔，心中立刻起了懷疑，「追魂劍客」武學功力高絕，怎會如此不濟？

「追魂劍客」神情一呆之後，心中也泛起了懷疑；這是怎麼回事？她爲什麼不閃不避？……

烏長雄一招得手得太過容易，當時神情也不由爲之一呆，飛快地縮手撤指後退了一大步，望着蒙面黑衣人只發怔。

倏地，那「矮叟」丁驄忽然發出了一聲哈哈大笑，道：「妙啊！這可眞是廟後頭有個洞，妙（廟）透了。」

「追魂劍客」心念不由微微一動，暗想道：「丁矮子這話是什麼意思？」

他暗想中，立刻抬眼朝「矮叟」丁驄跟臥雲仙子二人看去；但見那臥雲仙子只是喟然一聲輕嘆，臉上却無任何其他的表情。

這情形，「追魂劍客」心裏頓然又起了不同的懷疑感；臥雲仙子並不是不認識艾玉霜姑娘。這蒙面黑衣人如是艾玉霜，她豈會坐視不管，任由艾玉霜遭此毒手？

以此推料，這蒙面黑衣人不但不是艾玉霜，而且臥雲仙子還有可能知道是誰？

「修羅門」向以濟世救人爲懷，從臥雲仙子任由烏長雄殺斃了蒙面黑衣人而袖手不管的情形看來，這蒙面黑衣人顯然是個江湖大惡之徒。

可是，這蒙面黑衣人究竟是誰呢？

艾玉霜陡遭毒手，「追魂劍客」心中雖有着「我雖未殺伯仁，伯仁却因我而死」之感。他本想不顧一切騰身撲出，先將烏長雄斬殺劍下，替艾玉霜報了仇再說。但當他耳聞「矮叟」丁驄的大笑，目睹臥雲仙子的那種神情，心念電閃飛轉地這樣一想之後，立刻深吸了口氣，忍着沒有撲出，寧靜地觀變。

「矮叟」丁驄的突然大笑，跟那句「妙透了」之言，金瞳魔姬等人也頓然意識到事情必有蹊蹺，這蒙面黑衣人決不是「追魂劍客」，很可能是「追魂劍客」的移花接木計下的惡作劇。

金瞳魔姬反應極快，身形倏然一閃而前，探臂伸手一把扯落下黑衣人的蒙面巾。

突然，她臉色勃地大變，雙眉高挑，右手「赤龍劍」疾揮，赤芒電閃中，黑衣人的臉孔一片血肉模糊，面目全非。

原來這蒙面黑衣人竟是她門下「四鬼」之一的「冷無常」徐青，不知怎地成了「追魂劍客」移花接木下的替死鬼，寃哉枉也地死在烏長雄的鐵指下。

金瞳魔姬氣極了，也怒極了。她揮劍毀了徐青的面目之後，雙目立即光如冷電地射視着烏長雄，口齒微動，似乎想說什麼，但却又忍了下去，沉哼了一聲，倏然一跺脚，抬手朝「四鳳」一揮，喝道：「走！」

聲落，當先騰身飛掠出林而去。

「矮叟」丁驄突又哈哈一聲大笑，道：「哈！這齣戲演得眞精彩極了，比鳳來客棧的那幕尤勝三分，孔少堡主，你說是不是？」

孔玉龍雙眉一挑，目射寒電地喝道：「你別得意，遲早會有你好看的。」

丁驄朝他瞇眼咧嘴一笑，隨即轉向臥雲仙子說道：「仙子，戲完了，我們可以走了。」

臥雲仙子目光瞥視了地上那臉孔血肉模糊已死的徐青一眼，喟然輕嘆了口氣，道：「她怎會這麼惡作劇。」

她口中這個「她」字指的是誰？丁驄心裏明白是那位爲挽救「追魂劍客」免落魔道，改變武林人物對「追魂劍客」的看法，而假扮「追魂劍客」在江湖上行俠仗義爲善的艾玉霜姑娘。

丁驄淡然一笑，道：「這大概也出乎她意外吧，這只能說是徐青惡貫滿盈，該死，怎麼能怪她？」

臥雲仙子又輕嘆了口氣，默然地偕同丁驄緩步向林外行去。

突然，常大雍沉聲喝道：「丁矮鬼，你站住。」

丁驄脚步一停，道：「鬼頭兒，你有什麼事？」

臥雲仙子也跟着脚一停，只眉鋒微蹙了蹙，沒說話。

常大雍道：「你我間的事還沒解決，你怎麼說？」

丁驄豆眼一瞇，神情似笑非笑地道：「你我間的什麼事？」

顯然，他是在故意裝糊塗。

常大雍道：「我要讓你知道我常某人的眞才實學，絕不是浪得虛名之輩。」

「哦！」丁驄似乎恍然地道：「你可是要跟我動手打一架？」

「哼！」常大雍冷冷道：「如果你心裏怕了，只要你當着這多人面前自承不是常某敵手，常某便可以放你一馬。」

丁驄瞇眼一笑，道：「鬼頭兒，我矮老兒雖然從不自負，自吹是什麼武林高人，可也沒怕過什麼人，你要跟我打一架，我也絕不會含糊，只是現在不是時候。」

常大雍道：「爲什麼？」

丁驄道：「時間地點都不對。」

常大雍道：「你的意思可是要另約時間地點？」

「嗯。」丁驄點頭道：「時間地點全由你指定好了，最好能約在『冰谷藏珍』事完之後。」

常大雍雙目一瞪，道：「你也要奪取『冰谷藏珍』？」

丁驄搖頭道：「據傳說『冰谷藏珍』中的眞經劍譜皆爲武林罕世絕學，說良心話，如說我對那兩樣東西毫不動心，那是欺人之談，只是，我矮老兒尚有自知之明，我向來是孤家寡人一個，既無弟子又無屬下，憑我一個，豈是那『銀劍堡』和『苗山』等人之敵？所以，到時候，我只打算去作壁上觀。當然，如果福緣湊巧落到我矮老兒的頭上，那自是另當別論。」

常大雍突然陰聲一笑，道：「既然如此，那你又何必定要約在冰谷事完之後，事前還不是一樣？」

「那可是不大相同。」丁驄搖頭道：「其實我這也是爲你着想。」

常大雍一怔，說道：「你爲我着想什麼？」

丁驄瞇着兩隻豆眼，嘻嘻一笑，道：「在冰谷事前，你跟我打上一架，我矮老

兒敗了倒無所謂，如果你受了傷，因而不能參加奪取『冰谷藏珍』，那我矮老兒的罪過就大了，你一定會記恨我一輩子。同時奪取『冰谷藏珍』少了你這『大力鬼王』，也等於間接帮了其他的人的忙。你想想看，我這道理對不對？」

常大雍默然沉吟了一下，道：「丁矮鬼，你這些話聽來倒是頗有見地。」雙目一凝，道：「那麼你說吧，什麼時間什麼地方？」

丁驄道：「還是由你說吧。」

常大雍想了想，道：「這樣吧，冰谷事完後的第三天夜裏三更正，我們仍在這裏見面，分個高下勝負如何？」

「好。」丁驄一點頭道：「我矮老兒一定準時來此赴約，不過，我有條件。」

常大雍道：「什麼條件？」

丁驄道：「咱們是一對一，你絕不得帶着你那『幽冥』十二小鬼同來，仗恃人多勢衆，否則，就休怪我矮老兒黃牛。」

「沒問題。」常大雍道：「你放心吧，我決不會多帶一個人。」

「很好。」丁驄嘻嘻一笑，道：「咱們是死亡約會，不見不散。」

話落，與臥雲仙子邁步飄然地往林外行了出去。

霎時，「紅燕子」柳如媚、孔玉龍跟「三劍」、常大雍跟他的「幽冥」十二弟子全都紛紛走了，只剩下那「獨臂鐵指」烏大雄一個神情木然地呆立在林中沒動。

他想想這件事眞是窩囊透頂，殺徒之仇未能報得，反而結下金瞳魔姬這個強敵，雖然這件事並不能怪他，但那徐青却是確確實實死在他的手下。

他看看地上的屍首，莫可奈何的輕聲一嘆，倏然一跺脚，長身電射飛掠而去。

× × ×

金瞳魔姬回到那座大宅院她的臨時香閨中，她心中一時氣怒難平，目光一瞥「四鳳」，喝問道：「這是怎麼回事？」

她問的自然是那「冷無常」徐青怎會被「追魂劍客」擄作移花接木計，作爲替死鬼的？

這種事，「四鳳」怎麼知道，她們又怎麼能回答得上來？全都垂首默然。

金瞳魔姬在房中來回的踱了幾步，將手中「赤龍劍」往床上一丢，在一張椅子上坐下，輕吁了口氣道：「其實，這件事連我都沒能發現，妳們又怎麼能知道。」

紅鳳眨了眨眼睛，道：「娘，那『追魂劍客』實在太可惡了……」

「哼！」金瞳魔姬猛然一拍桌子，雙目煞芒暴射地道：「我如不殺他，誓不回苗山。」

她語聲剛落，驀聞窗外院中一聲「哎呀」，一條人影由大樹上跌落。

「四鳳」立時同聲嬌叱，紛紛掠身穿窗撲出。

金瞳魔姬正在盛怒頭上，她想也沒想地單手一按桌面，騰身接踵穿窗撲出。身未落，掌已發，雙掌一翻，兩股強猛的劈空掌力直朝那跌落的人影擊去。

「砰」的一聲，劈空掌力巳擊實在那人身上。她功力深厚，掌力強猛，那人一聲慘叫，身形立被震飛丈外，口角溢血，落地伸了伸腿，寂然不動。

金瞳魔姬跟「四鳳」接踵掠身撲過去一看，地上躺着的赫然竟又是她手下「四鬼」之一——「矮無常」陰玄武。

「四鬼」又死了一鬼，而且這一鬼死得更寃枉，竟是死在她自己的劈空掌力下，她不由睚眦俱裂。

驀地，她腦際閃過一道靈光，心中倏有所悟地猛然一驚！暗道：「不好！我們中計了……」陡地返身，快逾電射地直朝房中撲去。

她返身回撲，動作不能說是不快；可惜，還是慢了一步。床頭上掃着一把寒光閃閃耀眼的精鋼長劍；正是她先前被盜的那把假劍，而床上的眞「赤龍劍」却巳經踪跡不見。

她身如電閃，再次穿窗掠出，足一沾地，即又騰身而起，掠上了屋頂，凝目四掃；夜空寂靜，四週一片空蕩蕩的，不見一個人影。

她恨恨地一跺脚，屋頂上的瓦立時碎了好多塊。

掠身下屋，回入房中，本來是一張美艷迷人的嬌靨，此刻一片鐵青，雙目金光暴射，滿佈殺機，神情兇惡怕人。

「四鳳」全都是跟隨金瞳魔姬多年的弟子，她們從沒見過她這種神色，不禁都嚇得噤若寒蟬般地站立一旁，連大氣也不敢出。

「赤龍劍」是誰盜走了？是「追魂劍客」去而復返？還是另外有人？

× × ×

夜，初更正半。

金瞳魔姬面色沉寒地坐在大廳上，左邊肅立着紅、紫、白三鳳，右邊肅立着「奪命無常」皮成剛，「賽鍾馗」胡如海二鬼。

大廳中的氣氛十分沉肅，沉肅得令人有隱隱窒息之感。

倏然，金瞳魔姬輕吁了口氣，目視左邊的紅鳳問道：「妳說常鬼王帶着十二幽冥』弟子進了一座道觀，知道他去做什麼嗎？」

「不知道。」紅鳳搖頭道：「因是白天裏，我跟三妹沒敢接近去探看，不過，我猜想他可能是約了什麼帮手在那座道觀裏。」

「哦。」金瞳魔姬微一沉吟，道：「綠鳳呢，她怎麽沒跟妳一起回來？」

紅鳳道：「我讓三妹在那兒附近暗中監視着動靜，怕娘着急不放心，所以先回來稟報娘。」

正說話間，廳外突然响起「噗通」一聲巨响，一個黑影墜落院中地上。

金瞳魔姬倏地一聲沉叱，身如電閃地掠出，三鳳，二鬼也紛紛跟着撲出。只見院中地上躺着個人；竟是那留在道觀附近暗中監視「大力鬼王」等人動靜的綠鳳。

看情形，綠鳳顯然巳經氣絕魂斷，返魂無術了。

紅鳳等人見狀，臉色全都勃然大變，金瞳魔姬臉色却是一片煞白。

紅鳳身爲「四鳳」之首，綠鳳跟她一起探查「大力鬼王」等人的行踪動靜，若不是她要綠鳳留在那山神廟附近暗中監視，綠鳳怎會遭人毒手，死於非命。

她心中不禁大爲悲痛，身形倏然搶前，俯身抱起綠鳳的屍身，流淚道：「三妹！是我害了妳……」

金瞳魔姬身形突然一閃而前，探掌由綠鳳腰間抓下一塊白布，白布上寫着字：

「今夜三更，城北二十里，清風觀中，死亡約會。」

金瞳魔姬雙眉倏地一挑，冷笑道：「哼！常鬼王的胆子着實不小，殺我門下弟子竟還敢向我訂『死亡約會』。」話鋒一頓，目射寒電殺機地說道：「紅鳳，把綠鳳的屍首抱進大廳內去放着，妳們全都隨我同往清風觀赴約，我倒要看看常鬼子他是吃了熊心，還是吃了豹胆？」

× × ×

清風觀，就在封邱城北二十里左右地方。

時正三更，冷月高掛。

金瞳魔姬率領着門下紅、紫、白三鳳跟二鬼到達清風觀外，清風觀外靜悄悄地，清風觀裏也是靜悄悄地，不見一絲燈光，不見一個人影，也不聞一絲聲息。

金瞳魔姬目光如電地掠掃了一下四週的環境，又朝觀內望了一眼，冷聲一笑，轉對三鳳二鬼叮囑道：「妳們全都凝神戒備，不管發現什麼，就給我立下殺手，决不許留情。」

三鳳二鬼全都點頭應諾，各自探手撤出兵刃，左手並且各自扣着一把暗器。

金瞳魔姬本人雖是仍然空着雙手，但暗中却巳提聚起一身功力，目注觀內內沉聲說道：「常大雍，赴死亡約會的來了，你現身出來吧。」

突然，清風觀內傳出一個陰惻惻的，絕不是「大力鬼王」常大雍的聲音，道：「崔瑤珍，妳既然敢來赴約，難道竟不敢入觀麼？」

（未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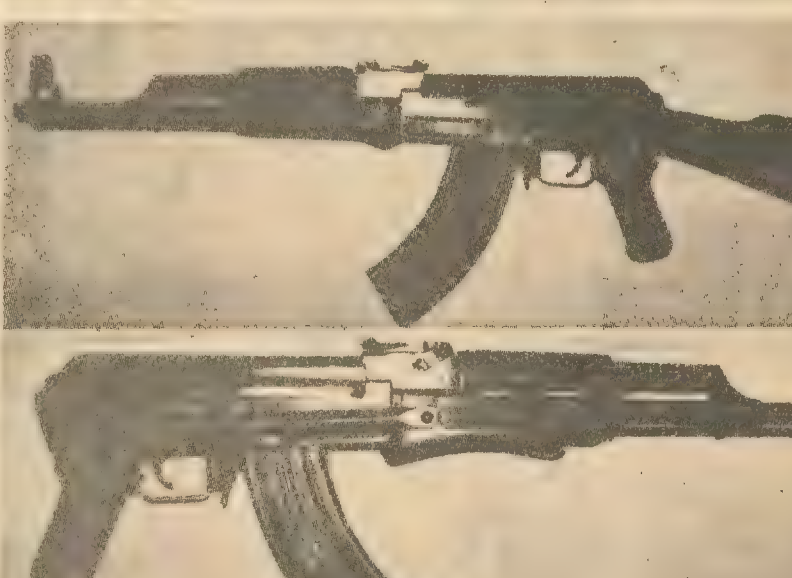
練功秘訣之四十 梅花樁

靈空子・文

樁上功夫，所以練身體之輕靈，與步法之敏捷，首重跳躍，有梅花樁七星樁等名目。練成之後，最宜戰鬥之用。此功除跳躍之外，眼力最爲緊要。初練之時，不必上樁，但于地上，用石灰畫梅花形若干朶，每朶距離二尺，至三尺不等，每朶五個圓圈，作花瓣，每瓣平均距離一尺，每圈直徑約三寸，不可過大。畫定梅花之後，更於每朶梅花中指定一瓣爲虛樁，另用暗號記明之。練者立中間一朶之實樁上，立時止一足，而着力於足尖，作獨立朝崗之勢，心中自定跳躍之程序，如左三右四，前二後五，（此係假定之次序）依次跳去，左右足不拘，但以便利爲主。最好命一人，在旁邊喝叫，依其所喝之樁走去，如其人喊右第二朶第一樁，則我即跳至右側第二朶居中一樁，餘可類推。但每一朶上之虛樁，須力避不可跳上。跳樁之時，脚尖務必踏於圓圈之正中，切不可稍偏。蓋畫地爲花，稍偏固無妨，一上樁之後，則略偏立足不牢而跌下，即不跌下，身體亦必搖晃，受制於人矣，最宜注意。然在初練之時，往往不能悉中程式，故宜先於一朶花之四個實樁上來回往復練習之，繼則於兩朶八個實樁上行之，如是逐漸增加，庶可免過難之弊，練至在平地石灰所畫之梅花形中，能無往不宜，則可以上樁矣。樁以堅木製成，長三尺半，上豐下削，樁面直徑二寸，依所畫之梅花形植之，各入地二尺，露出地面，大約尺半，惟每朶上之虛樁，則另製，上面固與各樁平頭，而釘入地中者，僅一二寸，且土亦鬆軟，其樁活落，誤踏之立致傾跌，而此虛樁之在每朶何處，亦不一定，練者須暗誌之，以免誤事，布樁之後，練者依前法習之，至能縱跳自如，决無疏失之後，將樁逐漸加高，同時在樁之四周，置鐵蒺藜等鋒利無匹之器，直至樁高三尺以外爲度，則登峯造極矣。在練習時，能帶鉛行之最妙，惟所帶之鉛，須先燒紅，放豬血浸透，始可用，否則易于損血，若用銅製之腿環或青錢代鉛亦可，三載純功可成。功成之後，身段活潑，脚步輕靈，與人交手，可使人捉摸不定，乘隙取勝，至於三才樁七星樁等等，其練習之法，大致相同，不過樁之位置略異，故不贅述，學者亦可以意會得之也。

侵略阿富汗蘇軍所改用的 AKS攻擊步槍

成業·譯



入侵阿富汗的蘇軍，現已改用一種最新的攻擊步槍，它所造成的傷害，與國際所禁止使用的達姆彈，毫無異致。達姆彈是一種擊中目標即自行擴張而造成嚴重傷害的子彈，據外交界消息稱，在阿富汗八萬五千名的蘇軍中，部份已改用新欵的AKS步槍，即蘇軍本來所使用的戰場標準武器AK——四七步槍的改良型。

AK——四七步槍，又叫七·六二毫米卡萊舒尼可夫（AK——四七）型突擊來福槍，AKS步槍，為AK——四七的後期型，性能如後：

口徑：七·六二毫米

長度：一〇七公分（連刺刀）

八七公分（槍托伸出時）

六四·五公分（槍托縮疊時）

槍管長度：四一·五公分

重量：四·一四公斤（連裝填的鋁製彈夾）

四·三〇公斤（連裝填的後期鋼製彈夾）

三·六四公斤（連空的鋁製彈夾）

三·八〇公斤(連空的後期銅製彈夾)

AKS步槍的平質和可折疊金屬兩型槍托，子彈收容器有一平直的尾端，由氣體操作，發射七·六二乘三九毫米彈藥，初速為每秒七一七公尺，有全自動和半自動兩種射擊，交換裝置在收容器的右側，向上表示保險發射，中部表示全自動，向下表示半自動，它的準星可瞄準八百公尺距離的目標，前準星為柱狀，後準星為U形凹痕。可裝配上的附件有裝卸武器的工具箱，刺刀，槍帶，空包彈發射裝置，晚間作業裝備和彈夾輸送架，彈夾共有四式，兩式鋼製，一式鋁製，一式塑膠製。

靈通人士謂：這種步槍子彈造成的傷害，和達姆彈的大同小異，這種子彈最初是以加爾各答的達姆達姆兵工廠定名的，英軍在十九世紀時於該地首先製造這種殺傷子彈。

新德里的外交家說：蘇軍在阿富汗所用的另一種武器為集束炸彈，炸彈內夾雜着大量鋒利的鐵箭和針，炸彈爆炸時，鐵箭和針向外四射，範圍非常廣闊。

這兩種武器是用來補充其他的武力的——戰鬥直升機，坦克，裝甲車和高度機動的大炮。觀察家認為阿富汗的戰局已經大大的惡化，蘇軍更加深入，而阿富汗政府軍本身則日益不振，阿富汗政府軍不超過三萬五千名，士氣和戰鬥力非常低落，且日趨惡劣，和蘇軍比較，阿軍的裝備，實有雲泥之別，外交人士表示，部份阿軍是強徵入伍的，這些新兵有些只得十五歲，但他們不敢開小差，生怕家人會遭到報復。阿富汗武裝部隊中有八成屬於基艾克黨成員，為執政黨一翼，可惜已經得不到人民支持，但回教游擊隊則仍在阿富汗全國各地繼續抗戰。

蘇聯入侵阿富汗，為軍事研究者提供了難得的機會，得以從新聞圖片中看到很

多參加實際戰鬥的蘇聯軍用車輛。T——六二中戰車首先便大量向外界展示，這些T——六二坦克除了炮塔上那表明車子在隊中編號的三位白色數字外，大部份都沒有其他標記，這些坦克很多都被看見裝有一種新的，長方形的薄金屬罩，它們在主炮的紅外綫探射塔上，遮蓋了部份探射塔，使圓形的紅外綫探射塔有了方形的外觀，驟眼一看給人以一種新式紅外綫探射塔的錯覺，這個特別的金屬罩可能只是為了遮蓋太陽光，以免晒壞那些精密的儀器。

部份T——六二被看見在炮塔旁邊裝有附加油箱，在炮中那邊的較低一點。這些T——六二都裝有標準的桶形輔助油箱於車尾，按推測，這許多輔助油箱都是為了使車子能進行極長距離軍事行動而設的，真正使用時，看來他們會先用唧筒把輔助油箱的燃油使用掉，然後再使用正統的油箱，這樣做的好處，是可以減低車子着火的危險。然而，目前還沒有人能確定這些附加油箱是否一種標準裝備。

蘇聯的入侵，也提供了很好的觀察實戰中的BMD空降輕型坦克的機會，為了支援蘇聯傘兵而被空運往喀布爾附近郊野的BMD和BMP裝甲運兵車，被看見從喀布爾機場出發往別處，這些輕型坦克的兩側，被匆忙地加上了蘇聯空降部隊的標誌。

一種新式的蘇聯BMD空降坦克也在入侵阿富汗時露了臉，這車輛看來是一種「指揮車型」，可能主要裝配給使用正規BMD的空降部隊，這種指揮車型一般和BMD沒有分別，但車體則因加長了而多了一個車輪，BMD的正規七三厘米主炮炮塔在指揮車型中被移去了，代之是一個高出車面約一五吋的低長方型上層結構，這上層結構兩邊都有扶手，正前方可能還有觀景窗，上部有兩片蓋掩，而在上部的前方邊沿還有一小型的紅外綫探射燈。這上層結構的後部以極高的斜度向後和車身結合。

隱密飛機底層秘密

·亦雄·

時代周刊說：美國過早發表雷達探測不到的「隱密飛機」計劃，可能給予蘇聯額外六個月時間來發展緊急對抗設施。

時代周刊說，儘管蘇聯獲益甚微，但是在利害攸關的情況下，「美國政府即使給蘇聯少少利益，似乎亦屬不智，此舉看來像以國防來玩政治把戲。」

關於「隱密飛機」這一個概念，可能不只美國想得到，英國報聯社最近也有過這樣的報導，說英國已發展一種經過改良的新式「北極星」核彈，可以避過敵方雷達系統。該社引述多方面消息稱：這種命名為「逐獵」的新式飛彈發展計劃，耗資十億英鎊。

報導補充說，即使蘇聯為建造反彈道飛彈而發展的雷射激光，對新核彈亦毫無作用。

該社說，新核彈發展計劃在七十年代初開始，而保守黨政府希斯，工黨政府威爾遜及卡拉漢繼續進行發展。

新飛彈的重要功能是「矇蔽」敵方的雷達系統，旨在擾亂其防禦力量，在美國卡納佛勒爾角進行的多次試驗，證明十分成功，但也出過相當的錯誤，仍需進一步試驗。

回說美國，他的「隱密飛機」計劃，究竟發展到怎樣的程度呢？時代周刊在最近有一段報導稱：

「經過了差不多十四年要矇蔽雷達無所不見的眼睛的研究，已經產生了基本的、可以讓人知道的技術——即使讓蘇聯或其他國家知道也不打緊——一般人形容這是隱密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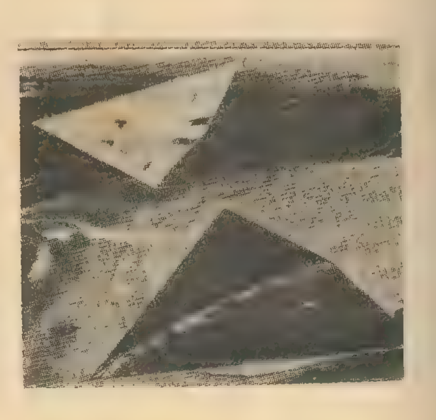
「大小：較細的飛機，接受雷達波的面積也較細，因此，這種原型的隱密飛機的機身，肯定是要細小的了。在珍氏的世界飛機大全中，報導這種雛型的飛機，只能乘坐一人，估計它是和一架普通戰鬥機的大小差不多。

「形狀：隱密飛機不能有尖銳的角度和較大的機身，這很容易對雷達的光波發生反射作用，但弧形則不同，所以，這種飛機必須光滑和流綫型的。

「材料：隱密飛機不是用金屬製造的，這是說它的機身和大部份，製造的材料，包括大量的石墨，壞氧松脂，塑料和石棉纖維。這些物質能吸收雷達的電波和使它擴散。同時，漆上特種吸收雷達電波的漆油。

「此外，據說隱密飛機還採用絕緣物質，將引擎發出來的熱隔開，如此一來，雷達藉着熱氣或紅外綫追踪的裝置，便失去原來的功效。據『武裝部隊』雜誌稱，它的廢氣管是彎曲的，噴出來的烟火，使對熱度有敏銳反應的裝置失却作用，或弄不清它的所在，也使蘇聯在地面或在空中發射的飛彈，不能追踪它。隱密飛機並裝有電子反措施裝置——那是一種秘密的、電腦的裝置，發射出擾亂雷達的信號。

「國防部的官員承認，所有這一切，本來尚不足以使隱密飛機完全不被看見的，但蘇聯的雷達和其他的裝置，終會找出隱密型轟炸機的，不過，這只希望他們不能確定它的位置、速度及高度。到他們找到時，已經太遲了，這時候，隱密飛機可能已發射出『游弋』飛彈，甚至投下炸彈了。」



←矇蔽雷達的隱密飛機的概念



新派中篇侠義奇情小說／秦紅·文 盧令·圖

七步滴血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鍾虹喬裝王實，與龍虎會主比武，兩人所施展的招式都是三絕老人的絕技，鍾虹終於不敵，大敗而退。王實與四煞在旁觀戰，感頗詫異，於是便命色魔跟踪，入夜，鍾虹走進一破廟歇息。不久，戰蘭到達，兩人見面後，互相檢討這次比武失敗原因，接着浪語淫聲傳出，正要同赴巫山之際，鍾虹突覺色魔在外窺伺，迅即掠出抓住色魔。與此同時，龍虎會主率衆突如其來，包圍破廟，要與鍾虹作生死決鬥，鍾虹自知寡不敵衆，便與戰蘭想聯合色魔，作背城一戰，雙方劍拔弩張，鍾虹便詢問龍虎會主何以學得三絕老人絕技？是否為失踪師兄……

衷情猶未訴 心已似酸梅

鍾虹道：「如果不是，那麼你必是殺害我那二位師兄和一位師姊的兇手！」

龍虎會主點點頭道：「你說對了，當年我使了個計策擒下你那三位師兄姊，以酷刑逼他們錄出龍刀鵝拳流星珠三門絕技，然後我就送他們歸陰，又然後我就成為君臨天下的龍虎會主。」

語聲一頓，繼而嘿嘿冷笑道：「數月前，我聽說三絕老人造就的三個徒弟即將藝成下山，我便派我這位虎旗堂胡堂主趕去峨嵋山，原打算以重金誘騙你們入會，不想你們竟不肯上當……不過，這回你自動送上門來，本會主當然不能錯過這個機會──你明白本會主的意思麼？」

鍾虹道：「當然明白。」

龍虎會主慢慢的抽刀出鞘，向前走上三步，在殿中立定，道：「那麼，咱們就在這殿上分個你死我活吧！」

鍾虹默察情勢，心知情勢對自己不利，當下突出左脚踢開了色魔的臂儘穴，說道：「色魔，你如想活着離開此廟，今夜咱們三人可得同舟共濟了。」

色魔穴道一解，隨即一躍而起，笑道：「好，我帮你殺人。」

他腦筋再不靈光，也知道要站在「假王實」這一邊，因為龍虎會主既已說出當年殺害上官鈺三人的秘密，他是絕不肯讓自己活命的，只有與這「假王實」和戰蘭並肩一戰才有生路。

他那枝金槍本來插在背上，剛才被鍾虹拖入殿中時並未失去，這時便抽下金槍，準備一搏。

戰蘭則拿出一把摺扇，也準備助戰。

龍虎會主看了哈哈一笑，道：「好，咱們六人捉對兒幹一幹，不過你們千萬別想逃出，因為這間廟殿已被圍住了。」

語至此，突然大喝道：「來人！」

「在！」

廟殿的兩邊偏門外面，有兩人應了一聲，隨見人影一閃，兩邊的偏門上同時出現一人，正是上窮碧落一隻鷹和十八地獄索魂使。

還有一個「傾國夫人」也在正門出現，也就是說，當龍虎會主和虎旗堂主胡登科及白髮老人一起步入殿中準備鬥他們三人的時候，正門和兩扇偏門都各有一人把守，絕不讓他們三人有奪門而逃的機會。

鍾虹見到這情景，心下頗為不安，但他生性高傲，絕不會對人示弱一點點，當下故示鎮定的哈哈笑道：「這位胡堂主我在峨嵋山下見過一面，而這位白髮老翁却是初見，會主可否為我介紹一下？」

龍虎會主道：「可以，他是本會主的龍旗堂主，龍爪王余千山。」

鍾虹微哂道：「原來貴會的龍虎二堂主都到了，幸會幸會！」

虎龍會主道：「可惜你師兄鍾虹和師妹徐佩英不在此，要是在的話，這一戰就更有意思了。」

看樣子，他直到現在仍不知眼前的「假王實」是鍾虹，而以為他就是王實。

鍾虹笑了笑道。「閣下似乎打算置我於死地，能說出一個理由來麼？」

龍虎會主道。「理由很簡單，你們師兄妹三人若存在於武林中，對本會將是個威脅。」

鍾虹大笑一聲道：「好，咱們動手試試，看閣下能不能將我王實收拾在這廟殿上。」

說到此，龍刀一抬，準備出擊。

龍虎會主向龍虎二堂主打了一個手勢，那龍旗堂主龍爪王余千山便向色魔舉步撲去，虎旗堂主胡登科也同時向戰蘭撲去，雙方劍拔矢張，大戰一觸即發。

但在這時，廟外遠處忽然傳來簫聲。

有人在靜夜裏吹洞簫。

其聲幽怨哀淒，彷彿是在感嘆其可悲的際遇。

龍虎會主一聽到這簫聲，陡地全身一震，好像吃了一大驚，立刻迅速後退數步，退到廟殿外面。

龍旗堂主佘千山愕然地道：「會主，您……」

龍虎會主搖搖手制止他說下去，站在殿門外凝神諦聽了片刻，才突然下令：「追！」

身形一仰，瞬即不見。

龍虎二堂主和上窮碧落一隻鷹、十八地獄索魂使、傾國夫人當然明白會主要「追」的對象是那個吹洞簫的人，他們雖不知吹簫者為誰，但知此人之「重要」必在「王實」之上，因此一見會主縱去，立即跟着退出廟殿，隨後追下。

一眨眼間，六人已走得不知去向，一場本來無法避免的惡戰，就此急轉直下，烟消雲散。

在殿上的鍾虹、戰蘭和色魔呆了半晌，戰蘭才打破沉寂，發出一聲脆笑道：「這是怎麼回事呀？」

鍾虹聳聳肩道：「誰知道。」

戰蘭道：「聽，簫聲沒有了。」

不錯，在龍虎會主六人追下後不久，簫聲即告中斷，再聽不到一點聲音了。

色魔道：「那吹簫者不知是誰，竟使龍虎會主如此重視？」

鍾虹沒有回答，沉吟有頃，忽然納刀入鞘，說道：「咱們走吧！」

戰蘭道：「哪裏去？」

鍾虹道：「巴峪關。」

色魔並不眞打算帶他去見王實，剛才那樣說，只是想騙他為自己解開穴道，現在見他如此重視此事，心中暗暗着急。

他很想把臉一翻，跟對方打一架，但又覺得沒把握獲勝，想來想去，覺得還是先帶他們上路，再覓機脫身為宜，乃點頭道：「那就走啊！」

於是，三人離開了古廟，往巴峪關趕去。

他們趕了一個晚上的路，翌晨已越過米倉山稜綫距巴峪關已僅剩下十幾里路。

這時，戰蘭覺得累了，看見山下有一家野店，便停步道：「我餓了，咱們去那家野店打尖好麼？」

鍾虹點頭稱善。

野店尚未開門，他們敲門喚醒野店的主人，塞給他一錠銀子，叫他立刻下廚弄些食物，野店主人見他出手大方，很樂意的下廚張羅去了。

不久，野店主人端出一大碗牛肉湯和幾個大餅，三人便圍坐一起吃了起來。

正吃之間，忽見一輛馬車在門口停下，駕車的是個頭戴竹笠的老頭子，他下車走去車廂後面，打開車門，從裏面扶出一個姑娘下車。

那姑娘頭戴一頂范陽氈笠，面上掛着一方黑色輕紗，身着黃色綉花勁衣，背上斜插一柄刀，一看即知是個俠女，不過腹部微微隆起，看樣子有孕在身。

他們也進入野店打尖。

野店很小，只有三張桌子，因此這老人和女子一脚踏入野店中時，雙方很自然的照了面。

那黃衣女子一見到「假王實」，神色一愣，繼而驚喜的叫道：「王師哥！」

鍾虹雖然見到她，因她的范陽氈笠上掛着一方黑紗，一時看不清她的容貌，這時聽她驚呼自己為「王師哥」，才認出她是師妹徐佩英，心頭立刻像似挨了一下重拳，整個人頓時呆住了。

徐佩英連忙揭下范陽氈笠，又驚又喜道：「王師哥，我是佩英呀！」

鍾虹不能再裝傻了，站起道：「師妹，是妳！」

他極力模仿王實的聲音，但仍被徐佩英聽出有異，她怔了怔道：「咦，你的聲音怎麼變了？」

鍾虹假裝很高興的樣子，道：「我前幾天感染風寒，喉嚨有些不舒……師妹，妳怎麼到了這裏？這位老丈是……」

徐佩英便向老人道：「義父，他便是我二師哥王實。」

又轉對鍾虹道：「二師哥，他是我義父，也是我的救命恩人……」

說到這裏，眼淚便如斷綫串珠，雙手掩面，低頭悲泣起來。

鍾虹當然明白她為何悲泣，連忙虛情假意的說道：「別哭，別哭，來來來，有話先坐下再說。」

徐佩英在一旁坐下，仍是悲泣不止。

鍾虹道：「到底怎麼回事呀？」

那老人開口道：「令師妹遇人不淑，被令師兄鍾虹遺棄了！」

這時，鍾虹的心頭又好像挨了一拳，因為他忽然認出這老人來了。

原來，此老即是他第一次與戰蘭在古廟過夜所遇見的那個老叫化。

老叫化巳換上一身整潔的衣服，巳經看不出一點叫化的味道了。

那天晚上，他和戰蘭擬在古廟過夜，却碰上這老叫化在廟內睡覺，他便驅逐老叫化離去，雙方爲此還動手過了幾招，後來老叫化看出戰蘭是女扮男裝，便生起「成人之美」的心意，才把古廟讓給了他們過夜。

這件事，老叫化當然沒有忘記，但眼前的鍾虹巳易容爲王實，戰蘭也恢復女兒身，因此他根本沒認出他們是古廟中那對狗男女。

鍾虹見他未認出自己，心下稍安，便拱手一禮，問道：「老丈貴姓大名？」

老人還禮道：「不敢，老漢姓丘，因爲排行第五，便叫丘老五。」

鍾虹道：「老丈說敝師妹爲敝師兄所遺棄，此事從何說起？」

丘老五嘆道：「此事說來一言難盡，你這個師妹自下峨嵋之後，便一直與令師兄鍾虹在一起，後來鍾虹那混帳小子發現你這個師妹有了身孕，不但不與她結爲夫妻，而且把她丟在客棧不告而別，你這個師妹一時想不開，便在客棧房中投環自盡，幸好被老漢及時發現，將她救下來。」

語聲一頓，又長嘆一聲道：「這幾個月，你這個師妹便和老漢在一起，前些日子，老漢風聞你老弟要與龍虎會主在米倉山門決，便同你這個師妹一起趕來，希望與老弟見上一面，不料行程延誤，遲了半天才到米倉山，決門巳告結束，你這師妹見不到你老弟，心裏很失望，便想回峨眉山去見令師，剛才老漢趕車至此，看見這裏有一間野店，就過來打尖，不想竟在此處見到你老弟，這眞是天意啊！」

鍾虹聽完這一席話，與戰蘭互望一眼，然後假裝憤慨道：「原來如此，我那鍾師兄竟作出這種無情無義的事，眞是人面獸心，太可惡了！」

那徐佩英自覺羞慚，一味低首飲泣，一句話也沒說，當然，她是做夢也沒想到眼前的「王實」即是遺棄她的鍾虹。

鍾虹極力模仿王實的聲音道：「師妹，妳別傷心，這件事包在我身上，我一定替妳找到鍾師兄，叫他還妳一個公道。」

接着，他吩咐店家再端上食物，五個人就圍在一起進食。

丘老五問起他與龍虎會主決鬥的經過，鍾虹據實說了一遍；丘老五和徐佩英聽了均驚奇不已，後者忍不住開口問道：「二師哥，你說那龍虎會主會使龍刀鵝拳，這究竟是怎麼回事？」

鍾虹道：「他坦白承認當年誘殺我們那三位師兄姊，逼他們錄出龍刀鵝拳流星珠，以此三門絕藝而組成龍虎會，成爲龍虎會主。」

徐英佩吃道驚：「鍾虹知不知道此事呢？」

鍾虹道：「大概還不知道。」

徐佩英問道：「二師哥，你打算怎麼辦？」

鍾虹說道：「那龍虎會主功力極爲深厚，而且手下高手如雲，我一人之力實難與抗，因此打算回山稟明恩師，請恩師定奪。」

徐佩英道：「我也想回三絕洞見他老人家，只是……」

她又低下頭，無限羞慚地道：「我做錯了事，只怕他老人家不肯饒恕我。」

鍾虹道：「不，此事錯在大師哥，他老人家不會責備妳的。」

他說到這裏，便轉對丘老五表示感激道：「敝師妹若非爲丘老前輩所救，此刻早巳成爲黃泉路上人，大恩大德，不知該如何報答呢。」

丘老五笑道：「王老弟莫說客氣話，大家同屬道義中人，老漢舉手之勞，何足掛齒。」

鍾虹道：「在下打算立刻携同敝師妹返回峨眉，老前輩是否……」

丘老五道：「如今你們師兄妹既巳見面會合，老漢了却一番心事，等下老漢就要回去了。」

鍾虹巳不得他趕快走，連忙道謝道：「那麼，老前輩的恩情，敝師兄妹當銘記在心，容後徐圖報答了。」

丘老五笑道：「別客氣，報答二字，今後再也休提。」

這時，徐佩英的心情巳稍爲好過一些，她見「王實」一直未介紹色魔和戰蘭給丘老五和自己認識，忍不住說道：「二師哥，你還沒介紹這位壯士和這位姑娘和我們認識呢。」

鍾虹道「哦」了一聲，便先介紹色魔，然後介紹戰蘭，笑道：「這二位都是我在江湖上結識的。」

徐佩英先向色魔點頭笑笑，後向戰蘭笑道：「這位戰姑娘人長得好標致，我好像有點面善，不知在那裏曾經見過面。」

戰蘭笑笑不語。

色魔也未多說甚麼，不久大家都巳吃飽，鍾虹表示要走，丘老五乃起身告別，鍾虹和徐佩英便慇懃相送，再三表示謝意，丘老五哈哈一笑，駕車而去。

鍾虹目送丘老五去遠，暗暗透了一口大氣，他把色魔拉去一邊，說道：「老兄，在下今日在此與敝師妹相逢，鑒於敝師妹之事，我不得不先送她回峨眉，所以關於和你們那位龍頭大哥見面這件事，只好等以後有機會再來，你就此回去吧。」

色魔道：「不去巴峪關了？」

鍾虹道：「不去了。」

色魔道：「眞可惜，我們幾個人都想認識你，與你結交一番，不想……」

鍾虹道：「以後一定有機會，不必急在一時。」

色魔道：「那我走啦！」

鍾虹道：「你走吧。」

色魔拱拱手，便揚長而去。

鍾虹又目送他遠去不見，這才完全放了心，隨即招呼戰蘭和徐佩英上路，三人沿米倉山而行，走的盡是荒僻小路……

徐佩英這幾個月來受的打擊很大，天天想着自己肚子裏的一塊肉不知怎麼辦好，因此情緒非常低落，對身外的人事都不大關心，但今天見到二師哥「王實」，心情總算獲得一些慰藉，情緒也因此提高了起來。

情緒一佳，對身外的事物的觀察力也就變得敏銳，她跟着鍾虹和戰蘭走了一程路，越看越覺這位「二師哥」王實的體型異於往日，心中甚是疑惑，只是一時不便發問。

三人走了半天，來到米倉山西邊一處人跡罕至的山林間，鍾虹忽道：「咱們就在這兒歇一歇吧。」說着，就地坐下來。

戰蘭在他身旁坐下，對着徐佩英嫣然一笑道：「徐姑娘，妳肚子裏那塊肉有幾個月了？」

徐佩英聽她問得直率，不禁玉臉通紅，低頭沒有回答。

戰蘭咭咭笑道：「嗳呀！快當媽媽了，還這麼害羞？」

徐佩英心中頗爲着惱，只是碍於「王實」的情面，不敢回嘴。

戰蘭又笑道：「想想，這件事可也相當痲煩，我們女人以名節爲重，沒有嫁人就生孩子，將來可眞不好見人呢！」

徐佩英一聽，一股悲憤湧上心頭，眼淚簌簌而下。

戰蘭含笑道：「別哭了，我巳替妳想得一個解決的法子。」

徐佩英抬頭問道：「甚麼法子？」

這句話剛剛出口，突然臉色大變，整個人一下僵住了。

原來，此刻坐在她對面的二師哥「王實」巳恢復了他的廬山眞面目。

鍾虹對她冷笑着。

她做夢都沒料到會有這樣的事情，剎那間臉色慘白，渾身悚然顫慄起來，道：

「你……你……你……」

鍾虹笑道：「師妹，妳好麼？」

徐佩英又驚又怒，立刻拔出龍刀，厲聲道：「你這狠心狗肺的東西，我跟你拚了！」

一挺龍刀，搶步攻上。

她雖然懷孕在身，但不過三、四個月，對身手尙無大碍，這時挾憤攻出，刀出如電，凌厲無比。

鍾虹一聲長笑，身形往旁一竄，避過其襲擊，隨亦抽刀出鞘，大笑道：「師妹，我知道我對不起你，但錯巳鑄成，悔亦無益，如今最好的辦法是——妳死！」

說到這裏，刀光爆起，惡形惡狀的對她展開猛烈的攻擊。

徐佩英奮起迎戰。

兩人同師一人，武藝相同，功力亦相當，而一個要殺人滅口，一個要爲自己的受騙失身報復，正是「仇人見面分外眼紅」，登時展開一場驚心動魄的惡鬥。

一對龍刀，如電交擊，震耳欲聾的碰擊聲和耀眼刺目的刀光交織成一片，雙方盡力出招，奮不顧身的進擊，再沒有一場惡鬥比這場惡鬥更令人目怵心驚的了！

戰蘭雖然料定鍾虹必勝，也被這種激戰所驚住，一時看得目瞪口呆。

雙方交手約莫百招之後，畢竟徐佩英略遜，而且由於懷孕之故，身手不如平時靈活方便，這時巳漸呈不支，被鍾虹迫得節節後退，呈出了敗象。

戰蘭一見鍾虹佔了上風，臉上才綻開笑容，道：「虹哥，這個女人不死，以後痲煩多多，你別猶豫，快下殺着啊！」

鍾虹立刻傾力攻出五刀。

徐佩英擋到第五刀時，巳是全身乏力，雙腳一軟，坐倒地上。

鍾虹正要一刀刺入她心房，忽聽戰蘭驚叫一聲，分明發生了甚麼意外事故，他連忙撤刀後退一大步，回頭一看，登時面色大變，呆了。

原來，戰蘭巳落在一人之手。

那人正是色魔。

他一隻左手抓在戰蘭的肩井穴上，另一隻右手握着一把鋒利的匕首，刀尖抵住戰蘭的咽喉。

鍾虹腦筋動得很快，一呆之後，立即一刀揮出，噹然一聲巨響，將徐佩英的龍刀打掉，緊接着龍刀猛吐，刀尖也抵上了徐佩英的咽喉。

色魔哈哈大笑道：「好，你要是不在乎這丫頭的命，你就下手便了。」

鍾虹怒火大起，目中迸出可怕的凶光，喝道：「色魔，你待怎的？」

色魔笑道：「不怎的，我這個色魔雖然不是甚麼好東西，可是看了你今天的所作所爲，實在叫我不敢相信——你奶奶的，你的心到底是甚麼做的啊？」

鍾虹陰森森一笑道：「你活得不耐煩了？」

色魔道：「不，我還要活下去，咱們現在本錢一樣多，你殺了徐姑娘，我就幹掉這個小淫婦。」

鍾虹面色陰晴不定的起着變化，顯然在心中盤算目前這個僵局。

色魔笑道：「你要是捨不得這小淫婦死，那麼你就先放走徐姑娘，然後我也放了這小淫婦，大家公平交易。哈哈……」

鍾虹當然捨不得戰蘭死，因爲戰蘭一死，他的一切希望亦成泡影，權衡輕重，他覺得先救戰蘭要緊，殺徐佩英則機會有的是，當下哈哈一笑道：「好吧，一個換一個倒也公平，不過要我先放人却沒這個道理，咱們一起放吧。」

色魔道：「不，你先放走徐姑娘。」

鍾虹道：「爲甚麼？」

色魔道：「不要問爲甚麼。」

鍾虹道：「我放了之後，你要是不肯放開她，那——」

色魔截口道：「你放走徐姑娘之後，我繼續留在這裏。」

鍾虹道：「戰姑娘，依他麼？」

戰蘭怕死，連聲道：「依他依他！」

鍾虹於是撤回指在徐佩英咽喉上的龍刀，退後一大步，說道：「妳走吧！」

徐佩英走去拾回自己的龍刀，又要跟他拚命，色魔立刻喝道：「徐姑娘，妳過來，聽我說幾句話。」

他的表情異常嚴肅，徐佩英知他有很重要的話要說，只得暫時按捺住滿腔悲憤，走過去問道：「你要告訴我甚麼？」

色魔道：「妳附耳過來。」

徐佩英附耳過去。

色魔便在她耳邊低語一陣　然後才恢復正常的聲音道：「妳快走吧！」

徐佩英很驚訝，呆立片刻，才開口道：「你怎麼辦？」

色魔道：「妳放心，我自有辦法。」

徐佩英點點頭道：「好，希望能夠再見到你。」

語畢，縱身便走，向東逸去。

鍾虹見她走了後，立刻向色魔說道：「好了，現在該你放人了。」

色魔道：「別急，再等一會。」

鍾虹笑道：「你怕我會追上她？」

色魔道：「不錯。」

鍾虹聳聳肩道：「你太小心眼了。」

色魔嘿嘿笑道：「小心無大事。」

鍾虹斜眼注視着他，一瞬不瞬的注視了好一會，才笑問道：「你剛才跟她說了些甚麼話？」

色魔道：「不能讓你知道的話。」

鍾虹一哼道：「其實你不說我也知道，你要她去見你們那位龍頭大哥是麼？」

色魔不答。

鍾虹冷笑道：「讓我來猜猜你們那位龍頭大哥的姓名來歷好麼？」

色魔仍不答話。

鍾虹道：「他是不是姓王？」

色魔忽然笑道：「奇怪，你怎麼會認爲我們龍頭大哥姓王。」

鍾虹道：「我有個師弟叫王實。」

色魔道：「他呢？」

鍾虹說道：「我們下山之後即各奔前程，但這幾個月均無他的消息，我懷疑他可能被龍虎會主所害，因此才找他挑戰試探。」

色魔冷笑道：「那爲甚麼要冒充爲王實。」

鍾虹道：「試探龍虎會主的反應呀，我以我師弟的面貌出現　如果師弟被他所害，他見到『我』時，必然會有不同的表情。」

色魔道：「我瞧龍虎會主好像沒有甚麼不同的表情吧！」

鍾虹道：「不錯，他很精明。」

色魔道：「你有何證據以證明你師弟王實被他殺害？」

鍾虹道：「他已承認殺害了我們以前那三位師兄姊，那麼他再殺害我師弟王實乃是可以理解之事。」

色魔道：「這可不一定，你是徐姑娘的師兄，可是你今天却要殺她。」

鍾虹聽了這話，面色一沉，冷冷道：「廢話少說，現在你可以放人了。」

色魔笑道：「還早，至少再一個時辰後，我才會放人。」

鍾虹面色一變道：「一個時辰？」

色魔點頭道：「對，一個時辰。」

鍾虹怒道：「甚麼意思？」

色魔道：「那位徐姑娘有孕在身，行動不快，不多給她一些時間跑遠一些，只怕要被你追上。」

鍾虹有些沉不住氣了，面上殺氣陡盛，似有猝然發動攻擊之意。

色魔連忙拉着戰蘭後退幾步，七首仍緊緊抵在她的咽喉上，道：「少打歪主意，你敢妄動一下，我立刻割斷這小淫婦的喉管。」

戰蘭怕得要命，顫聲道：「鍾虹，你別動，你別動！」

鍾虹投鼠忌器，恨得咬牙切齒道：「好，你有種就一直抓着她好了，我睡覺等你！」

說畢，在一棵樹下躺下，閉目假寢。

戰蘭叫道：「不，你不能睡覺。」

鍾虹微微睜開眼睛，對她斜視而笑道：「放心好了，他不敢殺妳。」

戰蘭道：「你不能睡覺。」

鍾虹說道：「我不睡覺，妳要我幹甚麼？」

戰蘭道：「看着我。」

鍾虹道：「大眼瞪小眼，豈非太無聊嗎？」

戰蘭道：「我不管，你一定要看着我，不要讓他傷害我！」

鍾虹笑道：「好，我看着妳……」

他果然一直看着她，像烏龜看綠豆，跟她對上眼了。

這樣的時間最難挨，就連色魔也覺得枯燥無味，他勉强跟他們磨了半個時辰，估計徐佩英已逃去甚遠，便用膝蓋猛力一頂戰蘭的腰部，將她撞倒在地，隨即縱身便走。

他的身手是第一流的，一起一落便已在四、五丈開外，但不料正要作第二次的飛縱時，赫然發現鍾虹已然仗刀立在自己面前。

鍾虹陰沉一笑道：「你還想跑麼？」

刀光一閃！

色魔反應不慢，迅速一挫腰，矮身往左一竄，同時將手上的七首投擲過去。

緊接着，拔出金槍準備迎戰。

這些動作，他是在一瞬間完成的，可是當他挺槍準備迎戰之際，才發現自己的頭髮已被對方的龍刀掃下一大片，那縷頭髮正從空中飄飄而下。

他一生身經百戰，從未碰到過刀法這樣厲害的人物，心想：要不是自己挫腰得快，一顆腦袋豈不落地了，因之登時嚇出一身汗來。

這時，戰蘭已從地上爬起來，大叫道：「殺死他！殺死他！」

鍾虹嘿嘿笑道：「妳一旁仔細看着，三刀之內我不砍下他的腦袋，我就不是鍾虹。」

話聲甫落，刀光又起，勢如怒濤洶湧，銳不可擋。

色魔金槍一抬，奮力格出，但聞「錚」然一响，數年來號稱「金槍不倒」的一枝金槍竟被從中斬斷，這一驚非同小可，急忙頓足暴退。

但是，鍾虹的龍刀好像已不是一把刀，而是一個陰魂不散的鬼，它如影隨形的跟上，當色魔雙脚甫一着地，熾烈的刀光又已迫近他胸前。

色魔這才領略到「龍刀」的厲害，他自忖必死，當下不管三七二十一，大喝一聲，手中半截金槍向上猛吐——

「噹！」

一聲巨响，鍾虹的龍刀往旁盪開。

色魔却覺自己的半截金槍並未撞中對方的龍刀，心中大爲驚異，不過此時已無暇去看，連忙再一頓足，又暴退數丈。

定睛一望，只見鍾虹滿面嚴肅，正轉頭望着左方的樹林。

原來，不知甚麼時候，那樹林邊上已靜立着一位白髮儒士。

這白髮儒士是誰？

要是王實在場的話，他一定會大吃一驚，因爲這白髮儒士正是大涼山朱三爺家的那位「西席」高老爺子。

這位曾經教王實習畫，自稱對武功一竅不通的高老爺子，今天看來又比當日年輕了一些，如果不去看他那頭白髮而單看

面貌的話，頂多是個四十多歲的中年人罷了。

剛才，也就是他發石打開了鍾虹的龍刀。

鍾虹不識得他，但是從對方發石的那份强烈力道，他已知道此人不是泛泛之輩，當下冷冷發問道：「你是何人？」

高老爺子捋鬚而笑道：「小老兒在武林道上無一點名氣，不說也罷。」

鍾虹冷笑道：「你剛才那顆石子打得眞不錯，你太謙虛了。」

高老爺子笑道：「誇獎，你們這些年輕人動不動就要殺人，小老兒看不過眼，不得不出手管一管，這也等於替你積點陰德，希望你不要生氣。」

鍾虹道：「我從來不生氣。」

高老爺子道：「這樣就好，年輕人應該——」

鍾虹截口道：「我雖然不會生氣，可是我的脾氣却很大。」

高老爺子微微一怔，已知不會善了，便轉對色魔笑道：「你還不走，莫非想留下來陪葬？」

色魔好像認識他，當下一語不發，只恭恭敬敬的對他行了一禮，隨即長身掠起，投入樹林中……

× × ×

在巴峪關的一家客棧中——

王實和酒鬼，財神，氣煞三人坐在房中喝悶酒，從米倉山觀戰而到巴峪關，王實一直悶悶不樂，因爲使他心煩的事情太多了。

他已確知挑斷自己脚筋的人正是師哥鍾虹，單是這件已够他苦惱的了，却不料又在「玉女梳粧台」上發現龍虎會主會使龍刀。

龍虎會主爲甚麼會使龍刀？

究竟他是那失踪多年的兩位師哥中的一個，或是他殺害了兩位師哥，自己練成了龍刀的刀法？

王實感到苦惱已極，他寧願兩位師哥已死而不希望龍虎會主是自己的師哥之一，如果龍虎會主是自己的師哥上官鈺或翟廸龍，那實在太可怕太可怕了。

酒鬼三人也在發悶，他們一直心懸色魔，左等右等不見色魔回來，心裏很是不安，這時氣煞忍不住吐了一口氣道：「龍頭大哥，我們去找他好麼？」

王實無精打采的問道：「找誰？」

氣煞道：「色魔呀，他自昨天跟踪那假王實下山，到現在還不回來，只怕有些不妙。」

王實道：「不知他在哪裏，如何去找呢？」

氣煞道：「可是，老呆在這客棧也不是辦法呀！」

王實道：「咱們一走，他回來見不到人，那可……」

剛說到這裏，外面已有人在敲門。

氣煞喜道：「一定是色魔回來了！」

他跳去開門，一見站在房外的是個姑娘，不禁一呆道：「妳找誰？」

這姑娘正是徐佩英。

王實沒料到會在此處見到她，一見之下，先是發呆，然後又驚又喜的叫道：「師妹，是妳！」

徐佩英站在門外瞪着他，樣子顯得很困窘，輕輕的說道：「二師哥，我……我可以進來麼？」

王實很興奮，急道：「快進來，快進來。」

徐佩英這才移步入房，像個童養媳似的，站在王實面前低頭不語。

王實連忙招呼她坐下，道：「師妹請坐，妳怎麼知道我在這裏？」

徐佩英低着頭道：「我是……是你們那位朋友告訴我的。」

王實道：「哪位朋友？」

徐佩英道：「你們叫他『色魔』的那一個。」

王實喜道：「哦，妳見到他了？」

徐佩英道：「是的。」

王實急問道：「他在哪裏？」

徐佩英忽然掩臉痛哭起來，道：「二師哥，我……我實在沒臉和你相見……」

王實一怔道：「咦，妳怎麼了，是誰欺負了妳，來來來，妳先坐下來再說。」

徐佩英不知道他雙脚已經殘廢，見他老是坐着不起，以爲他輕視自己，心中突然產生一種「自慚形穢」之感，衝口道：「我要走了。」

說畢，轉身便走。

「不，」王實伸手一拉沒拉着，重心一失，人便從櫈子上跌下。

徐佩英聽到聲音，回頭見他摔倒在地，不禁大愕道：「你……怎麼回事？」

王實連忙扶着桌子起立，笑了笑道：「我已不良於行，妳別見怪」

徐佩英吃驚道：「你不良於行？」

氣煞道：「我們龍門大哥的脚筋被人挑斷了，下手的就是妳大師哥鍾虹。」

徐佩英一聽此言，臉色遽變，上前扶住王實，顫聲道：「二師哥，是眞的？」

王實苦笑一下道：「其實這也沒甚麼，鍾師兄只是一時糊塗……」

他推着徐佩英坐下，自己也坐下來，接着道：「來，先談談妳，妳好麼？」

徐佩英兩顆眼睛瞪得大大的，不勝駭異地道：「他爲何挑斷你的脚筋？」

王實嘆道：「提起此事，眞個說來話長，還是先談談妳的吧，這幾個月妳都在哪裏？」

徐佩英淚如雨下道：「一半的時間和他在一起，一半的時間在……在我義父家裏。」

「他是誰？」

「鍾虹！」

「哦，妳跟他在一起。」

「是的，下山那一天，我們騙你說要分道揚鑣，其實你走了後，我們便在一起了。」

「哦……」

「他……他……」

「他怎樣？」

「他……他負了我，被一個小妖精勾引去了！」

「妳說的是戰蘭？」

「正是。」

「唉，鍾師兄確實變了心，他完全變了，變得好可怕，好可怕！」

「他爲何挑斷你的脚筋？」

（未完）

精選中篇俠情故事

黃鷹・文
盧令・圖

御用殺手

前文提要：前文書至常護花經過一處竹林，被一羣黑衣人圍攻，常護花運劍如輪，如入無人之境，當者披靡，所有黑衣人均被他殲滅殆盡。常護花隨即前進，遙聞殺聲連天，乃循聲前往，只見三男合攻一女，男的是鄒四爺、彭一刀、蛇郎君，女的是柳玉簪，也是常護花要找的人，常護花立即加入戰鬥，彭一刀與蛇郎君見常護花出現，先行退出，在一旁觀戰，常護花兩三個回合，即斃鄒四爺於劍下，彭一刀與蛇郎君見狀，乃合戰常護花，戰鬥中，蛇郎君敗陣潛逃，彭一刀獨力難支，被常護花殺死。於是柳玉簪與常護花急往白家集，但白家集已成焦土……

消息已走漏　改變原計劃

柳玉簪道：「這却不是他們逗留的地方，第一，離百家集太近，其次，地勢平坦，無險可據，他們應該都很明白。」

「也許他們已不能够繼續前行。」

「這除非他們傷得太重。」

「也許他們在担心那其實是一個詭計，天地會的人故意放走他們，隨後跟踪，給他們看破了，不甘心爲對方利用，只有呆在這兒。」

柳玉簪看看常護花。「你却是這麼多也許。」

常護花笑道：「要清楚在我們不是很簡單。」

柳玉簪左手落在刀柄上。「我們却必須小心，以防突變。」

「已經在小心的了。」常護花的手一直在劍柄附近。

說話間，他們已到了林中一條小路之前，柳玉簪再次停下脚步，道：「他們人數倒不少。」

這句話才出口，樹林中隱蔽的地方，閃出了十四個青衣漢子來，半數的身上都帶着傷，有些用破布條裹着，有些只是洒上金創藥，兵器都握在手中。

他們的表情各異，有驚訝，也有喜悅，其中一個突然叫出來：「柳姑娘！」

其他的隨即發出一聲歡呼。

柳玉簪笑笑。「大家都好？」

一個漢子道：「死不了。」挺起了胸膛。

柳玉簪含笑走近去。「很好！」雙刀突然出鞘，閃電般削進兩個漢子的咽喉！

刀一入即出，鮮血飛濺，那兩個漢子一聲不發，左右倒仆在地上。

柳玉簪身形捲拔起，凌空接連幾個翻滾，刀勢也隨着轉動，又削進了幾個漢子的咽喉，身形這才落下來，雙刀一合，一齊扎進另一個漢子的身體內，再一挑，那個漢子曳着一股鮮血飛摔了出去。

一把藍汪汪的淬毒暗器同時從他鬆開的左手中落下來。

那些被砍倒的漢子無一例外，左手全

都是扣着淬毒暗器，他們在暗器方面顯然下過一番苦功，在柳玉簪身形拔起之際，其中幾個暗器已出手，集中射向常護花！

暗器一共有七種，每一種的殺傷力都很大，全都開了血槽，那即使沒有淬毒，擊在身上也絕不好受。

常護花的反應絕不在柳玉簪之下，柳玉簪身形才拔起，常護花身形亦凌空，一大片暗器從他脚下射過，劍出鞘，震飛了其餘暗器，左手亦接了三枚，反擲回去，急勁而準確！

三個漢子倒在暗器下，旁邊的第二把暗器還未出手，常護花人劍已落下來。

人快劍快，迅速的幾劍刺倒了其餘三人，最後的一個亦同時倒在柳玉簪刀下。

她身形一偏，倒退回常護花身旁，搖頭道：「我已經很久沒有這樣殺人。」

常護花道：「你是說突然出手，襲擊對方。」

柳玉簪道：「却只有這樣，才能够保障自己的生命安全。」

常護花道：「這本來就不是一場光明正大的戰爭，你若不是這樣，現在我們說不定已傷在他們淬毒暗器出其不意的襲擊之下。」

柳玉簪搖頭苦笑，常護花道：「你是從什麼地方瞧出他們不妥？」

「第一個開口招呼我的，不錯是我的手下，但其餘的我從來都沒有見過，陌生得很。」

常護花詫異道：「百家集的每一個人你都認識？」

柳玉簪道：「也許我的記性還不錯，即使只見得一面，也能够記下來。」

常護花道：「了不起。」

柳玉簪搖頭。「令我最懷疑的却還是他們的眼神閃縮不定，不懷好意的。」

常護花道：「在看見樹上的留字的時候，其實你已經動疑的了。」

柳玉簪一聲歎息。「不錯，這裏離開百家集有多遠，大刦之後，仍然不知小心，是不是很奇怪？」

常護花道：「他們的目的顯然是在將潛伏在周圍或者漏網的敵人一網打盡。」

柳玉簪頷首。「所以這附近是必還有很多類似這樣的陷阱，我們本應該將他們完全消滅，但我却以爲將白雲觀拿下來更好。」

常護花完全同意，

白雲觀在天地會雖然沒有百家集在他們那麼重要，但若是眞的能够將之毀滅，同時能够擊殺松道人，對於天地會的打擊也不輕。

再若是能够將汋公子也除去，又找到梅的秘密，當然就更加理想。

事情會不會這樣順遂？

× × ×

常護花柳玉簪並沒有改變方向，繼續往前行，一路上，並沒有遇到第二個陷阱，也沒有遭受天地會的人的襲擊。一切似乎又趨於平靜，他們却都有一種感覺，這種平靜將會是暴風雨來臨的預兆。

趕了半天路，常護花仍沒有什麼行動，柳玉簪也沒有問，一直到常護花在一座古剎之前停下，柳玉簪才問一句：「是這裏了？」

常護花應聲：「不錯——」滾鞍下馬，往古剎內走了進去。

那座古剎到處頹垣廢壁，野草叢生，又遠離市鎮，實在很難住人，却住了一個老和尚。

古剎後又一幅菜地，常護花找到去的時候，那個老和尚正在澆水。

他衣着樸素，那襲藍布僧袍已洗得發白，却乾淨得很，常護花的眼睛不能說不利的了，但亦看不出那個和尚有什麼特別的地方。柳玉簪也看不出，所以說：「若是他也懂武功，我實在難以相信。」

常護花亦是這個意思，來到了老和尚身前，又將那方只得半截的玉牌拿出來。

老和尚目光一落，一聲佛號，道：「龍施主到底用到老衲了。」

常護花道：「晚輩却是不知道出示玉牌之後又如何？」

老和尚道：「老衲也只是知道將那個破鐘連撞九下，再將一串佛珠交給來人掛在脖子上。」一頓一歎：「那個破鐘已三年未響，但相信，還響得來的。」

常護花聽到這裏，對龍飛不禁由衷佩服，這個聯絡的方法實在非常巧妙。

最令人意外的，就是這個老和尚，非獨不懂武功，而且與組織一些關係也都沒有，只不過曾經受過龍飛的恩惠，甘願留在這座古剎中，等候龍飛的人到來，敲響那個破鐘。

古剎在山丘之上，鐘聲一響，遠傳數里外，在等這鐘聲的人，也許亦是老和尚一樣，再用第二種方法將消息遠傳開去。

飛鴿什麼都仍然有標的可追查，聲音却是怎也抓不住的。

撞鐘的是常護花，這種費氣力的工作老和尚當然不會固執。

那個鐘事實已崩缺了一角，所以聲音難免也有些沙啞，但常護花力大，一撞之下，仍然能够轟然雷鳴，遠遠的傳開去。

鐘鳴九響，常護花才停下來，老和尚已拿來一串佛珠，請他戴上。

然後老和尚才鬆一口氣：「老衲總算是在有生之年，報答了龍相公。」

常護花道：「大師現在可以離開這裏的了。」

老和尚道：「老衲原也想事了之後，走遍天下，但這些年來，却是經已參透禪機，還是留在這個地方，了此殘生。」

常護花沉吟着道：「晚輩只是有些兒担心……」

老和尚道：「老衲只是個普通僧人，何況年紀又已一大把，施主不必担心。」

常護花想想，道：「大師沒有別的地方可以去？」

老和尚道：「出家人有那些地方不可以去？什麼地方又其實何嘗不一樣。」

常護花心念頓時一開，道：「那麼晚輩告辭了。」

柳玉簪接道：「大師吉人天相，一定能安度餘年。」

「是福不是禍，是禍躲不過，」老和尚接一聲佛號，緩步往寺門踱去。

常護花柳玉簪也就在老和尚目送之下，走出古剎，繼續上路。

目送二人去遠，老和尚才轉身回去。

一個人已經在殿堂內恭候，青色的長

衫，一把斑竹摺扇，風流倜儻。

——竹公子。

老和尚一眼瞥見，一呆，忽然合十喧一聲佛號，道：「我佛慈悲……」

「錯了！」竹公子輕搖摺扇。

老和尚接道：「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

竹公子大笑，摺扇一揮，正擊在老和尚咽喉上，老和尚悶哼聲中，一個身子倒飛出去，撞在一條柱子上。

柱子「隆」然震動，灰塵簌簌洒落，老和尚的屍體貼着柱子爛泥一樣倒下。

竹公子已然背過身去，若無其事的以摺扇輕敲掌心，走出了古剎。

看情形，他一直就在跟踪着柳玉簪常護花二人，常護花他們到現在却仍然沒有察覺，而且準備聯絡龍飛秘密訓練好的那一羣飛雁，全力攻擊白雲觀。

那一羣飛雁花了龍飛很多心血，也一直藏得很好，天地會知道他們的存在，却一直找不到他們的巢穴，這一次，顯然改變了追查方式。

以竹公子的尊貴，竟然幹起追踪的工作，可見天地會的訣竅，而以竹公子的武功經驗，應該幹得比一般的探子出息。

這種情形若是維持不變，那一羣飛雁這一次出現，無疑就是自投羅網。

× × ×

前行里許，路旁有一座小小的茶寮，常護花與柳玉簪走了進去，他們目的只是喝杯茶，歇片刻，意外的，那個賣茶的中年人奉上給常護花的那杯茶裏，竟浮着一顆佛珠。

也竟是常護花頸項掛着那串佛珠一模一樣。

常護花目光落下，道：「你們什麼時候可以飛？」

中年人道：「要我們飛到那兒？」

「白雲觀。」常護花道：「我們要將那兒的一株古松連根拔去。」

中年人道：「十八晚我們可以齊集觀前清水鎮，十九拂曉動手如何？」

常護花點頭。「那麼十八晚我們在清水鎮恭候。」

中年人道：「仍然是以佛珠爲記。」接將茶杯取回，隨便一搖，那顆佛珠已經在茶杯中碎裂消散。

常護花一怔道：「那其實是什麼？」

中年人道：「麵粉滲上顏料。」

常護花道：「好高明的技術，十八晚見面，我們就是以此來分辨眞僞。」

「正是——」中年人接將杯中水一飲而盡，奔了出去。

柳玉簪目送遠去，才道：「看來他是將這座茶寮送給我們了。」

常護花笑笑。「所以你且坐下，讓我來侍候你。」

柳玉簪「噗哧」笑道：「你可是一個男人，那懂得侍候什麼？」

常護花道：「那我方才準是眼花，竟然將一個女人看做男人了。」

柳玉簪嬌笑不絕，常護花也就在柳玉簪嬌笑聲中，斟來了兩杯茶。

是茶不是酒，柳玉簪才呷一口，却彷佛醉了，眼瞳就像是籠上一層薄紗，看着常護花。

常護花忽然察覺。「你怎樣了？」

柳玉簪道：「沒什麼，只是對你有些迷惑。」

「迷惑？」常護花聽不懂。

「到現在我仍然看不透你——」柳玉簪再補充一句：「看不透你是怎樣的一個人。」

常護花「哦」的一聲，柳玉簪接道：「有時你看來就像是遊戲人間，什麼也不在乎。」

常護花道：「一個人若是什麼也都在乎，你以爲他的日子會過得怎樣？」

「很緊張，一些生活情趣也沒有。」

「這種日子我很不習慣，否則我現在應該在京城中做大老闆。」常護花笑笑。

「你們家本來是從商的？」柳玉簪有些奇怪。

「現在也是，只不過都交給一些可以信賴的老家人打點。」常護花呷了一口茶：「他們一直打點得很好，店子也一直都賺錢。」

「你完全信任他們。」

「先父看人很少會看錯，正如他看我一樣，他看出我不是做買賣的材料，所以對於我習武，一些也不反對，而且加以鼓勵。」

柳玉簪微喟。「若是我也有一個好父親，那多好？」

常護花道：「據說，你們大都是孤兒，由龍飛相公撫養成人。」

柳玉簪無言頷首，常護花接道：「據說，他對你們一直都很好。」

柳玉簪道：「所以他就是要我們死，我們也毫無怨言，毫不猶疑。」

常護花歎了一口氣。「他其實也很關心你們，不希望你們出事的。」

柳玉簪點頭道：「他也是迫不得已，正如你不也是這樣？」

常護花道：「這要怪只能怪天地會爲什麼要掀起這一場紛爭。」

柳玉簪無言將頭垂下，常護花接道：「也許這本來只是一個玩笑，或者只是在組織一個大帮會，目的其實在爭霸江湖，但很多人都認眞起來，玩笑便變成了現實，爲首的現在已騎虎難下，不得不繼續拚下去！」

柳玉簪一怔，道：「你怎麼會這樣想的？」

常護花道：「爲首的絕無疑問是一個非常聰明的人，他應該看得出這並非亂世，朝廷方面絕對可以盡全力處理這件事」一頓接道：「一個帮派縱然怎樣龐大，也難以與整個國家的力量來對抗。」

柳玉簪淡然一笑。「到現在爲止，天地會不時仍然都一直佔上風。」

「那只是因爲朝廷方面，還不想驚擾天下百姓，軍隊仍然沒有出動。」

柳玉簪沉吟着道：「這的確到現在仍然只像是一場江湖上的紛爭。」

「可是到了某一個限度，軍隊還是會出動的，」常護花搖搖頭：「我沒有到過戰場，只是聽過老一輩的說，在千軍萬馬之中，有武功與沒有武功，並沒有多大分別。」

「人畢竟是血肉之軀。」柳玉簪將餘茶喝下。

常護花一面將茶斟下，一面道：「到那個地步，即使事情很快就能够解決，也必會有很多人流離失所，也必會留下很多孤兒寡婦。」

柳玉簪輕「嗯」一聲，常護花看着她，道：「我們若是能够制止這件事，即使最後不免倒下來，但想到能够以有限的生命挽救無限的傷亡，還是值得。」

「你眞的這樣想？」柳玉簪怔怔的望着常護花。

「我只是見過龍飛一面。」常護花這句話已說得很清楚，若不是那樣想，一面之緣，又怎會替龍飛賣命？

柳玉簪再次垂下頭，常護花接道：「有一點最令我放心的就是，天地會的成員大都是江湖上邪惡之徒，縱然有幾個正派高手，但都是因爲親人落在他們手中，或者有一些不得已的苦衷，到最後關頭，說不定還會倒戈相向，爲正義而戰。」

柳玉簪道：「正如曹昊？」

「若非曹昊，我已經倒在惡僧無情的手下了！」常護花慨歎：「不能令人心服，而要用到一些卑下的手段，除了引起更大的反感之外，我實在想不出還有什麼好處？」

「我也想不出。」柳玉簪苦澀的笑了一笑。

常護花轉問：「八駿飛車那方面，你們有沒有得到什麼消息？」

柳玉簪一怔道：「只是那些。」

「只知道坐在那之內的是天地會一個很重要的人。」

「一個女人。」柳玉簪輕呷一口茶，「有這樣的消息，她是代替天地會的頭兒巡視各地。」

「也是說，她在天地會的地位是很高的了。」

「這個當然，」柳玉簪笑笑：「若是能够將她抓起來，事情便可簡單很多。」

「地位到了那麼高的人，是很難抓得住的，惟一的好處，相信亦只是使天地會少了一個可用的人。」

柳玉簪點頭：「這也是。」

常護花接道：「但八駿飛車，也未免太惹人注目，在目前來說，還不是他們炫耀身價，招搖過市的時候。」

柳玉簪淡淡笑了一笑，道：「所以那非獨立即引起對方的注意，而且還弄來一輛一模一樣，八駿齊飛的車子。」

常護花道：「也就是多了這一輛車子，我才能够倖免於難。」

柳玉簪道：「所以那眞的一輛車子現在已沒有再出現了。」

常護花道：「假的那一輛只用作救我一人，實在浪費。」

「這却是值得的，那輛車子的秘密未必能够保得住多久，有需要用到時，爲什麼不用？」

常護花一笑道：「你們每一個都很慷慨。」

柳玉簪道：「你豈非也一樣？」

「我倒不覺得。」

「一身本領之外，連命也隨時準備拿出來，這不算慷慨，什麼才算是？」

常護花一笑不語，柳玉簪忽然問：「你眞的一些也不後悔？」

「人生不過幾十寒暑，能够做幾件有意義的事就是早死了，也不枉此生。」

柳玉簪看着常護花，目不轉睛，眼神是那麼奇怪，常護花却看不出。

也不知過了多久，常護花忍不住問：「你到底又在想什麼？」

「沒有什麼？」柳玉簪反問：「我們現在又該怎樣？」

「在十八那天黃昏趕到清水鎮就是了。」常護花感慨的道：「那必然又有一番血戰。」

「只要天地會那方面不知道我們有這一次的行動，我們這方面的傷亡應該不會太大。」柳玉簪又笑笑。「我們這一次的行動這麼秘密的，天地會方面應該不會知道的。」

她顯得並沒有太大的信心，常護花很明白她的心情，天地會對她的打擊也實在太大。

百家集何嘗不是一個秘密的地方。

× × ×

十五月明。

白雲襯在月明之夜更有如天外飛來，不像是人間的所有。

觀建在山腰，鱗次櫛比，也不知有多少院落，相傳是建在百年之前，但可以肯定，半數的院落是最近這幾年添增上去。

這座山當然高得很，所以很多時白雲觀都是藏在白雲裏，表面看來，已經令人有一種神秘的感覺，也當然，只有少數人才知道天地會的一個分壇就建在這裏。

白雲觀的主持叫白雲道人，據說每一代都是如此，對於這一點，松道人一些意見也都沒有，他相信一點，在他們完全成功的時候，第一件他要做的事就是將道袍脫下來，至於到時要做什麼官，却是還沒有考慮到，在現在這當然也不用着急。

一切畢竟仍在長根階段，到根深蒂固，還有很遠的路需要走。

所以有時想起來，他也不由慨歎，自己的年紀未免大了一些。

他實在很希望事情能够及早解決，所以在竹公子口中聽到自己的秘密已經被查出，龍飛秘密訓練的一羣飛雁已準備攻擊白雲觀，一些也都不緊張。

「他們什麼時候採取行動？」松道人說話的聲音與他的外貌一樣，出塵脫俗，不帶絲毫人間火氣。

與抱一比較，他看來更像一個出家人，再加上一些似是而非的話，更顯得道行高深，已到了物我兩忘的地步。

只有知道他眞正身份的人，才知道他比一般人還要俗氣，而手段之狠辣，城府之深沉，抱一更就是望塵莫及。

抱一的被迫加入天地會，一半還是他的功勞，這在他來說，更還是最對得住良心的一件事。

可是從他的外表，絕沒有人看得出他是一個這樣的人。

他喜歡穿白色的道袍，更喜歡敵人的鮮血濺上道袍的瑰麗。

現在當然沒有血，他却彷彿已看到白雲觀中屍橫遍地，血流成河，那一身雪白的道袍已被染成鮮紅。

竹公子有這種感覺，也許深知道松道人其實是怎麼樣的一個人，他聽到了松道

人那句話血淋淋的另一面。

他仍然一身青衣，輕搖摺扇，瀟洒非常，一面往前行，一面應聲道：「十九拂曉。」

「拂曉進攻，這實在是一個令人很意外的時間。」松道人搖搖頭。「這些人怎麼這樣狠？」

竹公子淡然一笑。「這時候大多數的人仍然在夢中。」

松道人拈鬚微笑。「例外總是會有的，但飛來的是那一羣飛雁，相信他們很難有呼救的時間。」

竹公子輕「哦」一聲。「你知道那一羣飛雁的厲害？」

松道人點頭。「貧道只知道，到現在爲止，我們仍然不知道他們的藏身所在，在此之前也沒有他們在什麼地方出現的消息。」

竹公子摺扇輕擊掌心。「龍飛那麼秘密藏起來，嚴加訓練的一羣人當然是絕不簡單。」

松道人微喟。「但選擇白雲觀做他們的第一個目標，却是一個絕大的錯誤。」

竹公子一笑不語，松道人接道：「龍飛若是親自統率他們，那才是有趣。」

竹公子道：「龍飛相信是不會來的了，但那個代替他的人，也不簡單。」

松道人道：「是誰？」

「常護花！」竹公子輕搖摺扇，彷彿要摑落那披在一身上的月光。

松道人不以爲意的道：「這個小伙子據說是年青一輩最負盛名的劍客，應該有幾個下子的。」

「只怕不止幾下子。」

松道人笑問：「你與他交過手，吃過他的虧？」

竹公子道：「我們還沒有機會碰上，吃虧的到底是他還是我，現在仍然是個疑問。」

松道人道：「那是誰倒下了？」

「抱一——」竹公子一字一頓的。

松道人一怔，霍地轉頭盯着竹公子。「你是說，抱一被常護花擊倒？」

竹公子道：「還有獨孤無樂。」

「獨孤無樂算得是什麼？」松道人面寒如水。「倒是抱一那個老東西。」

竹公子道：「抱一的劍術如何，你應該比誰都明白，常護花將他擊倒而安然無事，這個人的本領如何，大概不用我說的了。」

松道人沉默了下去，竹公子也沒有再說什麼，只是把扇輕搖。

月朗風清，松道人的心情本來很不錯，現在却壞透了，抱一的武功在他之上，這已經不是秘密，而聽到竹公子說來，常護花擊倒抱一，竟然是那麼輕鬆。

還有龍飛那一羣秘密殺手，絕無疑問也都是好手，雙方拚起來，白雲觀方面實在未容樂觀。

過了好一會，松道人才開口問：「常護花是一個人去找抱一？」

竹公子道：「這應該是說，抱一一個人去找常護花，其實常護花目的本是在獨孤無樂，抱一知道了這消息，才趕去……」

「去送死——」松道人冷笑，「那麼多人可以用他都不用，這把年紀還要逞英雄，被常護花殺了也是活該。」

竹公子淡然一笑，道：「獨孤無樂雖然不能夠與我們相提並論，也不是庸手可比，常護花在與他惡戰之後才戰抱一，仍能夠將抱一擊倒，這就不簡單了。」

松道人一蹙眉，道：「這個人我總要好好的與他會一會。」

竹公子道：「是我們三個人？」

松道人瞟了竹公子一眼。「梅一定能夠準時趕到。」

竹公子道：「一定能夠的，她是怎樣的一個人，你應該很清楚。」

松道人點頭道：「好，反正這本來就不是江湖上的事情，我們亦無須遵守江湖規矩。」

竹公子輕搖摺扇，道：「若是在我們三人聯手之下，他仍然不倒下，那我們就是倒下，也無法可說的了。」

「不錯。」松道人笑得很陰險。

「問題只是在那羣飛雁。」竹公子道：「我們即使能夠將他們一一殺掉，只怕也要付出相當的代價。」

松道人冷笑。「不知道他們到來倒還罷了，已經知道了，只有傻子才會跟他們正面作對。」

「這是說，你已經有了應付的辦法了？」竹公子問。

松道人反問：「除了知道他們在十九拂曉進攻之外，還知道什麼？」

「十八晚他們將會在清水鎮聚集。」

竹公子對於常護花他們的行動竟然瞭如指掌，常護花現在若是在旁，是必會大嚇一跳。

這一次的計劃他們是在極度秘密下進行，知道的除了柳玉簪常護花之外，便只有飛雁一羣，難道這一羣飛雁之中，已經滲進了奸細？

但若是如此，天地會何以對那一羣飛雁的情形竟完全不清楚？

那看來，似乎就只有一種可能，飛雁亦不是聚在一起，乃分散訓練，是以雖然有叛徒，知道的還是有限。

松道人想想，道：「清水鎮不利攻守，以我們目前的人數，不足以將整個清水鎮包圍起來，而力量分散，起不了多大作用，很難將他們一網打盡。」

竹公子反問：「那你以爲什麼地方最適合？」

松道人毫不猶疑，道：「白雲觀！」

「這裏？」竹公子沉吟着道：「常護花與那一羣飛雁攻進來之前，我們未必能夠清楚他們從那個方向進攻，又將會採取那種方法？」

松道人搖頭。「這個不要緊——」

竹公子道：「我們的意思，是在十八當晚他們集結在清水鎮的時候，出其不意，迎頭痛擊。」

松道人道：「話已經說在前頭——」

竹公子道：「在十九子夜之前，無情與周圍九個分舵的人應該趕到來。」

松道人冷笑。「無情不是已只剩下一隻手。」

竹公子道：「雖然一隻手，對我們亦不無幫助，而九個分舵的人，亦應該可以將那一羣飛雁坑殺。」

松道人反問道：「你們本來的意思是怎樣？」

竹公子道：「埋伏必經之路，那只要挖下土坑，上面以枝葉掩蔽……」

松道人截道：「他們若是眞的拂曉進攻白雲觀，必然在夜間上山，走的也一定不會是正路，我們難道繞着白雲觀，將所有可以容人經過的地方，都挖上土坑，埋伏下人來？」

竹公子沉吟道：「白雲觀有部份是天險，飛鳥難渡……」

「天險是不錯，飛鳥難渡未免誇大一些。」松道人冷然一笑。「你莫要忘記，龍飛以『飛雁』爲名，那羣人必然亦有如飛雁般，這白雲觀周圍相信還沒有什麼地方他們上不了。」

竹公子不能不同意，松道人接道：「再說，我們即使埋伏好了，未必能夠同時採取行動，稍有異動，他們相信便會警覺，在我們將他們的第一個人擊倒之前，其他的人即使不知所趨避，也一定能夠給予我們凌厲的反擊。」

竹公子點頭。「這一來還是不免要付出相當的代價，與我們的本意又是完全違背了。」

松道人道：「你明白最好，我們能夠得到這個消息，却不能夠加以利用，這除了表示我們低能之外，相信已沒有什麼的了。」

竹公子道：「看來我眞的要好好聽聽你的計劃。」

「很簡單，他們在十九拂曉進攻，我們在十八當夜藏進土坑內。」

「土坑？」竹公子似笑非笑的望着松道人。

「土坑在觀內圍牆之下。」

竹公子道：「你的意思是，等他們完全進入白雲觀之後，才一下子衝出去將他們圍起來？」

「差不多。」松道人並沒有說明白。

「那還是不免一場血戰，而且他們未必會全部同時攻進來。」

「但他們若是發覺我們已經被他們完全包圍在大殿內，而且正準備從殿內地道撤退，一定不會放過這個好機會。」

「我還是不明白。」竹公子這倒是由衷之言。

松道人道：「他們還選擇在拂曉進攻，也許是因爲他們已知道，我們在那個時候大都仍然在睡夢中，是進攻的最佳時刻，所以第一批進來的人，應該配合在同時採取行動。」

「個別擊破一向是最佳的戰略。」

「所以他們若是發覺所有的人都聚在大殿中，一定會轉向大殿進攻，而再過頑抗，其他的人也必然進來增援，在他們大部份進入大殿之後……」

「我們要將他們包圍起來，應該是一件很簡單的事情。」

松道人搖頭。「這是第二個步驟。」

「那麼第一個……」竹公子倏的一揚眉：「是不是火藥？」

松道人邪裏邪氣的看了竹公子一眼。「沒有比火藥更有效的了。」

竹公子目光轉向那邊大殿。「火藥爆炸，大殿倒塌，在大殿之內的人縱然武功怎麼高強，相信亦難以走避得及，逃出性命，我們要解決其餘的人，當然就輕而易舉。」

松道人道：「在大殿周圍空地，我們亦可以埋藏火藥，先用火藥，再用強弩，能活下來的人，相信已沒有多少的了。」

竹公子沉吟着道：「只是，我們留在大殿內的人……」

松道人道：「要大魚上釣，魚餌不能少，我們組織之中，不是有很多人沒有多大作用？」

竹公子道：「而且他們都很想表現一下自己的能力，難得有這個機會，他們一定會堅守在大殿之內，只要他們相信，這是裏應外合之計，在外面的兄弟很快就會殺進去，與他們聯手殲滅敵人。」

松道人道：「要他們相信，不是一件難事。」

竹公子道：「只是我們也得說服在外面埋伏的人，相信這完全是因爲那些人的低能，才會被挑作魚餌來誘敵。」

松道人笑笑。「當然了，我們都不希望被下屬視作不擇手段，隨時會要他們去送死的人。」

竹公子緩緩接道：「那麼埋藏火藥這件工作，你最好就不要他們做。」

松道人道：「這一點，貧道又焉會不考慮在內？」

竹公子點點頭。「但無論我們怎樣做，只要能夠將那一羣飛雁殺掉，便可以交代。」

松道人道：「貧道也有此意。」

竹公子接道：「薑是老的辣，我們這些青年人，還得追隨你老人家好好的學習學習。」

松道人淡然應道：「要學習的應該是貧道。」

竹公子顯得有些詫異的望着松道人。

「貧道不知道公子什麼時候知道白雲觀之內藏有火藥，只知道公子既然已想到火藥，以公子的聰明，似乎沒有理由想不到怎樣用那些火藥對付那羣飛雁。」

竹公子笑笑。「雖然想到了，却不知道你老人家是否有更好的辦法，做晚輩的總該先聽聽前輩的意見，何況現在時間仍多着，大可以從長計議。」

松道人冷冷接道：「而且，若是以後有什麼人問起來，那一個想出一個這麼毒的辦法，盡可以往貧道身上推，喪生在火藥中的兄弟死作厲鬼，當然亦是只會找貧道算賬。」

竹公子只笑不語。

松道人接又道：「不過貧道已經一大把年紀，別人就是說什麼，也不會在乎的了。」

竹公子却道：「在乎不在乎，也都是一樣，天地會是怎樣的組織，我們就是怎樣的人，在身份未被揭露之前，還可以騙騙人，現在無論說什麼，也不會再有人相信。」

松道人乾笑幾聲。「是什麼人出賣了我們，已經查出來的了？」

竹公子道：「這個仍未能確定，龍飛的人有如水銀瀉地，而我們的下屬，每一個都可能有意無意的將我們的秘密洩露出去。」

松道人頷首。「天下間本來就沒有絕

對的秘密，但這件事，我們却也不能不追究。」

竹公子道：「我們屬下有懷疑的，都已經被我殺掉了。」

松道人目光一閃。「我殺的相信絕不會比你少。」

竹公子道：「也許將秘密洩漏出去的人並不在其中，但經過這一次，相信他也絕不會好過了，以後也應該懂得怎樣做才對。」

松道人仰首天望，忽然道：「十五月圓，怎麼他們不選擇今天進攻？」

竹公子亦抬起頭來，望着那一輪明月，疑惑的道：「我看不出在月圓之夜進攻，對我們有什麼好處？」

松道人冷冷道：「只是貧道最喜歡在月圓之夜殺人。」

竹公子哦的一聲，道：「可惜他們決定了十九拂曉，我們又不能够說服他們提前在今夜動手。」

「這實在可惜得很。」

竹公子沉吟着，忽然道：「說起來，有一件事情我們似乎應該注意一下。」

松道人道：「你說——」

竹公子道：「一路上，我還要到兩處秘密分舵，吩咐他們盡快與無情取得聯絡，配合行動，可是我仍然能够在日落之前，來到山下。」

松道人道：「換句話說，那羣飛雁其實也可以在日落之前趕到這裏來。」

「除非他們眞的一個個分開在不同的地方，需要一段時間才能集合在一起。」

「不錯，只有這樣，否則他們沒有需要拖延這麼多天。」

「他們既然是龍飛秘密訓練的一羣殺手，以龍飛訓練人的嚴格，根本已無須再怎樣，隨時都應該可以出擊的了。」

「而龍飛既然已有意用他們出擊，當然一切都訓練妥當，亦應該可以迅速將他們集中在一起才是。」松道人手撚長鬚，語聲越來越陰沉。「若是要費數天才能够將他們集中在一起，即使消息肯定絕不會走漏，終究是令人担心。正所謂夜長夢多，再說，這也不像龍飛的行事作風。」

竹公子惑然道：「龍飛對常護花却顯然推心置腹，才會將那羣飛雁交給他。」

松道人冷笑。「好像龍飛這種人，你以爲眞的會這麼容易相信一個人？」

竹公子詫異的道：「難道他竟然是以常護花引開我們的注意，那羣飛雁的行動，其實完全不由常護花意思左右？」

松道人道：「不無可能。」

「若是如此，又何必多此一舉？」竹公子目光陡然亮起來。「難道龍飛已然瞧出了其中有問題？」

松道人不住的捋着鬚子。「你却也莫要忘記，一直以來，龍飛在戰略上最成功的就是出其不意，攻其無備。」

竹公子笑笑。「不要是他們雖訂十九拂曉，實則在今夜突襲白雲觀才好。」

松道人一揚眉，道：「亦未可知。」

竹公子道：「那我們現在得部署一下的了。」

他面上仍帶着笑容，這句話却一些開玩笑的意味也沒有。

松道人聽得出，淡然道：「他們若是眞的提前在今夜突襲白雲觀，我們現在才部署，是不是太遲？」

語聲甫落，一下短促的慘叫聲突然劃空傳來！

竹公子面色一變，松道人捋鬚的手不覺一緊，三根鬚子被他硬硬拔下來。

× × ×

「不是我們跟你開玩笑，只是事情已有了變化。」

話是對常護花說，說話的是那羣飛雁之首——高風！

高風與常護花的年紀差不多，黑黑實實，無論怎樣看，也只像一個農夫。

他是在清水鎮外十里將常護花截下，同來的還有那個在茶寮賣茶的漢子。

常護花並不奇怪他們的突然出現，却奇怪高風建議要取消十九拂曉的行動。

那時候已經接近黃昏。

× × ×

「是什麼變化？」常護花非常奇怪，旁邊柳玉簪亦露出了詫異之色。

「弘一大師給殺了！」

常護花震驚，他知道高風說的弘一，就是那個守在古刹破鐘旁邊的老和尚。

「怎會的？」柳玉簪亦自失聲叫了出來。

「這是事實。」高風沉着臉，沉着聲。「弘一大師雖然不是我們的一份子，但我們曾接到命令，在他完成了他要做的之後，將他平安送出去。」

柳玉簪道：「他說過已無意離開。」

高風道：「我們只是知道有這個人，却從未跟他談過話。」

柳玉簪輕歎一聲，常護花却沉默了下去，高風接道：「我們另外還接到一個消息，『惡僧』無情已帶了他所有屬下，向這邊趕來。」

常護花沉吟道：「看來我們的行動，已經走漏了消息。」

高風道：「這與我們雁組應該一些關係也沒有。」

「因爲消息是在我們與你們接觸之前走漏出去。」常護花劍眉輕蹙。「這原是一個秘密。」

「大爺決定採取行動的時候，公子之外，還有什麼人在場？」

常護花把頭一搖。「他們應該不會將秘密洩漏出去。」

「事實却擺在目前。」

「不管怎樣，這件事情我們還是交給大爺處置。」常護花道。「目前我們必須立即解決的，只是白雲觀這個問題。」

「公子的意思？」

常護花反問：「你們是否對我有些兒懷疑？」

高風搖頭道：「大爺若是不信任公子，根本不會將我們交給公子，我們絕不會懷疑大爺信任的人。」

常護花道：「那你們立即去準備一切，在無情未趕到之前，我們先將白雲觀拿下來。」

高風道：「一切都已經準備好了。」

常護花一些也不覺得奇怪，道：「這我們改在明天拂曉上山，突襲白雲觀！」

高風却建議道：「何不在今夜？」

——未完——

新派長篇武俠小說

斬情女

文・臥龍生 圖・盧令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林成方獨自一人追蹤王武，來到一個小院落不見王武的影子，經一位老者指點，向一間木屋推門而入，誰知裏面竟是黑劍門的女殺手于晶，雙方正互談條件之際，于晶突施迷魂粉，使林成方昏倒下去，于晶要迫林成方就範，但林成方絕不屈服，于晶準備出手挑斷林成方的四肢經脈，並以他作餌，逼使萬壽山上當，正當于晶手上七首接觸林成方手腕之際，忽聞砰的一聲，一物飛來，擊在于晶握刀的右腕上，原來是高空雁適時來救了林成方……于晶又相約當晚到四海鏢局再鬥過，林成方回鏢局之後將經過向包天成，斬情女等人述說一遍。

全軍已盡墨 斷臂以求存

金八歎息一聲，道：「我自己說下去吧！有些事，他不好意思說。」

斬情女道：「好，咱們洗耳恭聽。」

金八道：「易姑娘，你可知道，我的出身麼？」

斬情女搖搖頭，道：「不知道。」

金八道：「我出身四川唐門……」

斬情女接道：「四川唐家，那是用毒藥暗器的名手了。」

金八笑一笑，道：「不錯，我是施用毒藥暗器的能手，但我自己並不太喜歡太歹毒的暗器。所以，非不得已，我不願施用這些暗器，創設四海鏢局的人，正是家父，那時，我和包兄，都還年紀很小，後來，家父身中了淬毒暗器而亡，我傷悼之餘，暗中發誓，要找出傷害家父的兇手，天成是家父門下弟子。」

包天成道：「他長我三月，是我師兄。」

金八道：「天下毒藥暗器，無出四川唐家之右，我隱名埋姓，進入川中，費了兩年的時間，才走入唐家爲僕，我一身技藝，已算不錯，進入唐門之後，暗中查訪，果然被我找出了兇手……」

萬壽山點點頭，道：「四川唐家幹的？」

金八點點頭，道：「是！他不是唐家正院，而是唐家掌門一位遠房姪子。」

斬情女道：「你怎麼查出來的？」

金八道：「我看到了他手中一枚翠玉珮，那是先父紀念亡母，帶在身上，一刻也不肯離去之物，我暗中下手點了他的穴道，把他帶入一處隱密所在，一逼問，他就說了出來，被我以重手法，點了他的死穴，但我沒有想到，這件事暗中竟被唐家掌門人唐老太太看見，當時，她本可把我處死，但唐老太太是一位很明事理的人，看我爲父報仇，而且，處置敵人的手段，也不殘酷，何況咎在她那位世姪，就當場放了我，不過，不許我恢復本姓，也不許我在江湖上揚名立萬，要我生活的越平淡越好。」

斬情女道：「原來如此，你學會了唐門的暗器。」

金八道：「我在唐家一住五年，又暗中十分留心，對於他們的暗器手法，自然是學了不少。」

斬情女點點頭道：「你施用過唐家暗器傷人麼？」

金八道：「沒有？自離開唐家之後，我沒有用過唐家的武功，也沒有用過唐家的暗器，

事實上，我回到了四海鏢局子之後，一切都由包師弟替我出面，用不着我出手……。」

語聲微微一頓，道：「師弟繼承了家父的事業，堅持要把鏢局子還給我，迫的我不得不說明了內情，我本要離開四海鏢局子，師弟却不許我離去，我因此化名金八，在四海鏢局作了一位鏢師，但包師弟太尊重我，這就是造成了很多的誤會，事實上，四海鏢局有今天這個規模，也是包師弟闖出來的局面，這就是詳細內情。」

斬情女輕輕吁一口氣，道：「原來是這麼回事。」

林成方道：「事情已過了二十年，閣下也應該恢復本來的姓氏了。」

金八搖搖頭，道：「唐家掌門人，放我離開時，迫我許下了一個誓言，就是永遠不許我恢復本名本姓，那會招來唐家的大擧報復。」

包天成道：「四川唐家雖然門規素嚴，很少捲入武林紛爭，但他們却是氣量不大的家族，聽說，他們是有仇必報，師兄眞名本姓，可能已經列入了那報復的名單之中，所以，他不肯恢復本姓。」

斬情女道：「唐家的報復手段，天下聞名，因爲他們的毒藥暗器厲害，所以，武林各大門派，都對他們有着三分敬畏。」

金八道：「是的，我在唐門爲奴五年中，親眼看到一件事！」

斬情女道：「什麼事？」

金八沉吟一陣，道：「我可以說出來，不過，只限於我們眼下這些人知道，千萬不能說出去。」

斬情女道：「好！你說吧！」

金八道：「我親眼看到，武當掌門人，率領了兩個門下弟子負荆請罪……。」

這確是一個震動人心的往事，萬壽山都爲之臉色一變。

斬情女急急接道：「以後呢？」

金八道：「以後，武當掌門人帶走了一個弟子，另一個人，留在了唐家。」

斬情女道：「那個人被處死了。」

金八道：「不知他是死是活，我曾暗中留心了很久，沒有再見過那個人。」

斬情女道：「這麼說來，四川唐家，在武林之中，確是有一股震駭力量了。」

金八道：「所以，在下準備終身遵守誓言，以金八之名，渡過一生，唉！我一個人死去，不足掛齒，只怕牽連所及，會連累了四海鏢局子。」

斬情女道：「好！難得金爺這樣坦然相告，使咱們對唐家這個家族又多了一份瞭解。」

林成方道：「諸位，現在咱們該談談于晶的事了。」

斬情女道：「她要來？」

林成方道：「不錯，所以，咱們也得計劃一下。」

包天成道：「林少兄的意思，咱們是否還要調整一下佈置？」

林成方道：「是……」

斬情女道：「林兄有什麼高見呢？」

林成方道：「在下覺得，這一次，他們不來便算，如果來了，那就想法子把他們一擧擒獲。」

斬情女道：「對，小妹也是這樣想，不過，如何才能一擧成功，才是最重要的事。」

林成方點點頭道：「這就要咱們精密的分工了……」

目光轉到包天成的臉上，接道：「趟子手和一般鏢師，只守固定的地方，以連珠匣弩爲主，互相支援，封鎖來人的退路，但不知道目下這四海鏢局子，有多少匣弩？」

包天成道：「至少有二十隻以上。」

林成方道：「那很好，把他們重新的調配一下，來的都是一流高手，用一些連珠匣弩，實在也沒有能力阻止他們，匣弩，再配上彈弓長箭，由擅長暗器的鏢師領導，專以暗青子對付他們，黑劍門是一個專門殺人的組合，咱們也用不着存什麼慈悲的心腸了。」

包天成點點頭，道：「我這就吩咐下去，要他們早作準備。」

林成方目光又轉到了斬情女的身上，道：「易姑娘，陰陽雙劍、田昆、三尺金童還是由你來領導，自成一個聯手的團體，四海鏢局子中能夠搏殺的鏢師，還是由包總鏢頭指揮。」

斬情女道：「你和萬老人家兩個，人手少了一些……」

包天成接道：「我可以撥兩個人過去。」

林成方道：「不必，迎敵動手還是以易姑娘和包總鏢頭爲主，在下和萬老流動接應。」

包天成道：「好！就這樣決定，最重要的是，立刻調整一下佈置，我要佈置些燈火，明滅隨心。」

林成方點點頭，道：「對，還要調整一下人手，重點在二更以後，現在，大白天的，似乎可以要他們多休息一下。」

包天成笑一笑，擧步而去。

斬情女道：「林兄，很累吧，回房去休息一下，晚上的重頭戲，還是要看你和萬老人家的呢！」

林成方道：「我確實有些倦意，那迷魂藥物的力量，似乎是還有些後遺作用。」

轉身行到臥室之中。

斬情女隨後行了進來，取出一個玉瓶，倒出一粒丹丸，道：「吃下這個再睡。」

林成方道：「那是什麼藥？」

斬情女道：「百花丸，對解毒清神，有很大的助益，吃下去睡一覺，包你精神健旺。」

林成方道：「睡一覺，那要睡多久？」

斬情女道：「現在，距離三更時分還早，你放心睡吧，二更時分，我會叫你起來。」

林成方確然感覺到頭有點暈，依言服下百花丸，睡了下去。

四海鏢局中，重新開始調整部署，準備迎接晚上一場大戰。

二更時分，斬情女叫醒了林成方。

她手中捧着一個木盤，盤中放了一盆冰水，一條毛巾。

林成方睜開了眼睛，連連說道：「這怎麼敢當，這怎麼敢當。」

斬情女道：「女人嘛！內心中有着一種天生的伺候人的天性，你就不要推辭了，江湖上都說我野得厲害，其實我也有溫柔的一面，冷毛巾擦把臉，會使你精神恢復的快一些。」

林成方道：「這個，恭敬不如從命。」

拈起毛巾，洗個臉。

斬情女表現出了春水一樣的溫柔，搶着動手，移開了水盆，笑道：「林兄，你看，今晚上，那于晶會不會來了？」

林成方道：「黑劍門一向不按規矩辦事，這一點，我就無法預測了。」

斬情女道：「現在你精神如何？」

林成方道：「好多了。」

斬情女道：「于晶如是眞的來了，只怕難免一場惡戰，現在是不是應該吃一點東西。」

林成方道：「對！」

斬情女道：「走吧！小妹的臥房中，早已爲林兄備好了吃喝之物。」

林成方道：「到你臥房去吃？」

斬情女道：「現在，大家都很忙，只有小妹有點淸閒。」

林成方道：「二更已過，三更將至，只怕

沒有時間吃什麼了。」

斬情女道：「這些，我都替你想到了，我準備的，都是很好下口的東西，有那麼一會工夫，就可以了。」

易姑娘表現的很大方，這就使林成方無法推辭，只好硬着頭皮，跟進了她閨房。斬情女房間裏佈置得很簡單，一張木桌，暫代粧台，一榻一椅之外，還有二個木箱子。

桌子上，放了兩個扣着的瓷碗。

斬情女揭開第一個瓷碗道：「吃下去吧。」那是大半碗調好的乾麵，還有餘溫，不冷不熱的，恰到好處。

斬情女送上來一雙象牙筷子，林成方三兩口，就吃下了半碗麵，味道很可口，只可惜，林成方沒有仔細的品嚐。

斬情女打開了第二個扣碗，道：「喝下去吧，這是一碗人參鷄湯！」

林成方笑道：「人參鷄湯，姑娘，這……這……。」

斬情女接道：「沒有麻煩別人，是我親自下厨房中作成的，你要是不怕我在參湯中下了迷藥，那就趕快吃下去，今晚于晶如果眞的來了，只怕難免有一場血戰，你必須保持着最佳體能。」

林成方道：「最難消受美人恩……」

斬情女接道：「我如是眞算美人，那也只是春猶未盡花已殘，更說不上施恩於你，我要你保持了最佳的體能，保護我的安全。」

林成方笑道：「你也不用謙虛了，我已見識過姑娘身手，決不在我林某人之下。」

斬情女道：「喝下去，此刻，已經是二更過後時分。」

林成方哦了一聲，端起湯碗，一飲而盡。

斬情女收了碗筷，道：「最好能再坐息片刻。」

林成方道：「坐息片刻。」

斬情女點點頭，收起碗筷而去。

林成方望着這個兇名滿江湖的俏麗女郎，心中泛起了無限的感慨，心道：江湖上的傳說與我自身的經歷，爲什麼會有那麼大的不同？

暗暗運一口氣，只覺精神充沛，實已不用再運氣調息。

整整長衫，提起長劍，吹熄了室中燈火，步出室門。

抬頭看星河耿耿，夜風拂面。

這是個沒有月亮的夜晚。

四海鏢局中很靜，靜得聽不到一點聲息。

但暗影中，隱隱可見不時移動的人影，使得幽靜中，泛升起一股肅煞之氣。

斬情女悄然行來，低聲說道：「近三更了，還未見有何動靜。」

林成方點點頭，道：「黑劍門不是甚麼講信用的組合，在下也沒有把握……」

忽然間，一陣喳喳之聲，傳了過來。

斬情女道：「來了！」

林成方道：「剛才，那是什麼聲音？」

斬情女道：「陰陽雙劍的絕活兒，學鳥叫的聲音。」

林成方道：「哦。」

就在說幾句話的工夫，幾條人影，已然踏入屋來。

南側暗影中，响起了包天成的聲音，道：「亮燈。」

火光閃動，片刻間，亮起了四盞風燈。

包天成緩步而出，一抱掌，道：「四海鏢局總鏢頭包天成，恭候大駕光臨了。」

燈光下，只見屋面上，一排站着五個人，居中一人，勁裝佩劍，正是于晶。

于晶似是來人中的主腦，冷笑一聲，道：「林成方都已經告訴你了？」

包天成道：「是，告訴我了。」

于晶道：「你打算怎麼辦？」

包天成道：「什麼事？」

于晶道：「包天成，用不着裝瘋賣傻。」

包天成突然仰天打個哈哈，道：「姑娘，對老夫如此說話，是否太過托大了？」

于晶突然一提氣，身軀在屋面上飄落了下來。

四個相隨的彪形大漢，也跟着落入了庭院之中。

包天成打量了四個從人一眼，道：「這四位就是姑娘帶來的殺手？」

于晶道：「黑劍門中，高手如雲，來的自然不止他們四個，看貴局佈置，刁斗森嚴，希望你們有能力把我們留下來……。」

林成方緩步行了上來，接道：「于晶姑娘，那日，咱們一場搏殺，還未分出勝負，今日希望能打出個勝負出來。」

于晶冷笑一聲，道：「林成方，你可是認爲我怕你麼？」

林成方道：「那也不是，在下被姑娘整治了一頓，心中這口寃氣，實在很難吐出來，希望能見識一下姑娘的眞功實學。」

于晶道：「好！你一定想要和我分個生死，那就只有放手一搏了。」突然向前行了兩步，道：「你出手吧！」

包天成回顧了林成方一眼，道：「林少兄，你……」

林成方道：「我要和于晶姑娘放手一戰，最好別人不要幫忙。」目光轉到于晶的身上，道：「姑娘，你意下如何？」

于晶道：「很好，咱們動手，不許任何人揷手幫助。」

林成方抽出長劍，平胸而立。

于晶也抽出了長劍，斜指地下，雙目却盯注在林成方的臉上。

林成方道：「姑娘，咱們只拚劍術，還是不計一切手段。」

于晶道：「既然動手了，自然是不計一切手段了。」

林成方道：「只是不許別人揷手？」

于晶道：「這就够了。」

林成方道：「姑娘還是準備施用你的迷魂帕？」

于晶道：「你也可以用你的厲害手段，小心了。」

忽然一抬右腕，長劍已到了林成方的前胸，好快的一劍。

幸好林成方的長劍，就平橫在胸前，向外一推，噹的一聲，推開了刺向胸前的一劍。

對于晶的武功，林成方已經有了很高的警惕，一點也不大意，一點也不謙讓，封開一劍，立時還擊。

雙方展開了一場激烈絕倫的惡戰。

但見雙劍並飛，閃起了一團交錯的寒芒，刹時間，已然不見人影。

這是一場激烈絕倫的惡鬥。

萬壽山、斬情女、金八，都已由暗影中行了出來，站在包天成的身側。

他們眞正的看到了黑劍門的武功，兇悍絕倫的劍法。

萬壽山回顧了包天成一眼，低聲道：「這丫頭，大概是黑劍門中一個眞正的殺手級人物了，劍法很兇悍……。」

包天成接道：「可列入江湖中第一流的高手，要不是林少兄，若換上一個人，眞還是不好應付。」

斬情女對萬壽山一直保持着適當的敬重，低聲道：「萬爺，你看林公子是不是那丫頭的敵手？」

萬壽山道：「那丫頭的劍法很兇狠，但成方的劍法很紮實，只要成方能够支撐過兩百招，大概就可以掌握勝算了。」

斬情女道：「我見識過江湖上的陣仗，這該是我所見到的最激烈的一次了。」

萬壽山道：「如若這位姑娘，在黑劍門中排名第一級的殺手，那黑劍門也沒有什麼可怕的了，如若這只是他們次一級的殺手，這黑劍門就很難應付了。」

斬情女道：「我聽林公子說過，這姓于的丫頭，也只不過是黑劍門中的二級殺手。」

萬壽山神色一變，道：「當眞如此麼？」

斬情女道：「是！」

萬壽山沉吟不語。

斬情女道：「萬前輩，咱們既然和黑劍門中人正面幹上了，似乎是也不能由我們獨任艱巨了。」

萬壽山道：「易姑娘的意思是……。」

斬情女接道：「我想，這件事，應該公諸武林了，使那些自稱俠義道上的英雄人物，也應該爲此事出點力了。」

萬壽山道：「說的也是，老夫要和他們談談了。」

就這說幾句話的工夫，雙方已經打到了緊要關頭，于晶施出了一種很怪異的劍法，迫得林成方連連後退。

萬壽山、斬情女雖然都看得心頭震動，但却沒有出手助拳。因爲，林成方雖然節節後退，但他手中的劍法，仍然能保持着不亂。

那證明了他雖處劣勢，但却能臨危不亂，手中長劍，仍然是揮轉靈活，緊守門戶。

但于晶怪異的劍法，却使場中之人，看得心頭震動不已。

包天成回顧了斬情女一眼，低聲說道：「易姑娘，那丫頭施用的劍法，詭異莫測，實在很難應付，咱們是不是要派個人，助林公子一臂之力？」

斬情女道：「誰能對付那詭異的劍招？」

包天成怔了一怔，答不出話。

斬情女說的不錯，林成方在劍法上的成就，在目下鏢局羣豪之中，是最傑出的一個了。

換下林成方容易，什麼人接替他，就有些困難了。

金八也有些緊張，低聲道：「包師弟，別太燥躁，看起來，林少兄，還支撐得住，這時，如有人助拳，只怕還會引起他心中不快。」

萬壽山全神貫注在搏殺現場之中，如若發覺林成方眞的撐不住時再行出手相救。

于晶佔盡了優勢，林成方完全改採守勢。

但于晶連攻了八十九招，仍然無法傷得林成方，劍勢漸衰。

林成方忽然長嘯一聲，振劍反擊，一連三劍，劍勢如一道銀虹，直捲過去。

但聞一陣金鐵交鳴之聲，于晶手中的長劍，被林成方手中長劍震落地上。

林成方一劍得手，長劍閃起了一朵劍花，倏忽之間，已逼上了于晶的前胸。

于晶帶來的四個人，八道眼光，都盯注在林成方的長劍之上，但却沒有人出手解救。

林成方雙頰上汗水如雨淋漓而下，顯然這一陣搏殺，也已經用出了全力。吁了一口氣，冷冷說道：「于姑娘，承讓了。」

于晶道：「高明。」

突然向上一衝，硬向林成方的劍尖之上撞去。大有死於林成方劍下之心。

林成方挫腕收劍，但仍是慢了一步。

于晶尋死之心，似是十分堅定，一撞之勢，來得極快。

林成方一收劍，對方却直向懷中撞來，急促之間，一抬左手，點向對方肋間穴道。

于晶右手袖中也同時飛出一團白影，擊向林成方的面門。

于晶一下子被點中了穴道，但林成方也被一股異香撲入了鼻中。他明知道于晶那一方絹帕上，有迷魂藥物，但久戰疲勞，無法閉住呼吸，吸了一口氣，暈了過去。

兩個人，同時向地上倒了下去。

斬情女疾快的飛身而出，一伸手，接住了林成方的身子。于晶也被四個隨行大漢中一人接了過去。兩個人就這樣躺了下去。

一個中了迷藥，一個被點了穴道。

包天成本已要下令屬下出手，但見萬壽山沒有動手，也勉强忍了下去。

至少在表面上，四海鏢局還佔盡了優勢。

穴道被點容易解救，只見那兩大漢拍出兩掌，解開了于晶的穴道。

但林成方又被迷魂藥物迷了過去，却是很難解得，幸好斬情女懂這個，回頭吩咐來人取來一碗冷水，噴在了林成方的臉上。

林成方吁一口氣，醒了過來。

于晶活動一下雙臂，道：「姓林的，你明明知道我有迷魂帕，怎麼還是防不住啊？」

林成方搖搖頭，甩去一臉水珠，道：「姑娘的武功，也不過如此，如無眞功實學，在下就吃定你了，黑劍門麼，也沒有什麼可怕。」

于晶冷哼一聲，目光轉到了包天成的臉上，道：「包天成，你準備和我們作對了？」

包天成道：「姑娘找上了四海鏢局子，難道自己還不知道麼？」

于晶道：「現在，你還有置身事外的機會，我們找的是斬情女和林成方，別的人，都可以既往不究。」

包天成笑一笑，道：「不幸的是，咱們已經接下了這趟人頭鏢，爲了敝局的名譽，咱們只好挺上了。」

于晶冷哼了一聲，道：「你好大的膽子，可知道和黑劍門作對的結果麼？」

包天成道：「知道，所以，在下已停歇各處分局，準備和貴門見個高下出來！」

于晶突伸手在衣袋之中，摸出一物，放在口中，吹出了一聲尖厲的長嘯。

其聲尖銳，直冲霄漢。

林成方道：「閣下還有救兵？」

于晶冷笑一聲，道：「不教而殺謂之虐，我已經說得很明白了，但你們執迷不悟，我們只好放手施爲了。」

包天成道：「姑娘帶多少人手來？」

于晶道：「包天成，你不用得意，五更之前，我要殺盡你們四海鏢局中人。」

包天成道：「老夫走了數十年的江湖，這種狠話，聽得多了。」

于晶道：「包天成，我告訴你，四海鏢局，由今夜開始，將會在江湖上除名。」

包天成笑一笑，道：「咱們沒有動手之前，早已想到了如若黑劍門眞的厲害無比，咱們也只好認了。」

于晶道：「貴局現在是否改變心意了？」

包天成道：「沒有。」

目光轉到林成方身上，接道：「林少兄，咱們是不是要等他們援手趕來再動手？」

林成方却轉望着萬壽山，道：「萬總鏢頭的意思是……。」

萬壽山道：「咱們既然要見識一下黑劍門中的高手，那就等他們援手趕來吧。」

于晶淡淡一笑道：「閣下是什麼人？」

萬壽山道：「在下姓萬……」

于晶接道：「哦！你是萬壽山，寶通鏢局的總鏢頭，是麼？」

萬壽山道：「不錯，在下萬壽山。」

這時，包天成已經傳出了令諭，不許埋伏

的弩箭手攔截來人。

林成方心中暗暗焦急，但却不好說話。

斬情女心中也有些緊張，但林成方不說話，她也忍了下去。

回顧了林成方一眼，苦笑一下。

林成方低聲道：「萬前輩是君子，他希望見到黑劍門眞正的實力。」

斬情女道：「林兄，如若目前咱們出手，全力殺了這五個人，至少可以減少他們一部份的實力。」

林成方微微一笑，道：「姑娘，咱們也有一股力量……」

斬情女想到了高空雁，一笑道：「林兄說得是，咱們該見識一下黑劍門的眞正實力。」

林成方低聲道：「姑娘，其實，我也按耐不住好奇之心，希望瞧瞧他們來的什麼人？」

斬情女道：「你這麼一說，我好像也動了好奇之心。」

這時，三條人影如飛而至。是三個身着黑衣，黑紗蒙面的人，在于晶身前，停了下來。三個人一樣的裝扮，每個人都佩着一柄長劍。

對三個黑衣人，于晶似是十分敬重，深深一揖，道：「見過三位劍士。」

居左一人，似乎是三人中的首腦，輕輕咳了一聲，道：「只有眼前這幾個人麼？」

于晶道：「眼前這幾個人，是首腦人物，除了他們之外，四海、寶通兩家鏢局子，就風消雲散了。」

左首黑衣人點點頭，道：「就只有這幾個人麼？」

于晶道：「對！就是這幾個人，殺了他們就行了。」

黑衣人忽然翻腕抽劍，向前一指。

另外兩個黑衣人也同時亮出了長劍。

三把劍，忽然間撲了過來。這是眞正的殺手，他們能不說話，就不說話。

萬壽山、斬情女、包天成搶先迎了上去。

斬情女用的是兩把斷劍。

萬壽山也亮出了一對長短不同的金筆。長久以來，萬壽山從沒有亮出過兵刃，連林成方也是第一次看見他亮兵刃。那一對金筆，長的也不過一尺二寸，短的只不過八九寸長。那支短筆手一握，就握了一半。

包天成是一支鐵劍。

三個黑衣人，三把劍來得極猛，雙方一接上，立刻響起了一陣金鐵交鳴。

三把劍，像狂風暴捲，全是進手招術，金鐵交鳴聲中，包天成、斬情女都被逼得迅速後退。只有萬壽山的金筆幻起一團金芒，擋住了那黑衣人的兵刃。

包天成闖蕩江湖，身經何止百戰，但却從來沒有見過這麼兇猛的攻勢，劍勢的綿密、奇厲，有如千百支長劍在尋空抵隙一般，任何一空隙，都被他乘虛而入。

接得五招，被逼得退了五步。

那黑衣人劍法不但詭異莫測，帶着一股兇悍之氣，而且，力度奇强，每一次兵刃相觸，就使得包天成手腕一震。

子母刀吳恆一看情形不對，立時挺刀而上，雙戰黑衣人。兩個人，全力施展，才算把一面倒的局勢給暫時穩了下來。

斬情女那邊也好不了多少，雙方一接觸，斬情女立刻被迫連連後退。只覺對方的劍勢上，有着千鈞壓力，逼的斬情女有些應接不暇。

鈴鏢田昆亮出了長刀，加入了戰圈。

多了田昆這一把長刀，多了田昆這一份助力，斬情女也把局勢給穩了下來。

三個人中，只有萬壽山和那領隊的黑衣人，打成一個勢均力敵。

林成方看着雙方的形勢，估算着人手，如若于晶和四個從人，再行出手，自己方面，還有人手可以應付，心中放心了不少，就留心觀看那三個黑衣人的劍法。

那是凌厲、詭異兼具的劍法，不但劍上極具威力，而且，也有正統劍法的底子。

所以，這一場搏殺，兇厲至極。

一直深藏不露的田昆，這一刻發揮了威力，只見他一把細鐵長刀，劈、削、點，極盡變化之能。但更妙的是，這一把刀在他手中可軟可硬，這刀上的變化給那黑衣人很大的威脅。

這一陣搏殺，竟全憑眞實的功夫，任何人都取巧不得。

斬情女也拿出眞本領，劍出如流星，身如飄絮，那一份輕與巧，看得林成方暗暗點頭。

包天成的鐵劍，加上吳恆的子母刀，也能配合得天衣無縫，和那黑衣人，保持了一個暫時平手的局面。

萬壽山子母金筆，那是招招都是眞功夫，一對一，還稍佔了優勢。

嚴格的說起來，迎戰黑劍門這些殺手的，都是江湖上一流人物。一流人物，還是兩個對一個，才能維持個不敗的局面。

當然，聽蟬院主萬壽山除外。看雙方搏鬥的激烈，于晶呆住了，他實在想不到，這些人，竟然有如此高明的武功，幾乎是和自己方面不相上下。

林成方冷冷的望了于晶一眼，道：「姑娘，這就是黑劍門中第一流的殺手麼？」

于晶道：「我把你們的實力估低了一些，但那不關緊要，明天，我會帶來更多的人。」

霹靂刀王榮冷笑一聲，道：「明天？今天，你先想想如何離開這裏。」

于晶道：「我不信你們能留得下我們。」

王榮道：「不信你就試試看，在下不妨先行告訴你，這地方佈下了很多的弩箭和暗器，現在我們還沒有用過。」

于晶道：「用了又能如何？」

王榮道：「殺人取命，不妨再說明白些，單憑暗器，也許無法制住你們，但如若加上人力攻勢的配合，那就很難說了。」

于晶回顧了身後四人一眼，道：「去！殺了那個人。」

兩個黑衣人應聲而出，兩把劍直奔王榮。石一峯和陰陽雙劍，飛身而出，各迎住一個黑衣人。王榮反而空了下來。

陰陽雙劍也不管，一上手就兩個打一個。

于晶皺皺眉頭道：「你們兩個也上去。」

金八輕輕吁一口氣，迎上了一個黑衣人，王榮虎吼着，迎上另一個黑衣人。

于晶沒有出手，林成方也沒有，一直盯住她，笑道：「怎麼樣，咱們要不要再玩玩？」

于晶回顧了一眼，道：「可惜呀可惜。」

林成方道：「你可惜什麼？」

于晶道：「我如再多帶幾個人來，你們就應付不了。」

林成方道：「我想，你姑娘，大約也只有這幾個人了。」

于晶臉色一變道：「黑劍門中有的是高明殺手，只要我一封請命書，就會再派人來。」

林成方冷冷說道：「姑娘，我們不是黑劍門中人，所以，我們作事，一向留有餘地，但這一次，在下不想再留餘地了。」

于晶道：「哦！你準備怎麼樣？」

林成方道：「殺！你們今夜進入四海鏢局的人，一個也別想出去了。」

于晶道：「你也不怕風大閃了舌頭麼？」

林成方道：「姑娘可是不相信麼？」

于晶道：「我是有點不太相信。」

林成方道：「好！那麼姑娘小心了。」

一面發動攻擊，一面打出暗號。

這是四海鏢局中一個大隱密，他們使用此法，對付過了很多的刦鏢人，而且十分成功。

四海鏢局中都知道這個配合對敵的法子。

林成方打出了暗號，隱在暗處的鏢師和弩箭手，立時閃身而出。

刀光劍氣的搏殺之中，忽然飛來了幾支強勁的弩箭，那實在是一件不容易對付的事。

王榮獨鬥一個黑衣殺手，處境也最危急。

所以，現身出來的弩箭手，大都對準那個黑衣人下手。他避開了三次攻擊，却無法避開第四次，兩隻弩箭，射中了他的右臂。

這是長期練習而成的佳妙配合。

那黑衣人中箭之後，被王榮一刀劈死。

搏殺場中開始了快速的變化，一種飛來暗襲，和弩箭的配合，對黑劍門展開了凌厲的屠殺。只不過片刻工夫，于晶帶來的殺手，全數橫屍就地。

包天成很驚異這些弩箭手的成就，但他却又有些不太相信，回顧王榮道：「王鏢頭，你這暗器配合的佳妙，似是尤在總座之上了。」

王榮低聲道：「不完全是我們的力量，另有高人在暗中相助。」

包天成道：「什麼人？」

王榮道：「是林少兄的朋友，用豆粒打穴的奇技，暗中帮我們殲敵。」

包天成道：「我說呢，黑劍門中的殺手，怎會躲不過我們弩箭手的攻擊？」

不知道是有意，還是無意，于晶帶來的人，雖然全數就戮，但她本人却是毫髮無傷。

眼看着同伴死傷殆盡，于晶實也沒有信心再打下去。封住了林成方的劍勢，忽然跳開，道：「住手！」

其實用不着她叫，林成方已然收住劍勢。

于晶環掃了隨來的同伴一眼，都已全數氣絕，連一個重傷者也沒有。

林成方笑一笑，道：「姑娘，怎麼樣？還要不要再打下去。」

于晶道：「只有咱們兩個人麼……？」

斬情女接道：「那可不一定，你們黑劍門一向是以多打少，只問目的，不擇手段，咱們似乎是也用不着和你們講什麼仁義君子吧？」

于晶道：「看來，你們的確不是一些好對付的人！」

斬情女道：「姑娘這句話，就說的太客氣了。」回顧了林成方一眼，接道：「林兄，如何對付這位于姑娘，你心中盤算過沒有？」

一時之間，林成方倒是不明白斬情女內心中在鬧的什麼鬼，只好搖搖頭，道：「這個，在下沒有想過。」

斬情女道：「林兄，小妹倒是有處置于姑娘的法子，但不知林兄願不願把于姑娘給交出來？」一面說話，一面以目示意。

林成方眞的茫然了，揣不透斬情女的心意，只好硬着頭皮說道：「姑娘如有處置之法，在下焉有不交出的道理？」

斬情女笑一笑，道：「于家妹子，你別見怪，林兄一點也不懂憐香惜玉，這麼辦吧，你自斬一臂，我作主，放你離去。」

于晶道：「這話當眞？」

斬情女道：「這麼多的人，聽到了我說的話，還能假得了麼？」

于晶右手長劍一揮，硬生生把一條左臂，齊肘斬了下來。

斬情女道：「女英雄，就此請便吧！」

于晶飛身而起，躍上屋面。

斬情女道：「王鏢頭，下令放她走。」

王榮高聲說道：「不許攔住于姑娘。」

望着于晶快步而去的背影，包天成低聲道：「易姑娘，放走她，可有特別的用心麼？」

斬情女道：「她傷的不輕，我要看她在何處落足。」

林成方道：「對！我追下去。」

斬情女道：「不用了，我已派有人追下去了。」

林成道：「什麼人？」

斬情女道：「三尺金童丁盛，這小子，別的能耐沒有，但追踪及藏身之術，却是天下少見的高手。」

林成方微微一笑道：「他身材矮小，動作再快速一些，那就很少被人發現了。」

斬情女微微一笑，未再多言。這時，王榮已下令收拾去屍體，有幾個負傷的趟子手，也包紮好，自去休息。經過了這一場搏殺，包天成發現了兩件事情，一件是萬壽山的高明，在羣豪之中，穩穩領先，一件是在這鏢局之中，有一位身懷奇技的高人，隱身在暗中相助。

他施用一種十分隱密，但確又極具威力的手法，使得場中的強敵，都在不知不覺中受了暗算。身受暗算的人，已然橫屍死去，他們就算有什麼感覺，也已經無法說出來了，但和他們動手的人，也都感覺到了這件事情，那就是強敵忽然間手臂一軟，留下了致命的空隙。

包天成親身體會到這件事情，和黑劍門中殺手動手的人，也都感覺到了這件事。

這一戰下來，萬壽山很自然受到了特別的禮遇，斬情女也同樣受到了一種特別的敬重。

包天成望望天色，笑道：「萬兄，易姑娘，現在要不要休息一下？」

萬壽山道：「看樣子，他們不會來了，咱們也該借這個機會，好好的休息一下。」

包天成道：「萬兄，今夜一戰，使在下有個很奇怪的感覺。」

萬壽山道：「甚麼感覺？」

包天成道：「武林中黑、白兩道聞名喪胆的黑劍門，也不過如此罷了。」

萬壽山吁一口氣道：「黑劍門所以能在江湖建立了一種權威，咱們都有責任，如若他們初出道時我們就給他一種厲害一些的打擊，也許黑劍門就不會在武林中造成這一種局面。」

包天成道：「說的也是，大家越怕他們，他們就氣焰越高，眞和他們幹了起來，他們也不過如此，也是一個人罷了！」

萬壽山道：「對，今宵咱們已經證明了這件事情，如何能把這件事傳揚到江湖上去？使人們都能振作起來，對抗黑劍門。」

包天成道：「這個，閣下可以放心，別的本事，在下沒有，如若想法子把它在江湖上傳揚開去，四海鏢局子很快就可以完成閣下這個心願。」

萬壽山道：「那就成了……」

斬情女道：「我們如若把這事傳揚到江湖去，那無疑在黑劍門的招牌上抹一臉狗屎，這就有得他們難看了，不過也將會招致他們全力的報復，這一點，不知道諸位想到了沒有？」

萬壽山道：「易姑娘，咱們已經和黑劍門正式爲敵，雙方面已經鬧到了流血相見，你想想看，還有甚麼顧忌的？」

斬情女道：「我不是顧忌甚麼，而是今夜一戰之後，使我和包總鏢頭，有了一種完全不同的感慨。」

萬壽山道：「姑娘有何高見？」

斬情女道：「今夜一戰，使我感覺到黑劍門確有他驚人的實力，比我想像中至少要高強很多倍，于晶說的不錯，到目前爲止，他們是低估了咱們，金八爺、萬總鏢頭、還有林兄，都是他們意料之外的強敵……」

語聲頓了一頓道：「自然，咱們還有一位隱身相助的高人，更出了他們的預計，再加上四海鏢局子這等佳妙配合的暗器，使咱們得到了一個大獲全勝的機會，但不能以此爲訓，如

若他們下一次再來，必將是雷霆萬鈞之勢。」

一戰之後，有了兩種完全不同的看法，而且，每一種都有着相當的理由。

林成方點點頭道：「易姑娘說得有道理，這一次咱們傷亡很少，但却不能以此爲訓。」

斬情女道：「最重要的是，我在想，咱們應該再如何加強實力？」

包天成道：「易姑娘，咱們要如何加強實力？」

斬情女回顧了林成方一眼，道：「林少兄，我看也應該通知你那些朋友一聲了。」

林成方苦笑一下，道：「易姑娘，他們只能找我，我却無法找到他們。」

直到此刻，包天成完全瞭解林成方背後還有一些力量。擧一反三，包天成立刻瞭解到林成方並非是一個眞正的鏢師身份。

林成方不是，萬壽山自然也不是，像萬壽山這樣的高人，也決不會在寶通鏢局那樣的小鏢局中，担任一個總鏢頭的職位。

斬情女皺皺眉頭，道：「林兄，如若咱們無法找到那些人，你可曾想到後果麼？」

林成方道：「什麼後果？」

斬情女道：「如是黑劍門眞是傾盡實力來犯，咱們這些人，能不能抗拒得住？」

林成方道：「這個，在下也無法答覆。」

斬情女道：「如是雙方拚個同歸於盡，那就罷了，萬一，他們的實力，超過我們甚多，那豈不是一場很大的痲煩麼？」

林成方道：「姑娘的意思是……」

斬情女接道：「我担心咱們會全軍覆沒，被黑劍門中高手一擧把咱們完全撲滅。」

萬壽山道：「事情眞有那樣嚴重麼？」

斬情女道：「如若來的人，都像和你萬爺動手的劍士一樣，他們來上十幾個，咱們如何抗拒？」

萬壽山怔了一怔，道：「他們眞有那麼多的高手，這件事，倒是有些痲煩了。」

斬情女笑道：「萬前輩，那些人，還不是黑劍門中的頂尖人物，如是，他們再來了兩個高一等的人物，能夠對付他們的人，只有你萬前輩尙可一戰。」

林成方笑了笑，道：「易姑娘，經過這一戰之後，反而豪氣盡失了。」

斬情女神情肅然的說道：「我聽你談過黑劍門的事，想一想于晶對你說的話，倒是有幾分可信，你們男人怎麼想？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一個女孩子都希望自己能好看一些，于晶長的不錯，自然，也該有女孩子愛美的天性，缺個胳臂，斷條腿，對一個少女而言，那是生不如死，但她竟然忍心斬下自己一條臂。」

林成方點點頭，道：「姑娘說的有理，那又是爲了什麼呢？」

斬情女道：「因爲，那裏有更可怕的威脅，或者是更大的吸引力。」

林成方道：「嗯，姑娘看她，是不是受到了某一種控制？」

斬情女道：「什麼控制？」

林成方道：「譬如說，她被一種藥物控制了生命，兩害相權取其輕，死亡和斷臂之間，作了一個抉擇，她選了斷臂。」

斬情女道：「我看不像。」

林成方道：「如若她的父母家人，受到了什麼危害，使她不敢背叛黑劍門……」

斬情女道：「也不像。」

林成方道：「姑娘，他能不能找一個原因出來呢？」

斬情女道：「我覺得她毫不猶疑的斬下一條手臂，可能有兩個原因。」

林成方道：「第一個是……」

斬情女道：「她對黑劍門仍然充滿着信心，覺着咱們終必會毀在黑劍門的手中，所以，她心中一直覺得自己有着快意恩仇的機會。」

林成方道：「第二個原因呢？」

斬情女歎息一聲，道：「黑劍門這個組合，一定有着他過人的統治力量，也有着使人向心的狂熱，所以咱們想法子，找出他們用的什麼辦法？」

包天成道：「易姑娘，高明，高明。」

斬情女道：「小妹一向在江湖上打滾，看法也許有些偏頗，還望諸位指正。」

包天成道：「在下是由衷的讚佩。」

萬壽山道：「這麼說來，她心中一直還有着仗持，充滿着信心，所以，她寧可斷臂，也不肯放下兵刃。」

斬情女點點頭，道：「萬前輩一語道破，正是如此。」

萬壽山道：「說的也是，咱們必須要找出這個原因才行。」

林成方道：「看來，要等三尺金童丁盛回來之後，咱們才能找出一點眉目了。」

斬情女道：「是，這要等丁盛回來，聽過他的報告之後，再作道理了。」

包天成道：「萬兄，易姑娘，咱們是不是要休息一下？」

斬情女道：「諸位，先請休息一下吧，我要等等丁盛。」

只見人影一閃，三尺金童丁盛已飛落在廳中，笑道：「易姑娘，在下幸未辱命。」

斬情女道：「這麼快就回來了？」

丁盛道：「因爲于晶跑得不遠，所以，我也很快就回來了。」

斬情女道：「他在什麼地方？」

丁盛道：「想不到的，她就在兩條街外面一座庭院之中。」

包天成一呆，道：「這個怎麼可能呢？」

丁盛道：「那丫頭很狡猾，先在外面兜了一轉，然後，才回到那座宅院中去的。」

包天成回顧了王榮一眼，道：「兩條街的外面一座宅院，那是什麼地方？」

王榮道：「這附近都是民房、宅院，都不太大。」

丁盛道：「本來也不大，一座小小的四合院，但于晶却是千眞萬確的進了那座宅院。」

斬情女道：「現在還在麼？」

丁盛道：「不錯啊，現在還在。」

斬情女道：「萬爺，包爺，咱們要不要過去瞧瞧？」

包天成道：「應該去，黑劍門當眞是一個叫人頭疼的組合，他們以各種不同的身份，出現於江湖，以各種身份掩護。」

斬情女道：「這眞是一個可怕的組合。」

包天成道：「易姑娘，咱們要不要多去幾個人？」

斬情女道：「對！咱們多去幾個人，一擧把于晶捉住。」

林成方道：「姑娘，于晶既然敢逃到那個地方，自然相信他們會保護她。」

斬情女道：「林兄的意思是……」

林成方接道：「那雖是一個小小的宅院，但決不可輕視。」

萬壽山道：「去？包兄，你看咱們去些什麼人？」

包天成道：「我算一個。」

萬壽山道：「我也去。」

斬情女道：「林兄，我，田昆，請王榮兄帶路。」

王榮道：「好！我再帶五個弩箭手去。」

丁盛道：「要去快一些，在下帶路。」

林成方、斬情女、田昆，緊隨在丁盛身後行去。

（未完）

武俠長篇故事

五霸七雄

諸葛青雲·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孟贊在柳延昭的暗中指示及援助下，打退鍾離燊及丘琳後，柳延昭這才現身與孟贊、秦文玉相見。孟贊把前此情形向柳延昭報告，柳延昭判斷焦艮與蕭克英擅自他往，必有別情。於是便四下找尋有無留下暗號。果然在地上發現「尾隨送血」四字，隨後又在樹幹上發現焦艮所刻「三姐被擒、尾隨送血」八字。柳延昭看了這些留字，一時也摸不着頭腦，不知這「三姐」指的是誰？秦文玉便提醒他，在他所認識的紅粉密友中有誰有資格被列爲「第三號」？柳延昭被秦文玉調侃，俊臉微紅，目注地上「尾隨送血」四字，怔怔出神……

三幅玉屏風　圍着一條龍

孟贊笑道：「不錯，我們是托大哥之福，才有此僥倖！」

柳延昭指着地上的「尾隨送血」四字，劍眉微蹙，緩緩說道：「天下只有『送錢、送物、送人』，甚或『送命』之說，從來罕聞『送血』之語，則不問可知，這所『送』之『血』，必然絕不尋常，具有迫切需用的極大作用。」

孟贊目光一亮，怪叫說道：「我明白了，這是指小子的『血』，因爲他吃過『龍虎紫菌』，他的『血液』，具有祛毒神效，蕭大妹誤中奇毒，一飲了他的『血液』，便會霍然復原的呢！」

柳延昭移步走到焦艮留字的樹幹之前，指着那「三姊被擒，尾隨送血」八字，笑道：「『血』源業已推出了，則『送血』之意，必係『救人』無疑，如今且求研究救甚麼『人』？換句話說，也是要來推斷，被三弟稱作『三姊』之『人』，究是那個？」

孟贊目注焦艮在樹上所留字跡，先是搖頭，忽然精神一振，揚眉叫道：「大哥，『三姊』二字，粗看上去，範圍太廣，不易推斷，但若仔細一想，却仍有跡象可尋。」

柳延昭笑道：「二弟既動靈機，請抒高論。」

孟贊道：「我的靈機不多，要請大哥予以補充或加修正，以期獲得驪珠……」

柳延昭道：「二弟你說吧，不必客氣了。」

孟贊道：「第一，『三姊』是一個女人……」

秦文玉聽得不禁「噗哧」一笑！

柳延昭側顧秦文玉說道：「玉妹不要笑他，推理之道，便是如此，要根據各項已知原則，然後綜合研究，推測出未知事項。」

秦文玉收了笑容，孟贊繼續說道：「第二，這位『三姊』，是在急難之中，第三，她的身份十分重要，才逼令小小子顧不得在此等我，立與蕭大妹尾隨追去。」

柳延昭表示嘉許地，點頭又說道：「好，我來替二弟補充一點，就是這『三姊』二字，似乎是籠統稱呼？她不單是焦三弟的『三姊』，也是你的『三姊』，甚或也是蕭大妹的『三姊』！」

孟贊連連頷首道：「對，對，她一定有共同承認的『三姊』身份，不然，小小子不會寫得這等籠統。」

柳延昭道：「二弟與三弟一同出道，除了這次之外，幾乎未曾作須臾之離，不妨細想一想，三弟所認識的女子中，有誰也可以被你稱作『三姊』？」

孟贊不加思索，便即神色堅定地，向柳延昭搖頭答道：「沒有，絕對沒有，小小子向來一見女子，便告臉紅，他除了和蕭大妹相當談得來之外，根本不愛和其他

女子接觸。」

柳延昭皺眉道：「哦！這就奇怪……」

秦文玉忽在一旁，接口嬌笑說道：「並不奇怪，我能不能也來補充一點意見，參加你們的推理之學？」

柳延昭笑道：「當然可以，玉妹有甚麼高明看法？」

秦文玉目注孟贊，含笑問道：「孟二弟，我可不可以這樣叫你，並以同樣的稱呼，叫焦艮爲『焦三弟』呢？」

孟贊雖有點莫名其妙，但仍毫不遲疑地，向秦文玉點頭答道：「當然可以，秦姊姊是柳大哥的……」

說至此處，因不知道應當怎樣措詞，以致臉上一紅，說不下去。

秦文玉倒毫不忸怩地，嫣然一笑，倜儻大方，揚眉說道：「譬如你柳大哥有三個，或是更多個的紅粧密友，你和焦三弟會不會順着她們排行，而稱以『大姊、二姊、三姊、四姊……』？」

孟贊的一聲「當然」，剛剛出口，柳延昭已向秦文玉皺眉說道：「玉妹，你……你怎麼扯到我的頭上？……」

秦文玉嬌笑道：「一定會扯到你的頭上，由於你的『共同稱呼』，提醒了我，因爲只有你這『柳大哥』的紅粉密友，才會獲得孟二弟、焦三弟、和蕭大妹的『共同稱呼』，也只有你這條風流瀟洒，奕世不羣的『乾坤聖手，四海游龍』，才衣香鬢影，到處留情，有連自己都認不清楚的無數紅粧密友！」

柳延昭俊臉飛紅，苦笑叫道：「玉妹，別寃枉我，也別太輕視我，柳延昭生平決不輕易動情，一般俗粉庸脂，也看不在我的眼內！」

秦文玉笑道：「說，說老實話，令你動情的，曾有幾人？

柳延昭被她逼得很尷尬，俊目閃光，眉兒連挑幾挑，正色朗聲說道：「曾有一番情刻骨，最難消受美人恩，柳延昭認爲不能辜負的絕代佳人，共有三位，並自知福薄，深恐綺孽難消，立誓從今以後，決不再……」

秦文玉佯嗔似的，對他白了一眼，搖手接口笑道：「不必假撇清了，趕快從實招來，以序而論，第一位是……」

柳延昭不等秦文玉的話完，業已滿面神光，朗然說道：「第一位是我『天魔玉女』玉嬌娃玉姊姊……」

好一個胸襟豪邁的「乾坤聖手，四海游龍」，不單說人，並且說事，竟把「天魔別府」的一夜春光，侃侃而談，毫無所隱地，向秦文玉敍述一遍。

秦文玉聽得深爲動容，等柳延昭話完之後，連頷螓首笑道：「大哥眞可謂：『書有未曾經我讀，事無不可對人言』，我尊敬你，也心折玉嬌娃姊姊，總而言之，我佩服你們兩位。」

柳延昭嘆道：「可惜不知她如今芳蹤何處？否則，我們的降魔衞道大業，豈不多位絕好幫手？」

秦文玉嬌笑道：「大哥放心，像玉姊姊這等人物，一旦鍾情，終身不二，我敢担保，她不會遠離你的，或許人在眼前，也說不定？」

柳延昭委實對玉嬌娃相思欲絕，聞言茫然四顧，一副情癡神色，喃喃說道：「是……是眞……眞的麼？玉姊姊她……她……她……」

秦文玉忍俊不禁地，噗哧一笑道：「大哥不要老是想你的『玉姐姐』了，機緣未至，且說說其餘兩位吧，序列第二的又是誰呢？」

柳延昭茫然神色一收，把雙目神光，湛然凝注地，盯在秦文玉的絕代嬌靨之上，揚眉答道：「玉妹，你說過了……」

這回倒把秦文玉弄得爲之一怔，柳眉微蹙，詫然問道：「我說過了？我說過甚麼話兒？」

柳延昭正色答道：「我記得玉妹剛剛說過一句：『人在眼前』……」

「人在眼前」一語，才說出口，孟贊便喝采連聲，拊掌笑道：「胸無彩鳳雙飛翼，心有靈犀一點通，好個『人在眼前』，秦姐姐，我以後應該改稱你『秦二姐』了。」

秦文玉想不到柳延昭竟如此直言不諱，雖被弄得玉頰生霞，但芳心中倒也十分熨貼受用，趕緊設法岔開話頭，目注柳延昭道：「大哥，第三位呢？」

柳延昭應聲答道：「司馬玉嬌！」

秦文玉一怔道：「司馬玉嬌？司馬玉嬌是誰？她和『尊天會』的少會主司馬玉人，有無親戚關係？」

柳延昭說道：「司馬玉嬌就是司馬玉人……」

秦文玉與孟贊聽得均大吃一驚，秦文玉並恍然有悟地，點頭笑道：「難怪，難怪其人如玉，並於『九迴谷』外，對我態度特別，我在當時，絕未想到那位倜儻風流，英雄絕世的『尊天會少會主』，竟會是易釵而弁？」

關於與司馬玉嬌的定情經過，柳延昭有些碍口了，遂只扼要敍述，避開太旖旎處不談地，目注秦文玉道：「玉妹，你這位女青天，既已把關係人物，叫我一一供出，如今該結案了，這『三姐』二字，難道指的是司馬玉嬌？」

秦文玉蹙眉一想，點頭說道：「極有可能，大哥與孟二弟請注意樹幹上『三姐』以下的『被擒』二字……」

柳延昭與孟贊同時投注目光，秦文玉指着樹上字跡，又道：「司馬玉嬌既然傾心大哥，又受萬心玄逼婚威脅，極可能設法逃出魔窟，而萬心玄等羣凶，更極可能派遣好手，隨後追踪，這『被擒』二字，豈不是有着落了？」

柳延昭目注樹幹，點頭說道：「玉妹分析得極有道理，你看這『被擒』二字，筆劃較深，可見焦三弟當時心急程度，更可因而推斷被擒者可能身中奇毒，極爲危殆，才逼得焦三弟與蕭大妹必須『尾隨送血』，不能在此等待孟二弟和玉妹……」

孟贊與焦艮的交情太厚，關切自甚，聞言之下，不禁愁上眉梢，急急說道：「小小子的血液，雖能去毒，但已被蕭大妹喝了不少了，還能有幾多血呢？大哥快把他們去向，推斷一下，我們是集體追踪？還是分接頭應？總而言之，動作要越快越好。」

柳延昭道：「方向不必推斷，只有一個，就是追往回轉『小與安嶺九迴谷』的

路徑……」

孟贊道：「走，走，大哥，我們立刻走……」

他一面說話，一面已欲舉步，但柳延昭却冷笑一聲，揚眉說道：「二弟別急，未必走得成呢，你是對三弟太以關心，神思微亂，才不曾覺察我們業已在至少四人的包圍圈中！」

孟贊一聽已入包圍圈中，不禁目閃神目，眉間也騰起一片森森殺氣，向四外不住打量……

秦文玉却揚眉嬌笑，雙現梨渦地，目注柳延昭，搖頭說道：「大哥，這回我與你的意見，略有不同，你是說『未必走得成』，我却說『不必再走』……」

柳延昭訝聲問道：「不必再走?玉妹此話怎講?你是不關心焦三弟，或是認爲他福澤深厚，不會有甚失閃?」

秦文玉笑道：「除了三弟之外，還有位三妹，和蕭大妹呢，我怎會如此托大，不對他們關心，只是有種奇妙感覺，覺得圍在我們四外之人，毫無殺氣，未必是敵人呢?」

柳延昭先是「哦」了一聲，旋又深以爲然地，點點頭說道：「玉妹說得對，我也未曾發覺，武林人物最易感應的森森殺氣……」

一語甫畢，秦文玉目光電掃那些小林、亂石，以及崖角之間，面含嬌笑，揚眉叫道：「諸位到底是誰?可以請 身了，有沒有我所猜料的司馬三妹在內?」

她的語音才住，從林內、從石後、從崖角，果然緩步走出了三個人來。

這三人究竟是誰?且讓柳延昭、秦文玉和孟贊，看得仔細一點，筆者要先行敘述，一個身中淫毒，被戚如山不懷好意，引入深林，一個出聲嬌哼，引得「西漠神駝」赫連甫趨前探看，情勢雙雙危急的玉嬌娃和司馬玉嬌方面。

× × ×

入林三丈左右，戚如山瞥見有塊如茵草地，便滿面淫笑的停下脚步。

玉嬌娃此時彷彿業已神志不清，目光茫然地，隨同站住。

戚如山得意笑道：「『花花春粉』，妙用無邊，玉姑娘能支持至此，尚未百脈如沸，慾情如火的自行寬衣解帶，足見你修爲深厚，遠非世俗女子可比，但越是這等資稟紅粧之人，少時快活起來，也必越發欲仙欲死……」

他是一面說話，一面在寬卸外衣，認定玉嬌娃人已難支，必和他同樣動作。

但才脫下一件外衣，便覺玉嬌娃毫無動作，不禁詫然注目，向對方臉上凝神看去。

這一看，才覺出玉嬌娃不單正用一種奇異目光，注視自己，口中並喃喃不絕。

所謂奇異目光，既非「情慾」，也非「惡毒」，只散發着一片「憐憫」。

而她口中喃喃不絕地，也正是反覆說着「萬惡淫爲首」五字……

戚如山委實因對方姿色太美，慾念蔽智，至此仍無所悟，淫笑兩聲接道：「玉姑娘，你說錯了，不是『萬惡淫爲首』，而是『萬趣淫爲首』……」

話方至此，玉嬌娃臉色突然一沉，向戚如山冷冷說道：「婆心苦口，難醒癡迷，你既無法回頭，僅在『花花太歲』外號，和所煉『花花春粉』的歹毒程度，已可斷定不知糟塌過多少烈婦貞娃，我只好爲世除害了！」

戚如山如今才知「花花春粉」竟未生靈效，想起玉嬌娃的厲害不禁胆怯欲遁。

但心念才動，全身一震，已被玉嬌娃隔空吐勁，制了穴道。

玉嬌娃見他神色在驚懼之中，帶有疑詫，遂哂然說道：「戚如山，你大概奇怪你平素萬用萬驗，造孽無數的『花花春粉』，爲何對我失效?我便將內情說明，讓你作個明白鬼兒也好！」

戚如山委實對自己所煉淫藥，過於信賴，又指望「西漠神駝」赫連甫，或會發現蹊蹺，趕來救應，遂從目光內流露出欲知究竟的希冀神色！

玉嬌娃冷笑一聲，說道：「你見赫連老駝子用無恥手段，暗算我司馬三妹得逞，便得意忘形，忘了我借用『吝嗇夫人』錢太貞的名號，曾爲『尊天會』的軍師，曾受司馬會主寵敬，由他和萬心玄合送了我一粒『三目藍蛇豎目』，暨『三目藍蛇蛇胆』……」

戚如山心中大震，想起這兩樣東西均是難得異寶，若是合服，足可祛治各種臟腑未壞的奇毒重傷，具有起死回生之力！

玉嬌娃笑道：「我便因有此異寶在身，才要求抱送司馬三妹，一路奔馳，小施手脚，司馬三妹所中奇毒，暨『九陰指』力，應已不礙事了！」

戚如山大驚道：「司馬玉嬌的傷毒已解……」

他是情急之下，猛然開口，才發現自己雖受制，却能開口發話。

玉嬌娃道：「當然傷毒已解，否則，我怎要把你誘開，讓赫連老駝子懵懂無知的，噌噌辣手，也讓司馬三妹好好發洩生平第一次上當受制的窩囊氣兒！」

戚如山知曉赫連甫的安危，關係自己生命，遂驀然張口一嘯！

玉嬌娃哂道：「你不必再作夢了，我爲了穩妥起見，除利用『三目藍蛇』的豎目蛇胆以外，並留了話兒，要蕭大妹、焦三弟暗中隨來，赫連老駝子無恥陰毒，惡貫滿盈，大概業已遭報，不會再做你的護身……」

「護身符」的符字尚未出口，已有一聲清嘯，從林外傳來。

但這聲清嘯，脆朗高亢，宛如鳳噦，屬於女音，顯非出於赫連甫之口。

戚如山萬念皆灰，玉嬌娃右手又揮！

這位「天魔玉女」，不，其實稱作「天魔聖女」，生性慈悲，未爲已甚，只是隔空吐勁，點中戚如山的心窩，使這「花花太歲」，惡貫滿盈奄然死去，也使「九爪鷹王」戚九淵絕了後代！

除去戚如山後，玉嬌娃緩步出林，但才到林邊，便有一件黑忽忽的東西，迎面飛到。

玉嬌娃發現那東西不像暗器，便伸手接住一看，正是「西漠神駝」赫連甫的項上人頭！

她大喜叫道：「三妹，你得手了，總算讓你出了一口窩囊惡氣！」

人隨聲出，穿越深林，却見司馬玉嬌已不是單獨一人，正與蕭克英、焦艮站在一處。

司馬玉嬌一見玉嬌娃，便蛾眉雙蹙地，苦笑一聲說道：「大姊，你會不會怪我下手太辣?但這老駝子太無恥陰毒，對我先後暗算，毫無人味……」

玉嬌娃連搖雙手，並向赫連甫倒在石前的無頭屍身，看了一眼，含笑說道：「誅惡如同勸善，這種無恥老賊，行爲卑鄙，心機惡毒，生平孽債必多，委實饒他不得，那戚如山不也同樣被我一指穿心，歸諸報應了麼?」

蕭克英欣然歡笑，說道：「玉大姊與司馬三姊均安然無恙，並把大荒『雙聖谷』總管，和戚九淵的孽子除去，眞是再妙不過……」

焦艮突然苦笑叫道：「蕭大妹，恐怕不大妙呢?我們曾與大小子約定在潭邊等他，彼此不見不散，萬一他把秦姊姊救回，不見我們，豈不……」

玉嬌娃笑道：「三弟不必着急，我們未走多遠，並沒有躭擱太多時間，而孟二弟搜尋援救秦二妹之舉，也非易事，快點趕回，或尚不致彼此參差之虞?」

聽她這樣一說，三女一男等四位武林奇俠遂盡展脚程，馳回原處。

她們距離寒潭還遠，便發現鍾離燊與丘琳，神情狼狽地，匆匆遁去。

玉嬌娃笑道：「照此情形，潭邊必然有事，孟二弟與秦二妹必已回來，我們且從四面掩去，悄悄合圍，也好爲他們打個接應。」

司馬玉嬌等自然贊同，遂各選一方，躡足潛蹤，悄悄掩去。

但他們仍未能瞞得過秦文玉等的高明耳力，也絕未想到柳延昭竟這快藝成，也在此處出現。

等到柳延昭秦文玉等發話一叫，司馬玉嬌與焦艮、蕭克英首先應聲緩步走出。

柳延昭雖極倜儻，但因與司玉嬌關係不同，見了她時，不禁俊臉飛紅，心中騰騰亂跳！

爲了掩飾這種尷尬，他目注另一片尚未有人出現的崖角，朗聲叫道：「還有一位是誰?爲何架子這大，對柳延昭吝於一面?……」

司馬玉嬌一路以來，已被玉嬌娃調教得柔順得多，也大方得多，聞言之下，嫣然一笑道：「大哥，你說話要客氣一點，那位是令你魂牽夢縈，相思欲絕之人！」

柳延昭先是大吃一驚?旋又以不信神色，目注司馬玉嬌問道：「誰令我相思欲絕?難道竟……竟會是玉姊姊麼?」

司馬玉嬌目注玉嬌娃藏身崖角，嬌笑發話叫道：「玉姊姊，請出來吧，就憑柳大哥這份神情，與他所承認的『相思欲絕』四字，已足證你在他心中份量，遠遠超過我和秦二姊，應該名副其實，担任第一扇『玉屛風』了！」

話聲之中，人影雙飄！

一條人影是她自己縱向秦文玉，與這尚未以女兒家本來形相見過面的秦二姊，執手寒暄，另一條人影則比她更爲快捷，更爲靈巧，是屬於柳延昭所有。

因柳延昭一聽崖角藏人，果是自己苦尋不得，相思欲絕的玉嬌娃，遂迫不及待，一面高呼『玉姊姊』，一面展足輕功，向崖後撲去。

但身形撲到，崖後空空，那裏有半點人影?

柳延昭以爲玉嬌娃又高蹈遠隱，避開自己而去，不禁長嘆一聲，目中含淚地，連連頓足。

孟贊見狀，含笑叫道：「大哥不要跳脚，玉大姊是從側面繞來，她關心秦二姊的遇險之事，正把還剩下的一點『三目藍蛇』蛇胆和豎目合研藥粉，喂給秦二姊服用呢?」

柳延昭舉目一看，這才寬心大放，並愧自己空蒙師恩，已參上乘藝業，却仍不能充分明心見性，有欠穩重，一聽玉嬌娃來到，神智立昏，連視力聽力方面，都打了不少折扣。

他定了定神，紅着一張俊臉，緩步走過，向玉嬌娃抱拳一禮道：「玉姊姊放心，秦二妹業已經我……」

玉嬌娃的確擺出一副身爲大姊的派頭，白了柳延昭一眼道：「我知道二妹經你以上乘心法，隔體傳功，治愈臟腑傷勢，但你雖然修爲精進，遇事仍嫌躁急，求功太切，沒有顧慮到她身受水底重壓，內臟損耗，務宜緩緩復原，若用強力猛劑，目前縱見效驗，却會留下日後隱患麼?」

柳延昭原是行家，聽得玉嬌娃所說，含有至理，不禁急出了一頭冷汗！

玉嬌娃見了他這份神情，梨渦雙現地，嫣然一笑說道：「昭弟別急，我借用『吝嗇夫人』錢太貞的身份，在『九廻谷』內，担任『尊天會』的軍師之際，萬心玄送過我一粒『三目藍蛇』豎目，『黑白天尊』司馬會主又加贈一粒同樣蛇胆，二者合研，便成療傷祛毒的無上聖藥，我仗此在途中爲司馬三妹，和自己消弭一場刦數，適才又以所餘喂了二妹，如今她不僅已無他日之患，並因得你之助，益增元氣，頗有所獲……」

延柳昭一面喜心翻倒，一面驚奇萬分地，目注玉嬌娃，失聲問道：「玉姊，你眞神通廣大，居然變成『吝嗇夫人』錢太貞，並担任過『尊天會』的軍師要職?」

玉嬌娃笑道：「不單如此，妙事太多，如今我已恢復原來身份，但『小興安嶺』的『九廻谷』內，却還有位『天魔玉女』玉嬌娃呢！」

除了司馬玉嬌之外，在場諸人均一齊聽得目瞪口呆，莫名其妙。

玉嬌娃目光一掃，嫣然又道：「其中情事，除了司馬三妹外，連昭弟與秦二妹也全無所知，如今反正無甚急事，我便說清來龍去脈，讓大家明白也好！」

話完，又對柳延昭深情脈脈地，瞟了一眼，秀眉微揚說道：「昭弟，話兒要由你我分手之日談起，你知不知道，你在『天魔別府』洞口，狂呼頓足，終於含淚而去之際，我並未去遠，只是強制情懷，蜷伏在你頭頂上方隱處?……」

那樣倜儻的「乾坤聖手，四海游龍」柳延昭，在玉嬌娃更倜儻更大方的面前，居然一點也倜儻不起來，脹紅着一張俊臉，叫了聲「玉姐……」，但目光却連一刹那都不得離開，半瞬不瞬，緊盯在她清秀

美俏的絕世嬌靨之上。

玉嬌娃毫不避怯的，與他目光微對，低低嘆了一聲……

跟着，便把一切別來經過，直到目前，毫無所隱地，向柳延昭、秦文玉、孟贊、焦艮、蕭克英等，詳細說出。

其中，自然可歌可泣，妙處令人解頤，險處令人咋舌，聽得柳延昭等人，一齊出神忘我。

玉嬌娃慢慢而細細地，把自己與司馬玉嬌魔巢脫險，暨「尊天會」如今已入萬心玄控制，「黑白天尊」司馬霖可能連行動都不太自由等情說完，目注柳延昭，嬌笑又道：「昭弟，該你說了，你不是由孟二弟、焦三弟轉頒『九絕書生』董老前輩之命，召赴『秦皇島』，進參上乘藝業，以備在『尊天大會』之上，衞道降魔，完成大業麼？怎有這快便又出江湖……」

話方至此，柳延昭英挺絕世的臉龐兒上，已佈滿了縱橫淚漬！

玉嬌娃大吃一驚道：「昭弟，你……你怎麼了？……」

柳延昭一面拭淚，一面答道：「師恩罔極……」

他在答話之時，並伸手入懷，取出一本淡綠色的絹製手抄小書，雙手捧着，向秦文玉恭恭敬敬遞去。

秦文玉接過一看，見書外寫有「凝碧心傳」四個隸書小字，不禁一震，把兩道秋水眼神，緊盯着柳延昭道：「大哥，這……這是我師傅手錄的武功秘訣，你……你是從那裏來的？……」

柳延昭道：「『羅浮仙子』柳老前輩——不，我應該稱為『師母』，她老人家業已從『嶗山』移駕『秦皇島』……」

秦文玉一喜道：「這樣說法，『綠白玉簫雙主人』業告言歸於好，把多年誤會，都解釋清楚了麼？」

柳延昭道：「胸無彩鳳雙飛翼，心有靈犀一點通，老人家們道妙通神，那裏還用得着多言解釋？見面時，只相互一笑，各自恭恭敬敬地，行了一禮，便告滿天雲霧皆散……」

玉嬌娃一旁皺眉問道：「昭弟，『綠白玉簫雙主人』重修舊好，不論對整個武林，或對你個人，均是天大喜事，你怎麼臉上並無喜色？反而……反而有……有戚戚之容？」

柳延昭俊臉上現出一種幾乎無法形容的悲戚神色，低聲一嘆說道：「玉姐說得對，看得更對，這委實是樁天大喜事，但也是樁天大憾事！」

秦文玉全身一震，變色顫聲問道：「也是天大憾事？大哥，你……你……你此，此話怎講？」

柳延昭臉上神色，變化頗大，似乎忽悲忽喜，並悲中有喜，喜中有悲地，長長嘆息一聲，目注秦文玉道：「二妹鎭靜一點，兩位老人家，功行圓滿，業已雙雙成道……」

練武之人，能夠功滿成道，當然是最高修為，也是天大喜事。

但古洞長封，人天永隔，對於滿懷孺慕，深切師恩的門下弟子，何嘗不是一種無法彌補的強烈悲戚？……

秦文玉的淚珠兒，隨着柳延昭的話兒，撲簌簌的滾了下來，玉手微顫地，持着那本「凝碧心傳」，悲聲說道：「大哥剛才給我這本師門秘笈之際，我心靈中已起不祥預感，不……不……不想恩師果……果然業已……業已……」

下面的話兒，秦文玉說不下去了，這位「巾幗之雄」，已英風盡失，哭成了個淚人兒！

玉嬌娃等她略抒悲懷，放聲痛哭了好大一會兒後，方在一旁，握着秦文玉的手兒，加以勸慰地，溫言說道：「恩師道成，雖然音容永渺，終是大喜之事，二妹暫抑孺思，且聽昭弟述事，看看柳老前輩有無其他的遺物遺言。」

柳延昭接口道：「師母還有遺物，也有遺言……」

說至此處，又從懷中取出一綠一白兩管玉簫，向秦文玉遞去。

秦文玉自然認識這是恩師「羅浮仙子」柳凝碧的降魔成名之物，接在手中，略一摩挲，不禁又淚流滿頰，目注柳延昭道：「大哥，我……我恩師有……有甚麼遺言？……」

柳延昭的俊臉有點紅了，略一囁嚅，方舉着手中那管白玉簫道：「師母要……要我好好照顧二妹，並說三玉聯輝，光揚正道，雙簫合璧，黑白同尊……」

秦文玉自然聽得懂這「好好照顧」，以及「雙簫合璧」的弦外之音，不禁心中慰貼，臉上飛紅地，偷偷瞟了柳延昭一眼，低聲問道：「大哥，恩師既要我們以雙簫合璧，衞道降魔，則她老人家昔年與……師公合創精研的那曲『萬妙清音同心簫譜』……」

柳延昭不等秦文玉再往下問，便接口說道：「那『萬妙清音同心簫譜』是我們師門中最高絕藝，妙用萬方，就在『綠玉簫』的簫管之內，二妹請先看上一看，我們恐怕要尋個清靜所在，立即合參，才來得及在『黑白尊天會』上加以運用。」

秦文玉聞言，趕緊從綠玉簫的簫管之中，抽出一卷簫譜，注目細看。

柳延昭趁秦文玉讀譜之際，又向玉嬌娃、司馬玉嬌等，緩緩說道：「玉姐，三妹，我恩師、師母因大道已成，曾以功力轉注，故而我才速成上藝，立出江湖，師母並在成道前，對我說出一樁有關玉姐和三妹身世的莫大機密……」

玉嬌娃聽得柳延昭已獲「九絕書生」董伯奇與「羅浮仙子」柳凝碧等「玉簫雙仙」的功力轉注，正代他忻幸不已，突聞末後兩語，愕然皺眉問道：「有關我和三妹身世……」

柳延昭道：「玉姐大概想不到吧，你和三妹，不是外人，乃是親生姐妹……」

他以為玉嬌娃與司馬玉嬌聞言，定必驚詫萬分，誰知她們兩人，只是相顧一笑。

這一笑，倒把柳延昭笑得莫名其妙起來，目注玉嬌娃和司馬玉嬌問道：「玉姐，三妹，你們笑些甚麼？難道早就知曉這項秘密了麼？」

玉嬌娃道：「我們因彼此容貌身材十分相像，加上全是棄嬰，曾有疑是姐妹之想，如今竟加證實，遂不由自主地，會心一笑而已。」

柳延昭劍眉微挑，目閃奇光地，略帶

詭譎神色，向玉嬌娃問道：「玉姐，你聽明無比，雖然曾起與三妹疑是姐妹之念，但對於你們的生身父母是誰，這大概總無法……」

司馬玉嬌比較性急，已在一旁沉不住氣地，接口說道：「關於生身父母，因我和玉姐，全是棄嬰，自然無法胡亂推測，但『羅浮仙子』柳老人家若有指示，請大哥趕快說出，我和大姐，也好從此改姓歸宗……」

柳延昭一笑，接道：「三妹似乎不必改姓……」

司馬玉嬌一驚道：「難道我本姓就是『司馬』？否則，大哥怎如此說法？」

玉嬌娃的確聰明無比，反應敏捷，聽了柳延昭的不必改姓」之語，立刻悚然一驚，目閃奇光地，盯着柳延昭，失聲問道：「大哥，我和三妹的生身之父，會不會就是『小興安嶺九迴谷』中，羣雄之首的司馬會主？」

司馬玉嬌聞言，幾乎呆了，也在一旁，秀眉緊蹙問道：「大哥，我姊姊的揣測，有可能嗎？司馬會主若是我的生父，又怎會變成我的義父？」

柳延昭笑道：「玉姊靈心慧質，猜得半點不差，這樁事兒，大有曲折，便是由於你們姊妹，才引起你們父母反目！」

司馬玉嬌妙目含淚，神情淒楚說道：「大哥，快……快告訴我，我和姊姊的母親是誰，如今人在何處？」

柳延昭道：「伯母大人姓柳，芳名寒玉……」

玉嬌娃突然手把司馬玉嬌香肩，略一搖晃，急急說道：「三妹，快鎭定心神，細想一想，母親名叫『柳寒玉』，你師傅却號『寒玉仙子』，居處也叫『寒玉洞天』，她們之間，是否有點關繫？……」

司馬玉嬌默然有頃，突告滿面淚漬地，連連點頭，說道：「不會錯了，難怪恩師對我慈愛，有逾常情，而我對於她老人家也有一種難以形容，特別依依的孺慕之感……」

玉嬌娃吸了一口長氣，略定心神，向潭邊羣俠，含笑說道：「這事說來，必然話長，各位且請到那旁樹樁、或石上落坐，好請柳大哥仔細敘述。」

羣俠誰不好奇，連秦文玉也拭去頰上淚漬，收起「萬妙清音同心簫譜」，催促柳延昭快說究竟。

柳延昭道：「事情是這樣的，司馬霖前輩醉心絕藝，遍訪名師，終於在『長白山』的『天池』附近，遇見一位藝業絕高的武林奇人，但却不允傳授，原因在那奇人所習功力，不是正宗，屬於旁門，欲參窮奧，必將永絕宗嗣……」

孟贊聽得嘆道：「旁門與正道之分，便在此處……」

秦文玉道：「孟二弟不可打岔，聽你柳大哥說將下去。」

柳延昭道：「司馬前輩為求絕藝，不惜絕嗣，遂在那奇人面前，立了血誓，歸入門牆，苦學廿年，果然無敵於白山黑水之間，成了關外霸主。」

司馬玉嬌問道：「我母親呢？是怎樣與我父親結識？」

柳延昭笑道：「你母親的武功造詣，不單不下於司馬前輩，可能或有過之，這樣兩位男女英俠，在『鴨綠江』邊相遇，為黎民除害，共斬孽蛟之後，那得不惺惺相惜，互生愛念，不久便結為夫婦……」

玉嬌娃眉頭微蹙道：「我父母結褵既毫無挫折，怎會又互相反目大起風波？」

柳延昭嘆道：「兩位老人家結合未久，柳老人家便有了懷孕跡象，而司馬老人家也就從此皺眉，終日悶悶不樂……」

玉嬌娃恍然道：「我明白了，父親定是由於『絕嗣』之誓，以為自己已失生殖能力，遂因我母親懷孕一事，對她老人家的操守，都發生懷疑！」

柳延昭頷首道：「玉姊猜得一點不錯，但司馬老人家對於柳老人家一向愛重情深，又找不出柳老人家的半點不貞差錯，只好悶在心中，惟因堅信自己沒有生殖能力，遂設計哄騙柳老人家和她遠遊中原，在『泰山』生產，並遣人偽裝仇家，大舉攻襲，他於倉皇應戰中，只顧大而不顧小，救走了柳老人家，却把初生不久的女嬰遺棄。」

玉嬌娃恍然道：「這女嬰就是我了，怪不得我師傅『碧目仙娘』狄去塵說是在『泰山南天門』附近，把我拾得。」

柳延昭又道：「司馬老人家安排此計，雖頗周密，仍然引起柳老人家疑念，終日留心細查，卒於司馬老人家的秘密日記中，查出端倪……」

司馬玉嬌嘆道：「原來兩位老人家便為此反目……」

玉嬌娃搖手笑道：「沒有沒有，玉妹也粗心得可笑，荒唐得可愛，兩位老人家若是由此反目，你從那裏來的？」

這句話兒，惹得羣俠無不哄然失笑！

司馬玉嬌紅着臉兒，白了玉嬌一眼，並向柳延昭催促道：「說，大哥快說下去，我母親得知原故，有沒有向我父親大興問罪之師？」

柳延昭搖頭道：「沒有，柳老人家根本不動聲色，只拉着司馬老人家，一同住在一處被柳老人家命名為『寒玉洞天』的幽僻洞府之中，並曲盡柔情，半步不離地，約莫一年有餘……」

玉嬌娃插口道：「我知道這『寒玉洞天』，便在『九幽谷』後，就是我母親『寒玉仙子』的修眞之所，難怪我父親會嚴命『尊天會』屬下，絕對不許去往『寒玉洞天』的左近驚擾。」

柳延昭取出水壺，喝了兩口，略為潤喉，繼續往下說道：「幾個月後，柳老人家又復有孕，等到瓜熟蒂落，又生了一名女嬰。」

司馬玉嬌苦笑道：「這是我了，原來我比大姊，只小兩歲……」

孟贊失聲嘆道：「柳老人家的心思太妙，用事實作證，不辯自明，這一來，司馬老人家應該大為痛悔，不該胡亂起疑，甚至拋棄自己的親生骨肉大姊了！」

柳延昭道：「調養數日，柳老人家便起產床下地，詢問司馬老人家這第二個女嬰，是不是他親生？要不要遠遊中原，再設法把這所膺唯一骨肉，拋棄到『泰山南天門』？或是其他幽秘之處？」

玉嬌娃妙目中慧光閃動地，遄連撫掌，軒眉嬌笑贊道：「娘的這一着高，爹爹

不單無詞可辯，也必無地自容的了！」

柳延昭笑道：「司馬老人家理屈詞窮，只有連聲認錯，懇求寬宥，但柳老人家却一改年來曲忍柔情，扳起面孔，冷若冰霜地，硬把司馬老人家趕出『寒玉洞天』之外！」

司馬玉嬌目注柳延昭，幽幽問道：「大哥，我爹爹就這樣與我母親分手了麼？大概還有下文……」

柳延昭道：「司馬老人家雖也個性剛强，心高氣傲，但因錯在自己，愧對愛妻，遂在被逐後，並未遠離，就於洞外潭邊，直挺挺地跪了三日……」

玉嬌點點頭道：「跪得好，跪得對，人孰無過無錯？大丈夫應該知錯能認，知過能改才對……」

柳延昭笑道：「玉姐說得對，司馬老人家這三日長跪，畢竟跪出了點道理。」

蕭克英因這件事兒，相當奇妙，聽得心癢難搔地，急急問道：「柳大哥快說，不要吞吞吐吐的賣關子，司馬老人家究竟跪出了甚麼道理？」

柳延昭道：「第一點道理是長跪之中，靜心思過，想通了自當局者已迷，亂起疑心，連生兩女，並未舉雄，可見恩師所云『練功絕嗣』之戒，實非虛言；怎會於長女誕生之際，起了那麼笨拙疑念？」

玉嬌娃苦笑一聲道：「這大概是我命運多舛，應該到『天魔門』下，轉上一轉，然後再仗着一點先天慧根，不惑不迷，硬從魔中悟道！」

司馬玉嬌拉着玉嬌娃的纖纖玉手，妙目流波，嫣然笑道：「從魔中悟道，比從道中悟道，難得太多，所以大姐不論在功力參煉，靈性修爲等那一方面，都比我們高得太多……」

玉嬌娃白她一眼笑道：「三妹怎麼也會給人戴高帽子了？我在靈智方面，或是先天穎悟，但功力參煉方面，畢竟屬於旁門，不僅遠遜昭弟的雙仙秘授，比不過你兼獲父母眞傳，也不會是秦二妹的『巾幗之雄』……」

秦文玉不等玉嬌娃話完，便「呀」了一聲，嬌笑接口道：「大姐剛叫三妹別給你戴高帽子，你怎麼又對我客氣起來？」

玉嬌娃笑了一笑，側顧柳延昭道：「好，我們不客氣了，昭弟請說下去，你所謂我爹爹跪出來的另一道理，是不是把我娘跪得有點心腸軟化？」

柳延昭眼看圍繞自己的這三扇美玉屏風之間，相親相愛，和諧無比，不禁心花怒放，高興萬分地目注玉嬌娃，頷首笑道：「玉姐智慧眞高，猜得絲毫不錯，司馬老人家長跪到第三日上，柳老人家便隔洞傳音，聲稱自己勘破山盟海誓，冷透夫妻之情，却不忍令愛女無父，六歲以前，當悉心爲愛女紮好內功深厚根基，等到第七歲時，命司馬老人家親來帶走，自己也閉洞靜參上道，不再聞問紅塵俗事的了！」

秦文玉嘆道：「女子畢竟心軟，柳老人家這番話兒雖欲懺情證道，其實仍兒女情長，恐怕未能免俗？」

玉嬌娃目注秦文玉道：「我同意二妹的這種看法……」

柳延昭笑道：「司馬老人家也知道只要留下三妹這根情絲，將來便總有夫妻重圓機會，遂在洞外立誓，從此終身不離『小興安嶺』，在『九迴谷』中，永伴愛妻，並盡力設法尋找所棄長女，等有了收穫，再同來『寒玉洞天』，交還掌珠，聽從發落！」

玉嬌娃雖一向洒脫，但由於感慨身世，也不禁雙目之中淚光潸然說道：「關於四海八荒的尋找之事，爹爹定費盡苦心，關東豪傑足跡，必然踏遍『泰山南天門』的每一角落，甚至於『尊天會』爭雄大念，都與此有關，但我爹爹却那裏想得到，我會被偶然路過泰山的恩師『碧目仙娘』狄去塵抱去邊荒化外，變成『天魔玉女』，若不是靈根不泯，把持堅定，並與昭弟邂逅，巧定良緣，幾乎還就此墮落，作了『天魔門』的第七代門主！」

柳延昭想起「天魔別府」的消魂往事，也不禁是惆悵，是回甘地？從心湖中起了一陣激盪……

司馬玉嬌突然把兩道秋水目光，盯在柳延昭的臉上，揚眉問道：「大哥，我有一樁疑問……」

柳延昭笑道：「三妹是否弄不懂我怎會知曉這樁似乎不易爲外人所悉的武林秘事？」

司馬玉嬌方一點頭，玉嬌娃已眼皮連眨，嫣然微笑，說道：「昭弟，我猜猜看，你是在『秦皇島』參師之後，才知此事內情，則可能與你師母姓柳一節，頗有關係？」

柳延昭萬分佩服地，含笑說道：「一點不錯，我師母與『寒玉仙子』柳老人家，是堂姊妹，司馬老人家派遣羣雄，海角天涯地，密搜玉姊下落，『寒玉仙子』自更母女關情，她本人已不願再出『寒玉洞天』，遂修函通知我師母，要她老人家代爲此事盡力。」

秦文玉恍然道：「怪不得我恩師要我參加『巾幗之雄』角逐，要我若是發現甚麼與年貌相當，身世可疑的孤女時，便追查底細，報與她老人家知曉……」

玉嬌娃一手拉住秦文玉，一手挽住司馬玉嬌，十分高興地，嬌笑說道：「那好極了，今日由昭哥宣佈秘密以後，不單我和三妹，成了同胞骨肉，連和秦二妹，也有了師門中的相當親密關係，這……這座『玉屏風』締結得太美好了！」

柳延昭聽她提起「玉屏風」，心中不禁又是一陣甜蜜，目光盯在玉嬌娃的絕代嬌靨之上，春風滿面，含笑問道：「玉姊，你是這個『玉』的姓氏，是不是『碧目仙子』狄老前輩替你——」

「玉嬌娃」笑道：「我是棄嬰，自然不知姓氏，恩師因我皮膚雪白，宛如玉琢嬌娃，才賜了『玉嬌娃』這個姓名，但三字之中，竟有兩字與三妹相同，也可以說是相當巧合的呢！」

司馬玉嬌本來已與玉嬌娃相當親熱，如今更索性偎在她玉臂半擁之中，微仰嬌靨，含笑叫道：「大姊，你……你今後還叫『玉嬌娃』麼？」

玉嬌娃笑道：「爲人不能忘本，我雖被遺棄，那只是由於爹爹的一時誤會，如今既知究竟，當然應該立即改姓歸宗。」

司馬玉嬌高興得梨渦雙現地，秀眉雙揚，嬌笑問道：「大姊，你既歸宗『司馬』，却叫甚麼名字？最好也和我一樣以『玉』字排行，才不會與『玉屏風』脫離關係……」

玉嬌娃頷首笑道：「天地君親師，必須特別敬重，我既不能對我生雙親忘本，自也不能對育我教我之師，完全忘恩，好在『玉嬌娃』三字，只被三妹佔掉兩個，還有一個『娃』字，可以留給我呢！」

秦文玉首先撫掌笑道：「妙極，妙極，司馬玉娃的名兒，字面既美，也頗爲響亮……」

司馬玉娃（玉嬌娃以後便改用此名）正色說道：「大家高興過了，如今應該來談談足以令人警惕之事。」

柳延昭見司馬玉娃說此話時，神情極爲鄭重，不禁悚然問道：「玉姊，你這『警惕』二字，意圖何指？」

司馬玉娃深情脈脈地，看了柳延昭一眼，揚眉正色說道：「我知道昭弟的一身修爲，早就是當代年輕好手中第一人物，如今再得董柳兩位前輩的功力轉注，與上乘心傳，進境定屬驚人，但『尊天』一會，震動江湖，八荒魑魅，齊集『九迴谷』，連萬心玄之師『大荒二老』，也必親臨，你肩担道義，獨對羣魔，絕不能談笑却敵，絲毫大意，當然要充份準備，提高警惕……」

柳延昭頷首，微現汗漬，連連躬身稱是……

司馬玉娃又望了秦文玉一眼，含笑續道：「『白玉簫』和『碧玉簫』，是威震江湖的降魔至寶，『萬妙淸音同心簫譜』是玄門無上絕學，故而目前應該準備的第一要務，便是由昭弟二妹，把這闋降魔法曲，參煉精熟，我和三妹、蕭大妹、孟二弟、焦三弟等，敬爲護法，等你們大功一成，便該趕赴『九迴谷』，設法參謁爹娘，骨肉團聚！」

司馬玉嬌目中淚光瑩瑩地，點頭說道：「『九迴谷』之行，要早點趕去才好，因爹爹顯然不知中了萬心玄甚麼惡毒算計，已被這惡賊控制……」

司馬玉娃搖手笑道：「三妹不要着急，爹爹在『尊天大會』之前，還有利用價值，何況有三位功力通神的前輩奇俠，暗中維護……」

司馬玉嬌詫道：「三位功力通神的前輩奇俠？我只知道可能有邋遢大師或醉酡道長，另外一位，却是誰呢？」

司馬玉娃笑道：「三妹應該對這第三位前輩奇俠，比對邋遢大師、醉酡道長，更爲熟悉，你何妨猜一猜？」

司馬玉嬌聞言，略一蹙眉思索，向司馬玉娃搖頭苦笑說道：「大姊別叫我猜了，我已把『尊天會』內所有好手，暨曾在『九迴谷』附近出現過一流高人，都想遍了，却仍未想出你所指的是那一位？」

司馬玉娃向司馬玉嬌看了兩眼，秀眉微揚，嫣然笑道：「世人往往只看遠處，不看近處，如今三妹不是猜不出來，而是正犯了這項錯誤。」

司馬玉嬌原是冰雪聰明人物，被司馬玉娃這一點醒，頓時「呀」了一聲，滿面驚容。秀眉微蹙，目注司馬玉娃問道：「大姊，你……你難道竟是指我的恩師……我們的生身之母麼？」

司馬玉娃道：「我就知道三妹不會猜不出來……」

司馬玉嬌皺眉道：「娘不是恨死爹爹了麼？她老人家業已聲言不出『寒玉洞天』的呢！」

司馬玉娃笑道：「氣雖在懷，情更在心，畢竟娘和爹是一雙恩愛夫妻，我認爲她老人家雖然宣稱不出『寒玉洞天』，但『尊天會九迴谷』內大事，以及爹爹所作所爲，多年都在娘的洞鑒之內！」

司馬玉嬌細一尋思，以一種無限佩服的目光，看着司馬玉娃，頷首說道：「大姊着實智慧超人，料事如見，娘對『九迴谷』內大事，和爹的言行，確似有所知悉，我以前也曾疑問，娘却推稱靜極慧生，偶生感應而已，如今被你這一點破，越發可見娘對爹，只是表面决絕，其實仍頗關切！」

司馬玉娃笑道：「還有一件更明顯的事兒，足證娘不僅對爹並未絕情，並已有寬恕之念，三妹可記得麼？」

司馬玉嬌苦笑道：「我已經樂糊塗了，大姊不必考我，快請加以指示！」

司馬玉娃笑道：「三妹記不記得你初度負氣出走，『寒玉洞天』參師之後，娘曾叫你把一方翠玉，還給爹爹……」

司馬玉嬌揚眉笑道：「對，對，我記得爹在接受那方翠玉之後，喜出望外，曾高興得流下眼淚，莫非那塊玉兒，便是兩位老人家的定情之物？」

司馬玉娃頷首道：「大概不會有錯，三妹請想，外有邋遢大師，醉酡道長等兩位絕代高人，內有娘的維護，而在『黑白尊天大會』之前，萬心玄尚須利用爹爹身份，號令羣雄，他老人家的安全問題，豈非不會有太大顧慮？」

司馬玉嬌道：「話雖如此，但我們還是應該儘快趕回『九迴谷』，一來維護爹爹，二來也好讓知道大姐這粒掌上明珠，業已無恙歸來，兩位老人家的缺憾彌補，定可言歸於好地，不知要多麼高興？」

司馬玉娃點了點頭，目光移注到柳延昭、秦文玉的身上，含笑問道：「昭弟，二妹，你們參煉『萬妙淸音同心簫譜』之學，請立刻進行，是不是要尋座幽靜山洞呢？……」

柳延昭搖了搖手，並指着右前方密翠浮天，淸陰匝地的一片竹林笑道：「不必找甚山洞，那片竹林，便甚幽靜，又復背倚削壁，形勢絕佳，就請玉姊三妹等在林外護法，莫令外人入內便了。」

司馬玉娃向那片翠篠穿雲，株株又高又大的竹林，看了一眼，點頭笑道：「昭弟與二妹請吧，但不知你們需要多久時間，參修這……」

柳延昭道：「雖然師母已有簫譜傳留，但這種『萬妙淸音』，畢竟是玄門中無上降魔絕學，我與二妹，縱令資稟再高，恐怕最少也要一對週時，才能作到雙簫合奏，不見絲毫劍拔弩張火氣的完全妥叶，爐火純青地步！」

秦文玉聽得自己竟要與柳延昭在林中單獨相對達一日一夜之久，不禁玉頰微紅，向司馬玉娃叫道：「大姐……」

她才叫了一聲「大姐」，司馬玉娃便已知其意地，目注秦文玉，嫣然笑道：「

二妹不必矯情，在林中單獨相處，有何足羞？我與三妹，都曾和昭弟更親熱過，如今也該輪到你和他一償相思夙願的了，何況『萬妙清音同心簫譜』，只能二人同心，陰陽合叶，除綠玉簫、白玉簫外，也沒有第三管紫玉簫或青玉簫，大家還等着快點趕赴『九迴谷』，你們就快用功吧！」

司馬玉娃是倜儻無比的侃侃而言，却把馬司玉嬌和秦文玉聽得紅霞滿頰！

司馬玉嬌臉紅之故，自然在於若論與柳延昭的親熱程度，自然以她爲最，別人是未經滄海難爲水，她却已除却巫山不是雲……

秦文玉臉紅之故，則因畢竟還是威蕤處子，聽不慣司馬玉娃放誕風流，並有點形容過當的「一了相思夙願」之語。

就在秦文玉滿臉飛紅，柳延昭得意微笑之際，司馬玉娃突然分向他們一人擊出一掌。

這兩掌雖含無比勁力，却甚柔和，等於是以兩陣清風，替秦文玉遮羞，替柳延昭送爽地，把這雙有情兒女送進了竹林之內。

焦艮最爲心直口快，看得呵呵大笑，向司馬玉娃一挑拇指說道：「玉大姊，你眞是位妙人兒，胸襟豁達，手段高明，這份『霸王媒』，作得嫵媚無比！……」

司馬玉娃看了焦艮一眼，秀眉雙揚，嫣然嬌笑說道：「焦三弟，你既欣賞我這種『霸王媒』的手段，我便也來替你服務服務如何？」

焦艮不慣虛僞做作，也不會客套，咧開大嘴，只在呵呵傻笑。

他在傻笑，蕭克英却受不住了，她也像秦文玉適才那樣，起了滿面紅霞，口中囁嚅說道：「這……這竹林共分三面，我……我担任右面警衛！」

話完，人飄，立即縱向右側林外。

司馬玉娃目注焦艮，含笑說道：「焦三弟，『尊天大會』在即，武林魑魅，羣集關東，隨時隨地，都可能有意料不到的蓋世凶邪出現，警衛之事，關係重大，你不去幫幫你的蕭大妹麼？」

焦艮外濁內秀，自然懂得司馬玉娃的成全美意，遂恭恭敬敬地，對這位玉大姊抱拳一禮，也自馳往林右。

司馬玉娃又向孟贊笑道：「既分三面設防，孟二弟便担任左路吧，我和三妹在中央策應，萬一有甚事變，只稍通知一聲，我們會立即趕到。」

孟贊對她，心中萬分的敬佩，恭身一禮，應諾走去。

這時，林深之處，已有極爲美妙的悠揚簫韻傳出。

司馬玉娃向司馬玉嬌笑道：「三妹你聽，昭弟與秦二妹竟未偸情，業已開始用功，參煉『萬妙清音同心簫韻』了呢！」

司馬玉嬌皺眉道：「希望他們快點功成，雖經大姊分析，『九迴谷』左近，有娘和邋遢大師，醉酡道長等三位功力極高的前輩，暗中維護，但我仍想趕緊回到爹爹身邊，證明他老人家安然無恙，才眞正放心得下！」

司馬娃點頭嘆道：「爹娘骨肉，禍福連心，我口中那等說法，旨在安定大家情緒，其實心中還不是和三妹一樣，恨不得插翅飛回『九迴谷』去。」

「噓！」……

「簌簌……簌簌……」

「噓！」是簫聲中的一個强音！

「簌簌……………簌簌…………」則是滿林落葉！

司馬玉嬌驚道：「好厲害的簫音，想不到柳大哥和秦二姊對『萬妙清音和合簫譜』，才參修未久，便能『化音成炁』，有是如此威力。」

司馬玉娃微帶憂慮地，向司馬玉嬌看一眼，搖頭蹙眉說道：「常言道：『事不關心，關心則亂』，三妹是否對昭弟關心太過，才靈智稍昧，簫音却敵，其最高神效在渙人神色，歸諸太和，故至善之音，屬於『無相』！像這等略具震盪之威的有相『音炁』，對尋常武林人物，或被目爲神奇，但却不值『大荒二老』那等絕世人物一笑！」

司馬玉嬌把張絕代嬌靨，脹得通紅地，向司馬玉嬌微伸香舌，憨笑說道：「大姊，我明白了，柳大哥和秦二姊的『同心簫韻』，要能收歛得毫無火氣，一片水流花放，才是無限天機……」

司馬玉娃見了妹子這等嬌憨神色，不由心生憐愛，輕撫她如雲秀髮笑道：「昭弟和二妹的悟性眞高，進度眞快，三妹請聽，他們如今簫音，不是已有點水流花放的意味了麼？」

原來林中簫音，稍一激昂奔放，奏出剛猛强音之後，便力加收歛，如今已漸漸聽不出甚麼火氣，曲調柔和，幽美無比！

（未完）



常服

氣金丹

事業成功

腦活腎通

各大藥房有售

峨嵋藥廠